

小 說 戲 曲 新 考

趙 景 深 著

世 界 書 局 印 行

趙景深著

小說戲曲新考

鄭振鐸署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一月初版

小說戲曲新考（全一冊）

實價國幣一元

外埠酌加運費雜費

著	者	趙景深
發	行人	陸高誼
出	版者	世界書局
印	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序

本書分爲兩卷，上卷論小說，下卷論戲曲，附論散曲，大部分是民國廿五年夏到廿七年夏這兩年間所寫的。

關於小說部分，以前我寫過一本小說閒話，這裏的一卷不妨當作小說二話看。所論述的仍是小說的代表作，仍是以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爲標準。大約只須再寫幾篇重要的著作便都可以徧敍無遺了。那末，我把次序稍微編排一下，再加敍別人的論斷和記述，不就成了一部中國小說史了麼？不過，我最怕做留聲機；要寫小說史，就非把別人的重要意見簡括地敍述一遍不可，這是我所不怎麼感到興趣的。教書或者編輯，那是無法可想；既是公餘的寫作，總要完全按照自己的興趣去做纔行。因此，我就偷一偷懶，就讓牠這樣一篇一篇地各自獨立了。至少，該可以省些紙張、排工、印工、裝訂、校對和讀者金錢的耗費吧？

關於戲曲部分，我是預備第一步先讀完六十種曲的。所以這裏所收的第六篇到第十三篇都是六十種曲的讀後隨筆；除了主要的內容和形式的探討以外，特別注意於兩點：卽臉譜和山歌。依理，我也可以把

這兩部分抽出，另寫明代的檢譜和六十種曲裏的山歌，現在也不想再做文抄公了。這一卷研究的對象可說是與以前所寫的讀曲隨筆完全相同的，所以這也不妨當作讀曲再筆看。

雍熙樂府探原和雙漸與蘇卿兩篇，爲了寫作較早，新發見的材料都不曾添補，頗多闕漏；爲了存真，也就讓牠去。恰巧葉德均來信，列舉樂府新聲中有關雙漸蘇卿的部分，就附錄在這裏吧。「無名氏沽美酒過快活年，罵玉郎過感皇恩，探茶歌，寒兒各一首，又十二月過堯民歌，滿庭芳，侯正卿黃鐘醉花陰套中各有斷句。」

以上只是必要的說明，權當作序。我懷着急切的心情把這個集子匆忙地獻給讀者諸君，希望能夠拋磚引玉，得到讀者諸君詳盡的指教。最後我萬分感謝陸高誼兄，他肯替我印行這本集子，使我能有與讀者諸君切磋的機會。

趙景深 廿七年十月

目次

上卷 小說編

警世通言的來源和影響	一
醒世恆言的來源和影響	一五
關於西湖二集	三〇
水滸傳雜識	三七
金瓶梅詞話隨錄	四三
野叟曝言作者夏二銘年譜	四五
紅樓夢測驗	六三
花月痕跋	六六
品花寶鑑考證	六九

讀海上花列傳……………八一

施公案考證……………八五

中國小說史家的魯迅先生……………九八

中國小說史料……………一〇二

中國笑話提要……………一〇六

下卷 戲曲編

馬廉校注的錄鬼簿……………一五五

論元曲故實……………一五九

西廂記作者問題辨正……………一六四

雍熙樂府與南戲……………一七〇

讀誠齋樂府隨筆……………一七九

沈采的千金記……………一九一

屠隆的傳奇·····	一九九
獅吼記雜探諸小說·····	二〇九
許自昌的水滸記·····	二一五
高濂的玉簪記·····	二二七
袁于令的西樓記·····	二二〇
無名氏傳奇四種·····	二二二
讀曲隨錄·····	二三一
櫻桃記與打櫻桃·····	二三六
許自昌的橘浦記·····	二四〇
湯貽汾的逍遙巾·····	二四四
女曲家黃峨·····	二四七
雍熙樂府探源·····	二六五
詞林摘豔與雍熙樂府·····	二七六

辯白樸非豪放派·····	二八五
喬吉與李楚儀·····	二八七
雙漸與蘇卿·····	二九三
跋散曲三種·····	三〇九
掛枝兒·····	三一九

警世通言的來源和影響

第一卷

俞伯牙捧琴謝知音

荀子：「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伯牙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巍巍乎如高山。』少選之間，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呂氏春秋也有類似的記載。本卷即據此二書敷演。二黃戲馬鞍山即據本卷而作。大鼓中有名的馬鞍山帶二黃，知者尤多。

第二卷

莊子休鼓盆成大道

莊子夢爲蝴蝶，見莊子齊物論；掘墳及鼓盆而歌，見莊子至樂篇。蝴蝶夢傳奇即本此而作。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曾詳考其本事。蔣瑞藻花朝生筆記云：傳奇爲清初嚴鑄所作。（見小說考證面三五八）但何鵬給我的信却說這傳奇的作者是他本鄉安徽太湖的石龐。按石氏字晦村，號天外，著有梅花夢、南樓夢、鴛鴦塚、蝴蝶夢、姻緣夢。後西廂六種傳奇。（據石龐自作晦村初集鈔本）其姻緣夢不見於姚梅伯的今樂考證。後西廂亦爲王國維曲錄所未收。（辭旦八種中亦有後西廂，不知是否名同實異）除後西廂

外，餘四種今樂考證皆作無名氏。石氏海村初集收入張潮（心齋）的昭代叢書，第一三卷爲詩賦，二卷爲信札，序跋四卷爲性理。天外談則收入四庫全書。至今石氏後人履周猶在。又蟠桃讌亦鈇莊子劈棺事，見曲海總目提要拾遺。

第三卷 王安石三難蘇學士

所述大都有所本。主要的故事，見堅瓠集：「世傳王介甫詠菊有「黃昏風雨」（通言作西風昨夜）過園林，殘菊飄零」（通言作吹落黃花）滿地金」之句。蘇子瞻續云：「秋花不比春花落，爲報（說與）詩人仔細吟。」因得罪介甫，謫子瞻黃州。菊惟黃州落瓣，子瞻見之，始媿服。後二句又傳爲歐公作，介甫聞之曰：「歐九不學之過也，不見楚辭夕餐秋菊之落英乎？」字說則見調謔編，又見高齋漫錄：「東坡聞荆公字說成……舉坡字問荆公曰：「何義？」荆公曰：「坡者土之皮。」東坡曰：「然則滑亦水之骨乎？」荆公默然。荆公又問曰：「鳩字從九鳥亦有證乎？」東坡曰：「詩云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爺和娘，恰是九個。」荆公欣然而聽。久之，始悟其諠也。」

第四卷 拗相公飲恨半山堂

只有一小部分是根據的。石林燕語云：「王荆公性不修飾，經歲不洗沐，衣服雖敝，亦不浣濯。」曲

清舊聞云：『王雱病亟，介甫命道流作醮，大陳楮泉。』邵氏聞見錄云：『荆公在鍾山，嘗恍惚見雱，荷鐵枷，扭如重囚。荆公遂施所居半山園爲寺，以薦其福。』孫公談圃記荆公子冥報尤詳。民間題怨詩事，風宵小牘和程史均載之，惟詩句及情節都不同，茲錄程史爲例：『熙寧七年，王荆公罷相鎮金陵，是秋江左大蝗，有無名子題詩賞心亭曰：「青苗免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唯有蝗蟲偏感德，又隨鈞旆過江東。」荆公一日餞客亭上，見之，命左右物色之，竟不知爲何人。』邵氏聞見錄又云：『王荆公晚年，於鍾山書院多寫「福建子」三字，蓋恨爲惠卿所陷，悔爲惠卿所誤也。』京本通俗小說，題作拗相公。

第五卷 呂大郎還金完骨肉

還金事近清半山堂話本陰鶯積善篇。主要情節與沈璟博笑記第十二、三、四齣相似。

第六卷 俞仲舉題詩遇上皇

近似俞國寶題詞故事，原詞載詞林紀事卷十一。又，武林舊事云：『淳熙間德壽三殿遊幸湖山。一日，御舟經新橋旁，有小酒肆頗雅潔，中飾素屏，書風人松一詞於上。光堯駐目稱賞久之，宣問何人所作，乃大學生俞國寶醉筆也。上笑曰：「此詞甚好，但未句未免儒酸。」因爲改定云：「明日重扶殘醉，」則迥不同矣。卽日命釋褐云。』清徐又陵本此作買花錢雜劇，見清人雜劇二集。

第七卷 陳可常端陽仙化

不知所本。西湖遊覽志餘、清波小志等武林掌故書中，均不載類此的故事。京本通俗小說題作菩薩

蠻。

第八卷 崔待詔生死冤家

京本通俗小說作碾玉觀音。原見元無名氏異聞總錄。孫楷第小說旁證詳考之。

第九卷 李謫仙醉草嚇蠻書

嚇蠻書雖爲俗傳，餘事卻均據正史和前人筆記，幾可當作一篇李白傳讀。

第十卷 錢舍人題詩燕子樓

本白居易詩及其詩序而作，字句多有不同。樂天贈詩四句，僅末二句見於詩序，「醉嬌無氣力」原作「醉嬌勝不得」。「風裊牡丹枝」原作「風裊牡丹花」。「盼盼詩實爲張仲素作，茲校勘原詩如下：

一 原爲第二首

北邙松柏鎖愁煙，燕子樓人思悄然。

因（自）埋冠劍（劍履）歌塵散，紅（細）袖香消二（已）十年。

二 原爲第三首

適看鴻雁歸，又覩玄禽送（逼）社來。

瑤瑟玉簾（簾）無意緒，任從蛛網結成（任從）灰。

三 原爲第一首

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牀。

相思一夜知（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

白樂天的和詩也校勘在下面：

鈿暈羅衫色似煙，一（幾）回欲（看）着一（卽）潸然；

自從不舞_書裳曲，疊在空箱得幾（十一）年。

今朝有客洛陽回，曾到尙書塚（墓）上來。

見說白楊堪作柱，爭交紅粉不成灰。

滿簾明月滿庭（簾）霜，被冷香銷（燈殘）拂臥牀。

燕子樓前清夜雨，（中霜月夜）秋來祇爲一人長。

詩後四句校白居易感故張叢射諸奴：

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只一（三四）枝；

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死（去）不相隨。

盼盼和詩也校勘如下：

獨宿（自守）空樓歛恨眉，身如（形同）春後敗殘（牡丹）枝。

舍人不解（會）人深意，諷（訝）道泉臺不去隨。

元侯克中作雜劇關盼盼春風燕子樓，情節當相似。南戲燕子樓今僅存二曲，一曲見南九宮譜，一曲見九宮正始。大約張建封死後，盼盼居燕子樓十餘年不嫁是事實，樂天諷詩就不可靠了。本來樂天說的是諸奴，故云「三四」枝，通言爲符合情節起見，硬改成了「只一枝」，不可信者在此。

第十一卷 蘇知縣羅衫再合

原見原化記崔尉子條，太平廣記卷一一一錄之。元張國賓雜劇公孫汗衫記亦據原化記而作。白羅衫傳奇似據通言而作。曲海總目提要卷十六對本卷與白羅衫傳奇有詳細的比較。鄭振鐸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載有鈔本羅衫記，綴白裘，六也曲譜，集成曲譜，崑曲大全等書所收者僅隨載，設計，殺舟，撈救。

賀喜、井隅、庭園、看狀、詳夢、報冤等齣，但仙霞社所演者較多，另有遍帶、釋放、產子、拾子等齣。

第十二卷 范秋兒雙鏡重圓

京本通俗小說題作馮玉梅團圓。人話據宋洪邁夷堅志補卷十一徐信妻條。正文據宋無名氏燕青雜說，說郛卷三十七引情史卷二徐信條與入話情節相同。卷一范希周條與正文情節相同。

第十三卷 三現身包龍圖斷冤

折獄龜鑑業陰比事之類的書中，查不出此篇的出處來。待續考。

第十四卷 一窟鬼懶道人除怪

京本通俗小說題作西山一窟鬼。據鬼董卷四。惟鬼董作樊生，不作吳教授，餘情節相同。

第十五卷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不知所出，待考。

第十六卷 小夫人金錢贈年少

京本通俗小說題作志誠張主管。出處待考。

第十七卷 鈍秀才一朝交泰

孫楷第今古奇觀解題：『不知所本。』

第十八卷 老門生三世報恩

似係馮夢龍自己的創作。後來他爲戲劇三報恩作序云：『余向作老門生小說。』三報恩傳奇題萬後氏作。按左傳：『畢萬之後必大。』此劇或許是畢姓作的。又明末人的玉緣綠亦演此本事。詳見曲海總目提要卷十六。

第十九卷 崔衙內白鸚招妖

原題定山三怪，出處不詳。

第二十卷 計押番金鰲產禍

這是一件果報故事，出處不詳。

第二十一卷 趙太祖千里送京娘

本卷許是宋元人的話本，屬於「撥刀桿棒，發跡變泰」一類的英雄故事。有云：『自他未曾「發跡變泰」的時節，也就是個鐵錚錚的好漢，直道而行，一邪不染，則看他千里送京娘這節故事便知。』又詩云：『一條「桿棒」顯雄豪。』又云：『當初未曾「發跡變泰」的時節。』末云：『這段話，題做趙公子大』

開清油瓶千里送京娘。一風雲會傳奇前半與本卷情節大略相同；不過小說敘太祖送京娘還家，京娘爲父母所疑，竟至自盡；傳奇則說京娘乃趙普之妹，後來嫁給鄭恩，此其不同處。元人王伯成有雜劇京娘怨，當與通言悲劇的結束相合。

第二十二卷 宋小官團圓破甌笠

事見明劉仲達鴻書，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之，清俞樾茶香室續鈔又轉引之。情史卷一金三妻也載有這個故事。惟鴻書、情史皆作金姓，不作宋姓。

第二十三卷 樂小舍拚生覓偶

情史卷七樂和條情節相似，惟較簡，潮王救命的事情不曾寫在裏面。

第二十四卷 玉堂春落難逢夫

關於本卷，阿英有萬餘言的玉堂春故事的演變，載文學。

第二十五卷 桂員外窮途懺悔

不知所本，待考。

第二十六卷 唐解元一笑姻緣

詳見拙作近萬言的三笑姻緣的演變，見彈詞考證。（商粉版）

第二十七卷 假神仙大鬧華光廟

不知所本，待考。

第二十八卷 白娘子永鎮雷峯塔

我另有萬餘言的白蛇傳的演變，詳論本卷，見彈詞考證，此處不贅。

第二十九卷 宿香亭張浩遇鶯鶯

元代有南戲張浩九宮正始存佚曲一支。錄鬼簿載有元睢景臣的雜劇鶯鶯牡丹記，疑卽敘此事。

看陸侃如馮沅君南戲拾遺面八〇至八一。

第三十卷 金明池吳清逢愛愛

事見宋洪邁夷堅志，又見情史卷十金明池當醺女條。明范文若金明池傳奇當係演此事者。南詞新

譜中存有殘文八支，現在錄在下面：

〔浣溪天樂〕獸阿醺，油花嘴，自言臣酒聖紅魁。使何郎粉臉，元和類，這雄鳥雌來却是奇，去東風

影裏，聽他聲聲叫不如歸。（卷十二）

〔醉花月紅轉〕已沾村蓋酬芳媛，猶驚碧海深花鈿，秦女參差杳茫然。此生隔絕長生殿。天天，花前柳前魂倒顛，今年去年愁病纏。兩個鴛鴦，單圈那一卷？豔者入桃花園，秀者入紅蘭苑。眠，放着個小狐仙。只怕梅子酸嘗，縱使英皇難免。（卷一）

〔小桃帶芙蓉〕這就里難藏躲。自養下賄錢貨，玉容消索梨花朵，誰將好夢來瞧破？家居寂寞章臺左。漫將咱滿懷憔悴說與，恁婆婆。（卷四）

〔傾杯賞芙蓉〕粧懶粉捏成，玉軟揉，上得個風流座。他手弄花鈿，夢想櫻櫻。款逗香閨，半點么荷。冷清清曉鏡慵梳裏，悶呆呆繡牀不快活。襜衫坐，軟兀刺，怎動那？要除非畫眉才子會華陀。（卷四）

〔鶯簇一金羅〕他角帶傲黃鞵，蘸香波巧笑迎，老嫗空把佳期訂。這紙疊同心勝，悄奇擎，細包盛。從頭念他千百聲。多應翠鈿堪證盟，幾絲迷路，花亭樹亭；當時榔果，他情我情，把幾行珠玉牢收定。（卷十八）

〔紅葉襯紅花〕叫不得芳名應，今宵待怎生？夜悄悄獨自個江村靜，印窗樞殘月冷。臨臨的上馬又淚痕凝。赤丁神，何方堪倩？急離衙舍晨担簦，怪摩登淫邪行徑。若得金錢燒路，雖虎蠆潛形，須稽首謝仙靈也囉。（卷十八）

〔金風曲〕月痕在梁，猶認伊眉黛；綠陰在牀，猶是伊裙帶；粉跡紅箋，堪描堪愛。豈料而今，忍草惹林，繡口花衣壞。想伊移燈襯剪裁，想伊勻箋冷玉臺，問鶴返那能再？（卷二十三）

〔瑣窗秋月〕一聲聲叫碧成丹，怨佳人夢裏單。高懷曉劍，美韻瑯玕。多應註在赤文綠簡，候允金擇日行羔雁。結一頂繡傘，擎一杯喜盞。

照這八曲佚文看來，好多地方似與通言不同。當繡女似已改成妓女，另外似還有一個同院的妓女。這妓女會送給吳小員外紙疊的同心勝。並且，這妓女似乎還會在「紅箋」上描畫寫詩呢。

第三十一卷 趙春兒重旺曹家莊

因為開端引到『繡襦裏體，剔目勸讀』，故知本卷當作於徐霖繡襦記以後，因此可斷為明人的作品。元人雜劇雖也有曲江池，却没有剔目勸讀的情節，明初朱有燉的曲江池也同樣地沒有這樣的情節，更不用說是唐人小說李娃傳了。本事見情史卷四婁江妓。

第三十二卷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這是大家熟知的故事。宋幼清九齋集有傳，今未見。情史卷十四也有杜十娘條，云浙人好事者為作貞清儂傳，今在朝鮮刊本文苑檮杌中。後人本小說作百寶箱傳奇，此外還有大鼓和蹦蹦戲。金且同就根

據這幾種材料在二十五年六月三日的大晚報上寫了一篇杜十娘沉箱以後比較其異同。且同所見的大鼓極有詩意，許是子弟書吧？另外還有牌子曲，見文明大鼓書詞第一冊。

第三十三卷 喬彥傑一妾破家

雨窗集題作錯認屍。原來是分作十回的，雖然並未明書回目。原來每一回都有起詩和結詩。馮氏收入通言，爲統一體例起見，大都刪去四句起詩或結詩，只留二句；有時也另換二句。此外字句間稍有異同，都無關緊要。惟雨窗集中惡人王酒酒不會得到惡報，馮氏在最後「深可惜哉」句下加了兩百幾十個字，讓喬俊把王酒酒活捉了去。

第三十四卷 王嬌鸞百年長恨

事見隋史卷十六周廷章條。人話見夷堅志。

第三十五卷 況太守斷死孩兒

況鍾是明朝的能吏，本傳見明史卷一六一。本卷事無考。

第三十六卷 烏角林大王假形

朱素臣朱良卿等的四奇觀氣案與本卷略似。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五曾記其本事。

第三十七卷 萬秀娘仇報山亭兒

世界文庫本原缺此篇。

第三十八卷 蔣淑貞刎頸鴛鴦會

清平山堂話本題作刎頸鴛鴦會。開端刪詞一首。入話探唐人步非煙傳，生吞活剝地把文言放了進去。話本入話末云：『權做個笑耍頭回。』最後云：『在座石官，請看敍大略，要備細，漫聽秋山一本刎頸鴛鴦會。』通言無此數語。這一本許是一位名叫秋山的寫作的吧？

第三十九卷 福祿壽三星度世

本事無考。

第四十卷 旌陽宮鐵樹鎮妖

原爲明鄧志謨的新鐫晉代許旌陽得道擒蛟鐵樹記二卷十五回。孫楷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面二三九至二四〇著錄。繡鏡緣傳奇便一部分取材於此，本事見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九。太平廣記卷二三一條也說的是許遜。黃芝岡的中國的水神該是本卷最詳細的參考書吧？

醒世恆言的來源和影響

本文的目的，想要說明醒世恆言（世界文庫本，生活書店版）的各篇是從什麼書上取材的，以及牠對於後來的傳奇有什麼影響。第一、二、三、四、七、八、十一、二十九、三十、三十五、三十六卷這十一卷都被選入今古奇觀，孫楷第在亞東本的序文上已有詳細的解題，第二十三卷又有鄭振鐸在世界文庫月報第二號上的說明，第三十三卷十五貫戲言成巧禍即京本通俗小說中的錯斬崔寧，這些卷都早已盛傳於世，我便都略過不提，只就一向不容易看到的二十七卷（惟第九、十、二十一卷曾被選入今古奇聞）來說一說：

第五卷 大樹坡義虎送親

這一篇疑爲馮夢龍所作，來源是宋戴君孚廣異記中的勸自勵，馮夢龍編情史時曾收入卷十二情類。原來的情節是勸自勵娶妻林氏，從軍十年不還。父母逼林氏改嫁，預備在一天晚上成親，林氏念舊，就到宅後桑林自縊。恰巧在這一天的自勵回來了，聽說林氏將改嫁，便仗劍往劫，因遇雨，躲在樹孔中，殺了

三個虎子後來大虎啣了一樣東西到樹孔裏來，原來就是林氏，白鬪將她救活，並將兩隻大虎殺死。馮氏抄完故事以後嘆道：「此樹孔，乃虎穴也。托其穴以避雨，借虎力以得妻，大德不報，反以殺身，哀哉！」大約因為他覺得這故事不合他的理想，所以他把這故事改寫平話小說時，將牠換了一個面目。他寫勒白鬪從檻窄中放了一隻老虎。後來老虎感恩，把新娘子劫來送給他；這樣便變成 *Androchus and the Lion* 一類的「感恩的獸」的故事了。自然，勒白鬪也沒有把老虎殺死，還向老虎高聲道謝。於是馮氏的歎息，便因創作的愉快而得到了滿足。

第六卷 小水灣天狐貽書

這是一件很驚惕的物語，來源是唐張薦（？）靈怪錄中的王生。平話照傳奇文敷演，雖有增飾，在情節上並沒有什麼變動；惟平話最後添了一段真王宰回家，實為蛇足。天狐失書，是興味線的引起；牠們得到天書以後，物歸原主，興味即已降落，以後大可不必續寫下去了。

第九卷 陳多壽生死夫妻

本卷大約也是馮夢龍的著作。他先把這故事簡單地記在情史卷十情靈類 陳壽條中：「陳壽分宜人，聘某氏，未成婚而壽得癩疾。其父令媒辭絕，女泣不從，竟歸壽。以己惡疾不敢近，女事之三年，不憎壽念

惡疾不可瘳，而苟延旦夕，以負其婦，不如死。乃私市砒欲自盡，婦覘知之，竊飲其半，薰與俱殞。壽服砒大吐而癩頓愈，婦一吐不死。夫婦偕老，生二子，家道日隆，人皆以爲婦貞烈之報。」後來他把這故事寫成平話，並沒有多大的變動，只是添出這一對夫妻的兩家父親是親密的棋友，男家叫陳詩，女家叫朱世遠。後來清人傳奇義貞緣便是根據恆言改編的。

第十卷 劉小官雌雄兄弟

疑亦馮氏作。他先把這故事記在情史卷二情緣類劉奇條中，然後寫成平話，在情節上也沒有多大的變動。後人有傳奇彩燕詩，本事見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

第十二卷 佛印師四調琴娘

大意說佛印不受琴娘的誘惑，四次均用詩詞拒愛。這與明陳汝元的傳奇金蓮記恰巧相反。金蓮記第十二齣謀合云：「佛做背後抱住介，琴驚介）是那個？佛）是我。琴怒介）出家人休得如此！」

第十三卷 勘皮靴單證二郎神

疑爲明初人作。晁氏寶文堂書目中有勘靴兒，或卽此卷，寫得恹恹迷離，古樸可愛。卷中有「老郎傳流」之語，大約是第一次寫成文字的，以前只是口頭傳說而已。

第十四卷 鬧樊樓多情周勝仙

來源疑爲宋洪邁夷堅志卷三十一的鄧州南市女。鄧州南草市茶店，僕彭先者，雖屢肆細民，而姿相白皙，若美男子。對門富人吳氏女，每於簾內窺覘而慕之，無由可通，繼積思成瘵疾。母憐而私叩之曰：『兒得非心中有所不愜乎？試言之。』對曰：『實然。怕爲爺娘羞，不敢說。』強之再三，乃以情告，母語父。父以門第太不等，將貽笑鄉曲，不肯聽。至於病篤，所親或知其事，勸吳翁便勉從之。吳呼彭僕，噙意謂必歡喜過望。彭時已議婚，且鄙女所爲，出辭峻却，女遂死，葬於百里外。本家喪中，凶儀華盛，觀者歎詫。山下樵夫少年，料其壙樞瘞藏之物豐備，遂謀發塚。既啓棺，扶女屍坐起，剝衣。女忽開目相視，肌體溫軟，謂曰：『我賴爾力幸活，切勿害我。』候黃昏，抱歸爾家將息，若幸成安好，便做爾妻。樵如其言，仍爲補治瘞穴而去。及病愈，據以爲妻。布裳草履，無復昔日容態，然思彭生之念不暫忘。乾道五年春，給樵曰：『我去南市久，汝辦車載我一遊，假使我家見時，喜我死而復生，必共窮問。』樵與俱行，纔入市，徑訪茶肆，登樓，適彭攜餅上，女使樵下買酒，亟邀彭並膝，道再生緣由，欲與之合。彭既素鄙之，仍知其已死，批其頰曰：『死鬼，爭敢白晝現形？』女泣而走，遂墮於樓下，視之，死矣。樵以酒至，執彭赴里保。吳氏聞而悉來，守尸悲哭，殊不曉所以生之故，並捕樵送府，遣縣尉詣幕審驗，空無一物。獄成，樵坐破棺見尸論死，彭得蟬比，雲居寺僧了清，是時抄化

到哪，正視其異。馮氏情史將此文編入卷十情靈類，改名草市吳女，方言輪廓與此亦同。惟僕人彭先已改爲酒肆二老，關范二郎，吳氏則改爲周勝仙，吳氏的單戀改爲二人一見生情，互相愛慕。吳氏父母允婚改爲周父不允婚，吳女被拒病故改爲周女見父親不允婚而氣死，樵夫改爲砌塔匠，吳氏墜樓改爲周女被二郎用湯桶打死。其中殺刼墳一節，描寫細膩，步驟不亂，使人感到陰森的鬼氣，如讀馬克吐溫的 Okleberry Finn。後來二郎當周氏是鬼，連喊「滅滅！」也寫得極其生動。我不相信馮氏能寫得這樣好，所以我不疑心這篇是馮氏寫的。宋廉布的清尊錄（古今說海本，說鄂本）有大桶張氏一篇，也與此大同小異。

第十五卷 赫大卿遺恨鴛鴦鞋

來源是情史卷十八情累類的赫應祥條。所敘的是赫應祥在尼庵裏與衆尼淫樂而死之事，平話即照此情節大加渲染，正表現了當時色情小說勃興的趨勢。平話在這一件事以外，又加添了一個副結構，即另一尼庵的祕密。兩個尼庵同時被官府破獲，玉蜻艇彈詞與本卷略似。

第十六卷 陸五漢硬留合色鞋

疑爲開初人作。晁氏寶文堂書目中有合色鞋兒，或即此卷。這故事的組成頗有趣，是把兩個故事複

合起來的。其一是馮氏智囊補卷十臨海令：「臨海縣迎新秀才適鬻宮，有女窺見，一生韶美，悅之。一賣婆在傍曰：『此吾鄰家子也。爲小娘子執伐，成佳偶矣。』賣婆以女意誘生，生不從。賣婆有子無賴，因假生夜往，女不能辨。一日，其家舍客夫妻，因移女而以女榻寢之，夜有人斷其雙首以去。明發，以聞於縣令，以爲其家殺之，而囊裝無損，殺之何爲。乃問：『榻向寢誰氏？』曰：『是其女。』令曰：『知之矣。』立逮其女，作威震之曰：『汝奸夫是誰？』曰：『某秀才。』逮生至，曰：『賣婆語有之，何嘗至其家？』又問女：『秀才身又何記？』曰：『臂有痣。』視之無有。令沈思曰：『賣婆有子乎？』逮其子，視臂有痣，曰：『殺人者汝也。』刑之卽自輸服。蓋其夜捫得駢首，以爲女有他奸，殺之。生由是得釋。』平話大半用此，惟「賣婆以女意誘生，生不從」和「視臂有痣」均不用。改用另其「清史卷十八張慧：「生遍訪熟於女家者，得賣花粉陸嫗，訴以衷情，並致重賄」和「腰間有瘡痕腫起，如錢大。」其他如初時男投汗巾，女報紅繡鞋；二人在獄中質對等，也都是採用情史的。張蕙條則原見歷林續記。

第十七卷 張孝基陳留認舅

開端卽云：「當時老郎們傳說，」大約是從口碑寫下來的。又厚德錄或爲此卷所本。（說郭卷九十四引宋李元綱號百鍊真隱纂）曾影響金不換。（見小說考證續編卷五引用屠維綴）又名錦蒲閣。本事

見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九

第十八卷 施澤潤灘關遇友

入話絃裘度還帶事來源是五代王定保的摭言。影響到雜劇和傳奇裘度香山還帶記。正文不知所出，是一件陰德的故事。

第十九卷 白玉孃忍苦成夫

來源有二：其一是元陶宗儀的輟耕錄，又其一是宋稗類鈔，詳見曲海總目提要卷七。明陸采的分鞋記和無名氏的易鞋記均敘此事。據傳奇彙考所記，易鞋記與輟耕，宋稗類多出入。近時綴玉軒本的皮黃戲生死恨也是從這故事改編來的。惟平話絃程鵬舉夫妻離而復合，生死恨則只是程妻做了一場官誥的夢，等到鵬舉找到了她，她已經到了彌留的時候了。

第二十卷 張廷秀逃生救父

影響到傳奇雙盃記，一名喜勝登，小有異同：一、恆言絃文秀授庶吉士，傳奇則敘他官至山西巡按。二、傳奇添出分盃的事以爲關目，王夫人以一盃給她的女兒玉姐，另一盃給她的女婿張廷秀。後來夫妻團圓，雙盃復合。

第二十一卷 呂洞賓飛劍斬黃龍

其中有一段敘呂洞賓變作「旃旛疥癩先生」，自稱能畫，把墨水潑壞了太尉的絹；太尉要捉他，他化陣清風而去。再看壞了的絹，竟是一幅呂洞賓的像。至今關於呂洞賓的傳說，尤多這種型式的。詳見林蘭所編的呂洞賓故事。

第二十二卷 張淑兒巧智脫楊生

結構頗類元曲，似從元曲改編，惟無確據。最後云：「老嫗不敢進見元禮，女兒苦苦代母請罪，方得相見。」尤爲元曲的熟套。此卷曾影響路惠期（海來道人）的鴛鴦繖傳奇，但傳奇中主人公卻易爲楊直方，又增出許多小事件，劇名雖與第十五卷赫大卿同，內容却無關。

第二十四卷 隋煬帝逸遊召譴

這是六篇宋人傳奇文合成的，即隋遺錄上下、隋煬帝海山記上下以及迷樓記和開河記。大部分還用原來的文言，在組合上頗廢了一些匠心所採用的都是比較有興趣的部分所刪削不用的則是繁冗沉悶的部分。凡可以合在一起的事情都合在一起。例如揚州一事，開河記、隋遺錄、海山記均有記載，編者便攝其先後，將牠們貫串起來。詳細的組織情形，如下所示：

一、海山記上

楊素矯詔立煬帝。

二、迷樓記

項昇造宮殿，何稠進御女車和轉關車。

三、海山記上

煬帝闕西苑十六院，製望江南八闋。

四、海山記下

王義被寵，慶兒得夢。

五、開河記

煬帝將幸江都。

六、隋遺錄上

煬帝御龍舟。

七、開河記

沿堤植柳。

八、隋遺錄上

吳絳仙受賜螺黛。

九、隋遺錄下

帝題東南柱二篇，絳仙却合歡果。

十、隋遺錄上

帝夢與陳後主張麗華遇。

十一、海山記下

龍舟中道開怨歌。

十二、迷樓記

帝自歌七絕。

十三、海山記下

王義諫後自殺。

十四、隋遺錄下 帝允放官奴。

十五、迷樓記

司馬德載逼帝自盡。唐太宗焚迷樓。

隋遺錄上說隋有柱是贈韓俊娥的，後言改爲憶吳絳仙和司花女而作，以便牽合情事。此外很少有不同的地方。

第二十五卷 獨孤生歸途鬧夢

這也是兩篇故事複合起來的：一篇是河東記中的獨孤遐叔；一篇是纂異記中的張生。主角用的是獨孤遐叔，因之張生也變成獨孤遐叔，兩個人就合成一個人了。獨孤遐叔和張生大約又是受的唐白行簡三步記的影響。平話主要的題材是獨孤遐叔對於張生所採取的，主要的是幾首哀感動人的詩。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一，二把這兩篇故事都收入夢類的夢遊部分，古今說海說淵甲集併收入夢遊錄。

第二十六卷 薛錄事魚服證仙

這是一篇很有風趣的童話，來源是唐李復言續玄怪錄中的薛偉。敘薛偉乃縣主簿，魂變爲魚，正身昏迷不醒。魂被漁人趙幹釣了起來，又被他自己衙門裏司戶僕張弼取去。司戶吏和紉曹吏方下棋，張弼把魚提了來。縣丞鄒榜和縣尉雷濟正在賭錢，縣尉裴察正在吃桃子。他的屬下都叫張弼把魚交給廚子

王士良去燒來吃。王士良剛剛把魚殺死，薛偉的魂靈入竅，就醒了過來。他把這件奇事告訴給大家聽，從此大家就不再胡亂殺生了。原文是用的「逆溯法」，從薛偉醒轉以後寫起，一切薛偉變魚以後的遭遇，都由薛偉的口裏追敘出來，頗像西洋小說的筆法。恆言則改爲「順敘法」。從薛偉開始變魚說起，一直說到他經歷許多危險，最後仍由薛偉自己追敘一遍。如果把這一卷當作童話看，那末這種重複正是應該有的。兒童最愛聽的，大約還是在王士良那廚子要殺魚的時候，魚「將尾子向王士良臉上只一搨，就似打個耳聒子一般，打得王士良耳鳴眼暗。」

第二十七卷 李玉英獄中訴冤

來源是明人所重編的列女傳。卷中有云：「至今列女傳中載有李玉英辨冤奏本。」

第二十八卷 吳衙內鄰舟赴約

這一卷頗富於諧趣。來源大約是情史卷三情私類的江情，而江情又是從小說綠舟記取來的。大意云：「福州守吳君有女未笄，攜以還朝，候風於淮安之版閘。鄰舟有太原江商，亦攜一子名情生，其讀書處正與女窗相對。女數從隙中窺之，情亦流盼爲詩以達之。女緘小筆箋以酬。生得詩大喜，候人定，躡足登其舟。女喜極不能言。風便月明，兩舟解纜，東西殊途，頃刻百里。江翁晨起，覓其子不得，以爲必登瀛墮死。淮流。」

返舟求尸，茫如捕影，但臨流號慟而去。天明，情披衣欲出，已失父舟所在，女藏之船下旁榻。日則分餉羹食，夜則出就枕席；如此三日。其嫂怪小姑不出，又饌兼兩人，俟夜窺覘，白其母，母告吳君。吳君得情，拽其髮以出，熟視久之曰：『吾女已爲爾所污，義無更適之理。爾肯爲吾婿，吾爲爾婚。』情拜泣幸甚。父賚珍聘，至明年（生）登進士，與女歸拜翁姑。『恆言把吳姓給了男家，女子則名爲賀秀娥，情節大略相同，詩簡贈答，則改爲吳生口占，秀娥答詩，詩句也已換過。請醫服藥的情節，則是添出來的笑料。』

第三十一卷 鄭節使立功神臂弓

這是全書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篇，也許是宋元人的話本，至少也該是明初的。吳自牧夢梁錄卷二十小說講經史稱小說有「發跡變泰」之事，本卷也屢次提到。先說：「卻說宋『發跡變泰』國家節度使鄭信到得井底。」後來又說：「鄭信自思：『在此雖是朝歡暮樂，作何道理，發跡變泰？』」最後說：「鄭家果然發跡變泰。」這故事就是晁鵬寶文堂目子雜類中所著錄的紅白蜘蛛記。一向我們讀明沈璟南曲譜四引無名氏集六十二家戲文名黃鐘賺：「鄭將軍紅白蜘蛛，功名遂共登蓬瀛。」不知這鄭將軍紅白蜘蛛本事實究竟是怎樣的，現在可明白了，原來鄭節使立功神臂弓也就是寫的這件事情！不信我們且看卷中所說：「鄭信在下看時，那裏見兩個如花似玉的仙子，只見一個白，一個紅，兩個蜘蛛在空中相鬥。」

最後說「鄭信壽至五十餘，亡日看見日霞仙子命駕來迎，無疾而逝。」後人作井中天傳奇，把鄭信改作李遂，併入平妖傳的故事來搬演，本事見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八。

第三十二卷 黃秀才傲靈玉馬墜

較早的來源大約是情史卷四情俠類的鬚叟，大意云：「呂用之佐渤海王擅政害人，高人劉損妾裴氏有國色，用之以陰事下劉獄，納裴氏，劉獻黃金百兩免罪，雖脫非橫，而憤惋不堪。一日，見河街上一虬鬚老叟，骨貌昂藏，眸光射人，行步迅速，揖損曰：『子衷心有何不平？』損具對之。客曰：『祇今便爲取賢閣。』乃入呂用之家，化形於斗拱上，叱呂用之歷數其罪，敕以退還劉氏之妾，倘更悅色貪財，必見頭隨刀落。言訖不見。用之驚悸，夜遣幹事送裴氏並黃金俱還劉損。」但這故事過於簡單，後來北窗志異便詳細得多了。劉損改名黃損，裴氏改名裴玉娥，情節也添了不少，幾全改舊觀。恆言就是據北窗志異敷演的。對於後來的影響有路繡禔的傳奇玉馬佩和劉晉充的傳奇天馬媒。二劇各有異同，詳見曲海總目提要卷十九和卷二十五。

第三十四卷 一文錢小隙造奇冤

此卷疑爲馮夢龍所作，至少該是蘇州人作的，其中如「稍長膽壯」、「喉急」、「托膽」、「懶黃病」

等都是吳語。

第三十七卷 杜子春三人長安

來源是唐李復言的續玄怪錄。與此類似的是玄奘大唐西遊記中的烈土池，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四貶誤以及古今說海裏的韋白東傳。對於後來的影響是揚州夢和清胡介祉的廣陵仙。揚州夢多與續玄怪錄相合，廣陵仙則多增飾，並稍有改動。東遊記中「十試洞賓」也是屬於這個型式的故事。

第三十八卷 李道人獨步雲門

來源是唐薛用弱集異記中的李清。李清七十歲時，僮人以筐和長繩送到雲門山的深穴中，遇仙，得天書歸，城郭人民已非，原來早又過了七十年了。山上又建了爛繩亭，使人想起爛柯的傳說；可見這是屬於「仙鄉淹留傳說」(Supernatural Lapse of Time in Fairyland)一類的。結末詩云：「觀棋曾說爛柯亭，今日雲門見爛繩。塵世百年如旦暮，癡人猶把利名爭。」

第三十九卷 汪大尹火焚寶蓮寺

馮夢龍的智囊補卷十一僧寺求子，也把這故事的大意收了進去，並註云：「萬曆乙未歲，西吳許守遠巡撫入閩，斷某寺絳衣真人從大殿蒲團下出事略同。」

第四十卷 馬當神風送滕王閣

本卷寫王勃早年墮海死，與本傳合；同時說他死而爲神，這樣既加進了神怪分子，又不違背史實，或可說是近於三個火槍手的寫法。諺語中常有的一時來風送滕王閣，連去雷轟薦福碑。」後半句有馬致遠的雜劇薦福碑，前半句有本卷的說明，還有無名氏的傳奇滕王閣。

跋

偶在城隍廟書攤得情史一帙，較我所有的兩種本子爲完備。卷九收有黃損錄自北窗誌異；然則情史與醒世恆言第三十二卷有關者，固不僅鬚叟一篇也。

又沈自晉南詞新譜提到范文若傳奇多種，其中頗有本醒世恆言而作者。如生死夫妻本恆言第九卷陳多壽生死夫妻，雌雄日本恆言第十卷劉小官雌雄兄弟，勘皮靴本恆言第十三卷勘皮靴單證二郎神，鬧樊樓本恆言第十四卷鬧樊樓多情周勝仙。

關於西湖二集

一 西湖二集與戲曲

西湖二集的作者周清原大約是一個懂得傳奇的音律的人，所以他在這部小說集裏時常提到雜劇和傳奇，津津樂道不已。湖海士序云：「士懷才不遇，蹭蹬厄窮，而至願爲優伶，手琵琶以求知於世……真令人慷慨悲歌，泣數行下也。」他還能夠扮演，無怪乎他時常引證鋪敘戲曲的本事，並以戲曲爲典故了。其中稱引最多的是湯顯祖的牡丹亭，而牡丹亭中稱引最多的尤其是陳最良的說白。開首第一篇就引證徐文長的狂替史漁陽三弄。卷七又引宋代的滑稽戲，說起優伶對於史彌遠的嘲諷。卷十八說到商略三元記。卷二十的入話是玉通禪師私紅蓮，徐文長曾爲這故事寫過翠鄉夢。卷二十三的入話是元人李好古的雜劇張生煮海。卷二十七酒雪堂巧結良緣，就是說的賈雲華還魂記。卷三的入話「風送滕王雷碎石」前者即滕王閣，後者即馬致遠的薦福碑，其他不及枚舉。

二 月下老錯配本屬前緣

卷十六月下老錯記本屬前緣。敘的是朱淑真的事情。馮夢龍清史卷十三云：

「朱淑真，錢塘人，幼警慧，善讀書。早失父母，嫁市井民家。其夫村惡可厭，淑真抑不得志，作詩多憂怨之思。題圓子云：「輕圓絕勝雞頭肉，滑膩偏宜蟹眼湯。縱有風流無處說，已輸湯餅試阿郎。」蓋自傷其非偶也。」

魏端禮的漸腸詩詞序中也說：

「早歲不幸父母失審，不能擇伉儷，乃嫁爲市井民家妻，一生抑鬱不得志，故詩中多有憂愁怨恨之語。每臨風對月，觸目傷懷，皆寓於詩，以寫其胸中不平之氣，竟無知音，悒悒抱恨而終。自古佳人多命薄，豈止顏色如花，命如葉耶！觀其詩，想見其人風韻如此。乃下配一庸夫，固負此生矣。其死也不能葬骨於地下，如青冢之可弔，並其詩爲父母一火焚之；今所傳者，百不一存，是重不幸也。嗚呼冤哉！」

情史大約就是根據這篇序寫的，故文句多同。圓子詩亦爲西湖二集所稱引，原載漸腸詩詞卷十，惟第三句第二字「有」字原爲「可」字。西湖二集所引諸詩，均取自漸腸詩詞，並無捏造。清書見卷三送春詞名爲蝶戀花。「誰家橫笛」七絕一首見卷五，原題中秋聞笛。寫怨懷的詩三首，第一首是卷八的西樓寄情，

第二首是卷八的湖上小漁，第三首是卷九的愁懷。第二首第三句「彩鳳一雙雲外落」原作「白璧一雙無玷缺。」第三首第四句「何事」原作「何似。」元夜題詩見卷三，原名元夜三首，此爲第三首。第二句「極天歌吹」原作「揭天鼓吹。」飛雪滿羣山五首見卷十，惟第一首末句「恍」字原作「况」字，餘悉同。

况周頤的蕙風詞話爲朱淑真辨誣甚詳，我覺得大可不必。朱淑真的詩中的確「多有憂愁怨恨之語。」

新春云：

「聊把新詩記風景，休嗟萬事轉頭空。」

訴春云：

「蝶意蜂情一任休。……禁持詩句遣新愁。」

春日感懷云：

「不耐鶯聲碎，那堪蝶夢空。」

春詞二首尤爲明顯：

「獨倚妝窗梳洗倦，祇慚辜負好年華。」

「約遊春不去」更可見她當時的痛苦：

「鄰姬約我踏青游，強拂愁眉下小樓。去戶欲行還自省，也知憔悴見人羞。」

「少年意思懶能酬，愛好心情一向休。若到舊家遊冶處，只應滿眼是春愁。」

春日雜書十首之八云：

「寫字彈琴無意思，踏青挑菜沒心情。」

春歸云：

「一點芳心冷若灰，寂無夢想惹塵埃。」

類此的詩尚多，不再繁引。從這幾首詩，尤其是春詞二首和西湖二集所引的愁懷最可作為鐵證。

愁懷云：

「鷗鷺鴛鴦作一池，須知羽翼不相宜。東君不與花爲主，何似休生連理枝。」

西湖二集中下面這幾句話也是根據魏端禮的序文的：「那蠢父母又把朱淑貞的屍首一把火燒化了；又并生平所做詩文也拿來火葬了。今所傳者，不過百分之一耳。」卷中有一首如夢令則是借用另一女

詞人李清照的。

三 周城隍辨冤斷案

卷三十三周城隍辨冤斷案九件，其中有六件均見馮夢龍的智囊補卷九和卷十。第二案見周新異政：「周新按察浙江。將到時，道上蠅蚋迎馬首而聚。使人跡之，得一暴屍，惟小木布記在，取之。及至任，令人市布。屢嫌不佳，別市之，得印誌者。鞫布主，卽劫布商賊也。」

包公案中木印篇本此。第四案亦見周新異政：

「一日視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古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冤魂告我矣。」發之，得婦屍，僧卽款服。」

包公案中賣皂靴篇本此。第五案見吳復：

「溧水人陳德，娶婦林，歲餘家貧，備於臨清。林爲鄰張奴所誘，歷三載，陳德積數十金，囊以歸。德慮懷寶爲累，乃藏金於水心橋第三柱之穴中，徒步抵家，而林適與張狎。聞夫叩門聲，匿牀下。旣夫婦相見勞苦，因敍及藏金之故。比晨往，而張已竊聽，先掩有之矣。時署縣事者晉江吳復，有能聲，德訴之。吳笑曰：「汝以心腹向妻，不知妻別有腹心也。」拘林至，嚴訊之，事遂白。」（節）

惟西湖二集已將陳德改名石仰塘，橋穴中改爲香爐下，審問者也把吳復改爲周新。第六案類似包公案中的妓飾無異。第七案見楊評事：

『湖州趙三往南都貿易，舟子張潮利其金，潛移舟僻所沈積。潮叩趙門，呼三娘子，因問三官何久不來。孫氏……具牘呈縣，楊詳事閱其牘曰：「叩門便叫三聲娘子，定知房內無夫也。」以此坐潮罪，潮乃服。」（節）

西湖二集又將楊詳事改成周新，其他亦多更動。第八案見宣彥昭：

『宣彥昭仕元，爲平陽州判官。天大雨，民與軍爭簽，各認己物。彥昭裂而爲二，並騙出，使卒踵其後，軍忿譟不已。民曰：「汝自失簽，於我何與。」卒以聞。彥昭杖民令買簽償軍。」

第九案見范邵：

『范邵爲凌儀令，二人挾絹於市互爭，令斷之，各分其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慍之色。於是擒喜者。」

其實正確的來源還是棠陰比事（四部叢刊續編本）所引的次武各縣：

『周子仲文字次武，爲趙王闕、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爭之，州郡不能決。仲文乃令兩家各驅牛羣到，及放所得一牛，遂入任氏羣。又使人微傷之，任氏嗟惋，杜氏自若。杜即伏罪。」

周清原只採用察言觀色的方法，不會採用辨別牛羣的方法。從上面所引的看來，可知周清原是把吳復、楊評事、宣彥昭、于仲文等硬生生的扭合在一起，完全把這些事件歸之於周新一人。於此我們可以察知傳說的遊移性。

水滸傳雜識

一 南宋沒有水滸傳

南宋只有大宋宣和遺事中有一小段是寫水滸故事的，另外沒有獨立單行的水滸傳。

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引聖聖與宋江三十六贊並序云：『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不足采著。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余年少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贊。……於是卽三十六人爲一贊，而箴體在焉。』

胡適看了這幾句話，便以爲南宋有高如本和李嵩本的水滸故事，不過現在已經不傳了。他的水滸傳考證說：『宋元之際，已有高如李嵩一班文人「傳寫」這種故事，使「士大夫亦不見黜」，那種故事一定是一種英雄傳奇，故聖聖與「少年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贊。」（胡適文存卷三而九二）這論斷錯了。

胡適把「傳寫」看成「寫字」了，不知畫也可以稱作寫的，「傳寫」二字的正話該是「傳神寫真」之意吧？簡單得很，高如李嵩作畫像，聖聖與就是看了這些畫像纔作像贊的，還有比這個更自然的解釋麼？
按，李嵩是南宋的畫家，中國人名大辭典面四三一云：『李嵩，宋錢塘人，從訓養子，工畫山水人物，尤長』

界畫得從訓遺意，光寧理三朝（一一九〇——一二六四）官畫院待詔。李嵩是畫家，並且是畫人物的。從這一點，也可以知道李嵩所傳寫的是畫不是故事了吧？逆帶的說明，高如所傳寫的也是畫像，那是不用說的了。

與我作同樣解釋的是曲海總目提要卷十四水滸記的說明：『宋時畫手李嵩輩，傳寫其像，士大夫頗不見黜，龔聖與至爲作三十六贊。』

二 周憲王水滸雜劇二種

明初周憲王的水滸雜劇，有黑旋風仗義疎財和豹子和尙自還俗兩種。後者的開端，宋江上場，自道三十六弟兄的姓名，差不多完全是根據大宋宣和遺事的，連位次也相同極多。只是把鐵天王晁蓋移到第二位，（原爲末位）黑旋風李逵移到第六位。（原爲第十四位）李逵被元曲寫得太煊赫了，豹子和尙又是要做重要的配角，自然要把坐位提高。餘如阮小七與秦明互易，武松改排在呼延綽索超之後，都相差甚微。總之，坐次是根據大宋宣和遺事的。似乎明初水滸傳還不會出現，否則朱有燬應該根據水滸傳寫作，不必再根據大宋宣和遺事了。就是仗義疎財中所寫喬扮新娘，也可以讓魯智深去做，來一個『醉鬧銷金帳』。

似乎不必叫黑爺爺去「風雅」了。

豹子和尚劇中魯智深云：「我也曾黃花峪大鬧把強人擋。」也是園書目恰巧也有魯智深喜賞黃花峪的元雜劇名。（一作黑旋風救答李幼奴，魯智深大鬧黃花峪。見錄鬼簿新校注）

因了坐次問題，引起我對於各書坐次和三十六天罡的綽號和姓名的比較興趣。現在按照先後，註明大宋宣和遺事（大）龍聖與像贊（龍）朱有燉豹子和尚（朱）和羅貫中水滸（羅）的位次如下：

關	阮	阮	阮	秦	張	公	史	李	楊	虛	吳	宋	姓
勝	小	小	小	明	順	孫	進	俊	志	義	用	江	名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無	大
4	12	25	5	19	10	無	17	16	26	3	2	1	龔
14	13	12	10	11	9	8	7	5	4	3	1	無	朱
5	27	29	31	7	30	4	23	26	17	2	3	1	羅
花	孫	楊	戴	朱	雷	董	劉	李	徐	柴	李	林	姓
榮	立	雄	宗	全	橫	平	唐	應	甯	進	達	沖	名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大
18	9	27	23	30	22	28	6	36	35	21	20	無	龔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6	15	朱
9	無	32	20	12	25	15	21	11	18	10	22	6	羅
解	解	晁	杜	張	石	索	呼	武	魯	燕	穆	張	姓
寶	珍	蓋	遷	橫	秀	超	灼	松	深	青	弘	清	名
無	無	36	35	34	33	32	31	30	29	28	27	26	大
33	29	34	無	11	32	24	15	14	13	8	31	7	龔
無	無	2	36	35	34	32	31	33	30	29	28	27	朱
35	34	無	無	28	33	19	8	14	13	36	24	16	羅

羅貫中寫武松、林冲、魯智深甚爲用力，但在大宋宣和遺事中他們的位次都是很低的，由羅貫中把武松從第三十位提到第十四位，把林冲從第十三位提到第六位，把魯智深從第二十九位提到第十三位。

再觀上表所列位次，豹子和尙近、大宋宣和遺事、水滸傳近龔贊。那末，前人云水滸天罡名本龔贊，該是可信的了。

三十六弟兄，大宋宣和遺事姓名與水滸不同者爲吳加亮、李進義、李海、李俊、關必勝、王維、楊雄、張青、穆橫和杜千。綽號不同者爲浪裏百跳、一撞直、董平、拚命二郎、阮小二、火船工、張岑、摸着雲（杜千）以及馮天王。（晁蓋）龔贊綽號不同者有金鎗班、徐寧、尺八腿、劉唐、一直撞、董平。豹子和尙則爲李義、盧俊義、柴俊和朱彤。

周憲王在豹子和尙裏把梁山強盜寫成鼠竊，在仗義疎財裏又寫梁山強盜受招安，其觀點與金聖歎略似，都是表現了自己的立場。周憲王必須要如此寫者，只是爲了他自己是帝王神肖而已。

三 其他水滸戲

胡適水滸傳考證中所列的元代的水滸雜劇漏列高文秀的雙獻頭、武松大報讎和也是園書目所錄

的水滸劇八種。此外，紅字李二也是專寫水滸雜劇的，除胡適所列病楊雄、武松打虎、黑旋風外，最近發現的賈仲名錄鬼簿上還有全火兒張弘和管袖兒武松。所謂全火兒張弘當即水滸上的船火兒張廣。

高文秀是把黑旋風李逵當作「秀才」來描寫的，所以能夠「喬教學」，還能夠「詩酒麗春園」。黑旋風窮風月又作黑秀才窮風月，可以爲證。

曲海總目提要上所著錄的水滸傳奇，計十二種，當均爲根據水滸傳敷演者，價值較小，錄目如次：

1. 宋江

水滸記

卷十四（提要謂不知何人所作，作者實爲許自昌）

水滸青樓記

卷四十二

2. 盧俊義

元宵鬧

卷三十三

聚星記

卷二十五

張子賢作

鸞刀記

卷四十六

3. 花榮

清風寨

卷三十

4. 柴進

鬧高唐

卷二十三

洪昇作

5. 魯智深

虎囊彈

卷二十七

6. 張清 雙飛石 卷三十三

7. 徐寧 雁翎甲 卷十二

8. 雷橫朱仝 河燈賺 卷三十九

9. 王英 鴛鴦箋 卷四十二

不知誰定下來的規矩，傳奇裏面總要有一生一旦，並且生旦必須團圓，所以上面十二本戲中，除了雁翎甲似無生旦團圓或男女關係以外，其餘十本，差不多都是生旦團圓的。在水滸中盧俊義妻賈氏是通李固的，但鸞刀記卻說賈氏是個貞婦，聚星記卻說通李固的是婢賈妹，並非其妻，其妻姓貝。水滸「無張太公女嫁雷橫之說，劇中張端娘許嫁雷橫」也是爲「團圓地步」。扈三娘捉王英，本是煞風景的事，鴛鴦箋竟把這兩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寫成「以鴛鴦箋賦詩」的才子了。

除上舉者以外，還有寫武松的沈璟義俠記以及寫林冲的李開先寶劍記和陳與郊的靈寶刀等等。此後二簧戲之類的俗文學中，當亦不少水滸戲，因時代距水滸愈遠，也就不再開賬單了。

金瓶梅詞話隨錄

第三回 P. 37 狗娘養下來的。(註：湖南方言)

第二十回 P. 208 花麗狐嗆。(註：淮河流域方言)

第二十回 P. 323 襖條斯禮。(註：北方方言)

第三十二回 P. 344 薛內相揀了四摺錦湘子昇仙記。

第三十九回 P. 426 吳道官叫了個說書的，說西漢評話鴉門會。

第四十八回 P. 534 堂客前戲文扮了四大摺。

第四十九回 P. 545 叫海鹽戲並雜耍承應。

第五十八回 P. 677 下面樂工呈上揭帖，到劉薛二內相席前，揀令一段韓湘子度陳平街升仙會雜劇。

第六十回 P. 712 一個急急脚脚的老小，左手拿着一個黃豆巴斗，右手拿着一條綿花叉口，望前只管跑走，撞着一個黃白花狗，咬着那綿花叉口。那急急脚脚的老小放下那左手提的那黃豆巴斗，走向前去打

黃白花狗，不知手鬪過那狗，狗鬪過那手。（註：拗口令）

第六十一回 P. 725 問他（申二姐）套數，倒會不多。若題諸般小曲兒，山坡羊、鎖南枝兼數落，倒記的有十來個。

第六十二回 P. 770 叫了一起海鹽子弟，搬演戲文。

第六十四回 P. 779 兩位內相看了一回，揀了一段劉智遠紅袍記。唱了還未幾摺，心下不耐煩，一面叫上唱道情去，唱個道情兒耍耍倒好。於是打起漁鼓，兩個並肩朝上，高聲唱了一套韓文公雪擁藍關下去。

第六十五回 P. 793 當筵扮演的，裴晉公還帶記，一摺下去。

第七十八回 P. 1024 當下西門慶就在這婆娘心口與××，燒了兩炷香。（註：虐待狂）

第七十八回 P. 1039 戲文扮的是小天香半夜朝元記，唱了兩摺下來。

第八十回 P. 1066 叫了一起偶戲在大捲棚內。提演的是孫榮孫華殺狗勸夫戲文。打動鼓樂，戲文上開上開，直搬演到三更天氣，戲文方了。

第八十二回 P. 1088 大娘後邊拉住我聽宣紅羅寶卷。

以上凡無註者，均爲戲劇史料。

野叟曝言作者夏二銘年譜

夏敬渠字懋修，號二銘，江蘇江陰人。

江陰夏氏宗譜卷八百十四『敬渠字懋修。』

宗譜卷四百二『宗泗次子，字懋修，號二銘。』

江上詩鈔引邑志文苑傳：『字懋修，號二銘，敦仁孫。』

光緒戊寅（一八七八）江陰縣志卷十七文苑傳：『夏敬渠字懋修。』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江陰縣續志卷十氏族：『夏氏，明宣德間，由浙江會稽遷江陰。夏樹芳，萬曆

乙酉舉人。夏維新，崇禎癸酉舉人。清夏霖，順治乙丑進士，官四川保寧府知府。夏宗瀾，諸生，以經學薦

授國子監丞，師事楊文定，著有易義隨記、詩義記講等書。』此條可見夏二銘所受的遺傳和影響。

章回小說野叟曝言就是作者化了裝的自傳，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五篇清之以小說見才學

者：『文白或云即作者自寓，析「夏」字作之。』

諸生家貧。

宗譜卷四：『邑庠生，地封登仕郎，直隸保安州吏目。』

宗譜卷八：『邑庠生。』

江上詩鈔、江陰縣志及江陰縣續志：『諸生。』

夏二銘一生不得意於科場，別說舉人，連秀才也不會中過。他羨慕他的同鄉曹禾（江上詩鈔卷七十四有詩及傳）中了博學鴻詞科，也想來一下，不料却失敗了。徐再思澄江舊話卷一云：『相傳夏二銘慕曹禾得康熙鴻博，名高天下，已獨懷才不遇。』所以他的浣玉軒詩文集卷三浣玉軒詩集自序云：『萬言不易，難登龍虎之科，待麟閣以何期！』卷四舉鴻詞由縣府司錄送至三院會試被放云：『誰憐籬落雞聲裏，獨擁星辰徹夜愁。』卷三悼亡妹文云：『文詎昌黎，並落鴻詞之第。』野叟曝言中寫文素臣也是不第的。第九回云：『門斗來報：首公一等第一，梁公亦是一等，何如考在二等中間，惟有素臣，竟自入海去了。』第三十六回云：『文老先生假塞諸生，小考必至江陰，大考必至留都。』二銘不僅不第，並且窮困。悼亡妹文云：『阿兄潦倒乎城中。』浣玉軒詩集自序云：『家業蒼涼，不盡眼中之淚；世途坎壈，難看頭上之天。窮欲謀生，都來鬼笑；癯還剩骨，已受人憐。空胼手於石田，詩書誤』

我豈歸心於朱紱，飢餓驅人！」他的浣玉軒集卷四中，常有自道貧苦的詩。感懷云：「異於羣蠢，獨啓性靈……云胡至此，厄以長貧！」留別高立齋先生云：「潦倒風塵二十年。」憶妹云：「途路莫憐兄潦倒，晨昏全賴妹支持。」別母舅湯西峴云：「家貧需骨肉。」玉山旅舍檢行囊中祇賸一錢口占一絕云：「吹簫吳市中心熱，乞食王孫骨已寒。輸與江南窮措大，囊中尙有一錢看。」

英敏績學，通史經，旁及諸子百家，禮樂兵刑，天文算數之學，靡不淹貫。因爲作者是一部活的萬寶全書，所以他在野叟曝言裏纔寫文素臣精於醫詩兵算，想得到四個女弟子來傳授給她們。

壯遊京師，有貴顯聞而致焉。議偶不合，指斥不少避，至爲動容加禮，欲延致賓館。敬渠謝弗往。

江上詩鈔：「壯遊京師，名動公卿，指斥貴顯不少避。」

夏氏宗譜卷八：「壯遊京師，有某王聞而致焉。攝布衣抗首座。王卽席講論，議偶未合，直斥其非，折以正義。席貴皆縮頸。王爲動容加禮。越日，款密者傳意，延爲館賓，引古外交戒力却之。」

浣玉軒集卷四懷人詩之二注云：「宮保孫懿齋、嘉淦總督直隸時，嘗置酒延余南面獨坐。諸賓客皆另席側坐，以寵余。余心感之。」孫嘉淦當然不是「某王」，但此節却顯出他有無冕之王的歡快，正

不亞於見某王時也。

生平足跡幾徧海內。

江上詩鈔：『足跡徧海內。』

夏氏宗譜卷八：『平生足跡幾徧海內。』

從浣玉軒集卷四的詩題看來，可知他到過的地方有下列各處：

(一) 江蘇 烏衣巷 陽羨城望遠有懷天一

(二) 浙江 釣魚臺和王臻子韻

(三) 安徽 昭關 烏江題項王廟

(四) 江西 滕王閣放歌 抵南昌知侶桐舅氏已欽召人都去住茫然感賦一律

(五) 山東 闕里謁至聖廟

(六) 河北 任邱旅邸和壁間韻 風雪中過叭噠嶺 滹沱河次韻 都門除夕

(七) 陝西 經華山 復題華嶽 華清池坐湯 自潼關至商南道中口占七首 驪山懷古 潼

關懷古四首 自商南歸潼關示署中諸友 商州詠古四首

所交盡賢豪。

他認識了楊名時和孫嘉淦。他們倆對於他的經學很有影響。他主程朱而斥陸王崇儒教而排佛老。的意見就是直接楊孫的道統的。

江上詩鈔：『所交盡賢豪。』

夏氏宗譜卷八：『所交必賢豪，鉅公名卿，尤見推重。』

著有綱目舉正、浣玉軒詩文集、唐詩臆解、醫學發蒙、野叟曝言等。

野叟曝言自以光緒七年毗陵彙珍樓活字本一百五十二回爲可靠，惟缺第一百三十二、三、四、五回，第一百三十六回亦僅存末幅及評。光緒八年申報館本雖較多兩回，且缺失者皆已補完，恐是增補本；所增補的部分，不一定是夏敬渠的原作。此書名家譜、縣志等均不載。

浣玉軒集四卷，光緒庚寅曾經刊行，民二十五又重梓一次。

綱目舉正現有陶社借夏彥保手抄本刊行的江陰先哲遺書本。唐詩臆解不久將由夏氏後裔厥謀挺齋等刊印行世。

江陰縣志：『著有綱目舉正、經史餘論、全史約編、學古編、詩文集若干卷。』

江上詩鈔：『著綱目舉正、經史餘論、全史約編、學古編、唐詩臆解、浣玉軒詩文集。』

夏氏宗譜卷四：『著有綱目舉正、全史約編、浣玉軒文集、浣玉軒詩集、唐詩臆解、醫學箋蒙。』

夏氏宗譜卷八：『著有綱目舉正、經史餘論、全史約編、學古編、亦吾吟、浣玉軒文集、唐詩臆解諸書。』

江陰縣續志卷二百二五：『綱目舉正二卷、經史餘論、全史約編、學古編、唐詩臆解、亦吾吟、鼠肝集、

五部吟、吳飲吟、瓠羹吟、棘謁吟、浣玉軒集詩鈔二卷續四卷。』

按現存的浣玉軒集併收經史餘論、學古編以及諸吟，實爲二銘大部分著作的輯逸本。江上詩鈔卷九十八所錄二銘詩，均爲浣玉軒集所有，惟有一首與浣玉軒集不同，併錄如次：

偕胡修六都闢望滕王閣故址（時閣燬於火）

江上詩鈔

徙倚高樓暈夕暉，珠簾盡閣事全非。煙橫南浦平空卷，雲落西山著地飛。

籜笏無緣渾若夢，晨昏有淚欲霑衣。幽燕老將憑闌望，笑指秋原首蓓肥。

秋興八首卽用少陵元韻（其三）

浣玉軒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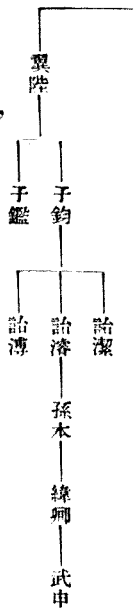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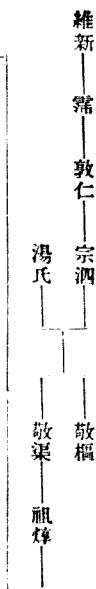
客舍蕭然攬夕暉，閒中野馬動微微。煙橫南浦平空卷，雲落西山著地飛。
簪笏百齡塵事起，晨昏萬里素心違。幽州老將憑欄望，笑指秋原首藉肥。

江陰夏氏宗譜卷十五內集文辭所載夏敬渠的擬明中書舍人戚公傳節婦王蔡氏祠堂記何烈女論贊維揚高氏家譜序謂佛論悼亡妹文等均爲浣玉軒集所有宗譜卷十七所錄詩送楚維太守張禹則之官有感古意七月十六孤兒行苦雨行憶母別舅臺叔闕里謁至聖廟都門除夕明歲春正
送八叔父之廣西羅城悼亡合盞夕悼亡見姊憶亡妹哭妹等也都不出浣玉軒集以外。

野叟曝言確爲夏二銘作，因爲其中有好幾首詩都與浣玉軒集相同。其中字句有幾首略有更動，當是作者自己晚年所改的。茲比較野叟曝言和浣玉軒集相同的詩如次：

詩題	浣玉軒集	野叟曝言	詩題	浣玉軒集	野叟曝言
古意	頁五	第一回	闕里謁至聖廟	頁一六	第一四二回
都門除夕	頁一九	第十一回	詩禮堂	頁二八	第一四二回
遠行	頁一	第十五回	孔子手植檜	頁二八	第一四二回
滕王閣放歌	頁二	第十五回	謁復聖廟	頁一七	第一四二回
西遊辭	頁三	第十九回			

世系



敬渠是第十一世，他是宗泗和湯氏的次子，現已傳到第十八世武申，武申是民國十四年九月生的，今年（民二十六）還只十三歲。野叟曝言中的繼洙，就是影射宗泗的；繼卽宗，洙泗又相連成文。又水夫人卽用湯字之半，蓋指其母。野叟曝言第一回云：『父親名繼洙，……夫人冰氏生子二，素臣其仲子也。』素臣當爲秦王之臣之意，他是想繼孔夫子的道統的。

夏氏宗譜：『配朱氏，繼配黃氏。子一祖焯，繼配出女一，適虹橋太學生。』

一七〇五 康熙四十四年 乙酉 一歲

夏二銘生。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云：『江陰縣志文苑傳列二銘於趙議明之後，則乾隆中蓋尙存。』又云：『野史
曝言光緒初始出，序云康熙時江陰夏氏作。』當時魯迅無從檢閱舊縣志和宗譜，所以只知道夏二
銘是康熙乾隆間人却不知道他確實的生卒年月。現在我到江陰去訪問夏氏後裔，得閱年譜，這個
小問題算是解決了。

江上詩鈔云：『康熙四十四年生。』

夏氏宗譜卷四云：『康熙四十四年乙酉五月初九日亥時生。』

一七〇八 康熙四十七年 戊子 四歲

初識字。

孤兒行云：『悲傷兒父惜兒心，天匪高兮淵匪深。兒讀爲兒加餐飯，兒嬉爲兒罷飲醇。記得孤兒四歲
時，坐父膝上把父鬚。盤中青豆數百粒，兒口流涎心欲食。父啓經笥共兒戲，一粒入口識一字。須臾案
上盤已空，將兒橫抱向懷中。抱兒入房語兒母：『此兒不愧吾家風。』』

一七一 康熙五十年 辛卯 七歲

父卒。妹生。

孤兒行云：『孤兒七歲，老父亡，麻衣如雪，過中堂。中堂靈帷闔青火，孤兒一見，生悲傷。』

悼亡妹文云：『粵自辛卯年冬，龍蛇運厄，珠胎孕腹，正先嚴易簣之時；玉蕊辭苞，值家母靡笄之日。麻衣作衽，何來蜀錦吳綾？弔客盈門，詎設餽湯粉餅？載置之地，誰能懷抱以三年；共寢於苦，未得弄嬉之一日。』

一七二二 康熙六十一年 壬寅 十八歲

與昆季遊慧山

遊虎邱記：『壬寅春，與昆季作慧山遊。見晴嵐耀光，山色滴翠，聳秀之氣，襲人眉宇，悅之。復索其境，俱足動人。』

一七三六 乾隆元年 丙辰 三十二歲

始識楊文定公

李怡村詩集序云：『丙辰歲，識同邑楊文定公於京師。』

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卷十二楊文定公事略云：『雍正十有三年秋九月，高宗嗣位甫旬日，即起楊公名時於滇南。乾隆元年正月，公至自滇，以禮部尚書入教皇子，侍直南書房，兼管國子監祭酒。是年

七月遊末疾，浹月而薨。」

野叟曝言第十一回：「次日清晨，觀水領素臣來見時公，只見門前寂靜。問起家人，方知時公有恙，因同進房去問病。隔了幾日，到七月下旬，炎天下雪，素臣叔姪知是哲人其萎之兆，相對愴然。到了三更多天，時公已是騎箕而去。」觀水即指其族叔夏宗瀾，時公即楊名時。

都門除夕同見第十一回，當即此年作：「千里壯心辭骨肉，三更殘臘對風塵；不須後日催前日，已見今人代昔人。」（昆陵本註云：並含時相之死）燭淚正憐除夜影，椒花又頌別年春。且愁（浣玉軒集作「可能」）裘馬翩翩地，何計支離著此身。（浣玉軒集作「自覺綈袍穩稱身」）

一七三七 乾隆二年 丁巳 三十三歲

交張天一明直心等

李怡村詩集序：「當楊公既沒，孫公未接，於丁戊之交，得二友焉，一爲明君直心，一爲張君天一。直心於人無所不愛，而未嘗有比匪之失。天一則無人不親愛之，更無人不嚴憚之。」

結交歌：「結交不結高，高山嶽巖盤曲難往還；結交不結深，深水波濤倏忽難依倚。結交不結口與舌，口舌翻反真意絕；結交不結衣與裳，敝子又改空彷徨……結交只結張天一，皎皎精誠貫白日；結交

只結明直心，叔度汪汪千頃深。」

二銘詩集中關於張天一者極多，有天一館中卽和見懷原韻、和天一贈別元韻、別明直心王靜齋、何梅村、張天一、奉和張二兄天一見懷原韻、陽羨城望遠有懷天一等。又懷人詩第十首云：「古人重友聲，獻綺復贈紵。性命有深交，乾坤吾與汝。」

按，野叟曝言中洪長卿卽張天一，趙日月卽明直心。第二十一回云：「生平第一好友是洪長卿。如今聽說病已垂危，那裏還敢擔擱。」後傳其已死，其實健在。浣玉軒集卷四有詩題云：「聞張魯傳死信五年矣，今忽知其見在，喜占二律卻寄。」魯傳疑卽天一。

野叟曝言第一百四十九回：「至赴友諧信，東陽等皆向長卿言：『兩公交誼，至於如此，世人豈稱管鮑分金，不足齒冷耶！』」

一七三九 乾隆四年 己未 三十五歲

識孫文定公。

李怡村詩集序：「己未識合河孫文定公於上谷。」

按，野叟曝言第三十四回文素臣初謁金門，實爲孫嘉淦事。國朝先正事略卷十五云：「會引見教習

官不稱旨，公持之堅。上怒曰：「爾能保若曹不以貪庸敗乎？」公曰：「願保。」上擲筆令白書狀，公持筆欲下，侍臣呵曰：「汝敢動御筆乎？」公悟，捧筆寘御榻上。上命銷交刑部議罪。尋議公大不敬，論斬。上意已解，諭大學士曰：「孫嘉淦太懇，然不愛錢，可銀庫行走。」與文素臣忤，事略同。

一七四〇 乾隆五年 庚申 三十六歲

在義興識惠元點。唐詩臆解約成於此時。

唐詩臆解二卷，長洲惠元點南園氏序云：「庚申春，余始識二銘於義興，朝夕者數閱月。」又云：「二銘雖天分絕高，而年僅三十餘，爲飢所驅，衣食於奔走者，且垂十年。」

一七四三 乾隆八年 癸亥 三十九歲

徐相國壽其母六十，親書聯以贈。

徐再思登江舊話卷四夏二銘考引家譜：「夏母湯夫人二十九歲而寡。」是年卽一七一，故一七四三年湯夫人六十歲。

懷人詩第一首云：「如椽章母德，節許冠江南，積感心何似，春暉寸草含。」註云：「相國徐蝶園元夢壽余母六十，親書聯曰：「名聞天下，節冠江南。」」

一七四七 乾隆十二年 丁卯 四十三歲

大病，其妹看護之。

悼亡妹文：『歲維丁卯，神詠庚申。二醫膏肓，十旬瞑眩。妹則連衣宵旦，力疾扶持。既竭吾才，氣如絲而欲斷；莫延兇命，淚加血以長流。乃告七星，爰書八字，願減大家之算，續成班固之齡。夜夜祈天，朝朝祀灶。積誠既達，厥疾用瘳。妹既祕而不言，余且安而罔覺。後乃聞之吾母，時亦未以爲悲。詎知鼎政尙存，先枕地嫠之股，靈均未沒，反招女嬃之魂。有不哀欲摧心，痛將嘔血者乎！』

哭妹之八云：『願將妹算作兄庚，夜指秋天北斗盟。我病已痊卿竟死，痛追前事欲無生。』

野叟曝言中的未鸞吹疑卽其妹的影子。第十六、七回鸞吹侍疾，雖有點脫胎於好逑傳（例如男女同居一室，不及於亂）究竟是本於作者自身的經驗或聞見的。

一七五〇 乾隆十五年 庚午 四十六歲

高東軒相國講性理。

乾隆十五年潘永季序經史餘論：『相國東軒高公開府南河，禮聘二銘講論性理，高公粹於經學，與二銘必水乳，則斯編之刻，且晚聞事耳！』

按，浣玉軒集中有三首關於高東軒相國的律詩。

一七七四 乾隆三十九年 甲午 七十歲

七秩稱慶，怡親王遙祝以額。

夏氏宗譜卷八：『七秩稱慶，怡親王遙祝以額曰：「天鷲耆英。」』

一七七七 乾隆四十二年 丁酉 七十三歲

恩綸贈語。

夏氏宗譜卷八：『丁酉恩綸有云：「秉心醇樸，仿行端方。」人謂雖屬通詞，其當此無愧者，惟公庶幾！』

野叟曝言第一百四十七回七十國獻壽六寶齊歸，似即這兩件事實想像的擴大。

一七七九 乾隆四十四年 己亥 七十五歲

野叟曝言約於此年左右完成。

二銘寫野叟曝言中文素臣做壽，似即暗射七十大慶，故疑此書成於七十以後的數年。

作者一生坎坷，既是「家貧身老」，抑且「落第頻年」，（哭妹第六首）似不會有甚歡快之事。而他在野叟曝言中偏把文素臣寫得備極人間富貴，盡量的做他的「白日之夢」。這在精神分析學

者看來，當是缺陷的填補和慾望的滿足。其次，他寫了許多著作，似都不曾在生前刻板，無非爲貧所困。他就想把他的「文章經濟」借小說以傳。我們只須拿野叟曝言第七十八回與讀史餘論論三國事比較，再拿野叟曝言第八十七回與經學餘論論中庸事比較，便可看出二者幾乎完全是相同的。作者是拿經史餘論的精采部分盡量塞到野叟曝言這部小說裏面去了。其他如論醫論詩之處，更不勝枚舉。第一回開端就是對於唐崔顥黃鶴樓詩的別解；我們等待唐詩臆解出版後再來勘吧。同時我們希望醫學發蒙也能夠找到原書印行，以資互證。

野叟曝言中的人物，或爲實有，或爲捏造。據說匡無外卽王蘇，江上詩鈔卷一四一有其詩，此外則「余雙人爲徐姓，李又全則東城姓季，田又梅則姓陳。至文素臣數姬，如湘靈，則所臥之席；璇姑，則所用之算盤也；素娥，則所用之脈枕也；紅豆，則所用之印章也；難兒，則書房之門門也。此外如飛娘，則雞毛帚也；紅鬚客，則犀牛毛塵拂也。……所謂七十二島征剿逆龍，則爭奪沿江沙灘，與人械鬪，半途中蠱，則大發濕氣，爛脚半年也。借小喻大，趣味濃郁，誠大手筆也！」（澄江舊話）

一七八三 乾隆四十八年 癸卯 七十九歲

讀上諭，擬獻綱目舉正。

自擬進綱目舉正表：『綱目舉正，蓋欲舉綱目中不正之論而悉正之也。而家貧身老，不克備詢入都，置篋有年，獻片無路。嗣於乾隆四十八年八月十七日伏讀軍機處補交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七日諭，以周禮多明張時泰廣義，於遼金元事多有議論偏僻及肆行詆毀者，特命量爲刪潤。臣竊謂周禮張時泰之說，流傳日久，不若辭而闕之。臣所著舉正一書，兼正諸說，不止專攻周禮發明張時泰廣義，而於發明廣義之偏僻而肆行詆毀者，皆已明著其謬妄而痛斥之，實足使讀者共燭其狂肆之罪。』

一七八六 乾隆五十一年 丙午 八十二歲

擬獻綱目舉正有所阻。

浣玉軒著書目：『綱目舉正四卷，祖燿按是書既成，攜入閩中，祈故友福建撫軍富公綱奏呈未果。歸遇乾隆丙午南巡，赴蘇迎鑾，擬躬進獻，又有所阻。獨惜以是古人今人所未及之論不昌於時，而尚沈塵篋爲可歎也！』

傳說把綱目舉正誤爲野叟曝言。何應松野叟曝言補聞（澄江舊話卷二）云：『相傳是書成時，適值高宗南巡，乃裝璜成冊，欲呈御覽。諸親友恐觸上怒，遭不測力阻其獻。不聽，乃以危言動其妻，使陰

阻之。其妻乃於每冊毀四五紙。迨將獻，故驚曰：「汝欲上呈御覽耶！嚮爲小兒女已毀去多紙矣。」夏怒甚，急爲補綴齊全，而鴛已沿江東下，不及獻。」又云：「一說，夏女頗通文墨，且明慧曉世事，知此書進呈，必釀鉅禍。又度其性堅執，不可勸止，乃與人謀，密用白紙裝釘一部，與原書等，卽置袱中，而匿原書於他處。迨將迎駕，啓袱出書，重加檢閱，則書猶是，而無一字矣。夏哭失聲，以爲是始見忌於造物，故書遽羽化去也。女徐勸曰：「旣爲造物所忌，以不必進呈爲佳。今天子性猜忌，父書又多失檢，舉翁失馬，焉知非福。近代以文字罹法網者，翁獨不聞乎？」夏無如何，鬱鬱而罷。夏卒，女以此書爲乃父一生心力所在，不忍湮沒，將其潤飾一過，卽近日流傳之本也。」

一七八七 乾隆五十二年 丁未 八十三歲

卒，葬留龍崗莊後。

江上詩鈔：「乾隆五十二年卒，年八十三。」

夏氏宗譜卷四：「乾隆五十二年丁未三月二十二日亥時終，壽八十三，葬留龍崗莊後父塋昭穴下山，癸向兼午子。」

紅樓夢測驗

一九三五年秋，我在復旦大學講授中國小說研究時，曾舉行過一次測驗。當時在堂的凡六十六人，其中有九個人完全不曾讀過紅樓夢，有四個人只讀過一小部分，所以被測驗的只有五十三個人。我的測驗有兩個題目是可以做統計的。

第一個題目是：你覺得紅樓夢中那幾個人的性格寫得最成功？結果是：

黛玉	五十票	襲人	十三票	探春	三票	趙姨娘	一票
寶釵	四十一票	寶母	十一票	尤三姐	二票	雪雁	一票
鳳姐	四十票	晴雯	十一票	柳湘蓮	一票	邢夫人	一票
寶玉	三十七票	賈政	七票	妙玉	一票	傻大姐	一票
劉老老	十七票	史湘雲	五票	薛蟠	一票	賴大	一票

我覺得晴雯和尤三姐似乎應該多得一些票。邢夫人和賴大對於我很少印象。

第二個題目是你覺得此書那幾段情節至今猶有深刻印象？結果是：

黛玉焚稿	二十票	初試雲雨	六票	寶玉出走	四票	草芙蓉誅	二票
黛玉歸天	二十票	探晴雯	五票	打寶玉	三票	吃鹿脯	二票
黛玉葬花	十九票	菊花蟹詩	五票	尤三姐	二票		
劉老老	十五票	壽尤二姐	五票	湘雲眠石	二票		
戲賈瑞	六票	晴雯補裘	四票	晴雯撕扇	二票		

其他一票的是：襲人發現寶玉、賈母製謎、襲人勸寶玉、妙玉走火、紫鵲拒侍、賈母之死、麒麟鬪氣、寶黛幾次誤會、失物鳳姐查迎春房間、喜喪大禮、秦可卿之死、鬧家塾、熙鳳治可卿喪等等。我的偏見仍舊覺得探晴雯和害尤二姐以及尤三姐的票數嫌少了些。

此次的答案中，有幾條是值得抄下來的：

楊伯明云：「紅樓夢中寫衆家姊妹組織詩社，前後兩次；爲賈母祝壽，也是兩次，覺得重複無味。假如各能少寫一次，全書結構就更加緊湊了。」

潘葆元云：「我從三主角哭泣的次數證明了他們的性格，計黛玉約哭二十五次，寶玉約哭十二次，寶

「微約哭三次。」

劉堃云：「有人說紅樓夢單是描寫婚姻不自由的悲劇，我覺得不充分，因為它主要的是寫當時腐朽的大家庭生活，只是串插了一些婚姻悲劇而已。」

薛國標云：「紅樓夢情節調置均勻，一喜一悲，相互串換，不至呆板。」

花月痕跋

魏秀仁的花月痕不是一部理想的戀愛小說，但牠確有勝過陳森品花寶鑑和俞達青樓夢的地方，雖然牠不及韓子雲的海上花列傳。但是，這也只是就全般立論罷了；如果花月痕能夠大事減削，改成十回模樣，怕要在治遊小說中首屈一指吧？海上花列傳就不行，雖也有幾段纏綿的描寫，終於是寫一般妓院的頭緒太多；與其說是列傳體，不如說是紀事體；即使要想刪削，也有無從刪起之感。可是，我所以首推海上花列傳爲治遊小說之冠，理由似亦在此。牠不惟不作態，不酸不腐，全書幾乎沒有行酒令，猜燈謎，寄詩詞一類酸溜溜的東西來填充篇幅，但這卻是其餘三書所不能免的。其次，海上花列傳敘事緩慢細膩，確實是小說的寫法；品花寶鑑雖也有同樣的好處，究竟取材太糟，男妓的細膩描寫，是會令人作嘔的；至於花月痕和青樓夢，那就簡直是用寫文章的方法來寫小說了。花月痕和青樓夢率性改成全部文言，或者更和稱一些，價值也可以更提高一些吧？可是，青樓夢怕是無可救藥的了。花月痕雖然最後四五回作妖亂語，爲人所不滿；青樓夢竟一開場就引進一個花神來（大約是受了識花仙史的影響）並且酸腐之氣更加不可響邇，使人

不能卒讀。據我的武斷，青樓夢在中國小說史中是不配佔有主要作品的地位的，僅只提到牠一個名字，似乎已經很看得起牠了。

花月痕寫的是兩對戀人的故事：韓荷生與杜采秋，韋癡珠與劉秋痕，前一對富貴，後一對窮愁潦倒，卒至癡珠病卒，秋痕殉情自縊。魯迅說荷生即癡珠，采秋即秋痕，富貴之極可至荷生，采秋窮愁之極則如癡珠，秋痕這話很對，證據有三：

(一)第三十六回寫采秋做夢云：「忽見荷生閃入，采秋便說道：「癡珠死了，你曉得麼？」荷生吟吟的笑道：「癡珠那裏有死，不在此。」采秋定神一看，原來不是荷生，眼前的人却是癡珠，手裏拿個大鏡，說道：「你瞧！」采秋將喚秋痕同瞧，秋痕却不見了，只見鏡裏有個秋痕，一身豔裝，笑嘻嘻的不說話，却沒有自己的影子。」

(二)第二十五回影中影快談紅樓夢說妙玉是賈寶玉的影子，（魯迅也曾特引這一節作例）那末，魏秀仁許會自以為學得曹雪芹的方法了吧？

(三)從名字上看來，也可以知道。「荷」花上滴着露「珠」，「采秋」的「秋」和「秋痕」的「秋」之痕，「不也是互相關聯的麼？」

我個人以為寫得最好的是第十五、二十四、二十七、二十八諸回寫韋、劉的部分。例如第二十四回云：

「秋痕將頭髮一挽，嘆口氣道：「我原想拚個蓬頭垢面，與鬼爲鄰。如今你要樂，你替我掇過鏡台來！」」

又如第二十八回云：

「秋痕含笑向癡珠道：「擰一把給我拭手。」癡珠道：「你不替我擰還使喚我？」秋痕瞧着癡珠一眼道：「我不使喚你卻使誰？」」

都寫得逼真動人，這兩小節的註腳該是：「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在纏綿以外，用社會學的眼光去看，秋痕的被虐打自然也給了我們極深刻的印象。

作者身經太平天國之亂，或者因遭境殊劣，故對太平天國不滿，斥爲無君無父；這在民族的立場看來，自然令讀者有立論偏頗之感。所云包起疑即鮑超，太平天國人民處圍城中吃草根之類，也實有其事。

韋癡珠遺書有百廿卷，但謝章铤、魏子安墓誌銘僅云魏秀仁著書八十卷，或者在當時魏氏的著作就有散佚的吧？

品花寶鑑考證

一

品花寶鑑是一部描寫乾隆以後的男妓的小說，作者是陳森，常州人，字少逸。陳森普通作陳森書，但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一九三〇年改訂本）因為作者的手稿梅花夢傳奇上，自署毗陵陳森，以為「書」字或許是誤衍的。梅花夢當亦陳森所作。品花寶鑑第四十三回云：

次賢道：「這是我當年一個好友，製了一部梅花夢的曲本，有二十齣戲，前日從書箱內找出來，將九宮譜照着他的牌子，正了工尺，倒也唱得合拍，却只填了這一齣入夢，其餘不知唱得唱不得。」……萬芳道：「我聽這曲文甚好。」

但姚梅伯的今樂考證卷八頁中也有梅花夢一種，乃陳貞禧所作。陳貞禧是陽羨人，陽羨在江蘇宜興縣南五里。兩種梅花夢的作者都姓陳，並且又都是宜興附近的人，真可算是巧合了。

此書的著作年代，據湯堂生夢華瑣簿的記錄是：

『常州陳少逸撰品花寶鑑……余丁酉夏，從嚴州友丁立臣達案頭見之，迫欲借鈔，未得其便，（寶鑑是年僅成前三十回，及己酉少逸遊廣西歸京，適足成六十卷，余壬子乃見其刊本）』

照此說來，品花寶鑑的前三十回成於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後三十回補足於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也就是直到十二年後，全書方纔告成。刊印的年代，是咸豐二年（一八五二）

品花寶鑑似乎是每回可以自爲起訖的，並不互搭，大約這是由於作者常作傳奇，常聽崑曲之故。各回的排場，使生丑相間，也是傳奇的結構。在敍了梅子玉、杜琴言之流以後，復敍奚十一、潘三之流，這是常有的事情。敍梅杜之情雖然純正，究竟兩個人都是男子，使人讀起來有滑稽之感。況且他們倆並非友情，而是在友情以上的柏拉圖的愛，說什麼「黃泉碧落兩難尋」，簡直是子玉自比爲唐明皇，把杜琴言比作楊貴妃了。菽園贅談上所說的「兩雄相悅」，究竟是令人肉麻的。倒是寫奚十一、潘三、孫嗣徽、嗣元兄弟、魏聘才、李元茂之流，極爲幽默，正如菽園贅談所說：「滿紙醜態，醜態無聊，都難爲他彩筆才人，寫市兒俗事也。」

楊堂生在批評品花寶鑑的時候，兼及金瓶梅、紅樓夢和鏡花緣。其評鏡花緣云：

「嘉慶間新出鏡花緣一書，韻鶴軒筆談，亟稱之，推許過當，余獨竊不謂然。作者自命爲博物君子，不惜癩祭填寫，是何不徑作類書而必爲小說耶！卽如放榜謁師之日，百人羣飲，行分糾酒，乃至累

三四卷不能畢其一日之事，閱者昏昏欲睡矣。作者猶津津有味，何其不憚煩也！

但此下並不會說品花寶鑑不是「行令糾酒」的，大約是想要責備幾句，終於忍住了吧？我就覺得品花寶鑑也有「獮祭墳寫」的地方，雖然還不至十分使人「昏昏欲睡」，却也不見得「津津有味」。這從回目中就可以看出來：

第二回 王桂保席上亂飛花

第四回 三名士雪窗分詠

第七回 顏仲清最工一字對 史南湘獨出五言詩

第十一回 三佳人妙令翻新

第十四回 字搜四字酒令新翻

第二十回 悶酒令鴛侶傳觴

第三十七回 行小令一字化為三 對戲名二言增至四

第四十六回 衆英才分題聯集錦

第五十七回 袁綺香酒令戲羣芳 王瓊華詩牌作盟主

我每遇這些地方，就跳過不看，這對於寫作酒令叢鈔或謎史者或許是有用的，但是似乎不必寫在小說裏頭。無論品花寶鑑、紅樓夢、鏡花緣，遇到這些「不憚煩」的地方，我就不耐煩了。因為這足以阻止故事的進行，寫來鬆散而不緊張，使人只覺得氣悶。

海上花列傳的作者不懂得幽默，也不會誇大。就好處說，是韓邦慶的態度比陳森嚴肅，用的是寫實主義的手腕；就壞處說，則韓邦慶沒有陳森的本領，抓住讀者的興趣，把一般牛鬼蛇神寫得那樣窮形極相！但有一個地方似是海上花列傳受了品花寶鑑的影響，就是品花寶鑑敍徐子雲有一座怡園，許多名士名旦常來居住；海上花列傳也敍齊韻叟有一座一筵園，許多名士名妓常來居住。品花寶鑑第九回月夕燈宵萬花齊放，叙大放烟火；海上花列傳第四十回從翫賞七夕鵲填橋，也敍大放烟火。

二

品花寶鑑中田春航與蘇蕙芳的事是最著名的，知道的人很不少，田春航就是畢秋帆，田字是畢字上半，春字與秋字相對，航字是帆字的全稱。柳羅延室筆記云：

『田春航與蘇蕙芳之事實有之，所謂狀元夫人者，畢督兩湖時，大權獨攬，招搖納賄，見諸參摺中

者，其真名則不能憶矣。」

吳長元燕菊小譜卷五舉出畢秋帆的相識名叫李桂官，他說：

「友人言蘇伶有號碧成夫人者，姓李名桂官，字秀章，吳縣人，昔在慶成部名重一時，嘗與某巨公鄉誼，時佐其困乏，情好無間。後巨公蒞外省，桂官亦脫身同往，于今十數年矣。聞其慷慨好施，頗無貨蓄，是優伶中之勇于爲義者，是可識也。」

按，燕菊小譜作於乾隆五十年，時畢沅猶在世，所以吳長元只稱「某巨公」，沒有說出他的真姓名來。但他的朋友趙翼作李郎曲（載甌北詩鈔）就直書秋帆之名了：

「李郎昔在長安見，高館張燈文酒醺，烏雲斜綰出場來，滿堂動色驚絕豔，得郎一盼眼波留，千人萬人共生羨，人方愛看郎顏紅，郎亦看人廣座中，一個狀元猶未遇，（秋帆時爲舍人）被郎瞥睹識英雄，每當舞散歌闌後，來伴書幃琢句工，畢竟筵頭扶醉起，鄂君被底把香烘，但申嚙臂盟言切，並解纏頭旅食供，明年對策金門射，果然榜發魁天下，從此鷄鳴內助功，不屬中閨屬外舍」（下略）

張際亮的冷臺殘淚記卷一陳長春周小鳳傳中也說：

『昔乾隆間，李桂官周旋畢秋帆宮保於微時，其意有足感者，此狀元夫人所由著也。今緝香（陳長春字）其有同焉者，與竹香（周小鳳字）初善，越中□孝廉贈之至萬金。』

緝香、竹香之於某孝廉，事類李桂官之於畢秋帆，所以張際亮引來並論。天漢浮槎散人的花間笑語也提到畢李的事：

『乾隆間李秀章識畢秋帆尚書于風塵，約同居處，報捷鼎元，都人以碧岑人呼之。』

趙翼除作李郎曲外，其簷曝雜記並云：

『寶和班有李桂官者，波俏可喜，畢秋帆舍人狎之，得修撰，故李有狀元夫人之目。余識之，故不俗，不徒以色藝稱也。』

雖然鄒羅延室筆記說品花寶鑑中田春航與蘇蕙芳是影射畢秋帆與李桂官，其實最近似田蘇之事的倒還是山陰俞蛟夢廠雜著中的玉兒傳：

『李重華，江左諸生也，納雍赴北闈。時都下樂部中有李玉兒者，色藝雙絕，名冠梨園。遠官巨賈，或執袴兒，如蠅蚋趨羶穢，日相征逐。他人惟凝睇而望，不敢近。欲登其堂，必執贄，贄不豐，相接亦落落。茶一盃，寒暄數語即退，不能腆顏久踞寶座也。生偶過歌樓，見之，神魂飛越不能制，思與握手道款。

曲而客囊羞澀，莫盡綿薄，惟日攜杖頭錢往院中觀演劇。久之貲盡，典質亦空，不能作顧曲周郎矣。因訪其居址，日伺門外，俟登車即先於其所往候之，如是半年。玉兒竊怪於中，欲詢之而未發也。一日大雪迷漫，赴顯者之約，天陰晝晦，衢路人稀，而平日之躑躅道周，眈望顏色者，又衝寒冒雪侍立車側矣。玉兒問曰：「君何爲者？」生淚涔涔下，嗚咽不能語。邀之入室，叩知其故。玉兒笑曰：「君既讀書，當思奮迹雲路，以圖進取。不宜妄自菲薄，淪落至此！雖然，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足下我之知己也。請爲君作居停主人，勉供膏火，復理慧業，何如？」生唯唯。……逾年，秋闈報捷，繼登進士，入翰苑。重華撫玉兒肩曰：「余向者喪志落魄，幾墮泥塗，微卿何以有今日！……」（下略）

候車的情形與品花寶鑑第十三回所說正復相似：

「春航即到戲園來，一心想着蘇蕙芳，又沒有錢聽戲，只好站在戲園門口，候着那蘇蕙芳出進。……春航執迷已久，一時難悟，天天去尋聯錦班，候着蕙芳，一連十餘日。蕙芳却也看見，前次跌在泥裏的人，每逢上車下車之時，總站在戲園門口，如醉如癡，目不轉睛的看他，心裏十分有異，因細看他的相貌，恰是神清骨秀，風雅宜人，面目雖帶幾分憔悴，而珊瑚玉骨，情韻盎然。蕙芳心上，已明知此人爲他而來，也未免有情，屢以秋波相贈，春航便喜得眉飛色舞，每日跟了蕙芳的車，直送到

吉祥胡同蕙芳寓處門外，徘徊良久始去。」

也許品花寶鑑中的田春航是畢秋帆和李重華複合的人物，蘇蕙芳是李桂官和玉兒複合的人物吧？

三

書中最重要的主角是梅子玉和杜琴言。郵羅延室筆記云：「梅子玉、杜琴言實無其人，隱寓言二字之意。」魯迅解釋道：「蓋著者以爲高絕，世已無人足供影射者矣。」夢華瑣簿却說：「桐仙爲余言，杜琴言卽桐仙也。書中推爲第一。未知信否？」琴乃桐所製，琴言後改名琴仙，那末桐仙被影射爲琴言，倒沒有什麼不合。卽就桐仙的地位、性格、癖好、技能等等看來，也都與琴言相似。夢華瑣簿（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本，張次溪編）頁一八稱金鳳爲書獃子。金鳳就是桐仙。長安看花記云：「桐仙……日從士大夫擅才能者遊，文采照映，聲施爛然。」辛壬癸甲錄所述最詳：

「吳金鳳，市名今鳳，字桐仙，聰穎特達，文而又儒，近日文人所稱吳下阿鳳是也。……風格灑然，談諧筆札，色色精妙，所與游多當世名士。性復苦溺於學，故朱藍滿染，厥功甚深。……所居曰玉連環室，又有竹如意齋。插架皆精，冊帙几案間錯列，舊銅瓷器數事，咸蒼潤有古色。過其門者，忽聞琴聲

冷洽出戶外，皆曰：「此中有諸名士！」以春秋佳日集其家，鬪題分牌，桐仙必與參一席，墨痕淋漓襟袖間，與酒痕相間也。尤工繪事，師袁舉甫，學甌香館寫生法，作沒骨折枝花卉，殊有生趣。

辛壬癸甲錄記的是道光十一年到十四年的名旦，品花寶鑑前三十回成於道光十七年，時代極相近，也許桐仙是琴言也說不定。但是，又何以解釋乾隆年間的畢秋帆呢？還有侯石公是袁枚，不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麼？邨羅延室筆記云：『田春航，侯石翁，人皆知爲畢秋帆、袁子才矣。』葭園叢談云：『其託名田春航以寫靈岩山人，自是名士風流，特用侯石公以景倉山居士，直是無賴佻撻，皮裏陽秋。』品花寶鑑第五十五回已活畫出袁枚的面影：

「這個侯石翁是個陸地神仙，今年已七十四歲，二十歲點了翰林，到如今已成了二十三科的老前輩，朝中已沒有他的同年。此人從三十餘歲，就散任而歸，遨遊天下三十餘年，在鳳凰山造了個花園，極爲精雅。生平無書不讀，喜作詩文，有千秋傳世之想，當時推爲天下第一才子；但此翁雖七十以外，而性尚風流，多情好色，粉白黛綠，姬妾滿堂。執經問字者，非但青年俊士，兼多紅粉佳人。石翁遊戲談諧，無不備至。其生平著作，常以古文爲最，而世人反重其詩名。凡得其一語褒獎，無不以爲榮於華袞。蓋此翁論詩，專主性靈，雖婦人女子，偶有一二佳句，便竭力揄揚，故時人皆稱之爲詩

佛，亦廣大法門之意。而好談格調者，亦以此輕之。」

與格調對立的性靈說的詩論倡導者，除了袁枚，更有誰來而造立花園，廣收女弟子，除了袁枚，又有誰來？可見畢秋帆、袁枚等都是乾隆時人。那末，這部品花寶鑑該是敍乾隆間的事了，又怎能參入道光間的吳桐仙呢？

但我以為品花寶鑑究竟是小說，我們是不能這樣黏著的，即如方纔所引，袁枚已七十四歲，是年爲公歷一七八九，而帶着琴言去看侯石翁的屈道翁據說就是張問陶船山。小說上說他見過袁枚不久就死了，那末張船山的死年也該是公歷一七八九了，實際上張船山却死於公歷一八一四，比小說要遲二十幾年。照小說上說來，似乎侯、屈均老，獨田公子年輕，其實袁枚七十四歲的時候，張船山倒不過二十六歲，畢沅倒已經有六十一歲了。所以品花寶鑑上的人物和時代都是隨便扭合的。

我在第二節上說田春航和蘇蕙芳都是兩個人合起來的，那末，杜琴言該是三個人合起來的。吳桐仙算是一個眼前的，還有郭淳和方俊官則是較遠的。記郭淳的是羊公道的隨園老人軼事（一九二九）面四二少男風變老人風云。

『乾隆三十一年二月，子才遊寒山，一少年甚閑雅。詢之，郭姓，淳其名，吳下秀才，喜讀子才文者。欠

日與沙斗初借來受業，方與語時，易觀手中所持扇，瀕行，彼此忘歸原物，子才以詩調之曰：「取來
紈扇置懷中，忘却歸還彼此同。搖向花前應一笑，少男風變老人風。」

此事與品花寶鑑第五十五回換扇時相似：「琴仙在路上始知換了扇子，心中甚悔……明早來人送上扇子，說昨日拿錯了。道翁接了過來，也沒有看，將昨日琴仙帶回的扇子與了他……琴仙出來，取過自己扇子一看，見上面題了一首詩……琴仙看了，有些疑心，恍記有個雲郎捧硯的故事，細細一想，心上惱起來，欲將這扇子撕了。」記方俊官的是趙翼的簪髮雜記：

「庚午辛未間，慶成班有方俊官頗韶靚，爲吾鄉莊本淳舍人所昵……本淳歿後，方爲服期年之喪。」

這與品花寶鑑第五十六回中琴仙替屈道翁服喪的情形亦頗相似。

後來諸名旦開九香樓以販賣古董終老的事，也與蘇蕙芳所影射的李桂官和杜琴言所影射的方俊官相合。趙翼李郎曲詠李桂官云：「昔是玉人今玉客。」註云：「時販玉玩至粵。」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方俊官條云：「老而販鬻古器。」

其他諸人，據鄒羅延室筆記所云，則可指者如次列：

徐錫	錫	蔣茗生	靴	蘇	孫爾準	朱宣初	穆揚阿	陳	蘇
徐子雲	史南湘	潘	三	奚十一	魏聘才	孫亮功	高	品	

孫亮功既是穆揚阿，孫嗣徽和孫嗣源當然就是穆四山和穆五山了。其餘如梅學士卽鐵保，姬亮軒乃穆文恭公後人，蘇侯卽琦侯，金粟卽桂竹孫是。名且中惟袁寶珠名姓未改，其他已無從查考。妓女玉天仙也是原名品花寶鑑所記，以乾隆間事爲主，而現存優伶譜如燕蘭小譜、日下看花記、片羽集、德春新詠等，大都是乾隆五十年以後的著作，此中人變動又極速，『五年爲一世』（長安看花記）甚至『七八年見三世』（丁年玉筍志）小說中名姓又多更易，所以就更無從查考了。如果史南湘確爲蔣茗生，而蔣茗生類乎曲臺花選的著作，又確有其書，流傳下來，那末，彼此對證，就好辦了。

讀海上花列傳

因爲在舊書堆裏翻到了兩部書：

(一) 治遊上海雜記（吳縣蓼牀臥讀生偶輯，光緒三十一年祥符裴錫彬序，文寶書局石印）

(二) 淞濱花影（花影樓主人繪百圖，光緒十三年石印本）

又在大晚報上海通廿四年十月至十一月看到滬娼研究書目提要的連載引起了我的參閱韓邦慶海上花列傳的興趣；同時也爲了海上花列傳是魯迅、胡適所稱道的書。

海上花列傳的確寫得不壞，書中所寫人物，各有個性；用吳語寫作，尤能逼肖說者的神態。胡適盛稱趙樸齋兄妹的部分，我以爲寫李漱芳和李浣芳的部分，也是極出色的。尤其是李浣芳的孩子氣，寫得最爲天真可愛。李漱芳雖爲妓女，從開始認識了陶玉甫以後，並未與第二個男子發生關係。陶玉甫想娶她爲妻，家中不許，只許他娶爲妾媵，漱芳因爲自己不幸而爲妓女，又名實不符，不禁鬱鬱以終；其性格頗似紅樓夢中的晴雯。我最愛下面一節對於浣芳小病的描寫：

「浣芳尙不卽睡，望着玉甫，如有所思。玉甫猜着意思，笑道：『我來陪耐。』隨向大牀前來，親替浣芳解釦脫衣。浣芳乘間在玉甫耳朵邊唧唧求告，玉甫笑而不許。漱芳問說，玉甫道：『俚說教耐一陶牀浪來。』漱芳道：『再要起花頭……快點睏！』浣芳上牀，鑽進被裏，響說道：『姐夫講點閒話撥阿姐聽聽！』玉甫道：『講啥？』浣芳道：『隨便啥講講未哉！』玉甫未及答話，漱芳笑道：『耐不過要我牀浪來，俚個幾花花頭，阿要討氣！』說着，真的與玉甫並坐牀沿。浣芳把被蒙頭，亦自格格失笑，連玉甫都笑了。浣芳因阿姐姐夫同在相陪，心中大快，不覺早入黑甜鄉中。」（第二十五回）

這一節寫浣芳的孩子氣，真是細膩妙在所寫恰好是未成年的女孩子，嬌憨之態可掬。下面一段也寫得極好：

「浣芳道：『吃夜飯末，俚勿喊我個嘎？』漱芳道：『耐來浪發寒熱，勸吃哉。』浣芳着急，掙起身來道：『我要吃個呀！』漱芳乃叫阿招攙了，蹙過圓桌前。玉甫問浣芳道：『阿要我碗裏吃仔口罷？』浣芳點點頭。玉甫將飯碗候在浣芳嘴邊，僅喂得一口。浣芳含了良久，慢慢下咽。玉甫再喂時，浣芳搖搖頭不吃了。漱芳道：『阿是吃勿落！說耐末勿相信，好像無撥吃。』」（第三十四回）

餘如第十八、十九、二十、四十二諸回，都寫得不錯，文筆也極雅潔，有如紅樓。

胡適的海上花列傳序作於一九二六，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改訂於一九三〇，中國小說史略上花列傳部份，似應據胡適所作，改排下列兩點：（一）海上花列傳的作者應改稱韓邦慶，不應作韓子雲，因為子雲只是他的字。有顯公的懶窩隨筆爲證。韓邦慶的生卒是一八五六至一八九四。（二）海上花列傳刊於海上奇書中，並不是「每七日印二回」，而是每半月印二回，從一八九二年二月一日起創刊，七月一日後改爲每月刊行一次，十月一日即停刊，共出十四期，刊二十八回。

譚瀛室筆記云：「書中人名，大抵皆有所指。熟於同光間上海名流事實者，類能言之。茲姑舉所知者如：齊韻叟爲沈仲復，史天然爲李木齋，賴頭龍爲勒元俠，方蓬壺爲袁翔父，一說爲王紫詮，李實夫爲盛僕人，李鶴汀爲盛杏蓀，黎鳴鳴爲胡雪岩，王蓮生爲馬眉叔，小柳兒爲楊猴子，高亞白爲李芋仙。」

據上面所述，高亞白卽李芋仙。黃協垣滌有夢影錄卷三云：「二愛仙人，姓李名士葵，號芋仙，爲湘鄉相國人室弟子。以拔萃生出爲彭澤令……解組後，薄遊海上……寓滬三載，人皆以狂放目之，鮮有聯縞紵交者。獨姚倩卿校書，一見心傾，問煖嘘寒，殷勤倍至。」海上花列傳說高亞白的相識是姚文英，改名不改姓，大約姚文英就是姚倩卿了。

家藏的兩部書並無用處，惟滄濱花影卷下有張蕙貞的圖像，大約不一定就是海上花列傳被沈小紅

拳翻的張蕙貞吧？圖後的十二短句像贊也是不著邊際的：『秋水橫波，春山蹙翠。顧影自憐，不飲似醉。小立雲階，相逢月地。暗捉香裾，悄呼小字。一枕遊仙，三春影事。紅燭夜深，長照花睡。』

我總疑心尹癡鴛就是作者自己，癡鴛二字與子雲爲疊韻雙聲，音極相近。並且海上花列傳第三十九回敘酒令以癡鴛所製作者爲最多，而韓子雲正是此中能手。顧公權寫論韓子雲的太仙漫稿云：『稿末附有酒令燈謎等雜作，無不俊妙，郡人士至今猶能道之。』

海上花列傳第五十三回稱齊韻叟作海上羣芳譜。按此書作者原題莫盛峯，顧曲詞人評花，小藍田，懺情侍者寫豔，大約這顧曲詞人就是齊韻叟，也就是沈仲復了。姚倩卿名列第二，大約是替李芋仙捧場的吧。袁翔甫和王紫詮也各有治游的記事。袁翔甫有海上吟，『專探韻語』；王紫詮有海陬冶游錄，『永既去之芳情，暮已陳之豔蹟。鴛鴦袖底，韻事爭傳。翡翠屏前，小名並錄。』

王紫詮的淞濱瑣話談豔上舉李氏姊妹花（湘齡、雲齡）事，疑卽指李漱芳和李浣芳。『自貴人遊西冷回，而湘齡病作矣，蓋懷珠遽隕也。自冬徂春，纏綿牀蓐。蘭摧玉折，促其芳齡。自來紅顏薄命如香齡者，其尤哉，其尤哉！雲齡貌雖不逮其姊，而憨態嬌姿，自足動人憐惜。貴人因眷香齡，遂及雲齡……雲齡年甫及笄，尙未破瓜。』

施公案考證

一般人每每先存了小說比戲劇早，戲劇多根據小說改作的觀念，於是以為施公案也是小說早於戲劇的了；實際是施公案戲劇比小說早得多。

一 試檢周明泰的道咸以來梨園繫年小錄，便知在道光四年（一八二四）慶昇平班戲目裏已經有了下列各戲：

連環套、霸王莊盜金牌、淮安府落馬湖、惡虎村拿謝虎、殺家婆、雙盜鏢、蚩蜡廟、左青龍、青烈圖、江都縣、可用存、光浮山。

一共十五齣，其中有十一齣全文保存在戲考裏：

連環套（一名卸馬，見第六冊）

羅四虎（即霸王莊後本，一名獨虎營，見第十三冊）

義旗令（即盜金牌，一名講堂鬪習，見第二十冊）

淮安府（一名雙盜印，又名北極觀，又名捉拿蔡天化，見第十四册）

落馬湖（一名望江居，見第六册）

惡虎村（一名三義絕交，又名三絕義，見第十三册）

茂州廟（即拿謝虎，一名訪拿一枝桃，又名日遭三險，見第十七册）

殷家鑿（見第十六册）

蚩蜡廟（一名捉拿費德恭，見第十二册）

河間府（一名拿郝文僧，見第三十一册）

洗浮山（一名拿雄深寇，見第二十三册）

其餘雙盜鏢、左青龍、清烈圖和江都縣，均未見傳本。按施公案九十七回本，一名施公清烈傳，故知清烈圖爲施公事；又施公乃江都縣人，故知江都縣亦演施公事。雙盜鏢與左青龍列在此外十三篇施公案一起，當亦爲施公案。戲考第三十二册另有北霸天，一名拿花得雨，爲慶昇平班戲目所無；施公案小說似亦未收入這個故事。

施公案小說原僅九十七回，一名百斷奇觀，魯迅所見者爲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本和光緒二十

年（一八九四）左右的續書九集。（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面三五一至二）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六面二十七云：

（一）施公案奇聞九十七回

存 清道光十八年刊本，光緒十七年鉛印三公奇案本，廈門文德堂刊小本，後題「嘉慶戊午三年新鐫」。

清無名氏撰，不署名。雖文理不通，大致仍以理詞訟爲主。

（二）續施公案三十六卷一百回（一名後施公案）

存 清光緒二十年坊刊本，光緒十九年上海珍藝書局石印本，四十卷，題清烈傳。

清無名氏撰，不署名。刊本有光緒十九年文光主人序「本鋪」云云。蓋書賈所爲。

按，施公案奇聞刊於一八三八，比慶昇平班的戲晚出十四年，所探者僅惡虎村一種；直到七十年後，（一八九四）方纔大量採取戲劇以入施公案續書。從這種年代的考察，我們可以斷定施公案小說在戲劇以後，小說是根據戲劇編輯的。

倘若我們以爲慶昇平班戲目只是一個孤證的話，那末我可以再舉出兩個證據來：其一是同治和光

緒初年的都司紀略都已有了施公戲的記錄，至少也比小說早出十四年，惟惡虎村是例外：

同治三年本	連環套	惡虎村	落馬湖	蚩蜡廟	獨虎營	霸王莊
光緒二年本	連環套	惡虎村	落馬湖	蚩蜡廟		
光緒六年本	連環套					

其二是藕紅臉譜的產生（劇學月刊四卷五期）的說明：

『小說的勢力，可以支配戲劇。戲劇的勢力，也可以支配小說。如清末說部施公案、彭公案之類，其中描寫的人物，面貌打扮，多與戲臺上相合。尤其是面部的描寫，有時竟與戲臺上的彩畫臉譜相同。這種風氣的確是受了戲劇的支配。而其時期，只能限於清末。蓋在戲劇盛行之後，民間對於戲劇印象太深。小說戲化，應時而生也。若前推若干年，絕沒有這種小說發現。』

從上面三個證據看來，我們可以確知施公案小說是較戲劇晚出的；因此下引戲考中樞老的考證的話就全都錯了，應該反過來說纔是：

『按施公案第五集中，施公在漕運總督任，摩天嶺余成龍盜去印信，藏在凌虛樓，由賀人傑用計盜回第六集中，蔡天化方始出現。黃關等至天齊廟會拿，均為蔡所敗，後在安東縣打擂台，施公聘

請萬君兆，協同捉獲。劇本以兩人并爲一人，兩事合爲一事，編排者任意拉雜，且改天齊廟爲北極觀，毫無取義。」（淮安府）

「按劇本事實，與說部施公案大有不同。落馬湖遇險，在擒獲毛如虎之後。殷家堡一節，不知在施公案第幾集中，無從翻閱。保全施公者，係總管張才，並無李大成其人。大約武場之劇，注重在熱鬧，編排者隨意點綴，反爲合宜，不必講求事實。觀劇諸君，諒能領悟斯旨。」（殷家堡）

「劇本所述，與說部上多有不同處。編排者點綴熱鬧，大率類此，不足爲怪。惟鄭州改易茂州，實屬費解。」（茂州）

「惟此劇所演，與傳載少有不同。」（義旗令）

「按施公案後集三十四回至三十七回所載，施公奉命至山東放賑，有紅土坡劇盜余六、余七二人，集合嘍囉，搶奪倉廩中糧米。賀天保指揮衆英雄，分路剿殺。施公親自督戰，黃天霸不離施公左右，獨任保衛。余六勇不可當，槍挑李俊，天保力戰許久，余六恐不能取勝，抖出飛爪。天保猝不及防，面門上已受大創，衆兵卒奮不顧身，上前擁護，回至倉廩。施公立傳官醫看治，奈傷勢沉重，已不可救。是時天保尙能開口，乃與天霸訣別，囑以照顧妻兒，須臾氣絕。天霸急於報仇，稟明施公，跟尋余

六，在衆中瞥見，隨手發一金鏢，余六受傷落馬，擒之靈前斬首。余七乘間脫逃，未曾拿獲云云。述說如此，與劇本中事實，及人名地名，兩相參看，絕然不同。編排劇本者，必欲如此之改頭換面，實不知用意之所在。」（洗淨山）

上面五節比較，應該說小說編者『必欲如此之改頭換面，實不知用意之所在。』但撇開時代先後問題，這種比較却仍是很有意思的。應該補充的是，『鄭州改易茂州』應作『茂州改作鄭州』，但茂州廟也用在別的地方，不曾棄掉。施公案第一百六十回回目的是鄭州躑訪一枝桃，第二百四十七回回目就是一枝蘭茂州廟遭擒。小說把一件事分化作兩件事了。小說中李大成也確有其人，載在第六十回，不過不是在殷家堡事件之後，而是在黑虎村事件之前。

施公案劇本與小說時代先後的問題，在考察施公案劇本的作者以後，或者更可以確定一些吧？吉水的近百年來皮黃劇本作家（劇學月刊三卷十期）云：

『沈子慶，浙江紹興人，爲某班武生，感豐間，頗負時譽，好聽平話。每戲畢，輒與其同儕，走書館，燈下烹茶，坐而環聽也。北京說平話者，有盲人，有不自盲者，皆習歌曲，以平話爲餘事，僅能至王公邸中說之，不能入市肆也；不自盲者則以此爲業，師弟父子，互相授受，如漢儒之說經，宋儒之講學，門戶至

嚴。凡袍帶如三國精忠，神異如封神，西遊，公案如三俠五義，五女七貞，各有專門，不得相溷。小慶聽施公案最悉，乃取以入劇，而於武戲所謂套子者，尤極精研。曾用宣和牌三十六張，編製惡虎村，至今梨園秉其遺規，開蕩以後，不用尋常連環，彌覺精整。傳之海上，莫能增損。其連環套一折，望之必有一場大戰，而忽以朱光祖盜鈎游說了之，折衝樽俎，止息干戈，使觀者目奪神搖，莫能測其變化，文章妙奪天工。小慶雖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唯羅四虎故事，平話敘某生妾，忍辱報仇，情節哀豔，小慶不探入獨虎營，蓋時無良日脚耳。駱馬湖或云原本已佚，大內索之急，或僞撰以進。今之所演，相傳非小慶之作矣。八蜡廟後段之天霸休妻，乃近人臆造，最可笑者，驛人御碑亭，竟以天霸當王有道，庸俗鄙惡，尤不足以爲小慶之奴。小慶卒才五十餘，其所作劇則盛傳。小慶子全，習老生，爲譚鑫培得力配脚，梨園稱沈三先生。」

以上所舉惡虎村、連環套、獨虎營、駱馬湖和八蜡廟都是沈小慶作的。八蜡廟後段天霸休妻，戲考不載。照此段所載，則咸豐年間，沈小慶方以武生著名，施公案劇又作於「戲畢」聽書之餘，與道光四年慶昇平斑戲目不合。但即使作劇年代移至咸豐（一八五一——一八六一）也至少要比續施公案成書的年代（一八九三）早三十幾年。

吉水文中又說起施公案的改作者史松泉，他的改稿現存中華戲校；未見原稿，不知內容如何。吉水爲史松泉作傳云：

『史松泉本浙之會稽人，入宛平籍，充戶部書吏，久不得志，尙書潘祖蔭一日到部，官吏均未集，惟史獨在。潘呼與之語，大喜曰：「吏胥中乃有此材耶！」由是信任之，侍郎孫貽經劾其罪，乃坐遣戍。後釋還，日與諸伶遊，以梨園所演施公諸劇，未盡善美，乃別撰施公案，以授俞潤仙，遲韻卿排演之。又作戰郢城劇本，以正舊有反昭關、臥虎關之譌，或有謂戰郢城卽臥虎關者，蓋未詳考。史歿，其施公案稿爲其壻樂均所得，以贈中華戲校。又一分，在浙人顧史傑家。諸伶人如李順亭、余玉琴、劉春喜，皆與史善。每談其佚事，輒眉飛色舞，謂可作一部小說云。』

按，余玉琴生於同治六年，史松泉改作施公案當在同治六年以後了。現在我們可以把上面所說，列成一個簡單的表：

一八二四 慶昇平班戲目已列連環套、落馬湖、惡虎村、八蜡廟、羅四虎、霸王莊等十五種皮黃戲目。

一八三八 施公案九十七回出版，其中有惡虎村故事。

一八五一——六一 沈小慶作惡虎村、連環套、獨虎營、駱馬湖、八蜡廟等。

一八六四 連環套、惡虎村、客馬湖、八蜡廟、獨虎營、霸王莊等時常上演。

一八六七以後 史松泉改作施公案戲劇。

一八九三 續施公案出版，連環套、落馬湖、八蜡廟、獨虎營、霸王莊等故事均搜羅在內。

即使道光戲目不可靠，也只有惡虎村是小說在戲劇之前，其餘均在戲劇之後。觀此簡表，即可明白。茲再略選施公案回目，以爲證明：

惡虎村 第六十四回，惡虎莊遇寇，聚義廳報仇；第六十五回，見驃夫馱轎心驚，越牆找尋施縣主；第六

十六回，鏢死黃天虜，自刎僕天雕。

洗浮山 第一百二十四回，賀義士力追于六；第一百二十五回，飛山虎被抓亡身。

羅四虎 第一百四十四回，喬四怒激羅似虎，惡霸拷打施大人；第一百五十四回，惡閻王羅四正法。

茂州廟 第一百六十回，鄭州躑訪一枝桃；第一百六十二回，天霸追謝虎中鏢。

義旗令 第二百五十回，中途遇盜又失金牌；第二百五十八回，鳳凰嶺黃天霸聯姻。

落馬湖 第二百八十五回，落馬湖施公被難，陰山洞張才設計；第二百八十六回，褚家莊天霸送信，說

來店張才陳辭；第二百八十七回，張才設計救施公；第二百八十八回，落馬湖衆寇伏誅。

蚩蝟廟 第三百零五回，淮安府鄉民告狀，蚩蝟廟巨寇行兇；第三百零九回，張桂蘭巧拿費德基。

淮安府 第三百五十三回，中要害蔡天化成擒。

連環套 第三百八十八回，爭勝負竇耳墩定期；第三百九十回，朱光祖問路斬吏夫；第三百九十一回，

盜雙鉤初進連環套；第三百九十三回，施神勇英雄盜雙鉤；第三百九十六回，黃天霸決計索御馬；第三百九十九回，黃天霸活捉竇耳墩，衆英雄大鬧連環套。

觀上列回目，可知僅惡虎村在初集九十七回內，其餘如洗浮山、羅四虎、茂州廟、義旗令、落馬湖、蚩蝟廟、淮安府、連環套等均在九十七回以後，殷家堡事亦在第三百二十餘回中，有三打之說，與戲劇不同，按劇情乃在落馬湖之前；至河間府一事，載第一百五十五、六、七回，但所捉的是一撮毛，並不是蔡天化，按劇情即緊接於惡虎村之後。北霸天一劇，似未被採入說部，亦未入道光戲目，大約是較晚出的擬作。

連環套戲劇，以朱光祖遊說與竇耳墩還馬結局，與小說活捉竇耳墩者不同。小說竇耳墩想要戕害黃三太一家，並未成事，也不及戲劇黃天霸蒙冤來得動人。據小說考證附錄所引關名筆記，則竇二墩確有其人，盜御馬也確有其事，並且他還是一個革命的志士，乃史可法、張蒼水部下士的孫培。嘗云：「三戶亡

秦，我則不能博浪一椎，庶幾有當！」盜御馬不過是給康熙一個警告而已。

施公亦實有其人。清陳康祺燕下鄉墜錄卷四（小說考證誤作郎潛紀聞，此二書均陳作，有筆記小說大觀第四輯本）云：

「少時，即聞鄉里父老言施世綸爲清官。入都後，則聞院曲官詞，有演唱其政績者，蓋由小說中，刻有施公案一書，比公爲宋之包孝肅，明之海忠介，故俗口流傳，至今不泯也。按公當官，實廉強，能恤下。初知江南秦州，值淮安下河被水，詔遣兩大臣督堤工，從者驟騷閭里，自其不法者治之。湖廣兵變，援剿官兵過境，沿途攘奪。公具芻糧以應，而令人各持一梃，列而待，有犯者治之，兵皆斂手去。守揚州、江寧，所至民懷，以父憂去，乞留者萬人，不得請，乃人投一文錢，建雙亭於府衙前，名一文亭，累遷督漕運，奉命勘陝西災，全陝積貯多虛耗，而西安鳳翔爲甚。將具疏，總督鄂海，以公子知會寧也，微詞要挾，公笑曰：「吾自入官，身且不顧，何有子！」卒劾之，鄂以失察罷。公平生得力，在「不侮鰥寡，不畏強禦」二語，蓋二百年茅檐婦孺之口，不盡無憑也。」

另有施公洞庭傳，把黃天霸寫成一個極不重要的人物，完全不會受到戲劇的影響。

蕪紅所說，小說依戲劇的臉譜敘述，可舉施公案第三百八十七回形容寶二墩的一段爲例：「五色臉，

凹眼晴，尖鼻樑，掃帚眉，頰下一部紅鬚，實是和貌狻獠，窮兇極惡；身穿一件洒花直掇，脚踏粉底烏靴。」

前面我說北霸天是擬作，因為牠是從一個型範裏出來的，即如老樞所云，「事實之大同小異，不一而足，往往引（一）「一盜魁搶奪婦女起點，」（二）「演至盜魁或殺或擒，即為終場。」」

這樣公式的戲，實在味如嚼蠟，無怪乎連環套要算是最出色的戲了。惡虎村、落馬湖、義旗令、洗淨山也算是比較還好的。殷家堡、河間府次之。最壞的要算下列表中的這五種：

劇名	強盜名	被劫者	官方對手	強盜結果
羅四虎	羅四虎	武舉楊忠之妹	黃天霸等	被擒
蚩蜡廟	賈德恭	武舉梁大剛女	褚彪等	被擒
淮安府	蔡天化	(婦女多被害)	賀人傑等	被擒
茂州廟	謝虎	周榮女蔣旺妻	計全等	(劇未完)
北霸天	花得雨	喬翠娥	黃天霸等	被擒

刻學月刊四卷七期載淮安府曲譜，全用南北曲，即新水令、步步嬌、折桂令、江兒水、雀兒落、沽美酒等，與戲考用鬥鷄、么篇、菩薩蠻者不同，前者詞句亦較後者為繁。

施公案只是一部英雄幫助官方殺強盜的戲，而這官方却又是滿洲人的治下；比起元朝寫李逵戲劇的高文秀，寫水滸的羅貫中，殺強盜反抗官兵，相差得很遠。元朝的通俗文學作家希望有一般英雄出來，把蒙古異族趕出去，而清朝的通俗文學作家却只知道做異族的奴才。水滸精神早已消失，其間相去不可以在道里計。施公案是與七俠五義、彭公案之類一樣的，沒有多大值得稱道的地方。本文只是客觀的說明這在我國老百姓間佔據了一百多年的勢力的施公案戲劇和小說發展的經過而已。

中國小說史家的魯迅先生

戰士魯迅死了：關於紀念這樣一個努力與封建思想奮鬥的作者，是應該側重於他的思想方面的。但我做這工作，能力還不夠，所以只好略談他在中國小說史方面的成就。蔡元培輓聯云：「著述最謹嚴，非徒中國小說史」而我只能誠實地就我所比較知道一點的來說，實是慚愧。但我以為，單獨地以我這篇短文來紀念魯迅是不對的，把我這篇短文放在幾篇論魯迅的創作、思想等文字的後面是應該的。因為魯迅對於中國小說史的研究，實有很大的功績，正不容我們忽視。我們應該各就所知，從各方面來看魯迅。

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是現有的三數同類書中最好的一部，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比他寫得更好的。今年已有日本增田涉的譯本。此書初版於一九二四年，曾經增訂兩次：一次是一九三〇年，添上元刊本「全相評話」（世界文庫今年將刊印一部分）水滸傳諸本（商務刊有一百二十回本，李玄伯刊有百回本）以及「三言」（世界文庫已刊警世通言與醒世恆言，惜古今小說抄本已燬於火）的敘述；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也就是去年，把品花寶鑑的作者陳森書改為陳森，又把花月痕的作者魏子安改為魏秀仁。因為他

發現了作者的手稿梅花步傳奇自署毗陵「陳森」故疑「書」字誤衍。對於花月痕的發現尤大，原來他買到一部謝章铤的賭棋山莊文集，其中有一篇魏子安墓誌銘（似曾載入新版小說舊聞鈔最近孔另境在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小說史料併收之）說起子安是號，秀仁方是名。銘後附有魏秀仁的著作目錄，凡三十三種，八十卷。我希望將來魏秀仁的著作能夠逐漸被我們發現。

輔翼中國小說史略而行的是小說舊聞鈔，這部書比蔣瑞藻的小說考證要好得多。第一，蔣氏的書雖名為小說考證，實際上是連戲曲的考證也放在一起。並且隨得隨刊，檢查不便。例如，三國演義既見於正編，又見於拾遺，復見於枝談。而小說舊聞鈔却是只錄小說考證，不取戲曲考證，並且合為一本，不是前後散見的。第二，蔣氏抄綴，常任意更改字句；有時原書易得，也去抄錄第二道手的引文。魯迅則均取原書校正字句，且多新的考證錄出。如果原書易得，就不殫煩地再去翻檢原書。例如關於水滸，俞樾的茶香室續鈔曾經兩次引到周亮工的因樹屋書影，蔣氏引前者，魯迅便改引後者。又如關於英烈傳，蔣氏引茶香室續鈔，魯迅便把牠的娘家七修類稿找了出來。又如，關於西遊補，蔣氏只用缺名筆記，魯迅則把這筆記所引用的原書朱彝尊的明詩綜和鈕琇的觚賸續編用了上去。又如，關於女仙外史，蔣氏引通俗編刪去開首幾行，魯迅却將全文補足。凡此諸點，都是魯迅勝過蔣氏的地方。

關於小說的輯錄，魯迅有唐宋傳奇集和古小說鈎沈。前者分辨偽作，考證源流，用力極勤。一向我們看慣了唐人說部，以爲邢鳳和沈亞之之乃夢游錄的篇名，而作者是什麼任蕃，不知邢鳳卽異夢錄，沈亞之卽秦夢記，均爲沈亞之所作，見存沈下賢集，連可靠的太平廣記關於此兩篇都只選用第二道手異聞集，或異聞錄，他更無論矣。我們又以爲虬髯客傳乃張說作，枕中記乃李泌作；不知前者的作者實爲杜光庭，後者的作者實爲沈既濟。我們復以爲楊太真外傳、梅妃傳（託名曹鄴）、開河記、迷樓記以及海山記（最後三種均題韓偓）都是唐人作的，不知實乃宋人所作。經魯迅考訂以後，方纔撥雲霧而見真相。

古小說鈎沈是常在我懷念中的一部書。記得魯迅以前曾寫給小峯，說是不願給北新印，出這部書是「賠本無疑」，想交給廈門大學，後因辭職赴廣州中山大學，這事便擱了起來。去年鄭振鐸編印世界文庫，第一集目錄中有此書，但第二集中仍無此書。我希望許廣平女士能將此稿整理出來設法付印，此書的讀者雖不多，我相信對於中國小說史的研究上，必有很大的貢獻。雖然我們已經有了鄧嗣禹的太平廣記篇目及引書引得，那是仍舊不足饜我們之望的；因爲鄧嗣禹的「引得」只以太平廣記爲本位而「鈎沈」其他「說部」等書均未涉及，而魯迅却是以小說爲本位而作橫的輯集的。

中國小說史略出版的那年，我在長沙嶽雲中學教國文，我所買的初版本是黃色封面，分上下兩冊，作

兩次出版的當時校中的同行同事張先生，是北大畢業的，曾聽過魯迅的這個課程，他說：「魯迅先生教中國小說史，聽講的人很多，跑來揩油的也不少。大約他只講二三十分鐘便下課，但他說得非常扼要，並且很有風趣，聽他課的人每課都要大笑兩三次。」當時語絲還不會出版，而魯迅的幽默和諷刺之名，已經傳遍遐邇了。

最近我時常翻閱魯迅的這三部書——中國小說史略、小說舊聞鈔以及唐宋傳奇集，並且也時常念念不忘於古小說鉤沈。我想按照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上所精選的幾十部小說來詳細閱覽探討，至今只寫成一部小說閒話，本想請魯迅題簽，不料他却去世了。我曾經寫信給專研平話小說的長澤規矩也說：「魯迅逝世，不勝哀悼，從此中國小說史研究者又弱一個。」我希望他在紀念平妖堂主人馬廉以後，再在書誌學上紀念中國小說研究者的第二次的損失。

中國小說史料

本書孔另境編，中華書局印行，採錄宋元明清各家筆記中有關小說的部分，同時也把蔣瑞藻的小說考證和小說枝談以及魯迅的小說舊聞鈔所採集的收進去。所以，只是爲了研究中國通俗小說，那末，這部中國小說史料實是最方便且也比較完備的。

本書把小說舊聞鈔幾乎全部收了進去，所未收的只是一些按語以及下列幾種類似筆記的小說：燈新話、窮燈餘話、聊齋志異、夜譚隨錄、耳食錄、閱微草堂筆記以及六合內外瑣言。

蔣瑞藻搜集小說和戲劇的考證至勤，惜過蕪雜，舉凡雜劇、傳奇、翻譯小說、彈詞、皮黃戲，一切都放在小說考證、小說考證續編、小說考證拾遺（現在這三部書已經合訂一本）以及小說枝談裏面。全書一共八本，通俗小說部分材料遠不及戲曲，恐怕最多只佔兩本，零零落落散載各冊內，檢查極爲不便。孔另境把重要的都已收入中國小說史料；無關緊要的則不採錄。

倘若只想粗略地看看「中國通俗小說史料」那末有了孔氏的這本書，蔣周二氏的書便都可以不

備了。

孔輯的優點有三：一乃紅樓夢材料特多；二即烏程（湖州）三大小說家的材料多探光緒烏程縣志爲他書所未有。所謂烏程三大小說家，即編拍案驚奇的凌濛初，作後水滸的陳忱以及作西游補的董說。董說的董若雨詩十一卷、文三卷、前集三卷、寶雲詩集六卷、禪樂府一卷，近有吳興劉氏嘉業堂校刻本，小說家之有集子者，二吳（射陽先生文存的作者吳承恩和文木山房集的作者吳敬梓）現已不能專美了。三即三言二拍與繡榻野史的增輯，爲以前所未有。

但孔輯也略有可議之處：

（一）劉公案疑爲唱本。劉公案我僅見有唱本，以七字句爲主，間有十字、九字和八字者，但並不多見，也有一小部分說白，與唱句相間而行。蹦蹦戲中黃愛玉上坟即從此出。孔輯並收劉公案考證，引解波的小說話。雖云「說劉文清相國事」，實則說唱兼施。如果真是只有唱本，似不宜闖入小說之內。查孫楷第的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亦無此書名。

（二）南花小史疑非小說。孔輯又收南花小史，我疑心不是文明小史的親屬，而是情天外史（張次溪輯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本）的遠房本家。據孔氏所引說夢看來，則南花小史乃倪慧珠次子所作，「羅列

郡中美少，次其等第，每人以一花配之，各有論贊。」所異者，不過情天外史是專評俗人的，而南花小史則是評衡讀書人之類的。

(二) 骨董瑣記多出抄綴，孔輯不錄蔣氏自撰的花朝生筆記和缺名筆記，體例甚嚴，但鄧文如的骨董瑣記不過是一部述而不作的書而已；換句話說，鄧氏此書只是較早的「中國小說史料」他自己即使有幾句見解，也只是魯迅的「按語」之類。祈禹傳條引骨董瑣雜說，便不必再引骨董瑣記；因為骨董瑣記就是節引骨董瑣雜說的其他能引原書的最好也都引原書。

(四) 漏列重要小說數種。歧路燈近有郭紹虞標點本。此書與齊公傳在小說考證上都有筆記採錄，似應增補。至於不收老殘遊記和孽海花也不知何故。此二書雖較已收的官場現形記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遲出數年，究竟也是在民國以前所出版的，以斷代爲史而論，似也不應遺漏。

關於繡榻野史及其作者呂天成，我在太倉新奏卷五裏見有王伯良哭呂勃之散套的序跋。序云：

「吾友鬱藍生呂勃之氏，翩翩佳公子也。賦資穎妙，兼解曲理。所賦豔詞，流布海內，可數十種。率斤斤功令，稱松陵衣鉢高足。」

跋文則提到繡榻野史。

「勤之工於詞曲，予唯見其神劍記、譜陽明先生事，其散曲絕未見也。當爲購而傳之。伯良曲律中，盛推勤之，至並其所著繪楊野史、開情野史（別傳之誤）皆推爲絕技。余謂勤之未四十而夭，正坐此等口業，不足述也。」

這兩段並沒有多大道理，但也不妨看看，所以便抄下來獻給孔另境先生。

關於如意君傳，有日本寶曆十三年刊本，文非白話，市上稀有，近印木活字印本，此書全稱爲則天武后如意君傳，一名闡娛情傳。

中國笑話提要

一 邯鄲淳的笑林

最早的兩部中國笑話書是後漢邯鄲淳的笑林和隋侯白的啓顏錄；前者有玉函山房輯逸書輯本，後者有續百川學海本。

這兩部書中最可注意的是「呆女培故事」。笑林裏有一條云：

「有癡培，婦翁死，婦教以行弔禮。於路值水，乃脫鞵而渡，惟遺一鞵。又視林中鳩鳴云：『噶噶，噶噶』而私誦之，都忘弔禮。及至，乃以有鞵一足立，而縮其跣者，但云：『噶噶，噶噶』。孝子皆笑。又曰：『莫笑莫笑，如拾得鞵即還我！』」（癡培）

這樣的故事，與現今所傳的雖不甚相類，也可以稍微找到一點影子。渡水失鞵變成了河邊放鴨，失鴨而拋鴨蛋，追之；學鳥叫變成了學說：「一鳥入林，百鳥壓音。」（均參看林蘭呆女培故事）而「如拾得鞵即還我」又使人不禁想起「你在雲端裏會否看見我的褲子。」（參看笑林廣記）啓顏錄中的一則已

由魯迅錄在中國小說史略裏，此處不贅。

二 侯白的啓顏錄

啓顏錄是否爲隋侯白所作，頗是一個疑問。其中如李勣、李榮、合狐德榮、崔行功、邊仁表、長孫玄同、松壽、封抱一、鄧玄挺、竇曉、杜延業……等多篇均敘唐人事。但侯白在隋朝就死了，他未及見唐代的成立，又怎能寫到唐代之事呢？侯白曾受隋文帝之命，於祕書修國史，後食五品祿，月餘死。正史上原是說得明明白白的。續百川學海和談生堂餘苑都說這是宋劉壽所作，時代又似過遲；或者這是唐人託名侯白的吧？並且，啓顏錄題作侯白作，其中却有許多條記載侯白的故事，亦頗可疑。侯白自稱，不稱爲「我」，而用第三者的口氣稱爲侯白，像是於理未通。

啓顏錄中並非盡爲創作，也有輯錄的，像優旃和曼嬰的故事便是從史記等書上錄下來的。世說新語許也是啓顏錄的一個源泉。

啓顏錄所記多有真實姓名和時代，不像笑林那樣的更近於民間故事，因此文字也不及笑林那樣的樸實。但其中也略有還不錯的，例如口吃人云：

「隋朝有人敏慧，然而口吃。楊素每閑悶，即召與劇談。嘗歲暮無事對坐，因戲之云：『有大坑深一丈，方圓亦一丈，遣公入其中，何法得出？』此人低頭良久，乃問云：『有梯出否？』素云：『只論無梯，若論有梯，何須更問？』其人又低頭良久，問云：『白白白日，夜夜夜夜地。』素云：『何須云白日夜地，若爲得出？』乃云：『若不是夜地，眼眼不瞎，爲甚物入入裏許？』素大笑……又問云：『計公多能，無種不解。今日家中有人蛇咬足，若爲醫治？』此人即應聲報曰：『取取五月五日南牆下雪塗塗即即治。』素云：『五月何處得有雪？』答云：『若五月五日無雪，臘月何處有蛇咬？』素笑而遣之。」

此則寫得頗傳神，千數百年後猶如聞其聲。其他就大多帶有方巾氣了。

三 說郭裏的笑話集

說郭裏選有專輯笑話的集子數種：

(一) 軒渠錄 見卷七。呂居仁編。

(二) 諧史 見卷二十三。宋沈徵著。其選八篇。沈徵爲書人，第一篇即爲書事，欲枕集裏的評話雪川蕭

琛貶霸王，卽敘此事。此書不全，是笑話，倒是普通的故事較多，名爲諧其實不諧，其定名大約與沈起鳳的諧鐸和吳均的續齊諧記是一樣的。書中所說，不是義僕，就是節婦，都不屬於笑話的範圍，祇有最後兩篇「打是不打」和「我來也」可以算是笑話；嚴格的說，最後一篇算作笑話，也是極其勉強的。古今說海亦收此書，也是八篇，有幾篇少了最後幾句話，不及說郭本完備。

(三) 羣居解頤 見卷三十二。唐高擇著。原書三卷，此處共錄十八篇，篇各有題。見屈原、卷耳、史思明詩、重婚、嶺南風俗、優人滑稽等六篇，常被後來的五雜俎、笑錄等書裏選了進去。史思明詩在五雜俎第四十八篇裏竟變作安祿山的詩了。羣居解頤的原句是：「安祿山敗，史思明繼逆至東都，遇櫻桃熟，其子在河，北欲寄遺之，因作詩同去。」五雜俎却是：「安祿山好作詩，以櫻桃寄其子，作詩云云。」優人滑稽又見唐高彥休的唐闕史。

(四) 拊掌錄 見卷三十二。元軼然子輯。下節詳論之。

(五) 絕倒錄 見卷四十四。宋朱暉著。共錄三篇。第三篇養脾丸是常被笑話編輯者選進去的。

(六) 開顏集 宋周玘輯。共錄六篇，大都是漢以前著名的笑話。晏子春秋裏的橘化爲枳，韓非子裏的鄭人買履，史記裏的優旃，戰國策裏的不死之藥（原引韓子）等四篇，都被近人方成的歷代滑稽故事選

集選了進去。

(七) 遊謔集

宋天和子編。共錄八篇。第六篇就是羣居解頤裏的重婚。第一篇劉備禁酒的故事，原見

陳壽的三國志。

四 輾然子的拊掌錄

輾然子的拊掌錄可以在元陶宗儀的說郛卷三十二和明陸楫的古今說海申集裏看到。但兩種本子祇有八篇是相同的；說郛本有十六篇是古今說海本所沒有的，下面都注出「此條未見」字樣。古今說海本則有二十六篇是說郛本所沒有的，所以兩種本子併湊起來，一共可以得到整整五十篇笑話。兩種本子的體例也不同，說郛本每篇都另列題目，古今說海本是有沒有題目的。

這部書也是輯錄的性質。序云：「東萊呂居仁先生作軒渠錄，皆記一時可笑之事。余觀諸家雜說中，亦多有類是者。暇日哀成一集，目之曰拊掌錄。不獨資開卷者之一笑，亦足以補軒渠之遺也。延祐改元立春日，輾然子書。」可見此書是「哀」「集」「諸家雜說」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為「說郛載此書，題為宋元懷」，便斷定輾然子是宋人元懷的自號。但明本說

郭也只書作元口口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云，或許是指的清順治丁亥姚安陶廷所編的錯誤百出的本子吧？所以我認爲提要的話是不可靠的。我以爲驟然子該是元朝人，至早不過是宋末元初人，證據有二：（一）明本說郭題爲元人所撰。（二）自序的年代明書「延祐改元」，延祐是元仁宗的第二個年號，延祐元年是一三一四年；宋亡於一二七九年，拊掌錄編於宋亡後三十餘年，編者眼見宋元的推移當然是可能的。至於書中宋代事而不書宋，也有一個解釋：因爲宋代事都輯自宋代的筆記，照樣直書，所以便不加宋字；況且身既爲宋遺民，在元代不以爲自己是元人，宋字就更可不寫了。

謝肇淛的五雜俎頗多與本書相同者，例如說郭本第二篇講論語是五雜俎的第四十四篇，第十六篇置帽僧頭是五雜俎的第一百二十三篇，第十九篇換羊書是五雜俎的第九十三篇，第二十四篇賦詩是五雜俎的第四十九篇。說海本也有三篇是與五雜俎第十六、一百十五、一百二十二等篇相同的。在這相同的七篇中，也許有一部分是五雜俎間接取之於拊掌錄的吧？

拊掌錄第十三篇禽言到了江進之的手裏，却變成雪壽小書的形式而出現了。茲并錄二篇於次，藉以考見笑話的轉變：

王荆公嘗與客飲，喜摘經書中語作禽言令。燕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久之無酬。

者。劉貢父忽曰：「吾摘句取字可乎？」因作鵝鵠令曰：「沾不沾，沾。」坐客皆笑。（拊掌錄）

公冶長解禽言。一時孔子聞鳩啼曰：「此何云？」答曰：「他道：『觚不觚。』」又聞燕語曰：「此何

云？」答曰：「他道：『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雪濤小書）

王荆公、劉貢父一變而爲孔子、公冶長，煞是有趣。

五 艾子二種

顧氏文房小說裏收有蘇軾的艾子雜說，古今說部叢書裏收有陸灼的艾子後語——這兩卷笑話書已經萬曼、陳登元等介紹過。我找到其中有三條是兩君所不曾提到的重要笑話，謹介紹如次。

艾子雜說裏有一條爲後來笑林廣記貪各部裏四臟所本：「艾子好飲，少醒日。門人相與謀曰：「此不可以諫止，唯以險事休之，宜可誠。」一日，大飲而嘔。門人密抽瓮腸致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猶可活，况有四耶？」」

艾子後語裏有一條爲馮夢龍笑府愁文王（周氏選本而七九）所本：「艾子講道於羸博之間，齊魯之士從之者數十百人。一日講文王姜里之囚，偶赴宣王召，不及竟其說。一士快快返舍，其妻問之曰：「子日

聞夫子之教，於歸必欣然，今何不樂之甚？」士曰：「朝來聞夫子說周文王，聖人也。今被其主殷紂囚於羑里，吾憐其無辜，是以深生愁惱。」妻欲寬其憂，姑慰之曰：「今雖見囚，久當放赦，豈必禁錮終身？」士嘆息曰：「不愁不放，只愁今夜在牢內難過活耳！」

艾子後語裏還有一條與笑林廣記殊粟部裏的買醬醋略近似：「艾子有孫，年十許，庸劣不學，每加棰楚而不悛。其子僅有是兒，恆恐兒之不勝杖而死也，責必涕泣以請。艾子怒曰：「吾爲若教子不善耶？」杖之愈峻，其子無如之何。一日雪作，孫搏雪而嬉。艾子見之，褫其衣使跪雪中，寒戰之色可掬。其子不復敢言，亦脫其衣跪其旁。艾子驚問曰：「汝兒有罪，應受此罰，汝何與焉？」其子泣曰：「汝凍吾兒，吾亦凍汝兒。」艾子笑而釋之。」

六 五雜俎裏的解頤部分

選輯笑話較早而且廣博的，要算宋李昉等的太平廣記。有以下各卷：

卷二百四十二	謔談類	遺忘類	計一卷	卷二百五十三至卷二百五十七	嘲諷類	計五卷
卷二百四十五至卷二百五十二	詼諧類	計八卷	卷二百五十八至卷二百六十二	噱部類	計五卷	

一共是十九卷，每條都註明出處。但明代所輯的笑話反而不註出處了。如趙南星的笑贊、鍾伯敬的諧叢、江進之的諧史，都是如此。那末謝肇淛的五雜俎卷十六的解頤部分當然也不是例外。此卷計錄笑話一百三十則。開端有云：『詩云：「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古今載籍，有可以解頤者多矣。苟悟其趣，皆禪機也。略錄數端於左。』可見此卷是「錄」自「古今載籍」的。

我現在窮數日之力，把所見到的出處錄在下面；惟讀書有限，祇能查出半數；還有一部分不會查到，這是希望讀者諸君補充的。號碼代表原來的篇次：

因話錄	唐	趙璘	12 29 86 87	白頤髓	宋	張仲文	2
東軒筆錄	宋	魏泰	3 33 91	瑯嬛記	元	伊世珍	4 (並見諧笑錄)
事實類苑	宋	江少虞	5	朝野僉載	唐	張鷟	6 (並見耳目記)
稗史	元	仇遠	7	澠水燕談錄	宋	王闢之	19
耕餘博覽		佚名	11	艾子後語	明	陸灼	18 77 78 79 80 81 82 83
北夢瑣言	宋	孫光憲	28	冷齋夜話	宋	釋惠洪	16 20 45
				大唐新語	唐	劉肅	17 62
				笑林	後漢	邯鄲淳	14 (並見艾子雜說)
				封氏聞見錄	唐	封演	21
				清言	明	屠隆	22 58

此外則第十三、四十一、四十二則見於明馮夢龍的廣笑府，第二十四、九十四則見於同人笑府，第四十、一百

歸田錄	宋	歐陽修	31 89 90 92	羣航記談	宋	佚名	70
墨莊漫錄	宋	張邦基	35 (並見揮麈餘話)	艾子雜說	宋	蘇軾(?)	76 115
國史補	唐	李肇	38 64	倦進雜錄		佚名	88
東坡志林	宋	蘇軾	40	侯鯖錄	宋	趙令時	90 106
拊掌錄	元	韞然子	44 49 122 120	御史臺記	唐	韓琬	95 118
鐵圍山叢談	宋	蔡條	52 100	墨客揮犀	宋	彭乘	96
東南紀聞	元	佚名	56	齊東野語	宋	周密	102
三國志	晉	陳壽	60	問答錄	宋	蘇軾(?)	107
啓顏錄	隋	侯白(?)	61 84 85	老學庵筆記	宋	陸游	108
羣居解頤	唐	高擇	63	雞肋篇	宋	趙崇鈞	109
凍水紀聞	宋	司馬光	71	畫漫錄	宋	張舜民	111
				(並見邵氏聞見錄、明道雜誌、澠水燕談錄等)			
				道山清話	宋	佚名	115
				夢溪筆談	宋	沈括	124 128

十三則見於明李卓吾的笑倒，第四十八則見清窩退居士笑笑錄引，第一百零一則見松窗雜記，第一百四十四則見清徐鉉詞苑叢談引。上面這一個表可以使我們知道哪一些書裏藏着笑話，因此作進一步的探討，也許對於笑話研究者是有用的。清窩退居士所輯笑笑錄和近人楊汝泉的滑稽故事類編，大半皆註明出處；惟頗隨便，不註明出處的也有不少，讀者深感不便。最好的要算近人胡山源的幽默筆記和方成的歷代滑稽故事選集，可說是每一篇都註明出處的；胡著搜羅既廣，又有用書提要，其意至善。

七 笑府與廣笑府

新近襟霞閣的刊本廣笑府出版，我使取此書與周作人的苦茶庵笑話選（北新版）第一分笑府對讀。笑府是馮夢龍所編的，但周先生也不會看見原書，所根據的祇是兩種日文的本子。周先生的序文云：『笑府原本十三卷，題墨憨齋主人撰。墨憨齋是馮夢龍的公開的筆名。……他所編古今談，既集史傳笑談之大成，至清初爲人刪改，名古今笑，或古笑史，有李笠翁的序文。笑府則純係假作，以譏笑爲目的，二者的異同正猶傳說之與童話焉。笑府後改編爲笑林廣記，原本遂不傳，今所知者惟大連滿鐵圖書館云有一部，亦未得見，今但以日本刻選本二種爲依據，其一有二卷，一祇一卷，題風來山人刪譯。風來山人爲十八世紀日

本天才作家譯雖未知真僞，但其聲名正足與墨憨抗衡，故書坊遂取用之，亦未可知。二本內容多不同，今參酌抄錄。『可惜古今談概，笑府的兩種譯本以及笑府原本，我都無緣見到，否則，我的比勘工作必能有個肯定的論斷。』

廣笑府十三卷，附錄謎語一卷。除第七、九、十一、十二等四卷沒有與笑府選字句完全相同者外，其餘九卷大都是上半部爲笑府選所未收，下半部見於笑府選。今開列於後：

卷一 儒箴四十九篇 後二十三篇相同

卷二 官箴二十七篇 後八篇相同

卷三 九流二十三篇 後十二篇相同

卷四 方外十五篇 後四篇相同

卷五 口腹六十八篇 後三十篇相同

卷六 風懷二十四篇 後十篇相同

卷八 尙氣二十五篇 後九篇相同

卷十 嘲諷四十一篇 後二十七篇相同

卷十三 雜記九篇 後二篇相同

以上卷一的「後二十三篇」中有兩篇（第三十一篇和第三十四篇）在笑府選中各為二篇。故實為「二十五篇相同」。又卷八的「後九篇」是指第十三篇到第十七篇和第二十二篇到第二十五篇，其中有四篇是不算在內的。照上表看來，我頗疑心廣笑府是笑府的改裝，每卷前面，加上一些別的東西。其中有些是從較古的笑話書如艾子等搜集下來的，且多人名地名，牠與後半的分別，正如周先生所說，「猶傳說之與童話」。

笑府選也有一部分是廣笑府裏所沒有的。笑府選計一百七十八篇，除與廣笑府相同者一百三十七篇外，尚存五十一篇；這五十一篇中，再除去同義異文的七篇（下面詳較）實得四十二篇，名稱如後（號碼指篇次）

18 謝周公	39 咬牙關	49 不留客	71 紅燈上賬	78 屁股麻	87 竊鼻狗	90 氣球
91 路上屁	104 海獅	107 合着靴	109 合種田	110 磨刀	118 恍惚	119 善忘
121 問姓	124 問令尊	126 出轡頭	131 賢馬	132 呆婿	133 鐘	134 李三老
135 凍冰	137 藏鋤	138 認鞋	141 守楊竿	143 凳脚	144 毡帽	150 性畏水
151 換馬	152 射虎	154 牛死	155 鹽豆	161 倒看	164 跌	166 借戶
167 無被	168 關門	169 偷裙	170 賣鍋	171 父各變	172 爲小失大	176 千里馬

下面七篇是同義異文的笑話，現在一一對照於後：

廣 笑 府

館東喪妻，託教讀作祭文，教讀按古本誤抄祭妻父文，與之館東怪而問之，教讀曰：「我買刊本已定，誰教你家錯死了人！」

——錯死人，面八

僧人犯罪，官令役夫押解醒所，途受犯會賂賄，至夜，僧潛以酒，同其醉睡，因削其髮而逃，役夫酒醒，忙索犯僧不見，及捫自首，禿而無髮，大驚呼曰：「和尚猶在，我却何處去了？」

——財酒誤事，面四六

一鄉人走販大部，其妻囑買小梳，時新月在天，因指月爲記，免致遺忘，鄉人臨歸，值月半，舉頭見圓，乃照樣買一鏡，同入門，妻取出一照，不知是自影，使發怒曰：「你不勞動，在外漂蕩，取妓女回來！」妻母聞聲，急取一照，不知是自影，乃大叫曰：「果如是漂蕩，如何連老處婆也帶來！」

——處婆，面八三

笑 府 選

一人喪妻，母，託館師作祭文，乃按古本誤抄祭妻父文，與之其人怪問，館師曰：「此文是刊本定的，如何得錯？只怕倒是他家錯死了人，這便不關我事！」

——錯死，面九

一卒管解罪僧，赴戍，僧故黠，中道醉之以酒，取刀斃其首，脫已，索反斃之，而逸，次早，卒寤，求僧不得，自斃其首，居然斃也，而索又在項，乃大詫曰：「僧故在此，我在那裏去了？」

——解僧卒，面九一

有出外生理者，妻囑回時須買牙梳，夫問其狀，妻指新月示之，夫貨畢將歸，忽憶妻語，因看月輪正滿，遂買一鏡，同妻照之，罵曰：「牙梳不買，如何反娶一妾！」母聞之往勸，忽見鏡照云：「我兒有心費錢，如何娶個婆子！」遂至訴訟，官差往拘之，見鏡慄云：「如何就有捉違限的！」及審，置鏡於桌，官照見大怒云：「夫妻不和，事何必央鄉官來講！」

——鏡子，面六一

一人性極鄙濇，道遇溪水新漲，各出渡錢，乃拚命泅水。至中流，水急衝倒，漂流半里許。其子在岸旁，覓舟救之。舟子索錢，一錢方往，子只出五分，斷價良久不定，其父垂死之際，回頭顧其子大呼曰：「我兒我兒，五分便救，一錢莫救！」

——一錢莫救，面九二

一人溺水，其子呼人急救，父於水中探頭曰：「是三分銀子便救，若要多莫來！」

——溺水，面九五

秦士有好古成癖者，遇古物，雖重價必購之。有人攜敗席造門曰：「此孔子杏壇所坐席也！」秦士大喜，易以負郭之田。又有攜杖者曰：「此太王避狄去邠時所操之籬也，先孔子數百年矣！」秦士乃罄家貲購之。又有持漆器者曰：「席杖皆周物，未為古也！此益乃舜造漆器時所作，益又古矣！」秦士遂虛所居宅而與之。三器得而田宅資用盡矣。好古之篤，終不捨三器。於是披孔子之席，執舜之籬，持太王之杖，行乞於市。曰：「衣食父母，有太公時九府錢，願乞一文！」

——好古自賤，面一〇二

一富人素性好古，或偽以舜所造漆碗，周公鑿伯禽之杖，孔子杏壇所坐之席求售，各以千金得之。糶資既空，乃左執虞舜之碗，右持周公之杖，披孔子之席，行乞於市曰：「求賜太公九府錢一文！」

——好古，面八〇

一貧士以薦為被，其子不解事，常直告於人。貧士諱言貧，教其子曰：「人有問者，但說蓋被。」一日風興，出見客薦草尚黏鬚上，其子從旁呼曰：「父親何不拂去鬚上被！」

——拂去鬚上被，面一〇九

貧家蓋薦薦，小兒子不知諱，父撻而戒之曰：「後有問者，但云蓋被。」一日，父出見客而薦草掛鬚上，兒從後呼曰：「且除面上被！」

——薦薦，面六三

黨太尉性愚騷，友人致書云：「偶有他往，借駿足一行！」
太尉驚曰：「我只有雙足，若借與他，我將何物行路？」左
右告曰：「來書欲借馬，因致敬乃稱駿足！」太尉大笑曰：
「如今世界不同，原來遣使畜生，也有一個道號！」

——道號非人，面一一四

有借馬者，東云：「生偶他往，告借駿足一驢！」主人問駿
足何物，對曰：「馬也。」主人曰：「原來畜生也有表號！」

——表號，面一〇〇

以上七篇笑話，後四篇笑府選均較廣笑府爲簡。

八 李卓吾的笑倒

蒙阿英送給我一部李卓吾的山中一夕話，是清道光壬辰年（一八三二）的增訂本，經元堂梓行，分訂四冊，不知與原書有什麼不同。全書計六卷。據周作人苦茶庵笑話選序所說，「上集下集各有七卷。」那末此書或卽上集的增訂。第六卷上半爲謎語，下半爲類談集（錄傳說的笑話）或者是六七兩卷的合併，也未可知。此書版本甚劣，訛字屢見，較讀苦茶庵笑話選裏的笑倒選，方可卒讀。

笑倒爲此書的第四卷，計一百二十八則，二十一頁。我疑心後面漏訂了一兩頁，因爲笑倒選中所選六十七則俱爲笑倒所有，惟第二十七則嘲不設席，第六十二則抄藥方和最後三則拔鬚、借銀、囚人俱爲笑倒

所無。這部「增訂」一夕話總該不是「刪本」一夕話吧？

按，周作人選取的標準是：（一）與笑府重複的不收。今表列重複的如次，號碼均指篇次：

笑	笑
倒	府
5	2
6	4
8	3
10	8
12	70
18	124*
19	144*
20	130
22	104
28	176*
40	46
42	11*
47	142
57	118*
67	150*
81	113
87	147*

有*的不見於廣笑府，文字與笑府極近，所差有限，例如笑倒第六十七則救水與笑府第一百五十三則溺水就極相近，而與廣笑府卷七第六則一錢莫救大異，茲比較如次：

一人溺水（入）水中，其子（子）呼人急救，許以謝儀。其父在水中伸頭曰：「是三分便來救，要多的不必來！」（笑倒）

一人溺水，其子呼人急救，父於水中探頭曰：「是三分銀子便救，若要多莫來！」（笑府）

（二）猥褻的不收。例如笑倒第十三則故脾，第三十四則司僚，第三十五則坐位，第五十三則僧眼，第五十八則一屁股債，第六十三則破傘之喻，第六十四則浴盆消息之喻，第六十五則不平，第七十三則開門七件，第八十二則蛛絲襖，第九十四則手氏等十一則，雖不見於笑府，也不收錄。故序中有云：「其表示刻露者，在民

俗資料上多極有價值，今惜未能選入，但可取稍稍爾雅者耳。」因此被刪落的十一則便只有受戒者是可看的了。(三)近於傳說的笑話不收。因為他們不是來自民間的。例如第九十六則偏喜其面爲王无夢事，第九十七則功高而厚賞爲袁中郎事等均是。

九 李卓吾的類談集

李卓吾的一夕話卷六下半類談集是傳說的笑話的輯集，計分下列七類八十九則：

癡絕類……三十則	迂腐類……十七則	不韻類……四則	癖嗜類……十則
怪誕類……九則	謬誤類……十五則	越情類……四則	

在這八十九則裏有十一則是與謝肇淛五雜俎卷十六相同的：

癡絕類第十四則	呆刺史	第六則	謬誤類第二則	我故伯借	第九十七則
癡絕類第十七則	哭姊	第九十五則	謬誤類第十則	蔡伯嗜	第三十八則
癡絕類第二十則	鑽火	第十四則	謬誤類第十三則	劉述引古	第十五則
迂腐類第一則	彈髮御史	第二十五則	癖嗜類第一則	措大言志	第四十三則
怪誕類第九則	杜默	第一百十三則	癖嗜類第七則	好古	第二十則
謬誤類第一則	疑姓	第二十一則			

上表共分三欄，第一二欄是指類談集，第三欄則是指的五雜俎。其中蔡伯喈最可注意。五雜俎係錄自唐李肇的國史補，但到了李卓吾的筆下，却增加了更有趣的對話，把原來不大有生氣的笑話變得活潑潑的了。茲比較二書如下：

江西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驛已理，請（多一一字）閱視，（之）乃往。初一室為酒庫，諸醢（醢）畢具。其外畫神，問（多一曰字）何神，（也）曰：『杜康！』刺史喜。（此字原作「曰功有餘也」）又一室曰茶庫，諸茗畢貯，復有神。問何神，（也）曰：『陸鴻漸。』刺史益喜。又一（多室曰二字）菴庫，諸蔬（茹）畢備，復有神。問何神，（也）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君誤矣！』（五雜俎校國史補）

江南一幹吏，以幹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曰：『驛中畢備，請閱之。』刺史入酒室，見一像，問之，曰：『是杜康。』又入茶室，又見一像，問之，曰：『陸鴻漸。』刺史大喜。又入一室，諸肴全備，亦有一像，問之，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此不必問！若到飯堂，必有米元章像；到馬坊，必有司馬遷像矣！』（一

夕話）

類談集還有一則傳說的笑話，我家也是值得注意的：

陳音字師召，莆田人。……歸舍，師召不知至其家矣。既升堂，周圍視之，曰：『境界全似我家！』又看壁間畫曰：『我家物，原何挂在此間？』既而家僮出，叱之曰：『汝何亦來此處？』家僮答曰：『此本是我家。』師召方悟。

但是這位陳音先生到了明陸灼艾子後語的筆下却變了齊國的病忘者：

齊有病忘者，行則忘止，臥則忘記。……抵家，徘徊門外曰：『此何人居？豈艾夫子所寓耶？』其妻適見之，知其又忘也，罵之。其人悵然曰：『娘子素非相識，何故出語傷人？』

類談集中有迂仙別紀八則，敘迂仙的種種可笑事，不知從何書引出。以迂仙爲主人公，實無其人；體例與艾子雜說、艾子後語以艾子爲主人公同。艾子和迂仙，既非真實的人物，也不是某人某婦之類，他們是介於傳說與故事之間的，他們是從傳說到故事的過渡人物。

一〇 石天基的笑得好

周作人苦茶庵笑話選的第三分是石天基的笑得好選。他所見的笑得好是傳家寶一、二集本。最近從阿英處借得笑得好，却是重刻的刪節本，計兩冊，第一冊扉頁的正面五個大字是異談笑叢錄，下署「穎叔

題「三字」反面的五個大字是新評笑得好，兩行小字是「光緒壬午夏六月，評花館主開雕。」那末這部書該是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出版的了。

這部書的版本當然不很好，錯字也常見。即以序文而論，就錯了好幾個字。原來的石成金天基的署名已改作「光緒辛巳年夏五月指迷道人題於申江旅舍。」但「石成金」的原名取義於「點石成金」也頗有道人的意味。指迷道人未必就是石成金吧？

與李卓吾笑倒的編例一樣，周作人選笑得好也以不猥褻和不重複為標準。茲將笑得好與馮夢龍的笑府重複的表列於下：

笑	府	笑	得	好	笑	府	笑	得	好
67	合種田	8	兄弟合種田（此下上卷）	91	解僧卒	21	我不見了		
66	合著靴	9	兄弟合買靴	35	顛腳踢	22	切莫動手		
6	錯死	11	死錯了人	64	米	1	裝做米（此下下卷）		
95	溺水	14	溺水	73	善忘	28	不識白髮		
96	牛死	14	打個牛死	57	第一聲	32	屁響		

接着再將笑得好與李卓吾的笑倒重複的表列於下：

138 看戲	12 戲太冷清	117 虱子	31 丟虱	笑 倒	笑 得 好
118 清客	9 臭得更狠	128 寶蓀	22 攤換錢 (以下下卷)	笑 倒	笑 得 好
112 賞歷本	8 反有用	138 大浴盆	19 大澡浴	笑 倒	笑 得 好
140 凶人	2 扣除二兩一夜 (以下上卷)	130 望孫出氣	17 出氣	笑 倒	笑 得 好

這十八篇重複的，笑得好選裏都不曾再選。

笑得好被後來的笑林廣記選進去的有擺海乾 (以上貧窶部) 笑話一擔引避 (剩個窮花子與我) (以上譏刺部) 外太公 (太字) 牀榻 (牀凳上討便宜) 賀壽掙大口 (一張大口) (以上謬誤部) 曲蟻 (變曲蟻) (以上世諱部) 問禿 (禿字) (以上僧道部)

笑得好引用前人笑話，每多增綴，茲比較如次：

原來的笑話(一)

清客慣奉承大老。忽大老放一屁。客曰：那裏響？大老曰：是我放個屁。客曰：不見得臭！大老曰：好人的

屁不臭就不好了。客以手且招且嗅，曰：「纔來纔來！」（清客見笑倒）

笑得好的增綴（一）

有錢富翁於客座中偶放一屁，適有二客在傍。一客曰：「屁雖響，不聞有一毫臭氣。」一客曰：「不獨不臭，還有一種異樣香味。」富翁愁眉曰：「我聞得屁不臭，則五臟內損，死期將近，吾其死乎！」一客用手空招，用鼻連嗅曰：「纔臭將來了。」一客以鼻縐起，連連大吸，又以手掩鼻蹙額曰：「我這裏臭得更狠！」（臭得更狠）

原來的笑話（二）

一卒管解罪僧赴戍。僧故黠，中道醉之以酒，取刀髡其首，脫已首反繼之而逸。次早卒寤，求僧不得，自靡其首，居然髡也，而索又在項，乃大詫曰：「僧故在此，我在那里去了？」（解僧卒，見笑府）

笑得好的增綴（二）

一呆役解罪僧赴府，臨行恐忘事物，細加查點，又自己編成二句曰：「包裹雨傘枷，文書和尚我。」途中步步熟記此二句，僧知其呆，用酒灌醉，剃其髮，以枷套之，潛逃而去。役酒醒，曰：「且待我查一查看。」

包裹雨傘，有摸頭上白枷，有文書，有忽驚叫曰：「噯呀，和尚不見了，頃之摸自光頭曰：「喜得和尚還在，我却不見了（我不見了）」

此外還有卷下頁一的裝做米和頁二八的不識白妻都比明陸灼艾子後語裏的米言和病忘冗長頁十的禿字也比笑林廣記僧道部裏的問禿爲長。

除了增綴以外，也有改頭換面的，例如當門撒尿即從類談集所錄的迂仙別紀脫化而出：

公值飲醉，走經過魯修故宅，便當其門嘔噦，其門人呵之曰：「何人酒狂，向人門口泄瀉？」公睨目視之，曰：「自是你門戶不合向我的口。」其人不覺大笑曰：「吾家門戶舊矣，豈今日造而對汝之口乎？」公指其口曰：「老子此口，頗亦有年。」（迂仙別記之六頗亦有年）

一人當人家大門撒尿，其人叱之曰：「這個所在，許你撒尿的麼？」尿者曰：「這個所在，許你安門的麼？」其家又叱曰：「我這大門，開了多年，並不是今日纔新開的，怎容你撒尿麼？」（呢）尿者曰：「我這撒尿的東西，生得多年了，也不是今日纔長的，怎容你開這門麼？」（呢）（當門撒尿，見笑得好）

又有一則賀壽爲白羅衫傳奇賀壽詢所本：

有人賀友壽，其友因不做生日，先期躲避，鎖門而出。一日路遇此人，慣作歇後話，對友曰：前兄壽日，弟拉了許多喪門弔，（客）替你生災作，（禍讀賀）誰料你家的入地無，（門）竟披枷帶（鎖）了。苦茶庵笑話選中的笑得好選，從面一六四的抵刷起，到面一七五的攘羊止，這十八則都不見於新評笑得好。所謂「新評」實際上根本看不見一個字的評語，反而把原來的注釋刪掉了一些。

一一 所謂徐文長的諧史

阿英兄借給我一部刻徐文長先生祕集，這是坊間偽託徐文長的。因為卷九諧史的部分引及袁中郎（頁二三）未免年代不類。錢基博明代文學云：「徐渭文長歿二十年，袁宏道遊越中，得渭殘帙，以示祭酒陶望齡，相與激賞，刻以行世。」雖然「歿二十年」不可信，總之袁中郎年代遠較徐渭為遲，則是事實。據梁廷燦歷代名人年表，徐渭的生年是一五二一，卒年是一五九三。又據公安縣志，袁中郎「庚戌卒，年四十三」。庚戌即萬曆三十八年，西歷為一六一〇，由此推算，可知其生年為一五六八。故徐渭死時，袁中郎僅二十六歲；袁中郎在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中進士，第二年徐渭就死了。徐渭死時，袁中郎聲名未顯，還不會做縣令，徐渭生前，又怎能留心到後生小子的軼事呢？

最確實的證明，便是卷十別紀有一條鄉場飛紙，說到「萬曆甲午」（頁三一）按此年爲一五九四，徐渭已死一年；同條又說到「乙未」（頁三二）徐渭已死二年。別紀末條「拱宸前生」說到「萬曆丁未」（頁三二）此年爲一六〇七，徐渭已死十四年。怎麼死了十四年的人還能著書呢？難道他是在陰間寫的麼？於此，足證所謂刻徐文長先生祕集者，並無可祕處，只是一部偽造的書罷了。

但是，不管牠真假，這書究竟有一卷是輯錄笑話的，卷九諧史輯錄笑話凡一百十六段，我就把這一部分來隨便談談吧。

按照讀五雜俎的例，將可以找到出處的列在下面，號碼指段次：

三	楊修	啓顏錄（傳 <u>隋侯白</u> ）1	二二	侯白二	啓顏錄（傳 <u>隋侯白</u> ）1
四	鄧艾	啓顏錄（？）1	二四	高崔嵬	朝野僉載（唐 <u>張鷟</u> ）1
一二	張融一	談藪1	二六	狄仁傑	朝野僉載（唐 <u>張鷟</u> ）1
一三	張融二	談藪1	二七	黃番綽	因話錄（唐 <u>趙璘</u> ）12
二〇	劉焯	啓顏錄（傳 <u>隋侯白</u> ）1	二八	黃番綽	開天信記
二二	侯白一	啓顏錄（傳 <u>隋侯白</u> ）12	二九	松壽	啓顏錄（傳 <u>隋侯白</u> ）12

三〇	張祐	摭言(五代王保定) 1	六四	石中立	冷齋夜話(宋釋惠洪) 2
三一	裴休	松窗雜錄 1	六五	石動筩	啓顏錄(傳隋侯白) 1
三三	姚峴	因話錄(唐趙璘) 2	六六	劉子儀	東軒筆談(宋魏泰) 2
三五	王知訓	江南餘載(佚名) 1	七三	張唐輔	2
三七	艾子	艾子雜說(傳宋蘇軾) 2	七七	葉衡	東南紀聞(元佚名) 2
三八	王鐸	北夢瑣言(宋孫光憲) 1 2	八一	虞文靖	耕餘博覽 2
三九	馮道	2	九三	楊文公	遺愁集 3
四四	王琪	歸田錄(宋歐陽修) 2	九四	丘濬	諧史 3
四九	王荆公	涑水紀聞(宋司馬光) 2	九五	王文成	4
五〇	滕之發	默記(宋王銍) 3	九七	劉清	都公談纂 3
五一	蘇軾一	齊東野語(宋周密) 2	九九	王元美	諧史 3
五四	蘇軾四	澠水燕談錄(宋王闢之) 2	一〇四	王聖美	夢溪筆談(宋沈括) 2
五五	蘇軾五	墨莊漫錄(宋張邦基) 2	一一一	丘長孺	4
六〇	劉敞	京軒筆錄(宋魏泰) 2	一一五	葉月潭	4
六一	石中立	倦遊雜錄 2			

以上第三欄所列的號碼，(一)見於宋李昉等的太平廣記，(二)見於明謝肇淛的五雜俎，(三)見於清獨逸窩退士的笑笑錄，(四)見於明江進之的雪濤小書。

因為諸史是坊間胡亂刻的，所以錯誤之處，時可見到。例如第二十段劉焯之從姪，意思是「劉焯的從姪」，而諸史竟將劉焯之三字一併認作人名了。又如第三十段將張祐誤作張祐，又把「目連變」(太平廣記卷二五一引)誤作「目連經」也都是錯誤的。

諸史所說，也有與他書不同的地方，這倒是由於傳說本有遊移性的，不足為怪。例如第六十六段云：

「劉子儀三入玉堂，望大用，頗不懌，稱疾不出。朝士問疾，劉云：「虛熱上攻。」石文定在坐云：「只消餌一服清涼散。」謂兩府方得涼傘也。」

但五雜俎上却是這樣說的：

「梅詢久為侍從，急於進用。晚年多病。石中立曰：「公欲安乎？惟一服清涼散耳。」蓋兩府在京，許張青蓋也。」

可見同是一個笑話，可以屬之於劉子儀，也可以屬之於梅詢的。又如第九十九段云：

「世廟時，嚴分宜用事，適有怪見於官中，其形多目多手，以問羣臣，無識者。時王元美為郎官，對人

擲揄曰：「人自不讀書耳！此最顯而易見。何以不知？」人問何謂元美曰：「大學中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是道甚的？」嚴微聞之，深惡焉。」

但雪濤小書上却是這樣說的：

「世廟時，嚴分宜竊弄國柄，適宮中多怪，符咒驅之不効。有朝士相與聚談曰：「宮中神器之地，何怪敢爾！」一人答曰：「這怪是大學上有的，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安得不知？」

在諧史上是「王元美」在雪濤小書上卻是「一人」這也可以看出傳說是沒有定形的。

一一一 鍾伯敬的諧叢

阿英先生在論語第四十七期發表了一篇鍾伯敬諧叢，並提起編有明人的笑話，很使我高興；因為我也喜歡這一類東西的。

我在讀過他所譯的諧叢以後，覺得這二十則至少該有一大半是輯錄的，而不是鍾伯敬第一個記錄的，更不是鍾伯敬所創作的。現在我不憚煩的把我所見到的原文一一引在下面：

第一則見於談數，太平廣記卷二四六引，題作張融：「太祖嘗而許融為司徒長史，敕竟不出。融乘一馬

甚瘦。太祖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融曰：「日給一石。」帝曰：「何瘦如此？」融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即除司徒長史。」諧叢或譯文添上「太祖聽了，知道他的意思所在，」二語使得意義更爲顯豁，這是很好的。

第二則見於唐張鷟的朝野僉載。太平廣記卷二五〇，笑笑錄（清獨逸窩退士輯，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甚易得。）卷一以及浮白齋主人的雅謔均曾引之。原文云：「唐秋官侍郎狄仁傑謂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傑曰：「狄字，火旁犬也。」獻曰：「火邊有犬，乃是煮熟狗。」」

第三則見於五代時鄭文寶的江南餘載，宋元戲曲史面一七曾引之，惟作徐知訓，不作王知訓，不知二者何以不同。原文云：「徐知訓在宣州，聚斂苛暴，百姓苦之。入覲侍宴，伶人戲作綠衣大面若鬼神者。傍一人問：「誰？」對曰：「我宣州土地神也。吾主人入覲，和地皮掘來，故得至此。」」

第四則見於宋蘇東坡的艾子雜說，顧氏文房小說曾收入之，笑笑錄卷三和笑林廣記均曾引及。原文云：「艾子好飲，門人相與謀曰：「此不可諫，惟以險事怵之，宜可止。」一日大飲而噦，門人祕抽蕘腸置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爲？」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臄猶可活，况有四耶？」」

第五則見五代孫光憲的北夢瑣言，太平廣記卷二五二引。原文云：「唐中書令王鐸位望崇顯，率由文雅，然非定亂才。出鎮清宮爲都統。因禦黃巢，攜姬妾赴鎮，而妻妬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鐸謂從事曰：「黃巢漸似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僚戲曰：「不如降黃巢。」以下還有幾句話，因不幽默，爲諧叢或其譯者刪去。

第六則見於公餘勝覽，笑笑錄卷五引。馮道和凝二人同在中書，和買靴用錢一千八百，馮買靴用錢九百。一日，和謂馮曰：「公靴新買，其值幾何？」馮舉左足曰：「九百。」和性褊急，顧吏責曰：「吾靴何用一千八百？」馮徐舉右足曰：「此亦九百。」其善於周旋人如此。『諧叢或譯文刪去末句，甚當。這樣，便可以不一定作排難解紛解；因爲，解作故意開玩笑是要更爲有趣一些。』

第七則見於仇池筆記（？）近人楊汝泉所輯滑稽故事類編（大公報社刊行）引：「王介甫爲相，大講天下水利，劉貢父嘗造之。值一客獻策曰：「梁山泊決而洶之，可得良田萬頃，但未擇得便利之地貯許多水耳。」介甫傾首沉思，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爲有策，遽問之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

第八則我也曾在別處見過，惟查東坡逸事和東坡逸事續編均無此條，洪爲法先生專搜文人故事，所

得材料極多，希望他能指教我們。第九、十兩則似還不會見過。

第十一則見於宋歐陽修的歸田錄，滑稽故事類編而一二一引用之：『王介甫與禹玉同侍朝，見虱自介甫襦領直緣其鬚，下顧而笑，介甫不自知也。朝退，介甫問上笑之故，禹玉指以告，介甫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願頌一言。」介甫曰：「何如？」禹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未可殺也，或曰放焉。」衆大笑。」
諸叢或譯者改禹玉爲「同列」或「一個學士」。

第十二則見於粧樓記（？）笑笑錄卷一引：『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拜釋氏，妻悍妬，裴畏之甚，嘗謂人「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視之如生菩薩，人安有不畏生菩薩者耶？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者耶？及五六十，或黑如鳩盤茶，安有人不畏鳩盤茶者耶？」下接述中宗畏韋后事，爲諧謔或譯者所刪：『時韋庶人頗襲武氏之風，中宗漸畏之。內宴唱迴波詞，有優云：「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祇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韋氏意色自得，厚賜之。」按唐孟榮的本事詩亦引裴李怕婦事，惟只云「畏之如嚴君」，並未言及三畏哲學。這三畏哲學據說又是任瓌的名言，見御史台記，太平廣記卷二四八引：『唐管國公任瓌……曰：「婦常怕者三：初娶之時，端居若菩薩，豈有人不怕菩薩耶？既生男女，如養儿大蟲，豈有人不怕大蟲耶？年老而皺，如鳩盤茶鬼，豈有人不怕鬼耶？」』第二畏與笑笑錄所引略有不同。

大約是一個故事的轉變。前面還有一節幽默的話，形容任瓌妻甯死不改妒性，一併錄在下面。『太宗召其妻賜酒，謂之曰：「婦人妒忌，合當七出；若能改行無妒，則無飲此酒；不爾可飲之。」曰：「妾不能改妒，請飲酒。」遂飲之。比醉歸，與其家死訣，其實非酖也。』

第十三則似未見過。第十四則似在某處見過，一時不暇查其出處。

第十五則見於劉元卿的應諧錄，滑稽故事類編而二二四曾引之。原文云：『于嘽子與友連床圍爐而坐，其友據案閱書，而裳曳于火，甚熾。于嘽子從容起向友前拱立作禮而致慨曰：「適有一事，欲以奉告。諗君天性躁急，恐激君怒；若不以告，則與人非忠。敢請惟君寬假，能忘其怒而後敢言。」友人曰：「君有何陳，當謹奉教。」于嘽子復謙讓如初，至再至三乃始遂巡言曰：「時火燃君裳也。」友起視之，則燬甚矣。友作色曰：「奈何不急以告，而迂緩如是？」于嘽子曰：「人謂君性急，今果然耶？」』

第十六則以下我個人都不會見過。惟第十九則曾見笑笑錄卷三的記載或係出於都公談纂：『潞州劉侍郎清，少爲州學生，過日成誦，嗜酒好謔。嘗丁祭畢，諸生爭取祭物，劉公略不之顧，戲作彈文，揭明倫堂壁曰：「天將晚，祭祀了，只聽得兩廊下鬧吵吵，爭胙肉的，你精我肥；爭饅頭的，你大我小。顏回德行人，見了微微笑；子路好勇者，見了心焦燥。夫子喟然嘆曰：我也曾在陳絕糧，不曾見這餓羣！」既而醉臥忘之。明日，御史下

學，見壁上字，召諸生責之，獨奇公不責也。」

後記里題起妙譚的三條，第二條曾見於東坡逸事面七三，並見滑稽故事類編面九二。「東坡在維揚。一日談客十餘人，皆一時名士。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米芾爲顛，願質之東坡。」長公笑答曰：「吾從衆。」」

第三則是倪雲林的故事，或者海嶽志林里記載得吧？

正文二十則，我在上面寫出其出處十一則；又確記曾見過二則。或者除極少數外，全部都是輯錄的也未可知。

（附記）文芳草成，又在劉大杰先生處獲讀宋人百種。此書甚少見，如中山狼傳，吾人知作者爲明人馬中錫，而此書竟題作宋謝良，文字亦較簡，似爲今所通行者之祖本。阿英先生所引的第八則也在其中的調諺編（宋人百種卷九）的第一則七分讀裏找到：「秦少章嘗云：郭功甫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聲振左右。旣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坡曰：「十分。」祥正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豈不是十分耶？」吾從衆則爲其中的第九則，不具引。

一三二 雪濤小書

十年前看見一般雜誌上陳登元的笑話論提到明江進之的雪濤小書，便想能夠得到此書一讀，直到如今襟霞閣把此書刊行出來，這願望方纔達到。

我所要看的是此書的諧史部分，計一百五十餘則。明人的笑話書雷同者極多。我想不一定是互相抄襲，多半還是由於大家都是聽得來的傳說之故。即如此書，有十一則是與苦茶庵笑話選相同的，但文字竟無一則相同。茲列對照表如下：

笑 得 好 選	面一八七	面一八六	面一七六	面一四三	面八六	面八三	面七三	面三四	面二六	面九	面四
笑 倒 選	面一八七	面一八六	面一七六	面一四三	面八六	面八三	面七三	面三四	面二六	面九	面四
笑 府 選	面一八七	面一八六	面一七六	面一四三	面八六	面八三	面七三	面三四	面二六	面九	面四
	虎中彈琴	拔毛	打得好	認鞋	古董	善忘	冤鬼	不留客	錯死	產喻	
	面一〇五	面一〇七	面一〇〇	面一〇〇	面九六	面一〇八	面一〇二	面九六	面九一	面九一	面九一

第四排的面數是指雪濤小書的。

此外，我們還可以看見一些習見的笑話。風游相鬚的故事（面七二）見宋歐陽修的歸田錄。又陳全詞云：『蘭湯浴罷，香肌濕，恰被蕭郎巧覷。偏噴月色明，偷向花陰立。有情的悄東風，把羅裙兒輕揭起。』（面八一）散曲中也有相似的：王磐的浴裙云：『溫泉起來權護體，帶濕雲拖地。翻嫌月色明，偷向花陰立。悄東風輕揭起。』沈仕的美人浴裙云：『輕綃低繫，出蘭湯權遮玉體。影絲絲薄霧籠花，氣津津溼雲拖地。正嫌明月悄斜窺，却被東風忽地吹。』徐文長型的故事也可以看到，不過徐文長却變成全州唐老二了。『全州有青衿，姓唐，行二。其友人遣僮致書於唐，纔及門，輒呼唐二；二心怪之。發書看畢，日堂中石磨曰：「爾主人借磨，可肩去。」因與回書，其僮謁肩磨。主人折書看云：「曾僕呼我唐二，罰他肩磨二次。」主人且笑且罵：「你緣何呼他唐二？肩磨還他！」』（面一〇一）

一四 馮夢龍的雅謔

這是一部笑話書，收入中國圖書公司和記所出版的古今說部叢書第八集內，題作浮白齋主人述。共有一百四十一則。我疑心這是明人的著作，也許竟是馮夢龍作的。因為（一）宋箋條云：「迂公家藏宋箋數

幅」可知決非宋人著作，當在宋以後。(二)全書未言及清人。(三)「不怕鬼」「嘉靖中」不書明字。(四)「備書」「唐子畏」亦不冠朝代。

其中有與笑林廣記相同的，如頁二得文人力見譏刺部，並見馮夢龍笑府。不知音云：「一琴師於市中操琴……人以爲琵琶月琴之類，環堵而聽。旣而琴聲沖淡，聞之不懌，以次散去，獨一人不去。師問曰：「爾知音乎？」其人答曰：「這閣琴桌子，是我家物。」然則無一人知琴者矣。」這一條則見於石天基的笑得好，題作市中彈琴。黃雀折蠅云：「東坡赴鄰人小集，盤中有黃雀四枚，一人連啖其三，僅存其一。遜公曰：「再請！省得黃雀折了絢。」」並見笑林廣記貪各部，惟已改了人稱，東坡變成某甲某乙之類了。「兩人共席而飲，碗內有黃雀四只，一人貪食其三，謂同席者曰：「兄何不用？」其人曰：「索性放在兄腹中，省得他們拆了對。」(吃黃雀)這樣的笑話在德國格林所記的童話裏也有的。東坡佛印條云：「佛印與東坡題真云：「蘇鬚，蘇鬚，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到了笑林廣記形體部的稀鬚子，又成爲相士對某甲所說的話了。「一稀鬚子要相面，相士云：「尊相雖不大富，亦不至貧。」鬚者曰：「何以見得？」相士曰：「看公之鬚，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秃字似亦見於笑林廣記，不暇詳考。「包山寺(在蘇州太湖)僧天靈者，博學通文，有一秀才嘲之曰：「秃驢秃字如何寫？」僧應聲曰：「把秀才的秀字屁股略灣灣掉轉就是。」」

睡承云：『華亭承謁鄉紳，見其未出，座上鼾睡。頃之，主人至，見客睡，不忍驚，對座亦睡。俄而承醒，見主人熟睡，則又睡；主人醒，見客尚睡，則又睡。及承再醒，暮矣。主人竟未覺。承潛出，主人醒，不見客，亦入戶。張東海作睡承記。』好睡云：『一人好睡。或戲曰：「宰子晝寢怎麼解？」對曰：「宰者，殺也。子者，我也。晝者，日午也。寢者，睡也。統而言之，便是殺我，必要日午時睡一覺也。』以上二條似均見於一見哈哈笑。

換魚字又見於春濟紀聞的蘇字條。

朱搭戶云：『朱達悟善闔席，亦善謔，里中呼爲朱搭戶。一日，諸少年遊石湖，背朱往。方解纜，喜曰：「搭戶不知也！」朱忽在舵樓躍出曰：「予在矣！」蓋預知背己藏舟以待也。』這是民間相傳的一個故事。石韃子則類似徐文長故事：『吳中有石生者，貌類胡，因呼爲石韃子。善謔多智，嘗因倦步至邸舍，欲少憩。有小樓頗潔，先爲僧所據矣。石登樓窺之，僧方掩牕晝寢。牕隙中見兩樓相向，一少婦臨窗刺繡。石乃襲僧衣帽，開牕向婦而戲。婦怒，告其夫，因與僧鬪。僧茫然莫辯，亟去。而石安處焉。』

備書一條，尤其值得我們注意。情史卷五唐演條，亦載此事，爲警世通言的唐解元玩世出奇及以後的許多戲劇、小說、彈詞等所本。其文云：『唐子畏舟經無錫，晚泊河下。登岸閒步，見肩輿東來，女從如雲，中有丫環尤豔。唐跡之，知是華學士宅，因逗遛請爲備書，改名華安。華寵任，謀爲擇婦，因得此婢，名桂花。居數日，爲巫

臣之逃。華逼索之不得。久之，華偶至閩門，見書肆中一人，持文繙閱，極類安。私詢之，人云：「此唐解元也。」明日，修刺往謁，審視無異。及茶至，而枝指露，益信，然終難啓齒。唐命酒對酌，華不能忍，稍述華安始末以挑之，唐但唯唯。華又云：「貌正肖公，不知何故。」唐又唯唯。酒復數行，唐導入後堂，呼諸婢擁新娘出拜，華愕然。唐因攜女近華曰：「公向言某似華安，不識桂花亦似此女否？」乃相與大笑而別。」此條似出於涇林雜記。

一五 趙南星的笑贊

笑贊乃趙南星所述，有民國二十一年的重排本。

此書題詞云：「世所傳笑談，時或憶及，漫錄七十二則；」可見此書不是創作，只是把聽來的笑話重寫出來罷了。我且就我所知將此書各則的來源寫出一些來看看。

周作人的苦茶庵笑話選註出

與笑贊意思相同或近似者凡十二篇，表列於下：

笑	府	選	笑贊	
1.3	頰	屁	No.6	
13	仙	女卜嫁	8	
24	不	出	來 14	
50	晉	笑	60	
64		來	59	
66	合	著靴	61	
80	認	鞋	28	
90	甌	帽	35	
1	解	僧	卒 9	
笑	倒	選	笑贊	
131	禮	帖	41	
笑	得	好	選	笑贊
157	連	我	三人	42
173	撥	像		22

此外則第三則見於宋沈俶的諧史：「殿中丞邱浚，嘗在杭州謁釋珊，見之殊傲。頃之，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階接之甚恭。邱不能平，伺子弟退，乃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邪？」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杖珊數下，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第十六則見明屠隆的清言：「王介甫與東坡論揚雄投閣，爲史臣之妄，劇秦美新，亦後人誣託。坡曰：「某亦疑此，不知西漢果有子雲否？」」

第二十六則見宋釋惠洪的冷齋夜話：「張丞相好草書而不工。當時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姪錄之。當波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也？」丞相熟視久之，亦不自識，話其姪曰：「胡不早問，致余忘之！」」

第四十三則見元驟然子的拊掌錄：「壽皇聖明，亦爲左右者所惑。有一川官，得郡陛辭，有宦者奏知：「來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壽皇問：「如何不要笑？」奏云：「外面有一語云：裏上幞頭西字臉，恐官家見了笑，只得先奏。」所謂知州者，而大而橫闊，故有此語。來日，上殿，壽皇一見，憶得先語，便笑云：「卿所奏，不必宣讀，容朕宮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出外曰：「早來天顏甚悅，以某奏劄稱旨。」殊不知西字臉先入之言，所以動壽皇之笑也。」

第五十三則見五代鄭文寶的江南餘載：「徐知訓在宣州，聚斂苛暴，百姓苦之。入覲侍宴，伶人戲作綠衣大面若鬼神者。傍一人問：「誰？」對曰：「我宣州土地神也。吾主人入覲，和地皮掘來，故得至此。」」

第五十九則見明陸灼的艾子後語：「燕里季之妻，美而蕩，私其鄰少年。季聞而思襲之。一旦伏而覘焉，見少年入室，而門扃矣。因起叩門。妻驚曰：「吾夫也，奈何！」少年顧問：「有牖乎？」妻曰：「此無牖。」曰：「有竇乎？」妻曰：「此無竇。」「然則安出？」妻曰：「是足矣。」少年乃入囊，懸之牀側，曰：「問則給以米也。」啓門納季，季遍室中，求之不得，徐至牀側，具囊累然而見，舉之甚重，詰其妻曰：「是何貨？」妻懼甚，啜嚙久之不能答，而季厲聲呵問不已。少年恐事露，不覺於囊中應曰：「吾乃米也！」季因撲殺之，及其妻。」

第六十四則見宋羅大經的鶴林玉露：「王荆公問東坡：「何以謂之坡，蓋土之皮也。」坡曰：「然則滑字豈水之骨耶？」」

此外第三十四則也見於元饒然子的拊掌錄，第四十則見於艾子雜說，不具引。

一六 諠談錄和諠談續錄

阿英兄送給我諠談錄上卷和諠談續錄下卷，我看了這兩卷殘本以後，方知一見哈哈笑就是根據諠

談錄和諺談續錄改編的。可惜這兩種姊妹篇的上卷都不曾找到，否則還可以找到原編者的姓名和刊行的年代。

從這兩卷殘本看來，原書是分類編輯的。諺談錄下卷頁三一起爲「貧窶類」計十七則；頁四四起爲「術業類」計十五則。諺談續錄下卷頁一七起爲「談諧類」計三十五則；頁三七起爲「殊稟類」計十四則。看諺談續錄下卷頁一到頁一六的內容，似爲「神鬼類」。談諧類實際上只是雜類，不談諧的怎能被收進去呢？要說談諧，應該全部都是談諧的。並且有的分類，有的分類而不註出，有的根本不曾分類，也嫌雜亂。這樣說來，這兩部木刻的書分類是有些不妥當的了。

也許就因此之故，一見哈哈笑不用分類的方法了吧？不，與其說是爲了原書分類不妥而改編，還不如說爲了想混去抄襲之跡而改編來得更妥當一些。一見哈哈笑的編輯方法是以題目字數的多少來分的，計四卷：第一卷都是兩個字的，計七十六則；第二卷都是三個字的，計一百十八則；第三卷都是四個字的，計八十五則；第四卷也是四個字的，只有最後六則是五個字的，計七十六則。一共是三百五十五則。原書諺談錄下卷計八十六則，諺談續錄計六十三則，共計一百四十九則，還有二百零六則，大約都包含在諺談錄上卷和諺談續錄上卷裏了。

一見哈哈笑改頭換面的剪刀術是如此的：遇有同是兩個字或三個字或四個字的便接連的扯下來；遇有題目字數不同的就剪開。兩個字的放在一堆，三個字的也放在一堆，四個字的也放在一堆；四個字的太多，便分成兩堆，再故意的把前後的次序顛倒，添上六則五個字的，大功就告成了。

現在姑且舉諺談續錄下卷前二十三則改編後的情形爲例：

卷一

- 12 酒誓
- 14 懶婦
- 17 梭胡
- 19 醉鬼
- 21 驢馬
- 23 戲謔

卷二

- 1 債精傳
- 4 聖賢愁
- 5 請分子
- 8 嗇刻鬼
- 9 鬼擇主
- 10 死要錢
- 11 嘲探戰

22 包工活

卷四

- 2 龜蛇轉生
- 3 土地還愿
- 6 護月善求
- 7 偷肉偷油
- 13 夫妻頂嘴
- 15 魁星教讀
- 16 送行笑話
- 18 蜂雀結拜
- 20 要打就罵

籍名上端的號碼是諺談續錄下卷的次序。從這個例我們可以領教一見哈哈笑改編者的剪接手段。

一七 笑林廣記

以前我們不知道笑林廣記的來源，現在却知道牠是從馮夢龍笑府等書裏選輯出來的。關於後者的發現，我們得感謝周作人先生的苦茶庵笑話選（北新版）他這本書一共選錄了二百九十六條笑話，共計：

一、馮夢龍笑府一七六條

二、李卓吾笑倒六七條（山中一夕話本）

三、石天基笑得好五三條（傳家寶一、二集本）

周先生在原書中明說：『笑府後改編為笑林廣記。』不過，笑林廣記不僅只於是笑府的改編，牠還容納了笑倒和笑得好裏的一些條錄；笑倒者以貪吝部為多。今按笑林廣記的次序，把那些與苦茶庵笑話選中相同者表列於次；號碼是周書的次序，三部分選集的號碼是連接的；未註姓者是馮書，餘註李石二字：

1. 古豔部 屬牛（一五八） 家屬（六九） 太監觀風（七四） 武弁夜巡（七三） 塚子助陣（七二） 及第（一〇二） 書低（李二三一） 仿制字（九四） 借牛（李一

七八) 訓子(萬姓,石二二六)

2. 腐流部 借糧(補廩,二) 頰屁(三) 抄祭文(錯死,一一) 腹內全無(產喻,四)

講書(一) 讀破句(破句,別字,八九) 退束修(別字,二一〇) 於戲左讀(嗚呼於戲,

七) 夢周公(五)

3. 術業部 冥王訪名醫(冤鬼,五四) 醫屁(也好,五八) 脚踢(五六) 鋸箭幹(剪箭,

石二八七) 包殮殮(五九) 取名(藥名,二九) 殭蠶(六二) 賠(看上了你,石二

五三) 遊水(五五) 諱輸棋(一六三) 木匠(六五) 待詔(六七) 篋頭(篋

頭人,李二一九)

4. 形體部 一般鬚(八八) 鬚答嘲(八九) 鞞笑(八四) 兄弟認匾(認匾,八一)

金漆盒(漆盒,七九) 檢銀包(拾火爆,八二) 諱聾啞(八六) 屁股麻(七八) 鼯

鼻狗(八七) 直背(爭坐位,李二〇五) 善屁(九二) 路上屁(九一) 桌面響(第

一聲,九三) 不默(九九)

5. 殊凜部 善忘(一一九) 恍惚(一一八) 燕衣(性緩,一四五) 賣弄(一二二)

- 品茶（熱茶，一二〇） 剛執（性剛，一四九） 應急（性急，李一八四） 撥桶（三七）
 正夫綱（驚死，三九） 理舊恨（取笑，四〇） 葡萄架倒（三五） 燧碎夜壺（三六）
 呆郎（呆塔，一三二） 贊馬（一三一） 攜冰凍（冰凍，一三五） 父各鬻（一七一）
 燒令尊（問令尊，一二四） 子守店（守店，一二三） 活脫話（答令尊，石二六九） 望孫
 出氣（一二五） 悟到（書是印成的，石二五七） 藏鋤（一三七） 較歲（一三九）
 認鞋（一三八） 覓機脚（機脚，李一四三） 祛盜（二二一） 復跌（跌，一六四） 出
 轡頭（一二八） 鋪兵（下公文，一四六） 米（一〇五） 帽當扇（毡帽，一四四） 買
 海螵（海螵，一〇四） 浼匠遷居（好靜，五二） 信陰陽（風水，李一八二） 藝翁腿（燒
 脚，李二二八） 合著靴（一〇七） 髮換糖（一六〇）
 6. 閨風部 搶婚（搶親，一九） 謝周公（一八） 取名（招弟，三一） 醉飽行房（醉後，二
 六） 命運不好（嫁烏龜，李二〇九） 後園種韭（種韭菜，二五） 咬牙（咬牙關，三〇）
 7. 世諱部 咽糠（吃糠，一一三） 屁香（清客，李一九一） 取頭（上吊，李二一一） 捉頭
 （訪察，七三） 病爛腿（罵狗，二一〇）

8. 僧道部 掠緣簿(虎訴苦,二九二)

9. 貧吝部 大東道(合做酒,一〇八) 許日子(四四) 攜燈(李二一六) 不留客(四

二) 射虎(一五二) 一毛不拔(拔毛,石二七七) 囚小失大(爲小失大,一七二)

醮酒(一四〇) 好酒(李二〇六) 夢戲酌(李一九二) 截酒杯(鋸酒盃,二八四)

滿盤都是(李一九七) 滑字(李一九八) 盛骨頭(請客二,一九六) 索燭(請客,

李一九五) 同席不認(同席不相認,李二〇〇) 喜屬犬(屬犬,四五) 酒煮滾湯(淡

酒,李一九四) 送君代酒(遠送當三杯,李二〇一)

10. 貧窶部 好古董(好古,一二九) 金銀錠(李一八八) 留茶(借茶葉,四六) 鞋襪許

訟(鞋襪訟,七六) 被屑掛鬚(一〇三) 吃糟餅(糟餅,一三〇) 連三拐(當酒飯,三

二) 遇偷(關門,一六八) 被賊(偷裙,一六九)

11. 譏刺部 搬是非(搬像,石二八〇) 丈人(孔門子弟二,一七五) 中人(六四) 表號

(一六二) 性不飲(四七) 取笑(避顯者,石二七一)

12. 謬誤部 僭稱呼(僭稱,九五) 看鏡(看鏡子,一〇〇) 高才(一〇一) 曹叢(石二

○七）利市（石一七七）說兩聽一（蘇空頭李二二二）連偷罵（連偷李二二六）
譬字令（九六）兩夫（李二一四）禁溺（烏龜李一九〇）謊鼓（大話二一一五）
以上共一四二條，與笑府相同者一〇四條，與笑倒相同者二十八條，與笑得好相同者十條。此外恐怕還有相同的，一時不及細檢；但即此數目，已有全書的一半是相同的了。

笑林廣記自然比一見哈哈笑編得好，因為，一、沒有斗銘、便壺賦之類非故事體的遊戲文章；二、每條均較短，更近於西洋的笑話。

在苦茶庵笑話選裏，除去與笑林廣記相同者外，頗多重要的材料。例如第九十條氣球云：

「一人頂有懸疣，因取涼夜宿神廟。神問：「此何人？」左右答曰：「蹴氣球者。」神命取其球來，其人失疣，不勝喜躍而出。次日，又一疣者聞其故，亦往廟宿。神問之，左右仍對如前。神曰：「可將昨球還他。」」

這與日本的瘤取（即徐傳霖世界童話中的移瘤術）是極其相近的，可說是故事轉變為笑話的好例。

第一四一條守楊竿云：

「有栽楊竿者，命童守之，旬日不失一株。主喜謂童曰：「汝用心可嘉，然何法而能不失？」答曰：「我

「夜夜拔來藏在家裏。」

此條與第一四三條攪脚都會被清陸容的阿留傳改頭換面的引用。攪脚會被笑林廣記所引用，文云：

「鄉間坐櫂多以現成樹丫又爲脚者。一脚偶壞，主人命僕於林中覓取。僕持斧出，至晚空回。主人問之，對曰：「丫又儘有，都是向上生，更無向下的。」」

第一七四條孔門弟子原見隋侯白的啓顏錄。他說是北齊石動筭的事，堅瓠集就是根據此書轉引的。

此外，第一〇〇條鏡子是有名的民間故事，婁子匡有文詳論之；第一〇九條合種田也是民間所流傳的故事；第一三四條李三老並見後漢邯鄲淳的笑林；第一四七條解僧卒曾被清人改作爲吳五百；第一五一條換馬類似格林的漢斯交運；第一五二條射虎則在西藏寓言中亦有之。

在苦茶庵笑話選裏大略相同的也有幾條，例如：第一三七條藏鋤與第二一七條失鋤情節相同，只是兄弟改爲夫婦罷了。又，治大氣脬的經驗方也有兩條。

笑話不一定全是創作，至少有一部分是民間所流傳的。例如第一三一條贊馬就是至今尚有人記錄的呆女婿故事。持竹竿進城的故事在蘇軾的艾子雜說裏也記得有。第一〇五條米和第一一九條善忘則見艾子後語。第四一條好客又見艾子後語的食客條。

馬廉校注的錄鬼簿

最近國立北平圖書館刊第十卷第一號到第四號發表了故馬廉教授所校注的錄鬼簿，以天一閣所藏明藍格鈔本錄鬼簿爲底本，分上下續三卷。其中續卷爲賈仲名所撰，尤爲難得。上下兩卷頗多增補，尤其是賈仲名擬鍾嗣成而作的許多首凌波仙值得我們注意。

馬廉的校注有時失之疏略，現在一一校正如下：

(一)十卷一號面七三說到白仁甫的流紅葉，註云：『有太和正音譜選第三折中呂調三首……北詞廣正譜選中呂調三首。』這三首就是指的柳青娘「也曾道是誰趁逐」，道和「今秋聽得」以及道和「今秋今秋」。誠然，這三首在北詞廣正譜上都題作流紅葉，但太和正音譜却只有第一首和第三首，並不會錄有第二首。這第二首其實是箭射雙鷗，被北詞廣正譜的編者李玄玉弄錯了。證據是雍熙樂府卷六留有一套箭射雙鷗，其中末調就是北詞廣正譜上所誤認爲流紅葉的那一首。所以，馬註的兩個「三首」都應改作「二首」。

(二)十卷二號面五三李壽卿的歎骷髏註云：『有北詞廣正譜選南呂調一句，仙呂調一首。』其實仙呂調中所錄歎骷髏有混江龍與元和令各一首。所以「仙呂調一首」應改爲「仙呂調二首。」

(三)同號面六五誤認侯正卿的兩鬢幡然矣爲雜劇，其實這是侯正卿的套數客中寄情的開端。首句就是「鏡中兩鬢幡然矣。」全套見太平樂府。馬廉引用書日中也有太平樂府，却不會細檢。所以這個雜劇名「兩鬢幡然矣」應該刪去。

(四)十卷三號面六五尚仲賢的陶淵明歸去來兮註云：『雍熙樂府選仙呂調。』不錯，雍熙樂府此套的確是寫作陶淵明歸去來兮，一個字也不差。但這一套的作者實是張小山，並非尚仲賢；體式也是套數，不是雜劇。有小山樂府（散曲叢刊本）的此套可證。翻詩賦爲散曲，實是散曲作者的慣技。即雍熙樂府一書中，就可以看到把白居易的琵琶行（卷六頁五七）和長恨歌（卷七頁二二）翻成套數。歐陽修的秋聲賦（卷十三頁三一）也被翻成了套數。蘇東坡的前後赤壁賦（卷六頁五九，卷七頁二七）也被翻調。馬廉只要稍微把句子念一下，就可以發現此套每一句都是從原賦改成的。所以馬註『雍熙樂府選仙呂調』這八個字應該刪去。

但馬廉也有值得稱道的地方，如關漢卿附孟良盜骨，引北詞廣正譜仙呂十八葉。原文云：『算着我今

年合盡，來口個衆軍衆軍傳令』（青哥兒）此二語確爲今傳本吳天塔中所無，可見吳天塔與孟良盜骨確爲二本，且永樂大典中也有關漢卿的孟良盜骨，更可使人確信。他又說：『生金關一云捉頭鬼，恐誤。』這也是有見地的，因爲捉頭鬼的題目正名是仁安殿正果追魂使，四哥哥神助捉頭鬼，生金關中並沒有這樣的情節。

天一閣本也給了我們許多新的知識：

（一）王實甫名德信。

（二）汪澤民名德潤。

（三）楊顯之被王元鼎敬爲師叔，又被順時秀稱爲伯父。

（四）王伯成是馬致遠的忘年友，張仁卿的莫逆交。

（五）王仲文曾住金華。

（六）李文蔚的芭蕉雨中所寫的女主角名叫周素蘭。

（七）紅字李二還作有全火兒張弘和窄袖兒武松。全火兒張弘在水滸上是船火兒張橫，但在大宋宣和遺事上却是火船工張岑。武松的綽號不作「行者」而作「窄袖兒」也是第一次被聽見的。

據友人調孚的校勘，關漢卿金線池條下：「古名家雜劇竹集有目。」誤。應改作：「古名家雜劇本信集卷一，」列於第二行下，因此書見存也。又鄭廷玉冤家債主條，「息機子本第十」下，應加註：「（作鄭廷玉撰。）」

論元曲故實

苦水兄在讀書週刊第九十二期上以爲元曲的典故「皆讀書人差不多都知道的典故」接着他舉了許多例：「西廂記、黃梁夢、崔護謁漿、流紅葉、倩女離魂、曲江池諸事，又皆唐人傳奇中之流傳極爲煊赫者，作曲者更不必見了前人的戲劇始資爲故實」這論斷錯了，他不曾仔細對照戲劇故實與唐人傳奇是否相同，只看題目，便下論斷，危險很大。

元曲中引到西廂記的，如青衫淚云：「錯猜做待月張君瑞。」東坡夢云：「法聰心憐。」又云：「倒做了普救寺鴛鴦來鬧道場。」鴛鴦被云：「今日遠鄉了君瑞。」百花亭云：「那孫飛虎聲名大，閃的我張君瑞自驚疑。」馮玉蘭云：「兀的不是把河橋的孫飛虎搶鴛鴦。今日個大人呵，做了白馬將；我玉蘭呵，倒做了惠明僧。」試一檢唐人傳奇，元稹的鴛鴦傳看可有張君瑞、孫飛虎、白馬將軍、法聰、惠明僧等名字，可有鴛鴦鬧道場、孫飛虎搶鴛鴦等情節？魯迅稗邊小綴云：「鴛鴦傳中已有紅娘及歡郎等名，而張生獨無名字。客中無趙令時侯鯖錄，無從知商調蝶戀花中張生是否已具名字。」我查過，侯鯖錄中的商調蝶戀花（筆記小說大

觀本裏面的確也沒有張君瑞的名字。

又如黃梁夢，唐人傳奇是呂祖度盧生，元人雜劇却是鍾離權度呂洞賓。范康竹葉舟作於馬致遠黃梁夢之後，本來在錄鬼簿上時代的分別已無疑問，而竹葉舟中呂洞賓云：「偶然間行過邯鄲，逢帥點化，黃梁醒後。」更顯然用的是馬致遠黃梁夢中的事實，而不是唐沈既濟枕中記的事實。

又如崔護謁漿，大約最早見於唐孟棨的本事詩（歷代詩話續編本）曲江池云：「謁漿的崔護又蹇。」風光好云：「謝家莊 崔護覓漿。」百花亭云：「莫不你前身原姓謝，自笑我有那崔護詩才幾些，怎敢使大廝八將涼漿謁。」根本本事詩上只說「酒渴求飲」不叫做「謁漿」，而白樸和尚仲賢的雜劇却都稱為「謁漿」，這謁字似費解，疑為渴字之誤。（曲海總目提要卷一頁一五即作渴漿）大家以訛傳訛，都作謁字，可見雜劇的影響。且本事詩中的地點只作「郟城南居人莊」不作「謝家莊」，女主角也無姓名，只稱為「女」並未說是「姓謝」。崔護謁漿原文隻字無存。今我考出牠所影響的三劇，知道原來女主角是謝家莊姓謝的，總算稍有所得。曲海總目提要說後來諸劇「女子姓氏隨意撰出，不可為典要。」該書編者也不知道元曲中女子姓氏是誰，我的考證可補他的不足。元代南戲佚文中也不會說起女主角姓什麼。由以上所證，當可知曲江池、風光好、百花亭等都出於雜劇，而不出於唐孟棨的本事詩。

又如流紅葉，似亦出於唐人孟棻的本事詩，惟碧桃花中所云：「從今後將紅葉不題詩。」這句話看不出雜劇的特點，我無從答辯，只好認輸。

又如倩女離魂，曲文所引，也與唐人傳奇不同；而與元人雜劇則相吻合。因為唐陳元祐的離魂記只作「倩娘」，不作「倩女」。作「倩女」的是元鄭德輝的雜劇倩女離魂。鄭劇楔子夫人云：「老身止有一個女孩兒，小字倩女。」故牆頭馬上云：「似舟中載倩女魂。」碧桃花云：「少年倩女綠窻魂。」而唐人傳奇却是「幼女倩娘」，端妍絕倫。

又如曲江池，玉壺春云：「感謝你個曲江池李亞仙。」當出於元石君寶的雜劇曲江池。因為唐人傳奇白行簡李娃傳只稱「李娃」，並不稱作亞仙。

所以苦水兄所引的六種唐人傳奇，除流紅葉外，簡直完全不相干。可見元雜劇所引，都是元人雜劇，而不是唐人傳奇。

苦水兄又舉例云：「孟母三遷、舉案齊眉、七里灘、凍蘇秦、相如題柱、玉鏡台、孟浩然、漢宮秋、趙氏孤兒、王粲登樓、追韓信諸事，皆讀書人差不多都知道的典故。」恐怕也不盡然。

即如相如題柱，雖見華陽國志，但該文僅云：「蜀郡城北十里有昇仙橋，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市門曰：

「不乘駟馬高車，不復過此橋。」他題的是市門，不是橋柱；但玉鏡台却云：「撇的我沒牙沒口題橋柱。」又牆頭馬上云：「教齋長休題柱。」倩女離魂云：「嘶隨着司馬橋。」又云：「題橋漢司馬。」舉案齊眉云：「他又不會昇仙橋題柱。」並且華陽國志並沒有卓文君駕車過橋事，元曲中却有無名氏的卓文君駕車，見太和正音譜。留鞋記云：「他道漢相如伸意你個卓文君，她道你把車駕的穩。」留鞋記云：「卓文君駕香車歸故里。」這裏所謂「故里」當非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本傳中所謂「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所以這故里似爲經過長安之意，而非回到咱們四川也。此劇現已亡佚，揣想情形，相如既貴，當羞辱老丈人一場，如雜劇故套，演一回元代王寶川吧？

又如凍蘇秦故實也不出於正史，而出於元人雜劇。諱范叔云：「抵多少凍蘇秦冰雪堂。」追韓信云：「冰雪堂蘇秦凍倒。」恐怕冰雪堂故事，史記是不見記載的。

又如孟母三移，（拙作讀曲隨筆而四一誤排作「遷」，表中不誤）普通都作孟母三遷，引文却一律作「孟母三移」。蝴蝶夢云：「俺待學孟母三移。」牆頭馬上云：「一個是三移孟母。」合同文字云：「我將那百許的虔婆錯認做三移孟母。」爲什麼一律作「移」，不作「遷」呢？移、遷同爲平聲，與平仄當無關係。蝴蝶夢移字在句末或可謂爲趁韻，至其他二語又與趁韻無關，何以一定要作「移」呢？還不是爲了孟母

三移是元人的雜劇名麼？也是園書目就有一本元曲是稱爲守貞節孟母三移的。

又如孟浩然壩陵橋騎驢和踏雪尋梅，我還不曾查出其來歷，似亦雜劇中所有情節，姑且存疑。

本來我的那篇元曲時代先後考（見讀曲隨筆）是頗爲軟弱的，我自己就不甚相信，也不甚深考。現在苦水兄與我討論，使我有機會辯解，使得那篇文章得到一些說明，稍得鞏固一些兒論點，不至完全單薄，是我頗爲喜歡的。自然，我不掩飾舉案齊眉、七里灘、玉鏡台、漢宮秋、趙氏孤兒、王粲登樓、追韓信以及流紅葉之近於普通典故，不知苦水兄能同意於西廂記、黃梁夢、崔護、謁漿、倩女離魂、曲江池、相如題柱、凍蘇秦以及孟母三移乃雜劇故實否？又不知苦水兄對於他所未提到的趙貞女、蔡二郎、馬陵道、來生寶、綵扇題詩、芙蓉亭、謝天香、張生煮海、鶯寒亭、單鞭奪槊、殺狗勸夫、甕合羅、勘頭巾等等，能信其爲雜劇故實否？更不知苦水兄能略信雜劇引用雜劇故實的通例否？只是輕輕的一句「亦恐是來自民間傳說」，似乎是太容易。我們似應一一考其出處。

西廂記作者問題辨正

最近看到逸經第十九、二十四、三十四各期魏復乾、賈天慈、退翁諸家對於西廂記作者問題的討論，頗想來插幾句嘴。

魏氏主張關漢卿作，董珪續。

賈氏仍主張王實甫作；關漢卿是否續作，暫不討論。

退翁主張關漢卿作，王實甫僅補圍棋一折。

我同意賈氏的主張，反對魏氏和退翁的主張，並且，到現在為止，我主張西廂記五本均爲王實甫所作。現在先駁論魏氏的意見。

魏氏的關作董續說，理由凡六：

(一)根據筆墨色彩。魏氏以爲續西廂筆墨不及關漢卿的寶娥冤、單刀會等，故續西廂非關作；西廂筆墨勝過王實甫的麗春堂，故西廂非王作。其實西廂第五本與寶娥冤、單刀會等各有其長，作風不同，不能

併論。前者長於抒情，後者長於敘事；前者是詩的，後者是散文的；前者影響後來湯顯祖的詞藻派，後者影響後來沈璟的本色派。西廂第五本雖不及前四本文字不一定就全壞。王世貞曲藻云：『漢卿所補商調集賢賓及掛金索，裙染榴花，睡損胭脂，皺紐結丁香，掩過芙蓉扣，線脫珍珠，淚濕香羅袖，楊柳眉顰，人比黃花瘦。』俊語亦不減前。』（蔣一葵堯山堂外紀並引之）可見西廂第五本中也有很好的詞句。至於西廂前四本雖遠勝麗春堂，但王實甫尚有販茶船和芙蓉亭，現存殘文各一折，已收入我的元人雜劇輯逸，此二種都比麗春堂好。可見麗春堂只是例外的失敗之作；他的其他好些作品都是極好的。設以麗春堂爲標準，難道販茶船和芙蓉亭也都不算是王實甫作的麼？一個人的作品不一定篇篇都好，這是最淺近的常識，所以魏氏這一條根本不能成爲理由。

（二）根據關漢卿本邑歷代人民之傳述。『棺中作哭聲，旋屋梁上墮下西廂遺稿一卷，』根本是神話，在科學昌明的今日，誰也不會相信。「歷代」二字，尤無根據；魏氏生爲現代人，何以知道「歷代」都相傳這種神話呢？所謂「歷代」，又是從什麼時候算起呢？據我的推測，這種神話似始於乾隆年間。葉堂納書楹曲譜補遺卷四時劇崔鶯鶯（即退翁文中所舉俞曲園語所引）云：（此書刊於乾隆五十七年）

〔山坡羊〕崔鶯鶯怨天恨地呀地，衆賓朋請坐下，聽奴家訴一番的情緒。咱父親也會在當朝爲

相國，也會在翰林院內爲舉士。昔日有一個關漢卿，他來應舉。只因他才疏學淺，咱父親不會把他名題。誰想那奸賊將沒作有，把奴家編成了一本什麼西廂記。幾曾有寄棺槨在普救寺裏？幾曾有孫飛虎與兵來掠娶？幾曾有白馬將軍把半萬賊兵剪除？幾曾有老夫人使紅娘請君瑞來結爲兄妹？幾曾在太湖石畔去聽琴？幾會與他偷情寄柬傳書？幾曾有送張生在十里長亭回來也？幾會爲他鬆了金釧，減了玉肌？聽知，哎呀，就是我這裏害了相思病，哎呀，天吓，他那裏曉得聽知，哎呀，枉口白舌，自有天知。

〔掛枝兒〕一家兒埋怨着這一本西廂記，恨只恨關漢卿狠心的賊，將沒作有編成戲。張生乃是讀書客，紅娘怎敢亂傳書？奴是崔相國家鶯鶯，他怎敢辱沒了先君的體？

這兩支小曲雖刊於乾隆五十七年，其流傳的時期當較早若干年。它流傳到安國縣，便變成這樣的傳說：「關君當時高才博學，因其文不逢迎時尚，故科舉不第。主考官崔某，係安平縣某村人，憤因盲於識文，遂取會真記作西廂以寄憤。」

退翁引汪棣香云：「西廂一書，成於兩人之手。當時作者編至「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之句，忽然仆地，嚼舌而死，後半部乃另一人續成之。」（梁子章並引之）它流傳到安國縣，便變成這樣的傳

說『其宅內有西樓一所，晚年獨處其上，致力爲文，數月間未曾下樓，嘔血遍地，乃努力不懈，作至西廂記第十六齣，竟嘔多量血而亡。』「嚼舌而死」是變成「嘔血而亡」了。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云：『輝縣褚邱去百泉四十里，寺傍有白馬將軍寺，土人多崔姓者，而近又有鄭村。有於褚邱演崔鄭傳奇，土人以石擊優人，訟之官，張棗居有過褚邱詩云：「玉勒追風下故鄉，鴛鴦隊裏陣雲黃。怪底褚邱春秋上，無人敢去演西廂。」牠流傳到安國縣，褚邱便成了安平縣某村，不敢在褚邱演西廂，便成了關漢卿『託其友名王實甫，蓋恐有礙鄰里。』

其實這些傳說都是無稽之談，時劇和汪棣香的話也一樣的不可靠，都只是清朝人造謠。

(二) 安國縣志之記 安國縣志的話與傳述差不多。魏氏當看過縣志，我想請他告訴我修志的年月。大約至早不會在清初以前吧？馮沅君女士曾查過乾隆二十年所修的祁州志，也引有這樣的傳說；（見燕京大學文學年報第三期再談關漢卿的年代跋）但修志的人自己就不甚相信，自稱爲「無稽」了。連修志的人自己都不相信的話，難道我們可以相信麼？

(四) 西廂記內之地名多指本地而言。魏氏云：蒲郡即安國縣，博陵即安平縣，普救寺即關漢卿宅北興雲寺的古名。但是，蒲郡和普救寺，唐元稹的鶯鶯傳中已有記載了；難道元稹（河南人）也要算作河北

省人麼？又金董解元西廂已經說起崔氏是博陵人了：『這佳麗是博陵幼女。』王實甫也不過依據唐金舊說照寫罷了。許多寫南西廂的人都寫上這些地名，不必一定要關漢卿這樣寫也。

(五) 西廂記內之方言盡係本地方言。本地當指安國縣。其實「顛不刺」「莽戇」「麼哥」「兀的不」「死臨侵地」元曲中所在皆是，不暇枚舉，不限定何人作品中特有。並且，此條魏氏自己已經推翻，在二十四期上改稱為『河北省通行語』了。王實甫是大都人，當在河北省內；那末，又不限定要關漢卿寫得出了。

(六) 山西崞縣山村賈氏之傳說。這也是渺茫無稽的；年代久遠，並無較古的記錄可據。猶之某家譜載施耐庵在江陰某村致家館時寫水滸，因打狗而寫武松打虎（見澄江舊話）一樣地不可信。

現在再駁退翁的關作王補說。

圍棋圖局一折，乃晚進王生所補。退翁何以知道晚進王生就是王實甫呢？恐怕是沒有根據的猜測吧？「晚進」二字是對誰而言呢？倘我也照退翁的方式來猜測，可說是如此：西廂乃王實甫作，有一位先生補了一折，恰巧他自己也姓王，時代較王實甫為後，便自謙地稱為「晚進王生」。雖然也是猜測，似較退翁為合理。閱遇五也說：「豈實甫之後，又出一晚進王生耶？」（見元人雜劇全集二集盧冀野輯）那末，因晚進

王生的增入圍棋闖局一折，更可證明西廂是王實甫作的了。

我主張西廂乃王實甫作，是由於錄鬼簿的記載。錄鬼簿成於元至順元年（一三三〇）可說是最早記載西廂記作者的書。關漢卿名下，並無作西廂的記載。

其次，明初太和正音譜也說西廂五本均爲王實甫作。

他如王世貞曲藻、徐復祚三家村老委談、清初西廂都說是王作關續；以其爲明嘉靖以後人的話，也都不足置信。

我們究竟是應該相信元朝同時人和明初人的話，說西廂是王實甫作的呢，還是應該相信清朝人的話，說西廂是關作董續的呢？

在沒有找到比一三三〇年錄鬼簿更早的記載以前，王實甫作西廂全二十一折這主張是永遠成立的。

雍熙樂府與南戲

一

雍熙樂府錄南曲套數的僅卷十六一卷。這一卷裏計錄七十八套，但頁三三的三台令「孤幃一點殘燈」套與頁五八的鶯啼序「孤幃一點殘燈」套重出，所以實際上只有七十七套。

這七十七套中，究竟有多少套是南戲，實在不容易辨別，因為各套大都不會明白的註出。註明齣目的僅極少數。要想辨別牠們是南戲還是套數，只有用別的書來對比，方纔可以弄清楚一部分。

證之南曲九宮正始，則以下各套都是套數，不是南戲：

頁二	綉停針	九宮正始	卷七百二八
頁一〇	十樣錦		卷十百四四
頁一四	香遍滿	樂府羣珠	卷五百三二
頁一六	字字錦		卷六百三〇

頁一七 春雲怨 有所思 卷一百三九

頁一八 春雲怨 慶壽 卷一百三九

頁一九 白練序 卷二百三三

頁二七 侍香金盞 卷一百四二

頁三三 三台令 陳鐸 卷六頁二三

頁三八 一機錦 卷八百九

頁四〇 錦庭樂 樂府羣珠 卷二百二八

頁四六 一封書 陳鐸 卷三百二一

再證之南宮詞紀，可知以下二套也是散套：

頁一三 香遍滿 陳鐸 閨思應作題情

頁二六 瓦盆兒 唐寅 孤零應作怨別離

瓦盆兒一套六如居士全集中未見採錄。

已經被拙編宋元戲文本事和錢南揚兄的宋元南戲百一錄收進去的南戲，此處不再贅述。

使我高興的是一套樂昌公主的南戲被我發現了。陸侃如馮沅君的南戲拾遺根據九宮正始第六册輯出了一支二郎神和一支黃鶯兒，不知道二支併見於雍熙樂府，此外還有「刮古令」和「尾聲」可以補馮陸之不足。現將此套全文錄下：

〔二郎神〕炎光謝，漸漸浙金風動也。瑩素練銀河渾似寫，長空萬里，寂然雲漢瀟灑。爽氣豁悽清絕，點霞珍開懷傳盃弄壘。願天上人間，占得歡娛年年今夜。

〔刮古令〕七夕遇令節，牛宿女星歡會也。相慶處人間天上，況此情怎盡說！今夜共歡悅。相別，怎堪月又缺。重逢相見，將這綵樓結，只聽得鵲噪叫啞啞。

〔黃鶯兒〕深夜靜沉沉，觀天河白似銀，正雙星牛女傳芳信。金蓮步輕，月下志誠，好向綵樓高處慇懃問。大家要虔誠，拜月瞻星，乞巧同穿繡針。

〔尾〕年年此夜同歡慶，相會處今宵節令，金井梧飄玉露零。（頁二九）

又，雍熙常有割裂或任意配置套數或小令的情事發生。例如頁二二喜梧桐用韻卽與以下接寫的一封書和皂羅袍不同。九宮正始稱喜梧桐爲明小令，當屬不謬。又如，頁五一香風俏臉兒和以下接寫的東甌令同韻，但是東甌令以下接寫的玉嬌枝便不同韻了，我疑心這玉嬌枝是王祥戲文裏的。

從執箕箒被禁持，逆來順受，竭力事親不落後。奶娘何故搬鬪，調唆的俺母親百事有，無故把奴賄
儂，致令的憎人易醜。

其中所敘情事，如祥妻之孝，奶娘之搬鬥，悉與王祥戲文合。

雍熙樂府中常有襲用宋詞的，這可以使我們看出詞與曲的關係是怎樣的密切：

〔永遇樂〕南園春畔踏青時，風和聞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長人困，蝴蝶兒又飛。花露重，草烟
低，看人家簾幙低垂。鞦韆慵困解羅衣，畫堂中雙燕飛。——清平樂四時行樂，頁二一

〔金索掛梧桐〕殘紅水面飄，青杏枝頭小。燕子來時，綠水人家遠。天涯何處無芳草，牆裏鞦韆，牆
外行人道。聽得牆裏佳人笑，正是多情却被無情惱。——賞春，頁三一

〔天仙子〕水調數聲持酒聽，午醉醒來愁未醒。送春春去幾時回也，臨晚境，傷流景，往事後期空
記省，沙上並禽池上暝，雲破月來花弄影。重重翠幙密遮燈，風不定，人初靜，明日落紅滿徑。

其中稍有更動的字，只是爲了合拍而已。

一一

劇學月刊五卷一期有一篇雲士批評賤南揚宋元南戲百一錄的文章，有一節話頗有意思：

「有些極平常的材料，一向被人視為極其鄙俗的，賤先生却也把他們忽略了。即以本事而論，劉文龍菱花鏡一戲，所演情節，今已不可考，但亂彈戲裏的小上墳，至今還常常上演，其中的主角，一個是蕭素貞，一個是劉文龍（有的已訛為劉六敬）而菱花鏡一事，在這戲中也約略可看出六七分。此外如陰功報之與馮京三元記，血手印之與林招得三負心，金鳳釵之與薛雲卿鬼做媒等，都是可以印證的。」

劉文龍訛為劉六敬，是因為「文」「六」字形相近，龍字的草書又像敬字之故。但後來又怕「六敬」不辭，於是索性改為「祿敬」了。小上墳一名小寡婦上墳，又叫祿敬榮歸。馮沅君陸侃如南戲拾遺所引劉文龍女冠子一曲，不啻是全劇的綱領，大約是開場唱的：

聽說文龍總角時百事聰慧。漢朝一日，遍傳科詔，四海書生，齊赴丹墀。匆匆辭父母，水宿風餐，上國求試。正新婚蕭氏，送別囑咐，行行灑淚。

二十一載離家去，奈光陰如箭，多少爹娘慮。忽然回至，衣冠容貌，言語舉止，舊時皆異。天教回故里，畢竟是你姻緣，宋忠不是。忙郎都看，小二覷了，疑他是鬼。

恰巧小上墳的女主角也姓蕭，名叫素貞。劉六敬也恰巧是久別方歸。楊彭年的平劇戲目彙考小上墳條敘此劇本事云：

有劉祿敬者人都應試獲售，聽鼓京華，欲歸不得，歷久始得縣缺。其妻蕭素貞以劉久客不歸，杳無音信，疑已物故。時值清明，蕭乃在道旁荒塚壘壘間，攜麥飯紙錢，痛哭祭掃。適劉蒞任，念及糟糠，順道一省廣慕。行經是處，見此女子，頗似己妻，乃遣散僕從，趨問姓氏，果己妻也。蕭見其老態龍鍾，不敢深信；劉乃縷述家中瑣事，蕭始釋疑，悲喜交集，遂相攜回家。（多據戲考第四冊大錯考語，略加刪改）

馮陸所引九宮正始第十冊劉將出外，妻贈以三種表記云：

〔海棠賺〕剖金釵破菱花，每留半君根底，弓鞋兒各收一隻。他日歸來，再合團圓共成一對，幸勿憂慮。

小上墳的一節可與此合看：

（劉）寶貝放在塵埃地，叫一聲賢妻你來認分明。（占）拿起烏綾看一看，四四方方好烏綾；拿起梨花照一照，八月十五放光明；拿起花鞋對一對，千針萬針我做成。

梨花就是菱花，花鞋就是弓鞋；那末，烏綾就是金釵的後身了。所謂「娘舅李大公」大約就是從前元代戲文劉文龍裏的宋忠之類的人物吧？

馮京三元記、馮陸錢均未引，姑置不論。

林招得三負心確與血手印同一題材。血手印爲戲考第十二册所收，與錢記廣東唱本林招得孝義歌近似，可說是釵釧記一類的作品。

金鳳釵劇本，戲考似未收，但剪燈新話有金鳳釵記。我前疑薛雲卿爲男，（見復旦學報第五期拙文）今知却爲女主角，蓋代其妹勝仙做媒也。金鳳釵記裏的崔興哥就是鬼做媒裏的張文桂，吳興娘就是薛雲卿，吳慶娘就是薛勝仙。今舉可以對照的地方如下。鬼做媒中呂近詞云：

「二十年前指腹爲夫婿。」

金鳳釵記也說：

「崔有子曰興哥，防禦有女曰興娘，俱在襁褓。崔君因求女爲興哥婦。」

鬼做媒越調繡停針云：

「念勝仙年方及笄，無佳配獨守香閨。偶然瞥見郎標致，春心難挨怎由己，故遣盤勝環兒。」

這骨勝環兒就是金鳳釵了。金鳳釵記也說：

「妾卽興娘之妹慶娘爾。向者投釵轎下，郎拾得否？」卽挽生就寢。」

鬼做媒中文桂拒絕了冒牌的假勝仙：

「事要三思。非是本人相推阻。大半窮途身狼狽，幾乎命掩泉世。幸得伊家濟苦，實不敢辜恩忘義。」

金鳳釵記中興哥也拒絕了冒牌的慶娘：

「生以其父待之厚，辭曰不敢。」

終於文桂接受了假勝仙的愛，興哥也接受了假慶娘的愛。所謂「鬼做媒」是怎樣的呢？試略述金鳳釵記的本事：

興娘與興哥自幼訂婚。興哥遊宦遠方，十五載不歸。興娘念興哥病死，適興哥至，寓興娘家。興娘魂冒充其妹慶娘，來與興哥合併偕逃。居鄉間一年，復偕歸。舟泊江邊，興哥先入城見興娘父母，告罪。父母莫知所以。

於是興娘魂借慶娘之身說道：

「興娘不幸，早辭嚴侍，遠棄荒郊，然與崔家郎君緣分未斷。今之來此，意亦無他，特欲愛妹慶娘續

其婚爾。如所請肯從，則病患當即痊愈；不用此言，命盡此矣。」

這就是所謂「鬼做媒」了。

馮陸指出薛芸卿即董秀英，這是很可感謝的。但他們却誤信了南詞定律上所引的中呂近詞爲薛芸卿，同時薛芳卿中又引了中呂近詞。其實，「二十年前指腹爲夫婿」該是薛芳卿中的詞句，而不是薛芸卿中的詞句。芸芳二字相似，南詞定律便張冠李戴了。中呂近詞「多福分」一曲是應該刪去的。

讀誠齋樂府隨筆

一 元曲軌範的超越

明初周憲王朱有燉的雜劇，往往有超出元人規矩的地方。因為元曲是規矩極嚴的，每本必須四折，現存的劇本中，只有趙氏孤兒五折是例外，佚文中張時起的賽花月秋千記六折是例外，其餘便很少不是一本四折的了。朱有燉從永樂二年到四年寫了幾本雜劇，倒還兢兢業業的，不敢稍逾繩墨。從永樂六年起，便想打破陳例了。四折的打破，有年代可考者，已遲至宣德九年。這時他已寫了二十種雜劇，他自己也已經是五十八歲的老人。當時他所作的牡丹園就是五折的；這還不算，五折以外，還要饒上兩個楔子。年代不可考的曲江池，也有五折兩楔子。

元曲每每由一人一直唱到底，分唱固屬少見，合唱則從無此例。朱有燉打破這種規律，較打破四折律尤為顯著。最初是永樂六年的得騶虞，第二折使末與四探子合唱。宣德四年作蟠桃會，又作了一個嘗試，第一折和第三折都是末旦雙唱，第四折則是四毛女合唱。翌年的牡丹仙本是以旦為主角的戲，而第二折竟

使旦扮末唱，此例似乎也很少見；元曲中最常見的是末扮探子，像朱有燉那樣，在一劇之中，忽斂忽弁，是要使觀者迷離惆恍，摸不着頭腦的。大約他此時要想改革舊例，却没有勇氣，所以纔有這種「倒串」的補救辦法吧？又過了一年，他的胆子却更大了。牡丹品第四折第三調以下使得許多人合樂而唱。後來又守了幾年規矩。到了宣德八年，他作仗義疎財，又使燕青和李逵二末合唱或分唱。到了次年作牡丹園，更竭盡分唱與合唱之大觀。每折都是二旦先分唱後合唱，最後則十旦合唱，所謂「十美人慶賞牡丹園」是也。第一楔子爲金母唱，第一折姚旦和魏旦唱，第二折壽旦和素旦唱，第二楔子粉旦唱，第三折粉旦和醒旦唱，第四折寶旦和紫旦唱，第五折玉旦和醉旦唱，最後則一齊合唱。不知年代的仙宮慶壽第二折二末神茶和鬱壘雙唱。最後福祿壽三仙官也合唱。曲江池則第一楔子末唱，第二楔子旦唱，第一折旦唱，第二折先是末唱，後來外末輪唱，第三、五兩折旦唱，第四折末唱。

觀上所列，如牡丹仙、牡丹品、牡丹園、仙宮慶壽、蟠桃會這五種都是慶宴時用的，大約朱有燉爲了要熱鬧，想避免獨唱的單調，纔引起改革的決心來的吧？看看嘗試成功，後來像仗義疎財、曲江池之類的人情劇，也同樣的用起合唱來了。

關於作者的這一改革，即從獨唱到合唱和輪唱，我是非常贊同的。這既省了唱者的嗓子，又使得觀衆

的興趣更加濃厚起來。至於一本四折，則並不嫌少，似與希臘的古劇以及近世歐美戲劇不謀而合。所以朱氏僅牡丹園與仗義疎財多了一折，這一點我也很是滿意。

此外合規律的且唱本有烟花夢、慶湖堂、桃源景、復蓉娟、半夜朝元、辰鉤月、悟真如、繼母大賢、團圓夢、香囊怨等，末唱本有八仙慶壽、小桃紅、喬斷鬼、豹子和尚、常椿壽、踏雪尋梅等。

二 兩楔子的沿用

吳梅跋誠齋樂府，於牡丹園云：『一劇中用兩楔子，此爲僅見。』大約他的跋語是隨讀隨記的，當時還不知道周憲王除牡丹園外，還有烟花夢、桃源景、得鸞虞、悟真如、曲江池這五劇都是有兩個楔子的。除牡丹園楔子在第一、三兩折以前，悟真如在第一、四兩折以前，曲江池併在一折以前外，其餘三劇楔子均在第一、二折以前。

後來吳梅又跋烟花夢云：『通劇楔子亦用二處，其誤與牡丹園同。』跋桃源景云：『通本楔子有二……亦非正格，惟創自王手，未敢明斥其非耳。』跋得鸞虞云：『通劇楔子亦有二處，此是誤。』跋悟真如云：『通劇楔子亦用二處。』

其實，「楔子有二」並非「創自王手」而「此是誤」也。該說「此是不誤」。這在吳梅的學生蔡瑩的元劇聯套述例裏已經寫得明白：「有兩楔子者，羅李郎、東窗事犯、馬陵道、抱妝盒凡四本。」如此說來，元人雜劇用兩楔子者正多，不待周憲王創始明矣。既遵元人舊規，當無錯誤可言。在這一點上，蔡瑩可以說是青冰了。

三 猶存古意的戲劇典故

吳梅跋烟花夢云：「劇中好用劇詞典故。如販茶船卽王實甫之蘇小卿月夜販茶船事，陽臺夢用王子一之楚陽臺事，藍橋驛用庾天錫之裴航遇雲英事。元人喜以劇實連入曲中，憲王此等處正得古意也。」又跋小桃紅云：「豫章城卽雙漸趕蘇卿事。」又跋半夜朝元云：「後庭花引用楚陽臺、曲江池、翫江樓等，皆劇場故實，亦得元人運典之法。」此類用典甚多，不僅烟花夢、小桃紅、半夜朝元爲然。今謹就所見，一併寫在下面：

關於雙漸趕蘇卿的故實，當然引用得最多。如烟花夢玄鶴明一曲云：「則你這呆黃肇心腸硬，更合着蘇婆婆臉通紅，送的那俏蘇卿船解纜，閃的個雙通叔寨兒空。又撞着村馮魁狗一般趕臊趕臊的業種。」小

桃紅云：『（天下樂）他則愛村馮魁鈔貫兒青，那裏問僧雙郎詩句兒清，走上那販茶船連夜行。（那吒令）假言清行清，囑付下金山寺衆僧；算前程後程，埋怨他麗春園柳青；實心實志誠，嫁與了茶船上那生。既與他共枕眠，既與他同衾寧，早難道紅粉無情。（鵲踏枝）若不到豫章城，趕上蘇卿，順着那兩岸蘆花，千里帆輕，打聽的雙通叔除授了臨川縣令，他又道惺惺的還惜惺惺。』復落娼賀新郎云：『他比那村馮魁加倍兒寒酸相，虧俺這濫蘇卿將他來看上，則你那雙通叔也不是個才郎。你欲待趁西風開短棹，隨明月泛長江，你休把豫章城生紐做宣平巷。』同劇二煞云：『便抬了個村馮魁也是強。』半夜朝元油葫蘆云：『把我似蘇卿接受了馮魁定。』香囊怨賺尾云：『想馮魁那個呆頹，干送了三千引新茶落個甚的。船到了金山寺裏，那蘇卿打聽的雙生及第，他又早向回廊壁上暗留題。』慶湖堂水仙子云：『想着他假恩情啜賺了鳳鸞交，……愛他那販茶船改變了，豫章城趕上多嬌。』

爲避免煩瑣計，零星引用典故的，此處都不再舉例，只舉烟花夢、曲江池和團圓夢這三劇裏面的典故：

（一）烟花夢 紅綉鞋云：『似這雪韓退之，他也曾迷蹤失路，似這雪狄梁公，他也曾感嘆嗟呀，似這雪

賢達婦，他也曾雙駕井陘車，似這雪酷寒亭，他也曾悲孔目，似這雪破窰內，他也曾凍寒儒，似這雪貶黃州，他也曾將學士阻。』上面一曲，每一句是一個雜劇，依次說明如下：紀君祥的韓湘子三度韓退之或無名氏的

藍關記、關漢卿的風雪狄梁公和賢孝婦風雪雙駕車、楊顯之的鄭孔目風雪酷寒亭、關漢卿或王實甫的呂蒙正風雪破窑記以及費唐臣的蘇子瞻風雪貶黃州。接着么篇云：『似這雪便有那孫康志也怎的讀書……似這雪便有那王子猷也難舉棹，似這雪便有那孟浩然也不騎驢。』雜劇裏便有關漢卿的孫康映雪、無名氏的憶故人戴王訪雪以及馬致遠的孟浩然踏雪尋梅。

(二) 曲江池 四煞云：『有一個王妙妙死哭秦少游，有一個裴興奴重逢白樂天，有一個燕子樓許盼盼思張建。』雜劇裏便有鮑天祐的王妙妙死哭秦少游、馬致遠的江州司馬青衫淚以及侯克中的關盼盼春風燕子樓。

(三) 團圓夢 混江龍云：『我待學……孟德耀高舉案以事其夫……孟姜女長哀慟傾彼城隅。』雜劇裏便有無名氏的孟德耀舉案齊眉和鄭廷玉的孟姜女送寒衣。接着油葫蘆云：『有一個抱姪挾男魯義姑，他將這親子疎，更有個探桑的烈女遇秋胡，更有個三移居止的賢人母……更有個浣紗抱石的投江女。』雜劇裏也有武漢臣的抱姪攜男魯義姑、石君寶的魯大夫秋胡戲妻、無名氏的守貞婦孟母三遷以及吳昌齡的浣紗女抱石投江。

零星引用典故的有一個是非常重要的，難於割愛，那就是蟠桃會。一劇裏的簡秀才，中有句云：『念手

足有深恩，學張公藝不分。」這是明指雜劇張公藝九世同居，因此這雜劇究爲元人所作或明人所作，雖不可知，然其作於明宣德四年（卽蟠桃會創作之時）以前，却是可以斷言的。

又，一向我所懷疑的竹林寺雜劇名，亦已略得曙光。曲江池刮地風後說白題及「竹林神廟」或者「竹林寺」卽爲元石君寶李亞仙詩酒曲江池的別名，亦未可知。曲海總目提要有竹林寺的提要，惟爲清人所作，所說爲觀音得道事，當與元人的竹林寺無關。

四 香囊怨所引雜劇名

周憲王香囊怨所引雜劇名甚多，謹比勘如次：

諸葛亮掛印氣張飛	無名氏諸葛亮掛印氣張飛	李亞仙花酒曲江池	石君寶李亞仙詩酒曲江池
王鼎臣風雪漁樵記	無名氏朱太守風雪漁樵記	半夜雷轟薦福碑	馬致遠半夜雷轟薦福碑
關大王獨赴單刀會	關漢卿關大王單刀會	雙鬪醫	無名氏雙鬪醫
○包待制雙勸丁	無名氏包待制雙勸丁	進西施的越范蠡	關漢卿 <u>蘇台范蠡進西施</u>
○黃魯直打到底	無名氏黃魯直打到底	李太白貶夜郎	王伯成 <u>李太白貶夜郎</u>
還鄉衣錦薛仁貴	張國寶薛仁貴衣錦還鄉	蘇子瞻遊赤壁	無名氏蘇子瞻 <u>醉寫赤壁賦</u>

泣樹的田真	無名氏田真泣樹	舉案齊眉	無名氏孟德權舉案齊眉
管窺割席	關漢卿管窺割席	黑旋風山兒李達	李達制極多不備引
劉弘嫁婢	無名氏施仁義劉弘嫁婢	孟母三移	無名氏守貞婦孟母三遷
秋胡戲妻	石君寶魯大夫秋胡戲妻	銀箏怨	白樸薛瓊瓊月夜銀箏怨
袁海生	李好古張生袁海	金線池	關漢卿杜蕊娘智賞金線池
臨江驛	楊顯之臨江驛瀟湘夜雨	崔鶯鶯待月西廂記	王實甫西廂記
賞黃花浪子回回	吳昌齡浪子回回賞黃花	董秀英花月東牆記	白樸董秀英花月東牆記
別虞姬	張時起霸王垓下別虞姬	王月英元夜留鞋記	曾瑞王月英元夜留鞋記
杜鵑啼	無名氏夜月杜鵑啼	蘇小卿月夜販茶船	王實甫蘇小卿月夜販茶船
擊壁偷光	關漢卿漢匡衡擊壁偷光	呂雲英風月玉盒記	楊文奎玉盒記

這三十二種戲劇，當時一定都是流傳並且演唱的。惜今所存者，尚不到一半。上表有兩點可以注意：一、

漁樵記的主人公是王鼎臣，不作朱買臣，這在較早的元曲刻本也是如此。二、玉盒記有一段重要的說明：『這玉盒記正可我心，又是新近老書會先生做的，十分好關目，是那奴婢士安調唆他大娘子害他，他肯守志尋夫，後來團圓了。』香囊怨爲宣德八年作，那末玉盒記該也是宣德初年的作品了。

吳梅跋香囊怨，漏列雙勘了，打到底，賞黃花，杜鵑啼四種，又氣張飛見也是園書目，雙鬪醫，田真泣樹明見太和正音譜吳梅云：『不見各家著錄，』誤。

五 誠齋樂府與八仙

誠齋樂府中有四種是講到八仙的，謹表列如次：

瑤池會八仙慶壽	福祿壽仙官慶會	羣仙慶壽蟠桃會	紫陽仙三度常椿壽
漢鍾離遙獻紫瓊鉤	漢代鍾離居第一	這個是漢鍾離頭挽雙鬢髻	這一個漢鍾離是姓舊名權
張果老高擎千歲韭	張果老牽著個白驢兒不騎	這個是白髭髯唐張果	這一個張果老唐世顯
藍采和漫舞長衫袖	藍采和踏了個淡綵	這個是藍采和身穿綠道衣	這一個藍采和是樂探官員
捧壽麵是曹國舅	曹國舅高擎著竹筴蔬	這個是曹國舅拿著筴蔬	這一個曹國舅親連宋
岳孔目道鐵拐拄護得千秋	拄鐵拐的仙人身姓李	這個是皂羅衫鐵拐李	這一個鐵拐李司都典
獻牡丹的是韓湘子	韓湘子將花籃手內攜	這個是韓湘子將造化能移	這一個韓湘子韓愈的親族眷
蓮靈丹的是徐信守	有一個徐神翁將靈丹掌上窺	這個是徐神公喜笑微微	這一個徐神翁法力精虔
呂洞賓慶壽滿捧著玉液金甌	呂洞賓把三尺的龍泉緊背	這個是呂洞賓手把太阿攜	這一個呂洞賓吾師道德全

上表無何仙姑，均以徐神翁替代。又鐵拐或云姓岳，或云姓李，殊無一定。蟠桃會作在前，云姓李，次之是八仙慶壽，又云姓岳，再次是常椿壽，又云姓李。當時鐵拐之姓似尙未確定也。

清華學報第十一卷第一期（二十五年一月號）浦江清先生寫了一篇極詳細的八仙考，兼及繪畫與磁器，並提到我的八仙傳說，因此又引起我對於這個題目的興趣。最後他說起雍熙樂府卷三端正好「喜遇太平年」一套慶壽詞，這一套中關於八仙的話如下：

見八仙在雲端裏現體：丹陽子鍾離第一，呂洞賓魚鼓手內攜，韓湘子籃內仙花獻，張四郎葫蘆手中提，曹國舅肩担着箬籬，張果老驢倒騎，鐵拐李髮至眉，藍采和雲陽板世間無對。

此外還有一套正宮端正好，兩套中呂粉蝶兒，一套南呂一枝花，這四套也都是載在雍熙樂府裏的。卷三正宮端正好云：

俺見張果老牽着個白驢兒不騎……更有個曹國舅高擎着竹箬籬。我子見藍采和踏了個淡爨。……又有那拄鐵拐的仙人身姓李。有一個徐神公（翁）將靈丹掌內窺。韓湘子將花籃手內攜。呂洞賓把三尺的龍泉緊背……更有個近上座的漢代鍾離居第一。

按此卽周憲王的福祿壽仙官慶會。雍熙樂府把周憲王的雜劇幾乎全部都錄了進去，這戲劇當也不是例外。卷七中呂粉蝶兒太平訪道關於八仙的是：

鐵拐李顯神通口吐雲，韓湘子勝仙花手內提。藍采和手執檀板虛空裏，呂洞賓白雲影裏懸真像，曹國舅紫霧叢中挑着箎箏。張四郎便把輪竿執，張果老四蹄蹇衛，有一個能修行辦道鍾離。

卷七中呂粉蝶兒慶壽是散曲，只有五個調子，關於八仙的是：

曹國舅將箎箏，李孔目鐵拐忙提。張四郎輪竿捲起，呂純陽寶劍光輝。陳七將霞光影裏，徐神翁披定仙衣。呀，韓湘子壯丹花頃刻不宜遲。張果老白驢勝似促風疾……更有那益壽延年漢鍾離。

卷九南呂一枝花云：

天邊一朵祥雲墮，我則見披鶴氅掛金衣，神仙八個臨凡世。韓湘子勝出枝錦牡丹，曹國舅肩担着竹箎籬。呂洞賓將着的是龍香墨，呀，李孔目他將那鐵拐忙提。藍采和檀板收拾，張四郎執着綸竿。陳七子將着梳篦，張果老蹇驢騎，有靈芝瑞草，更有那碧玉烏犀。祥光現，紫霧生，彩霞飛。我則見慶雲垂，暗相隨，顯出個長生不老漢鍾離。

以上兩套，都是用陳七將或陳七子來替代漢鍾離，把漢鍾離特別提高，不把牠算在八仙以內的。觀兩

套端正好都說「鍾離第一」可見當時對於鍾離的崇敬，而他的時代之特別比其餘諸人要早，恐怕是原因之一吧？據浦江清先生所引日本小柳司氣太博士的白雲觀志，道教正陽派以鍾離帝君爲祖師，或許這就是明初的崇信。

沈采的千金記

沈采的千金記是本色的傳奇，曲文很少駢儷的堆砌，第二十四齣漏賊，卽置之拜月琵琶中，也分辨不出。如其中香柳娘絃韓信妻征衣被劫云：『苦千針萬縷，苦千針萬縷，是奴親製，剜開牆壁皆偷去。恨賊人太毒，恨賊人太毒，九月送寒衣，教奴怎區區！嘆兒夫命蹇，嘆兒夫命蹇，不得受寒衣，凍死在邊地。』

千金記是敘韓信微時受辱，後來在漢拜將滅楚，卒至封王事。劇名的由來當然是由於千金，但劇中提到千金之處甚多，有下列三點：

- (一) 漢觀項羽頭賞賜千金 第四十一齣滅項云：『吾聞漢兵觀我頭者，賞賜千金。』
- (二) 滅楚後漢高祖賜千金 第四十三齣封王云：『賜千金榮歸故里。』
- (三) 漂母飯信信報以千金 第六齣推食云：『小生倘有榮貴之日，願把千金贈。』第四十九齣報德云：『今我將千金在此，欲報老母之德。』

這三點其實也只是一點。項羽的頭是被韓元帥的部下陳豨取去的，當然仍交給韓信，所以漢王才賜

韓信千金，而韓信也就拿這千金送給了漂母。千金只是光榮的象徵，其用意與蘇復之寫蘇秦題作金印記是一樣的。

此劇的結構和取材，呂天成曲品說是「閨闈處太寥落，且且是增出，只入虞姬、漂母，亦何不可。」我也覺得在完全真實的故事中，硬要捏造一些「旦」的故事來與「生」相配，未免有斧鑿痕。像第二十三、四齣起盜和漏賊，韓信妻征衣被竊，第三十三、四十二齣訛傳和佳音，韓信妻聽到丈夫被斬的消息，後來方知是訛傳，都是不必要的。青木正兒以為鼓項羽過重，致有兩家門的弊病；我以為第四十六齣鼓張良「遊仙」也是不必要的。

在後來的戲曲選本上，千金記被選的有下列十一齣：

- | | | |
|-----------|-----------|-----------|
| 4 勵兵（起霸） | 22 北追（追信） | 40 問津（跌霸） |
| 13 會宴（鴻門） | 35 歌禁（楚歌） | 41 滅項 |
| 14 夜宴（夜宴） | 36 解散（探營） | 62 登拜（拜將） |
| 15 代謝（撇斗） | 37 別姬（別姬） | |

除北追登拜外，幾乎都是以項羽為主腦的。除鴻門和追信見於六也曲譜，夜宴見於崑曲大全外，其餘均見

綴白裘。他如納書楹曲譜和集成曲譜都不曾出這些範圍，崑腔將楚歌中的楚歌填了兩曲，罵玉郎，增出兩個歌姬合唱；又把楚歌中的倘秀才和滾繡球移到探營，並增出虞姬探營，相間唱石榴花和山坡羊；把這兩齣渲染得更爲動人了。崑腔又把問津和滅項併爲一齣，這也是很好的，因爲千金記原書第四十齣問津就不曾有過下場詩，並且只唱山歌三曲，就作爲一齣，未免只有徒歌的部分，沒有樂歌的部分了。六也曲譜追信全用北曲，棄去金索掛梧桐，隨事興，雙勝子等南曲；拜將全用南曲，棄去粉蝶兒，十二月等北曲；在曲調的統一上也是頗可稱讚的。

千金記登拜裏的粉蝶兒和十二月是襲用金仁傑的蕭何追韓信的最可注意的是北追。冠以北字，就是表示這是北曲，實際上這一齣大部分是襲用蕭何追韓信的第二折。元刻古今雜劇三十種中有此劇的曲文，但沈采似不曾見到；他所見到的許是雍熙樂府或詞林摘豔。試比較曲牌如次：

金仁傑 蕭何追韓信		沈采 千金記	
古今雜劇	雍熙樂府	六十種曲	六也曲譜
新水令	新水令	新水令	新水令
駐馬廳	駐馬廳	駐馬廳	

尾	收江南	梅花酒	七兄弟	川撥棹	掛玉鉤	夜行船	得勝令	雁兒落	水仙子	沉醉東風
尾聲	收江南	梅花酒	七兄弟	川撥棹	掛玉鉤		得勝令	雁兒落		沉醉東風
	梅花酒		改江南	七兄弟	掛玉鉤		得勝令	雁兒落		川撥棹
	煞尾	收江南	小仙子	梅花酒	七弟犯收江	掛玉鉤	得勝令	雁兒落		沉醉東風

從上表看來，可知水仙子和夜行船兩曲爲古今雜劇所獨有，爲雍熙樂府所無。沈采千金記只是襲用了雍熙樂府所收此折的全部；且任意更改調名，合併三調爲一調。後來六也曲譜稍加糾正，使梅花酒仍分拆爲三，復於梅花酒後加上小仙子，大約原曲失傳，所以只好用集曲的方法來唱了；駐馬廳則被省略。古今

雜劇雖是較古的本子，却也是較俗的本子，比雍熙樂府更俗的本子，所以錯誤甚多，即就此折與雍熙樂府比勘起來，已可看出：

新水令	「虛幻」誤作「取幻」	音
	「按不住」誤作「接不住」	形
雁兒落	「恰相逢」誤作「却相逢」	音
七弟兄	「腳踏着」誤作「脚踏眉」	形
梅花酒	「掛起帆」錯作「對起帆」	形
	「太晚」誤作「太山」	音
尾	「半挽着」誤作「半晚着」	形

所謂北追就是用北曲來唱追信，並且還是襲用元曲的。大凡傳奇中有「北」齣的，總是（一）必用北曲歌唱，（二）或襲用元曲。例如，綴白裘八集卷三中的安天會北饒就用北點絳唇來唱的，首句是「一來爲帝王親差」，但與吳昌齡西遊記雜劇第五齣詔饒西行的點絳唇「梅綻南枝」完全不同；又如綴白裘五集卷一中的紅梨記北醉北粉蝶兒「醉眼生花步離披」亦與張壽卿的謝金蓮詩酒紅梨花第三折粉蝶兒「則爲我年老也甘貧」完全不同。所以北饒和北醉只是用北曲歌唱的饒行和醉據而已。但金貂記

的北詐和爛柯山的北樵却是襲用元曲的。北詐（綴白裘二集卷二）襲用元楊梓功臣宴敬德不伏老第三折，以圈爲記，無圈不會引用：

○鬪鷄鶴	○紫花兒序	○小桃紅
○金蕉葉	○調笑令	○禿廝兒
聖藥王	麻郎兒	么篇
絡絲娘	耍三台	○尾聲

聖藥王原本缺字甚多，無從抄起；大約因此不用。麻郎兒、么篇、絡絲娘以及尾聲四曲被合稱爲絡絲娘，其間還省了好幾句。耍三台也被略去了。北樵（綴白裘十二集卷二）襲用元無名氏朱太守風雪漁樵記第一折，也以圈爲記，只是用得很少，不像北追和北詐那樣的全部採用，只像登拜似的採用一小部分：

○點絳脣	○混江龍	油葫蘆
天下樂	○村裏逐鼓	元和令
上馬嬌	勝葫蘆	○寄生草
後庭花	青哥兒	○煞

「千金記寫得並不怎樣好。第四十一齣『外』的說白竟有「杜牧有詩云」的話，第四十四齣又有「藍關韓愈阻歸遲」的唱句，漢朝人竟會知道唐代的杜牧和韓愈，實是奇事！劇中引用唐詩（如第三十六齣的「烽火城西百尺樓」和第四十四齣的「勸君更進一杯酒」）的地方很多，因為不會指出人名，都還無礙，直指姓名，就犯了時代錯誤的毛病了。

用韻有時也很奇特，例如第二十四齣「漏成淘金令」起，比、衣、非、披、賦等字爲韻，最末一句忽然來了一個遺字韻，頗爲突兀，全句是「針指倦睡魔難遣」，我疑心這是屬於下曲金門厚的，因為金門厚的唱句是「忽聽得鄰雞聲聲喚，起將針線撚」。又第三十五齣楚歌，倚秀才以爽、漾、養、腸爲韻，最末忽然來了一句「痛征人未返」，也是天外飛來。查綴白裘九集，原來此句缺了一個鄉字。此均校勘之失，當然怪不得沈采。

但有些說白却也可議。例如第二十七齣趙王說：「韓信明修棧道」，此固成語，却不該趙王說；趙王如果知棧道是「明」修，也不致中計了，所以「明修」應改爲「修築」或「大修」纔是。第二十九齣趙王被綁時說：「上覆你那儒夫小人」，既罵韓信是儒夫，還要客客氣氣的「上覆」，也是矛盾，應該改爲「去對你那儒夫小人說」。第三十一齣：「將軍快要發軍令，急救齊王便了」，也欠通，應將「要去」二字刪去。

千金記第十齣投關對於臉譜頗有用處：

(淨)「原來還是那黑臉老官說得明白。」

「虧了那黑臉的爺爺，他就跪下去。」

(丑)「面花。略微鬚。」

(生)「身中面赤。微鬚。」

黑臉是指頂羽的，丑角開花臉，紅生開紅臉：這些在明萬曆以前已經是這樣的了。

屠隆的傳奇

一

屠隆是明代駢儷派的傳奇家之一，著有彩毫記、曇花記和修文記。他是浙江鄞縣人，字長卿，又字緯真，號赤水。明詩綜卷四十七云：「萬曆丁丑進士。除潁上知縣，調青浦，升禮部主事，歷郎中。有由拳、白榆、采真、南遊諸集。」施愚山云：「長卿令青浦，延接吳越名士，青籬、白舫，縱浪柳浦間，以仙令自許。在郎署益放詩酒。西寧宋小侯，少年好聲詩，相得懽甚。兩家肆筵曲宴，男女雜坐，絕纓滅燭之語，喧傳都下。中白簡罷官，壯年不自聊，縱覽闔塞，尋遨遊吳越七閩間，長篇短什，信心矢口而出。所傳由拳、白榆、采真、南遊諸集，皆未嘗起草之筆。自謂采真者十之三，乞食者十之七，蓋實錄也。」不僅他的詩如此，傳奇也是如此，既爲駢儷派，當然要撻擻典故，東拉西湊；乞食云云，倒的確是極好的口供。朱彝尊評他的詩「才非不高，而縱情奔放，不知所以裁之者也。」這話也可以移來評他的彩毫記。彩毫記既傳李白，當以李白之事爲宜；他添上許多楊貴妃的故事，如第十五齣遊玩月宮，第二十二齣漁陽鼙鼓，第三十三齣羅襪爭奇等，都只應作爲天寶遺事，諸宮調或長

生殿傳奇的材料的，似不應闖入以李白爲主的彩毫記。作者之所以要加入這些無關大局的材料，怕也是爲了作者自己「縱情奔放，不知所以裁之」吧？

彩毫記當作於曇花記之前，因爲曇花記第一齣本傳開宗卽有句云：「燒卻彩毫，」鮑郎才盡，何事又拈綺語？身在清虛府，須不是當日雕龍繡虎。試妮妮光明慧月，廉纖法雨，涅槃甘露，人應悟，別開一種金函部。」這意思是說，他寫彩毫時，還不曾深入佛道的魔障；後來寫曇花時，便爲佛道說法了。

屠隆的傳奇，大約都是自敘傳吧？彩毫記是被稱爲夫子自道的。呂天成曲品云：「此赤水自況也。詞采秀爽，較曇花爲簡潔。」齣數雖有四十二，已比曇花少十三齣，看起來的確不像曇花那樣的沉悶。焦循劇說卷四也說：「屠長卿作彩毫記，以李太白自命，沈景倩譏之。」按沈景倩卽沈德符，語見其顧曲雜言：「屠長卿之彩毫記，則竟以李青蓮自命。第未知果慙物情耳否？」但看愚山所云：「以仙令自許，在郎署益放情詩酒，」便可知其自負。

李白的確是他所佩服的人。卽如他的清言中便有句云：「大臣雅度，嫌王勃之恃才；明主知人，想李白之薄福。」他的續娑羅館清言亦云：「李青蓮仙才夙稟，白香山道骨天成。」看他屢次提起李白，便可知他對於李白嚮往之一斑。

李調元雨村曲話對於彩毫記頗致不滿：「彩毫記屠赤水隆作。其詞塗金績碧，求一真語，雋語，快語，本色語，終卷不可得。」

彩毫記的本事，第二十齣乘醉騎驢見辛文房的唐才子傳卷二和趙德麟的侯鯖錄卷六，屠隆把華陰縣令和宰相的事合而爲一了。茲對比如次：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鰲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物爲釣線？」白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虹霓爲絲，明月爲鉤。」又曰：「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義丈夫爲餌。」時相悚然。

侯鯖錄

太白欲登華山，乘醉跨驢經縣治。宰不知，怒引至庭下，曰：「汝何人敢無禮！」白供狀不書姓名，曰：「曾令龍巾拭吐，御手調羹，貴妃捧硯，力士脫鞵，天子門前，尙容走馬，華陰縣裏，不得騎驢。」宰驚愧拜謝曰：「不知翰林至此！」白長笑而去。

唐才子傳

（生騎驢過縣門，門卒喝生下驢，生不肯下，喧嚷科末）看你像是一個道士，怎敢騎驢不下，還過公門……你是何等樣人，從實供來。（生）我是海上釣鰲客，不必問我家鄉姓名。（末）這廝好無禮，敢造次狂言。我且問你，你海上釣鰲，以何物爲釣線？（生）我以四海爲漁池，三山爲釣台，虹霓爲絲，明月爲鉤。（末）以何物爲餌？（生）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爲餌。

綵毫記

（末）叫左右，此人一味胡言，必是好細，可與他紙筆，要他從實供招，是何等人，因甚至此唐突官府，若不肯供，先行責治。與紙筆介。（生寫供狀介）（生送供狀末讀介）供狀人無名氏，曾用龍巾拭而，御手調羹，力士脫鞵，貴妃捧硯，天子殿前，尙容走馬，華陰縣裏，不許騎驢呀，原來是李翰林大人至此！（末跪扶生起）下官肉眼，不識神仙，死罪死罪！

綵毫記

楊恩壽詞餘叢話謂脫靴一折，「人多笑其荒誕，不知事本正史，舊唐書李白傳。」但楊氏却不知道脫靴並非彩毫記，而是吳世美的驚鴻記。綴白裘三集中所載與彩毫記第十三齣脫靴捧硯完全不同。

第二十三齣海青死節中淨扮安祿山嘲丑扮安祿山妻云：「文武百官在此朝見，皇后怎麼好出來？你看花班班的面孔，像什麼模樣！」此數語與臉譜有關。

一一

曇花記雖不傳，但牠歷敘遊地獄，怕曾給與後來的目蓮戲以及神怪仙佛戲的影響很多吧？這使我不禁想起兒時在屠隆故鄉所看的木偶扮演的觀音得道遊地獄了。

關於曇花記的寫作，沈德符的顧曲雜言記其原委最詳：「甲申歲（按即萬曆十二年，一五八四）刑部主事俞識軒顯卿論劾禮部主事屠長卿，得旨，兩人俱革職爲民。俞，松江之上海人，爲孝廉時，適屠令青浦，以事干謁，屠不聽，且加侮慢，俞心恨甚，至是具疏指屠淫縱，且云與西寧侯宋世恩夫人有私，並及屠帷簿，至云：『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又有『翠館侯門，青樓郎署』諸嫖語。上覽之大怒，遂並斥之。屠自邑令內召甫年餘，俞第後授官祇數月耳。睚眦之忿，兩人俱敗，終身不復振。人亦有惜屠之才，然終不以登啓事也。西寧

夫人有才子，工音律；屠亦能新聲，頗以自炫。每劇場，輒闖入羣優中作技。夫人從簾箔見之，或勞以香茗，因以外傳。至於通家往還亦有之，何至如俞疏云云也！近年屠作曇花記，忽以木清泰爲主，嘗怪其無謂。一日，遇屠於武林，命其家僮演此曲，指揮四顧，如辛幼安之歌『千古江山』，自鳴得意。按辛棄疾永遇樂云『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余於席間，私問馮開之祭酒云：『屠年伯此記出何典？』馮笑曰：『子不知耶？木字增一蓋成宋字，清字與西爲對，泰卽寧之義也。屠晚年自悔往時孟浪，致累宋夫人被醜聲，侯方嚮用，亦因以坐廢，此懺悔文也。』時虞德園吏部在座亦聞之，笑曰：『故不如余所作曇花序云：此乃大雅目蓮傳，勉涉閨閣葛藤語，差爲得之。』余應曰：『此乃著色西遊記，何必詰其真僞。』今馮年伯歿矣，其言必有所本，恨不細叩之。』

曲品也說：『赤水以宋西寧侯騁戲事敗官，故託木西來以頌之，意猶感宋德。』但我却以爲木清泰不是指宋西寧，仍是作者自指。『孟豸豸卽指糾之者。』這大約是不錯的。第十六齣離邪設謗丑扮孟豸豸云：『下官散騎常侍孟豸豸是也，與司農蕭蕭黃流有不共之讎，日夜忿他不過，思量設一計策，害了他一家兒。』書中有好些地方可與屠隆的冥寥子遊參證，例如第七齣仙佛同途，便與冥寥子遊卷下相合。曰：『釋與道，亦有異乎？』曰：『無有異也。』第五齣郊遊點化，也與冥寥子遊卷上最後一節所敘情事相似。第二

十一齣超度沈迷，又與冥寥子遊卷下最後一節相近，都敘的是女色試心的現情。

《曇花記》第八齣雲遊遇師新水令云：「一朝揮手謝君王，脫朝衣把布袍兒穿上。」屠隆的另一著作《羅館逸稿卷一散曲消搖令》則云：「挂冠歸去謝君王，脫朝衣把布袍穿上。」二曲語句幾乎完全相同。或許這逸稿是作者寫作傳奇的棄稿，此套竟是第八齣的初稿，也未可知。

《曇花記》與臉譜有關者，普通都知道第十四齣奸相造謀的「淨扮盧杞藍面上。」此外第二十四齣有赤臉淨扮小魔王云：「赤臉獠牙。」第四十齣有藍臉貼與小旦同云：「只見兩個鬼卒，藍臉獠牙。」

《曇花記》有終折無唱句的，計有下列九齣，簡直成爲話劇了：第三齣祖師說法、第七齣仙佛同途、第十三齣天曹採訪、第二十四齣西來遇魔、第三十齣冥官逐聖、第三十一齣卓錫地府、第三十三齣瀛遊地獄、第三十四齣冥官斷案以及第三十八齣陰府凡情。

我對《曇花記》中的人物，另有牽強附會的別解，以爲牠與《紅樓夢》、《蕩寇志》一樣，本即沒有之沒，衛卽僞，賈卽假，郭卽鄧音之假。所以第二齣出場諸人物木清泰、衛德棻、郭倩香以及曹凌波，都是莫須有的人物。

李調元《雨村詩話引衡曲塵談》云：「屠赤水爲辭古鬱，《曇花》一記，具見婆心。」徐復祚《三家村老委談》云：「曇花，彩毫，屠長卿隆先生筆，肥腸滿腦，莽莽濫濫，有資深逢源之趣，無捉襟露肘之失，然又不得以濃鹽赤

醬醬之，惜未守沈先生三章耳。」呂天成曲品云：「其詞華美充暢，世情極醒。但律以傳奇局，則漫衍之節奏耳。」從以上三家的評語看來，可知稱讚曇花的較彩毫爲多。

曲海總目提要卷七云：「或曰：隆家有曇花閣，取佛氏優鉢曇花以爲名。但屠隆著有婆羅館清言、婆羅館逸稿等，或許卽以曇花閣喻婆羅館吧？陶庵夢憶卷一曰：月湖條云：「寧波府城內，近南門，有日月湖……屠赤水、婆羅館亦僅存婆羅而已。」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曇花中的木清泰也是作者自指，一僧一道，大約就是欺騙他的吳人孫榮祖了。

三

大約在彩毫、曇花以後，屠隆曾經有過一個時期的休息，只寫了一點小品，如清言、冥寥子遊之類。清言敘云：「意興偶到，輒命墨卿『曇花』、『彩毫』紛然，並作遊戲之語。復有清言。」卷上云：「以文章爲遊戲，將希劉勰逃禪，看齒髮之衰頹，自信鮑昭才盡。」這幾句話是可以與曇花記中二語「燒卻『彩毫』，鮑郎才盡」並看的。

修文記當是晚年的作品，因未收入六十種曲，故流傳不廣；見者亦尠。曲海總目提要作者望文生義，以

爲這鈹的是唐代李賀的事情。蔣瑞藻小說考證也這樣說，並云曾見「族人某蓄有舊鈹本」且「曾借觀」，真是怪事。其實修文記並不鈹的是李賀，而是鈹的蒙矐，現已有傳真社的傳奇三種本。

呂天成曲品云：「赤水晚修仙，爲黠者所弄。文人入魔，信以爲實。然以一家夫婦子女，託名演之，已窮其幻妄之趣，其詞固足採也。」這話方纔確切。修文記也是作者的自傳，第九齣靜居「練緯真炁」一語裏，已經把緯真的名字嵌在裏面了。

修文記較彩毫、曇花爲俗，大約屠隆認爲宣傳的作品，應該寫得淺一點，纔這樣屈就的吧？第十六齣鬼趣賦出現了愚癡鬼、詐黠鬼、強梁鬼、極窮鬼、風流鬼、妓女鬼、慳貪鬼、相思鬼等，每人有一段乾念的有韻的說白，使我想起魯迅朝華夕拾中所說目蓮戲無常的說白，唱詞用掛枝兒、山坡羊諸小曲，也是老百姓們所歡喜的。

第十齣仇鬼中的任伯誥卽指俞顯卿。任伯誥云：「生來多妬復多嗔，今日黃泉受苦辛。仰面彎弓還射我，逆風點火自燒身。自家鬼魂任伯誥是也，生前與蒙矐有仇，無計害他，誰想反害自己，兩敗去官。辭朝之日，他又能朝官罵我，中官紅棍兒打我，此恨怎消，憤氣身死。」所謂「兩敗俱傷」就是顯曲雜言中所謂「上覽之大怒，遂並斥之……兩人俱敗，終身不復振。」並且屠隆的好友宋世恩「侯亦因以坐廢」故第三十

齣樞中的大司主實指宋世恩，他對蒙懼的兒子說：「玉樞還想我與尊君同朝時麼？」

〔油葫蘆〕殿閣星河直禁門，意孜孜扞忠時補袞。那身家割割何曾付，只圖得宗社謀安穩，磐石寧邦本。又誰知流言玉石淆，多口忠邪混。我與尊君呵向山林先後尋肥遯，又誰知我一旦陷英魂。

修文記又時常回顧到曇花。第四十七齣小會云：「想當初遊戲詞林，到而今果識曇花。」第四十八齣大繪云：「優曇花覆疎檉疎檉，婆羅葉映雕楹雕楹。」以曇花與婆羅相對，益可證前言之不謬。同齣又有句云：「也何分仙宗佛乘。」這正是屠氏三教混合的一貫思想。

第三十九齣試樞與冥寥子遊中的一節近似：

「夜宿逆旅，或有婦人，冶容豔態而窺於門，須臾漸迫，微辭見調。冥寥子私念，此非妖也耶！端坐不應。婦人曰：『吾仙人也。愍子勤心好道，故來度子，且與子宿緣，幸無見疑。吾將與子共遊於度索蓬萊之間矣。』冥寥子……端坐如初，婦人瞥然不見。」

第十五齣化齋也與冥寥子遊中的另一節相似：

「冥寥子曳杖出郭門，至一處，見一書生，長揖曰：『僕有少酒，在前溪小閣櫻桃之下，朋儕不乏，而欲邀道者助少趣，能從我去乎？』冥寥子欣然便行。至其處，見六七書生，一人曰：『今日之遊，不可

無作。』一人應，一人先成詩，（以次各有所作。衆勉道人作，）道人不得已，乃吟曰：『沿溪踏沙行，水綠露紅處，仙犬忽驚人，吠入桃花去。』諸君大驚，起拜曰：『咄咄道者，作天仙之語，我輩固知非常人也。』於是競問道人姓名。但笑而不答。問者不已，道人曰：『諸公何用知道人名，雲水野人，邂逅一笑，即見，呼以雲水野人可矣。』」

但看曇花、修文均記化齋及試心之事，許都是屠隆自身的經驗吧？

關於屠隆的總評，鄭振鐸中國文學史第五十七章說得最好，即引來作爲本文的結束：「屠隆代表了一個思想荒唐、凌亂的時代；那便是隆萬間的幾十年。這時代昇平稍久，人習苟安。社會上經濟力比較的富裕；言大而誇的文人學士們，儘有投靠到一般社會以賣文爲活的可能。於是許多『布衣』學士，『山中宰相』，乃至退職投問的小官僚們，都可以用他們的『文名』做幌子，過着很優裕的生活。王百穀、陳眉公、張伯起，都是這一流人，而屠隆便也在其間雄據一席。因爲生活的安逸自由，便漸漸的淪落到種種享樂與空想的追求，方士式的三教合一與長生不老的思想，因而形成了當時的一個特色，也真有荒唐的方士們應運而生，肆其欺詐。隆便是被詐的一人，也便是足以代表這些荒唐的文士們的。」

獅吼記雜採諸小說

獅吼記是明代一部別開生面的傳奇。我們看慣了那些悲歡離合的戀愛戲，我們看慣了女主角當尼姑後來還俗的老套，忽然看到一本純粹的喜劇，描寫男主角懼內和女主角發雌威的戲，真覺口味爲之一換。

此戲可說是爲上演而作的，其中諧趣極多，無怪乎呂天成的曲品要說是「備極醜鴉，總堪捧腹。」作者把這一對夫婦形容得淋漓盡致，真是一幅絕好的浮世繪。

普通我們都認此劇爲汪廷訥所作，但周暉的金陵瑣事獨持異議。其中說：「陳憲卿所聞，工樂府，濠上齋樂府外，尚有八種傳奇：獅吼、長生、青梅、威鳳、同昇、飛魚、彩舟、種玉，今書坊汪廷訥皆刻爲己作，余憐陳之苦心，特爲拈出。」但據我們所知，陳所聞僅工散曲，從未作過傳奇，此說似不可信。周暉所舉青梅記已見姚梅伯的今樂考證，威鳳記已見曲海總目提要，彩舟記今有傳本，惟飛魚記似未見記載；以上四種均爲王國維曲錄所失收。我們雖不相信汪冒陳作之說，但因此知道了汪廷訥還寫過飛魚記，却也未嘗不是令人高興。

的事。楊恩壽詞餘叢話卷三載有綵舟記，絳三笑姻緣事，這「綵」不是那「彩」，大約這「綵」是清人的作品，與那彩並無關涉。

朱彝尊的靜志居詩話卷十八載汪廷訥有環翠堂集。據長澤規矩也的明代戲曲刊行者表初稿，知道汪廷訥的獅吼記確爲環翠堂所刻，那末，獅吼記的確是他自己刻的了。但該堂主人却作高士奇或高士里，或許爲了汪廷訥曾作過高士記，便以高士奇爲假名吧？觀天書、投桃、獅吼、彩舟等都有環翠堂的刻本，那末自己刻曲的事當屬可信。但他雖有長生記「雜用曇花」，（曲品語）與湯顯祖王百穀遊，聯句集唐人詩，（明詩綜語）究竟還會寫一些詩，不至攘他人的著作以爲己有，我們至多只能相信陳所聞曾經一部分的做過汪廷訥的合作者罷了。

卽觀獅吼，也是雜用諸小說的。設汪廷訥果偷陳所聞，陳所聞又偷各家的筆記小說，那真變了「偷而又偷」了。若說汪廷訥愛偷別人的作品，當然明賊俱在，既有呂天成舉發在前，復有在下指摘於後；若說汪廷訥偷陳蕙卿，而陳竟不發一言，他人亦未言之，僅憑周暉片面之詞，那就令人難以遽信了。

獅吼差不多把所有可以用的懼內的故事，都用了進去。試摘發於後：

（一）荀介子 第九齣奇妬柳氏向內大叫云：「小廝每你聽着，但有年幼的朋友來拜，竟自回他，休得

通報。」後來蘇軾差院子來請陳慥去遊春，柳氏聽說有人來看她的丈夫，忙說：「你且住，我去張一張，若是年幼的朋友，不許你出去。」這是襲用荀介子故事的。梁沈約的俗說云：

「荀介子爲荊州刺史，荀婦大妬，恆在介子齋中，客來便閉屏風。有桓客時在中兵參軍，來謁荀諮事，論學已訖，爲復作餘語。桓時年少，殊有姿容，荀婦在屏風裏，使語桓云：「桓參軍，君知作人不論學已訖，何以不去？」桓狼狽便走。」

(二)王文穆 第二十一齣訴冤，陳季常說：「正欲求東坡題一齋名。」東坡云：「何不名曰四畏？」季常云：「只聞君子有三畏，那一畏安在？」東坡云：「兼畏老婆。」這是襲用王文穆的故事的。清趙吉士的寄園寄所寄云：

「王文穆妻甚悍妒，嘗作三畏堂於就圃，楊文公見而戲曰：「請改作四畏堂。」王不悟，楊笑曰：「兼畏夫人。」見遣愁集。」

(三)李大壯 以上所引兩節，還不過是小地方，本節和下節却是大段的引用。第十六齣頂燈殺柳氏，將陳季常的頭「髮縮爲扁髻，安燈盞燃火于上，」便是全齣都說這件事，這是襲用李大壯的故事的。宋陶穀的清異錄云：

吳儒李大壯，畏服小君，萬一不遵號令，則叱令正坐，爲綰區髻，中安燈盃，燃燈火。大壯屏氣定體，如枯木土偶，人譚目之曰「補闕燈檠。」

(四)某士人 上節僅被用爲一齣，本節則被用爲兩齣，卽第十七齣變羊和第十九齣復形。茲節引這二齣的對話如次：

生 (低云)不瞞巫師，娘子用長繩繫我足上，不時扯繩，怎能暫脫！倘有妙用，自當重酬。

淨 待我家去牽羊來，自有道理。

(淨解生繩繫羊足介)

(附生耳)這般，這般。快走，快走！

(生應急下)

旦 (牽繩上)這半日我不曾扯繩兒，陳郎敢睡熟也！(扯介，內作羊叫)如何耳內恍聞羊聲？(又扯介，羊上，旦慌視)呀，怎麼不見丈夫，只見一羊，誑殺我也！誑殺我也！(淨上慢行介，旦大叫)

巫師，巫師！

淨 大娘子有何吩咐？

旦 我怕丈夫胡行，日用長繩繫其足，欲見便扯繩兒。方纔扯繩，只見繫的是羊，不知丈夫何處去向！
淨 (用手抹羊細看，大駭) 這是陳門祖先，怪你積惡，故罰郎君變羊。

旦 (抱羊哭介) 我的丈夫呵！怎得你還人道，脫獸羣？

淨 大娘子，這事不難，只要你齋心懺悔，你須齋戒三日，我替你哀求鬼神，令放郎君，還復本體。

以上是變羊，下面便是復形：

淨 (解羊繩繫生足，大念云) 鬼神洋洋，昭格四方。赦過宥罪，頃刻亡羊呀！忽然又變成郎君了。大娘子快些出來！

旦 (見生驚訝抱哭介) 相公這兩日在那裏兀的？不想殺我也！

生 娘子，爲羊多日受艱辛！

旦 這羊兒你何曾做得慣？

生 覓餐草根，到如今腹痛還難忍。娘子你今後可容我娶妾麼？

旦 (想介) 這個再計較。(生跌倒做羊叫，旦慌抱云) 容你，容你！

這是襲用某士人的故事的。藝文類聚卷三十五引虞通之妬記云：

『京邑有士人婦，大妬忌；於夫小則罵詈，大必捶打。常以長繩繫夫脚，且喚便牽繩。士人密與巫媼爲計，因婦眠，士人入廁，以繩繫羊，士人緣牆走避。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怪，召問巫。巫曰：「娘子積惡，先人怪責，故郎君變成羊。若能改悔，乃可祈請。」婦因悲號，抱羊慟哭，自咎悔誓。媼乃令七日齋，舉家大小，悉避於室中，祭鬼神師，咒羊還復本形。豈徐徐還，婦見豈問曰：「多日作羊，不乃辛苦耶？」豈曰：「猶憶噉草不美，腹中痛爾！」婦愈悲哀。後復妬忌，豈因伏地作羊鳴，婦驚起，徒跣呼先人爲誓，不敢復爾。於此不復妬忌。」

汪廷訥不僅襲用故事，把荀介子、王文穆、李大壯以及某士人夫妻的事情，全都套在陳季常和柳氏的頭上，並且喜歡翻古文，第十五齣赤壁翻的是蘇軾的赤壁賦，第二十六齣祖席則翻的是蘇軾的方山子傳。他不僅愛雜採小說家言，愛作翻調，並且愛搜羅典故，第二十三齣冥遊，歷敘古來妬婦，簡直是古今妬婦大全了。其中敘呂后和廣川王越妃，昭信並見情史卷十四戚夫人和修嫫夫人條。

最近看白雲生、韓世昌、李鳳雲等演此劇中的流裝遊春、菟池和三怕，甚爲有趣。這四齣原來是第九齣奇妬、第十齣賞春、第十一齣諫柳以及第十三齣鬧祠。三怕把鬧祠中的真人見土地改爲夢見土地，比原本要合理得多。倘演全本，把入冥也改作假設地府，像包公、審郭槐那樣，就可以將這戲變成純理性的戲劇了。

許自昌的水滸記

萬歷間戲曲家許自昌的水滸記，係據水滸第十三、十四、十五、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三十八、三十九諸回而作。但人物多從省略，頗與吳梅 顧曲塵談所云「減頭緒」相合。搶劫生辰綱的七星，只留下晁蓋、吳用、公孫勝和劉唐，而把阮氏三弟兄刪去；偽造蔡京回信的聖手書生蕭讓和玉臂匠金大堅也被削除；捉劉唐的雷橫和他的同事朱仝也一併從略。這都是作者的優點，但第二十齣火併連王倫的對手林冲也變成無名氏，似覺不當。

全劇多用駢儷，仍沿嘉靖年間積習，極不活潑。連閻婆息的母親（第二齣邂逅）近似鴛母那樣的人物，都用起駢四儷六來，甚至第九齣慕義開端小嚶囉都會說出洋洋千言的梁山賦來，別的可以推想而知了。但綴白裘六也曲譜中所收各齣，却添了許多插科，這才使得這傳奇能在歌場搬演。茲比較齣目如次：

原	本	選	迓	發	雜	目	成	漁	色	野	合	感	憤	鼠	牙
曲	譜	借	茶	劉	唐	拾	巾	前	誘	後	誘	殺	惜	放	江

第十四齣劉劫有吳歌二首，因情生文，當是文人擬作，而非野生的民歌。

曲譜中的劉唐有洒樓插科，堂倌誤「上等的燒刀」爲「上陣的腰刀」，誤「豬首」爲「豬手」；這在珍珠塔彈詞第十回大盜無心當劫珍裏也有的。當係珍珠塔抄襲綴白裘中的劉唐齣。

京戲中有借茶活捉，當係從崑腔改編而來。但鬧江州卻是直接本諸水滸改編的。水滸記極爲簡略，只取了水滸的一個輪廓；鬧江州却照原樣幾乎一絲不改的鈎了下來。如水滸記召鬻齣只題反詩，鬧江州却兼題反詩。水滸記中黃通判並未出場，但鬧江州中黃通判却是個活躍的人物。

戲考第十二册有鬧江州，第十四册又有潯陽樓。潯陽樓本應爲鬧江州的一節，但文句和內容都不甚同，當是兩個人各據水滸改編的。

京戲裏的烏龍院，純爲做工戲，刻劃入微，又極緊張，似較崑曲殺措爲優。

活捉情事，爲水滸所無，當係許自昌增出。

高濂的玉簪記

前幾天韓世昌和白雲生在大中華飯店上演玉簪記，因此引起了我閱覽全本原書的興趣。這劇本的大意是南宋年間，潘必正與陳妙常自幼指腹爲婚，必正赴京應試，後因金兵南侵，陳母偕妙常逃難，被金兵衝散。陳母依於潘母，妙常入女貞觀爲尼，觀主即必正的姑母。必正下第，借宿觀中，因與妙常戀愛。事前張于湖亦曾向妙常挑引，王公子並曾求婚，都爲她所拒。必正與妙常的事情，被姑母知道了，姑母便逼必正再去應試，妙常駕船追送。王公子求婚被拒，便在張于湖的衙門裏誣告，反被張于湖打了二十板。因爲張由他自己的親身經歷，知道妙常是貞節的結果，自然是潘必正與陳妙常的團圓。直到此時，因了陳母的證明，必正方纔知道妙常本來早就是他的未婚妻了。簡單的說：正結構是陳妙常與潘必正的戀愛，穿插便是張于湖和王仁的求婚。可是，現在歌場所常唱的，只是正結構的陳潘戀愛；張于湖和王仁的穿插，都不演了。計有下列八齣是常演的：

茶鏡（第十四齣幽情）

琴挑（第十六齣寄弄）

問病（第十七齣耽思）

偷詩（第十九

自然，後來添了不少調情的對白和動作，唱句反而減了不少，這是一般崑曲演唱的通例。正因為現今只演這八齣，（實際只有七齣，姑阻被分作兩齣了）於是錢靜方的小說叢考卷下頁一便以為玉簪記全劇盡在於斯，大發議論和感慨云：「于湖乃以計斷為夫婦，」是于湖之功，不在西廂杜將軍下，而傳奇但敍潘生一人，更不為張姓起一腳色，不免失實矣。」可惜他不曾看過全本，否則當知第十齣手談便是外扮張于湖與旦扮陳妙常所合演的戲。

手談這齣的來歷，見馮夢龍的古今情史卷十二的潘法成條：

「陳妙常，宋女貞觀尼姑也，年二十餘，姿色出羣，能詩，尤善琴。張于湖授臨江令，途宿女貞觀，見妙常驚訝，以語挑之，妙常拒之甚峻，復與于湖故人潘法成私通情洽。潘密告于湖，令投詞託言舊所聘定，遂斷為夫婦。」

此處是「以語挑之」，妙常拒之甚峻，焦循劇說引古今女史便變成「以詞調之」，妙常亦以詞拒之。（小說叢考抄此語又誤作「以詩調之」）這首拒挑的詞，劇說云出自名媛璣，惟未引原詞。清淑等的漁磯漫鈔引詞而不註出處。碧聲吟館譚塵引詞云見宋閨媛詞錄，詞調名太平時，今即據此轉錄，並附雷氏異文：

清靜（淨）堂前不掩簾，景悠悠，閑花野卉（草）漫連天，莫相牽（胡言）獨坐洞房誰是伴？一
爐烟，閒來窗下理琴弦，小神仙。

張榘的詞林紀事卷十九亦載此詞，惟「莫胡言」作「莫狂言」，（玉簪記亦作莫狂言）並云見初
卷集。張榘不相信此詞是真的：「考于湖並無調女貞觀尼詞，豈自毀其少作，不欲流播耶？又按玉簪記中有
于湖調女貞觀尼詞，恐不足據。」按于湖詞（宋六十名家詞本）中明書贈尼的有一首減字木蘭花：

「吹簫泛月，往事悠悠，那更說，碎破琉璃，陸魯從前萬事非，清齋靜戒，休作斷腸垂淚債，識破罽塵，
作箇逍遙物外人。」

玉簪記第二十三齣道別中有一首吳歌：

「滿天風舞葉聲乾，遠浦林疏日影寒，個些江聲是南來北往流不盡的相思淚，只爲那別時容易
見時難。」

綴白裘第二集卷一這首吳歌却不同了：

「你看風打船頭雨又來，滿天雲霧那時把船開，白雲陣陣催黃葉，惟有江上芙蓉獨自開！」
全般的說來，玉簪記的文詞雅淡，時有秀句，總算是不錯的。

袁于令的西樓記

前些天看了白雲生所演的西樓記拆書、玩箋、錯夢三齣，很是高興。他那體貼的做工，與高朗的音調，每一次都是使我滿意的。按拆書即第十三齣疑謎，玩箋和錯夢即將第二十齣錯夢分而為二的，還有樓會一齣，聽說張元和姊妹演得甚為細膩，惜未得一觀，這就是第八齣病晤。

故孟森的心史叢刊第二集中有西樓記傳奇考一文，考證甚為詳贍，除小說考證所錄者大半採入外，更從各家詩集中贈袁之作，鉤稽袁于令生平的本事，尤為用力。考證單本戲曲能如此詳細者，除此篇與張友鸞的湯顯祖及其牡丹亭外，似乎還沒有第三篇。但孟森考證西樓記非康熙年間事，駁俞樾小浮梅閒話和茶香室三鈔之說，甚覺費力。其實這只要看西樓記收入六十種曲中，而六十種曲又有明朝崇禎年間及古關的本子，便知道這書決為明代的作品；既是明代的作品，當然不會影射清代康熙年間的事情。這道理實是至為淺顯而易明的。

西樓記詞句清秀，有如疏影橫斜的梅花，無怪傳誦一時，連轎夫都知道錯夢中的名句「繡戶傳嬌語。」

袁子令是吳江派，但才情實更近玉茗堂派。不過偶爾也可以找到類似吳江派的本色的句子：

〔玉交肚〕你自投機殼，枉傷悲徒然淚流。那教你母親寫下婚書，茶銀五百親收。他說錢塘有親權逗留，幾曾說道成婚媾？這冤屈如何是休，恨娘行將人恁丟！

〔玉山供〕前緣輻輳，到今朝終不然罷休。只圖苦盡甘來，莫將恩變成仇。伊家鄙陋，笑有甚琴挑曲逗，敢把區區罵，好胡謔，教咱難忍這般羞！

——第十九齣凌窘

在結構方面，當然免不了「巧合」，好多事情都是湊巧的。卽如第三十七齣巧逅，池同和趙伯將要害于鵬，恰巧在酒店中遇見于鵬的保衛者俠客胥長公，池趙要胥害于，反爲胥所殺，未免巧得使人懷疑了。

西樓記中關於臉譜的有二處：第十六齣集艷末指小淨唱：「偏教你梅花妝額。」小淨云：「風雲我是花面麼？」第五齣倦遊淨池同唱：「草其腹而花其面，人人喚我蔡跣踏。」

前偶見某君謂曼殊印章詩句「我本將心託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出於封神榜，其實這兩句俗諺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得到。西樓記第十九齣凌窘池同恨穆素徽不與之同寢，其下場詩卽爲「我到將心託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敘釧討釧，婢女謂小姐有心嫁皇甫吟，贈以釵銀，而皇甫吟竟不來迎娶，其下場詩亦爲「你本將心託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

無名氏傳奇四種

一 節俠記

這種傳奇，以裴仙先爲主人公，據唐牛肅的紀聞敷演，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七裴仙先條並收之。新唐書卷一百十七也記此事，無甚異同，惟稍簡，大約也是取材於紀聞的。

第四齣忠忤

新唐書：『武承嗣請立七廟，追王其先。炎諫。徐敬業兵。炎曰：「若復辟賊不討而解。」后

曰：「炎反，」遂斬於都亭。」（節）

第六齣直諫

新唐書：『仙先未冠，推蔭爲太僕丞。炎死，坐流嶺南，上書求而陳得失。后召見，盛氣待之。

曰：「炎謀反，法當誅，尙何道？」仙先對曰：「陛下唐家婦，身荷先帝顧命。今雖臨朝，當責任大臣，須東宮年就德成，復子明辟。奈何遽王諸武，斥宗室——炎爲唐忠臣，而戮逮子孫，海內憤怨。臣愚，謂太子宜還太子東宮，罷諸武權。不然，豪桀乘時而動，不可不懼。」后怒，命曳出杖之朝堂。」

第七齣勘責

紀聞：『仙先解衣受杖。笞至十，而仙先死。數至九十八而蘇。更二笞而畢。』李秦授欲杖

死之，仙先卒不死，則是傳奇增出的。

第十二齣成婚。紀聞：『在南中數歲，娶流入盧氏。』傳奇則說是本來就訂婚的，所以有第三齣閨憶和第八齣聞謫來寫盧氏一方面。又有第十齣塔謁寫他們倆在戍地相見。

第十六齣謀歸

紀聞：『仙先潛歸鄉。』

第十八齣再貶

紀聞：『歲餘，事發。又杖一百，徙北庭。』傳奇增出第二十一齣南征，盧氏復謫南方，使

他們夫妻分散。

第二十二齣奇偶

紀聞：『其可汗禮仙先，以女妻之。』在此以前，傳奇增敘可汗女閨華慕仙先之節

概，故有第五齣虜俠和第十九齣私仰預爲伏綫。

第二十五齣誣激

紀聞：『時補闕李秦授寓直中書，封事曰：「陛下自登極，誅斥李氏及諸大臣。其家

人親族流放在外者，以臣所料，且數萬人。如一旦同心招集爲逆，出陛下不意，臣恐社稷必危。讖曰：代武者劉夫劉者流也。陛下不殺此輩，臣恐爲禍深焉。」天后納之，夜中召入謂曰：「卿名秦授，天以卿授朕也，何啓予心！」卽拜考功員外郎，仍知制誥，敕賜朱紱，女妓十人，金帛稱是，與謀發敕使十人於十道，安慰流者，其實賜墨敕與牧守，「有流放者殺之。」」

第二十六齣密報 紀聞：『仙先知之。』

第二十七齣遁荒 紀聞：『會賓客計議，皆勸仙先入胡，仙先從之。』

第二十八齣追獲 紀聞：『都護令八百騎追之，縛仙先及妻於橐駝，將至都護所。既至，械繫穿中，具以狀聞，待報，而使者至，召流人數百皆害之。仙先以未報，故免。天后度流人已死，又使使者安撫流人曰：「吾前使十道使安慰流人，何使者不曉吾意，擅加殺害，深爲酷暴。其輒殺流人使，並所在鎖項，將至害流人處斬之，以快亡魂。」諸流人未死，或他事繫者，兼家口放還，由是仙先得免。』而傳奇則說是東宮卽位，纔赦免流入的，故有第二十九齣秦回，第三十齣誅佞，則是在仙先上法場時，李秦授將行刑，忽聖旨下，李賜死，最後自然是裴仙先與盧氏鬱金以及閨華團圓。

節俠記是駢儷派的傳奇，惟尙不十分堆砌，風格較清麗，令人看了不大頭痛。

鼓武則天的淫亂，可與情史卷十七穢情類，唐高宗武后條參看。第十一齣計陷云：

「（丑）如今聖上宮中止是張昌宗弟兄侍寢，我們及早多進幾個人進去……我到訪得有兩個人，一個是御醫沈南璆；一個是和尙薛懷義，現在千金公主家裏。」

這段說白，似係本末倒置。因爲情史明說：『懷義性淫毒，千金公主聞而通之，后召與私，大悅。御醫沈南

璆亦以材具善御女得幸於太后。懷義死而張昌宗張易之得幸。』（節）

計諂齣有一段對白，可以作演劇史的資料：

『（丑去鬚趨揖介）老公公拜揖，補闕李秦授求見大王。（小旦）李補闕是有鬚的，如何沒了鬚？（丑）老公公不生鬚，小孩兒焉敢生鬚。（小旦）這官兒到會講話，俺與你通報便是。（丑仍上鬚介）』

從這一段，可知明朝演戲，也是戴鬚的，和京戲的情形差不多。

有人說節俠記的作者就是寫五倫、投筆、舉鼎、羅囊諸記的邱濬，不知何據。在未找到確據以前，我們只好說節俠記的作者是「阿囊」。

二 霞箋記

新近韓世昌白雲生等排演霞箋記，分兩日演完。此劇有六十種曲本，不知誰人所作，惟呂天成的曲品（有萬曆三十八年即一六一〇年的自序）已曾著錄，附於中中品，並云：

「此即心堅金石傳。死者生之，分者合之，是傳奇體，搬出甚激切，想見鍾情之苦。但覺草草，以才不

長故。」

高弈的新傳奇品「古人傳奇總目」中也列有霞箋的名字，曲品所云，如「心堅金石傳」如「死者生之」都指第八齣烟花巧賺。且云：「君未觀嬌紅記乎！倘有不虞，則申爲嬌死，嬌爲申亡。」後來生又云：「如此盛情，足見厚愛。所謂心堅金石，其臭如蘭也。」但實際上女主角張麗容和男主角李玉郎都不會尋死，他們的情感也沒有達到「激切」的地步，只是「悲切」而已。此劇的情節，頗似才子佳人小說中的熟套，以便有人根據這戲劇改編爲小說，仍名爲霞箋記。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四著錄這部小說云：

霞箋記四卷十二回（一名新編迷樓情史）

存 醉月樓刊本。

不題撰人。卽傳奇改作。

霞箋情節多不出前賢窠臼，作者自己常於無意中流露出來。例如第八齣且云：

「你連日心迷花酒，學業頓忘。秋闈已近，乘此南窗日永，清風徐來，欲效李亞仙故事，勉君誦讀一番，不識君意可否？」

第十七齣是追舟故事，迹近雙漸蘇卿，故且唱：

「我欲向金山題怨。」

第二十六齣生唱：

「須道樂昌分鏡合徐郎。」

霞箋詞句是駢儷派，大部分都用四六句子。我猜想此劇產生時代，當在駢儷派盛行之時，即萬曆以前，故曲品得以著錄，新傳奇品稱爲古傳奇。

葉憲祖的雜劇寒衣記，情節與霞箋記略同。女主角名翠翠，與霞箋中的翠娘略同。翠翠被金兵擄去，金定假認兄妹，前去探訪，金將厚待，凡此也都與霞箋相似。霞箋是翠娘被鐵木兒騙賣給伯顏左相，李玉郎也去認作兄妹，受伯顏的厚待。

昨觀韓世昌和白雲生演後本霞箋記，其中驛亭奇遇和得箋窺認兩齣，都做得極爲傳神。他們幾乎把全本三十齣的每一齣都演了，只是爲時間所限，唱句刪去了極多。開始的「家門」似也不會演；如果也來一下，倒是很有趣的新鮮玩意兒。

三 贈書記

明無名氏的傳奇贈書記，關目尚爲緊湊，惟敘事多不自然。這是互爲因果的。正唯其關目求其緊湊，敘事便生拉活扯的不自然起來了。作者預定了男扮女和女扮男，又使二人由帝王賜婚；這樣，一切的情節，便都由這個決定生出。兩個登場人物像傀儡似的，被作者提來提去，硬牽到第二十七齣花燭猜謎來，自然這結穴的一齣是成功了，以前的一些齣也就被犧牲了。假男和假女在結婚時都懷着鬼胎。

（生背介）私心驚戰。

（旦背介）私心驚戰。

他們倆又彼此憐惜，帶着嘲諷的憐惜：

（旦背介）惜新人枉爲仙眷。

（生背介）笑新郎枉垂青盼。

（各背介）真個是絲幙今朝適課牽，好教人笑啼不敢。

這一場在舞台上演來，一定是相當的好看的。但是，使我不滿的地方有兩點：

（一）小姐愛書生，但憑乳母轉說書生貌美，並未謀面；未免過於草率。用情如此之快，真有似坐航空飛機矣。作者之意，不過想使結婚時彼此不識，西洋鏡可以拆穿得慢一點，因此便使小姐和書生做了戀愛速

成班的學生。

(二)妓女與書生僅見兩面，即贈銀百兩，命之避捕潛逃，且身受極刑，尚不肯吐露書生行蹤，寧死不招，也未免過於熱情！這到不去管牠，「傳奇」總是奇的！但妓女既知書生的消息以後，怎麼還肯再嫁給別的人呢？第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八齣，妓女別愛，減低了她的身分不少。大約作者未始不想衛道，讓妓女無二心；不過其一呢，妓女到底是妓女，對於她們的貞操問題，不妨馬虎一點；其二呢，妓女雖想念那位女扮男的先鋒，並未實做什麼，只算得一個未遂犯，也就罷了；其三呢，這是最要緊的，不如此牽合，戲就湊不成了。

所以戀愛的速成和妓女的變心，都是作者預定結局下的犧牲，而我們對於此書的稱讚，也就只能舉出花燭猜謎來了。

這本傳奇的文字，還不十分壞。駢儷的現象也極少。看第十六齣逞雄落草屢用普天樂，並有「濟濟踰踰」之語，我疑心這是受了梁辰魚浣紗記的影響。因無駢儷傾向，故又知距浣紗記時代當不甚近。果如此說，則贈書該是萬歷年間的作品了。

四 運璧記

最近讀完無名氏的運甓記，可記者凡兩點：

(一) 作風爲駢儷派。運甓記全本幾乎都是駢儷，連家人陶旺也要說上幾句：『俺老爺彩筆生花，清標貫玉，民安事集，錦裁百里春風；政暇心閑，琴弄一簾晝日。真個是試牛刀於雞割，全名不數桐鄉；旋驥足於蟻封，政績誰誇單父？』(第六齣緘報平安)這作風頗近於極端的駢儷派。

(二) 運甓記多引吳歌。運甓記第十二齣諸賢渡江有船戶唱吳歌，凡一百五十七字；第十三齣牛眠指穴開端有牧童唱山歌，其實也是吳歌，歌辭尤長，凡三百七十四字。

讀曲隨錄

繡襦記

第二十齣山歌（山歌）我做船家愛清奇，滿船常掛月明歸。今日裝了大姐在艙裏坐，好像范蠡載西施。（前腔）驀地搬場去不來，脫殼金蟬忒使乖。東奔西投無尋覓，賺了個抱負經綸好秀才。（山歌）不向東風怨未開，相思鬱結滿愁懷。不是郎君尋人勞健步，只爲胸中七步才。（山歌）九不開，九不開，妝臺明鏡漫塵埃。姐姐打扮好似良家女，寬綽綽衣衫別樣裁。（山歌）塵世難逢笑口開，人生離合命安排。恩情有日重相會，枉使機關名行乖。

玉環記

第四齣考試諸儒

（丑）不信看我臉上都是墨。

第六齣韋皋嫖院

（生）敢問大姐記得多少雜劇院本（貼）妾亦廣博，文武雜劇也曉得五六十

本。(後庭花)我記得東牆人月圓。(生)此乃是八月十五，董秀英約馬君卿的故事。(貼)我記得湘靈西子篇，我記得出塞昭君怨，我記得誠心令女賢，我記得金山金山題怨，啞觀音參啞禪，李夫人哭杜鵑，別虞姬拆錦鴛，杜韋娘捨翠鈿，呀，有個沒興的荊娘，荊娘愁怨，柳青娘，仗錦箋，莫愁吟，蘇薰編，回文詩，帶意傳，薛濤恥，紅袖臉，斷腸吟，鴻鳥編，斷腸吟，鴻鳥編。

第十七齣韋皋別妻 (旦)官人劉文龍之妻，須丈夫見甚偏，其妻能自保守無玷，魯秋胡自是不仁，非干妻子之事。

灌園記

第二十齣園中幽會 (旦)我本將心托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

第二十六齣迎立世子 (山歌) (丑牧童)牧童路上撞嬌娘，撞着子嬌娘就無主張，便要替伊樹陰底下黨介一黨，荒草地上橫介一橫，勿道渠全勿睬采，倒捉我來咒罵子介一頓，搶白子介一場，我滿肚皮包盡子個惡氣，又難替渠數黑論黃囉，蒼天有知，幸問起我個簪子，惹動子我個火團肚腸，我思量個隻簪子，倒是渠個真犯實賊，若拿筴來換呷酒喫，不如在家主公面前去請子個風光，我只要燥子我個寡脾胃囉，管

打得個丫頭滿身青膀。我只要博只個笑臉也囉，管氣得家主公肚膨，沒道是我看牛團兒像個羊棚裏牯牛。自覺大權時且做一隻攪棚羊。

錦箋記

第二齣遊杭（吳歌）北去南來幾時休，爭利爭名各有頭。只有我裏官人愛山水，攜琴煮茗上扁舟。

（吳歌）村村歌吹奏春聲，浪靜風和月以介明。百里水程連夜走，山靈應笑介殷勤。

第十二齣醉春（山歌一首詠西湖，詞長從略）

第十三齣爭春（有蘇白的對話，例如「有子好館，勿來哉！」）

飛丸記

第十四齣故舊存身（漁）日向西流水向東，無拘無束只有我個賣魚翁。小舟一葉輕來往，晨昏使盡了一江風。

東郭記

第十四齣先名實者（黃鶯兒）只花斑面孔堪相譚。

第四十一齣其妻妾不差也（生）當今仕途中，那一個不做這花臉勾當乎？

第四十四齣由君子觀之（舞霓裳）這花面覺道冠裳頗爲衆。

蕉帕記

第一齣開場（滿庭芳）淨洗鉛華，單填本色……屈指當今海內，論詞手幾個周郎？笑他行，非傷綺語，便落腐儒鄉。

第六齣贈帕（淨）爹爹，孩兒把戲文都揀下了。（貓兒墜）不做蘇秦做白袍，不然換了洛陽橋，這等班超，找老將黃忠對舞關刀。

第八齣探真（吳歌）我裏今夜小阿姐好像鶯鶯出燒香，身邊有我裏介一個小紅娘。若再有介會跳牆個張生來字相，大家里崑腔崑板做介一隻化西廂。

第十八齣赴任（淨黑臉雙鞭末紅臉大刀）（淨）小將呼延灼是也。（末）小將關勝是也。

第二十三齣叩仙（吳歌）張家裏蜜蜂飛過李家牆，飛來飛去只爲介點野花香。自家園裏鮮滴滴

牡丹芍藥倒偏弗採也，弗識介樣蛆蟲乃亨介德肚腸。（吳歌）江水上一對鴛鴦弗走開，好像梁山伯了祝英臺。雌個蛆蟲乃亨偏要搭子雄個走也，你逢山逢水也跟子來。（划船歌）標致姐姐俊俏哥，一邊打鼓一邊鑼。你打鼓來哄着我，我打鑼來引着他。

第二十九齣陷差

（淨）我本將心托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淨罵丑）你這花臉，慣會算計人的。

第三十齣巡警

（山歌）鐵衣忙着五更頭，五更頭霜露冷颼颼。我裏個嬌滴滴家婆嫌脚冷，正喚

做悔教夫婿覓封侯。

第三十六齣揭果

若耶溪畔單槎仙，懵懂閑忙五十年。四十九年都是夢，醒編蕉帕付梨園。

櫻桃記與打櫻桃

最近得讀阿英兄的櫻桃記，很是高興。關於櫻桃記作者史槃的生平，我偶然看見黃宗羲在思舊錄上所說的一段話：

史槃，字叔考，徐文長之門人。其書畫刻畫文長，即文長亦不能辨其非己作也。長於填詞，如鷓鴣、合紗、金丸、夢磊諸院本，皆盛行於世。余十四歲時，於黃泥橋諸氏園中見之，鬚鬢皓然，年蓋九十餘矣。

按黃梨洲生於明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十四歲時當爲明天啓三年（一六二三）如果此年

史槃是九十一歲的話，那末史槃的生年當爲一五三三，即明嘉靖十二年。準確一點說，史槃當生於一五二五——一五三三之間，亦即嘉靖四年到嘉靖十二年之間也。想不到他竟是這樣長壽的人！大約李開先作寶劍記、姚茂良作雙忠記時，他在戲曲界就有所表現了吧。據黃氏所說，金丸也是史槃所作，便可證明他在嘉靖時的確已經發表作品了。以前常有人連讀曲品，以爲除雙忠外，金丸、精忠亦爲姚茂良所作。現在有了黃梨洲作證，我們該知道金丸是史槃作的了。這真是一個發現！至於任訥說史槃也作有冬青，我想，那該是

卜世臣所作的吧？

史叔考的齒雪餘香，惜尙未見到，但太霞新奏卷一有小措大一套，卷三有白練序，錦纏道各一套，卷十有三有六犯清音一曲，或題紅葉，或詠簾櫳，無非詠物之作；即寫旅思，亦多空泛之辭；足資考證生平之處甚少。惟錦纏道題作泊舟連河懷清源胡姬，略有一點傳記的意味。但所謂胡姬，也不過是「章臺」「青樓」之輩，作者雖有「夢魂依舊在清源」之句，恐怕也只是扯淡，最多只是讓我們知道作者曾經狎妓而已。

吳騷合編中錄史叔考曲，除小措大和錦纏道與太霞新奏重複者外，有下列四篇：

卷一 傾杯賞芙蓉 冬閨

卷二 宜春令 爲陳雪箏賦

卷三 針線箱 春閨

卷四 九迴腸 贈李姬湘蘭

從這四篇，我們也只知道他與妓女陳雪箏和李湘蘭有過交往，狎妓不僅胡姬一人。

吳騷一集和吳騷二集都沒有史叔考的作品，也許史叔考寫散曲是晚年或後期之業吧？

今天我向阿英兄借來櫻桃記，知道牠曾被改爲吹腔打櫻桃。所被採用的部分是第十一出打桃，第十

三出見詩，第十五出假病以及第十七出做馬。本來的情節類似元曲西廂記和搗梅香以及明曲嬌紅記。打櫻桃改作得活潑多了。原作的人物尚保存在改作裏，惟書寫多訛。今比較新刻出像點板櫻桃記與戲考第十四冊的打櫻桃如下：

櫻桃記	丘奉先	丘	瑞瓶	兒管晏
打櫻桃	邱 × ×	秋	水 平	兒 關 子 文

小姐和小姐的父親，在後者的均未道出姓名。戲考說：「劇本何所依據，無從考證。」現在可知道打櫻桃是從史槃的櫻桃記來的了。

但吹腔的改動極多。例如傳奇云：

「（生）瓶姐請坐了。（占）相公在此，怎敢坐！（生）小姐所差，不比往日，就上坐也當得。」
到了吹腔便是：

「（貼）小姐有書信一封，叫我與你送來啦。（生）拿來，待我看過，與平兒看座。」
又如傳奇寫丘奉先心不在焉的樣子道：

「（中）兄心中有事（生）是。小弟沒有甚麼事（中）兄到此也做幾篇文章了麼（生）這

個珠字却也難。(中)看兄出神了。小弟說東，兄却應西，心中有事，小弟別了罷。」

到了吹腔便是：

『(副)邱兄，恐小弟特來邀你赴文章大會。(生)我吃過飯了。(副)邱兄，你敢是有病麼？(生)我不曾睡過覺。(副)告辭。看他言語顛倒，想是中風寒了。』

諸如此類，都顯出打櫻桃幾乎與櫻桃記絕然兩樣的描寫，只是情節略同而已。

打櫻桃以前還常演，現在上海盛行本戲，此戲似已不大上演了。據清同治十二年 邗江小遊仙客的菊部羣英（張次溪輯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本）知遇順堂春芳、詠秀堂玉兒、蕉雪堂王湘雲以及春福堂鄭雙福，都曾演過打櫻桃。又據清光緒十二年的菊臺集秀錄（張次溪輯）知景祿堂升兒、春福堂馥雲、近華堂佩芬以及韻秀堂三兒，也都曾演過打櫻桃。

光緒三十三年的都門紀略也有楊孝亭和陳鴻禧的打櫻桃。民初我在蕪湖也曾親見此戲與小土墳、黑松林、打花鼓等同為花旦之盛行戲。現在我能因阿英兄的發現，得知打櫻桃的來源，實是非常欣喜的。

許自昌的橘浦記

長澤從陳眉公集卷二十二梅花墅記中所載：「吾友秘書許玄祐所居，爲唐人陸龜蒙故里，」和橘浦記的題記「勾吳梅花墅編」斷定橘浦記傳奇乃明許自昌玄祐所作，這斷定是不錯的。勾吳卽吳縣，是許自昌的原籍；陸龜蒙故里卽松江，則是許自昌寄寓之處。穢道比丘的序中所說的「松江友人」大約也是指許自昌的了。高奕新傳奇品稱水滸記爲梅花墅所編。水滸記正是許自昌的作品，這也是一個旁證。

這部書名爲橘浦記，是由於所寫乃柳毅傳書之事。其實，此書關於洞庭龍君小女之事，敘述甚少，女人公不是龍君小女，倒是虞和靈似的。而書名與其沿唐李朝威的柳毅傳「洞庭之陰有大橘樹」而稱作橘浦記，是不如按照劇情以玉帶爲關目而稱作玉帶記的。此書根據柳毅傳之處不過第五、七、九、十二、十二、二十九這六齣，其餘就大多以偷帶還帶爲主眼了。

我頗疑心橘浦記是受了包公案的影響的。橘浦記序於萬曆丙辰（卽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而饒安完熙生的新鐫全像包孝肅公百家公案演義在萬曆丁酉（卽萬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就已經出

世了。即如第十八齣蛇云：

「此時虞丞相亭前茉莉盛開，小姐昔常親手摘花，我不免就裏噓些毒氣在上面。待他摘花時節，受了這些毒氣，生起滿身瘡癩來。」

這當是受了金鯉的影響：

「丞相有女，名金線小姐，因帶侍女來園內賞花，看見東架上，有花盆一叢，紅白牡丹可愛，即着侍女，折來觀玩。……妖魚因知小姐好看牡丹，每夜吐氣噴之。」

至於主要的情節則是受了石獅子的影響，這實是屬於「友誼的獸系」(Cycle of Friendly Animal)的民間故事。橘浦記第八齣明明點出「湖縣沒城門血兆」，但不曾提起「城門有血」(搜神記卷十三)或「石獅子眼中流血」的事。橘浦記與石獅子的異點約如下列：

柳毅	石獅子	柳毅	石獅子
買白龜放生	崔長者行善	柳毅又救 <u>丘伯義</u>	崔長者又救 <u>王恩</u>
錢塘君放水	鄉里爲惡洪水降災	虞丞相失去玉帶	張娘娘失去玉印
柳毅救猿與蛇	崔長者救猿與鶴	丘伯義陷害柳毅	王恩不念長者之恩

陷害的情形，差異很遠。關於這一系列的故事可參看 *Maeculoch* 的小說的童年第八章友誼的獸，鍾敬文的中國的水災傳說等文。瓜王（林蘭編，北新版）中的王大儂的故事也是這一系列的故事。最可驚異的是這故事被王大儂救了羣鼠、螞蟻和蜂；後來羣鼠幫他分別豆和麥，螞蟻幫他分別麥和米，蜂則幫他辨別新娘，與希臘的故事完全相同：

一個女人，要他完成困難工作，纔肯嫁給他。螞蟻把麥粒與其他穀粒分開；蜜蜂從許多完全像那女人的女子中尋出她來。（引小說的童年）

柳毅買白龜放生，白龜報信，致免受水災，又與搜神記卷二十相似。老嫗爲了不食魚，以致免了城陷爲湖之厄。

第二十二齣遺佩則是略用唐薛瑩鄭德璘傳的關目。第二十九齣黑麻序云：「天選邑宰湘潭，喜德璘相偶，慚無菱茨。」可見編者是看過鄭德璘傳的。

橘浦記影印得很是精美，「繪圖精巧」確是一部可愛的書。節山學人跋云：「夫龍水物，爲神靈之精。而唐李朝威所撰柳毅傳書之事尤奇，豔稱於一時。宋雜劇有柳毅大聖樂，金院本有張生煮海，及元人雜劇尚仲賢撰柳毅傳書，李好古撰張生煮海，並行於世。（尚仲賢之張生煮海今不傳）至笠翁合此二曲爲蜃

中樓傳奇，遂掩古今。」按，此外還有元代南戲柳毅洞庭龍女。

尚仲賢的柳毅傳書與柳毅傳頗多吻合，橘浦記則多轉變，與柳毅傳相異之處甚多。曾娶張韓二氏的事本是蛇足，元明二劇均刪去此點，甚是。

橘浦記原本偶有誤字。如卷下頁一行九「追救」乃「追究」之誤；頁一五行一四「持鷗吃茶」鷗字乃甌字之誤。

湯貽汾的逍遙巾

最近蒙盧冀野先生送我一本清道咸間湯貽汾的南雜劇逍遙巾，是他今年自己刻的，甚爲感謝。這是新發現的一種清人雜劇，王國維的曲錄和姚梅伯的今樂考證都不會著錄。這雜劇是壬戌（民國十一年）夏日湯貽汾的曾孫濼用重價買來的抄本，甲戌（民國二十三年）秋便錄副給盧先生刊了出來。所以在盧先生的明清戲曲史裏，二十一年的鍾山書局本還沒有湯貽汾的名字，二十四年的商務本第一章明清劇作家之時地裏，時期表中第四時期便有了「湯貽汾」這三個字，地域表中武進條下也有了「湯貽汾」這三個字；又曲目中也有了金陵盧氏所刻的逍遙巾。

湯貽汾的傳略見李元度的先正事略卷四十三文苑傳中，與李兆洛同屬於同鄉惲敬子居條下：「湯君貽汾，字雨生，亦武進人。祖若父殉節，臺灣，裴雲騎尉，官至樂清副將。工詩善畫，視曹景宗、李思訓有其（此字疑衍）過之。居金陵，葺精舍，焚香鼓琴，翛然出塵外。海內名宿皆從其遊。著有畫梅樓詩集。咸豐三年粵口陷江寧，作絕命詞死之。事聞，賜祭葬，諡貞愍。」他的祖父名叫大奎，他自己號粥翁，是投池死的。著作還有琴

隱園詩詞集畫案析覽

湯滌的跋文云：『是册眉評旁批，朱墨爛然。評語註明「雲」字者，卽聽雲居士徐州尉。其餘諸公……書中但標別號，其姓氏本末，小子生晚，莫得而詳焉。』這是由於不會詳考之故。按，眉批者除「雲」外，只有「茗」和「皋」。所謂茗就是書首所謂「山陰茗山老人評點」，所謂「皋」就是「南海次皋老人加評」。而次皋也就是作題詞和跋文的黃憲臣次皋。惟茗山不知是誰。

這雜劇是湯貽汾寫他自己的。湯貽汾的序中已將本事寫出，茲按齣摘要錄下：

- (一) 尋春 『以事之蔚州蔚尉徐子容與余相慕而未識者。欲造之而懼煩東道，乃仍羅浮姓名巾衲。』
- (二) 卜夢 (此齣敘子容夢有仙人將至)
- (三) 衲訪 『往訪，以詩代刺，一見甚歡，卽坐互貽詩畫，留飲甚堅，抵暮乃別。方余對子容搦管時，數客聞聲踵至，亦環乞筆跡。刺史亦數遣人探余，又和韻，來窗側屏窺。嘖嘖咄咄，更不知凡幾。有饜奴靈邱人，私識余，密白子容。』

(四) 巾盟 『迺遣人跡得余所居，(寓廟中，卽開端所云「名盞古剎，齋焉宿焉。」)……子容已大笑入門，因復爲城南之游，痛飲盡若，成兄弟交，又贈之長歌，以逍遙巾爲別。』

這雜劇的出世思想是不足爲訓的。又此劇以自己爲主人公，登場作戲，亦古已有之。如明屠隆的傳奇修文記，蒙耀卽寫他自己。新近振鐸在蟬隱廬購得朱期的玉丸記，也是自敘傳式的傳奇。雜劇方面，如清康熙間廖燕的柴舟別集四種鏡花亭、醉畫圖、訴琵琶和續訴琵琶均是。

女曲家黃峨

一

我國古代女作家中，以宋詞作家李清照爲第一。要想找一個其名僅次於她的人，除朱淑貞外，恐怕只有明代的女文豪楊慎夫人峨了。梁乙真元明散曲小史云：『她在散曲壇上，正如詞中之有李清照、朱淑真。』任訥曲譜也拿她與李朱並論，足見她的地位之高。她娘家姓黃，是黃珂的女兒。

查中國人名大辭典，黃珂的略傳如下：『黃珂明遂寧人，字鳴玉，成化進士，由縣令累官工部尙書，有介直舉。宸濠謀護衛，珂堅執不署，時以爲難，卒諡簡肅。』遂寧是四川省的屬縣。

楊慎的傳略見曲海總目提要卷八簪花髻條：『楊慎字用修，四川新都人，大學士楊廷和子。正德六年辛未科狀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嘉靖初年，廷和爲首輔，因議大禮不合，致仕歸。慎亦兩上議大禮疏，率羣臣撼奉天門大哭，廷杖者再，謫戍雲南瀘州永昌衛三十餘年，卒於滇，年七十二。』

謫戍雲南是楊慎的大事，同時也是楊慎的妻子黃夫人的大事。黃夫人就是以謫戍雲南時寄外詩著

名的沈德潛周準明詩別裁便錄有這首著名的七律：

雁飛曾不度（一作到）衡陽（一作湘）錦字何由寄永昌？
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烟君斷腸。
日歸日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聞（一作憐）空有刀鐙約，何日金鷄下夜郎？

這首詩曾經被沈白徵照樣的引用到他的雜劇鬚花髻裏。朱蘇尊靜志居詩話卷二十三談到這首詩第五、六句的來歷云：「美人娟娟隔秋水，」杜子美句也；「其雨怨朝陽，」阮嗣宗句也。黃魯直寄蘇和仲詩用之曰：「美人美人隔秋水，其雨其雨怨朝陽。」楊夫人復用魯直語寄用修，正陸平原所云襲故彌新者。其詞云：「日歸日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方維庸謂其不纖不庸，格志氣逸。用古詩成句是她的慣技。例如駐雲飛足古詩四首，題目上已經註明。「瑤台月下逢」用李白清平調，「一笑回頭百媚生」用白居易長恨歌等均是。憑闌人四首也是足古詩的。仙呂點絳脣套倘若是她作的話，則其中「長安市上酒家眠」和「天子呼來不上船」使用的是杜甫的酒中八仙歌。

據謝無量中國婦女文學史第三篇第八章，則寄外題作寄升菴，另外還有一首又寄升菴：

嬾把音書寄日邊，別離經歲又經年。郎君自是無歸計，何處青山不杜鵑？

除詩外，黃夫人也做詞。王昶明詞綜卷十一錄她的詞巫山一段雲一首：

巫女朝朝艷，楊妃夜夜嬌，行雲無力困纖腰，媚眼暈紅潮。
阿母梳雲髻，檀郎整翠翹，起來羅襪步
蘭苕，一見又魂銷。

晚香堂清語云：黃氏『有滿庭芳，巫山一段雲諸詞，皆爲雅麗。或比之趙松雪管夫人。然管工畫竹耳，詩詞鄙俚，不及黃遠矣。』可謂推崇備至。譚正璧中國女性文學史第六章第二節黃夫人推測這首詞是描寫黃氏自己與楊慎的新婚生活的。

巫山一段雲的確是詞，萬樹詞律全書卷四曾錄李珣和唐昭宗各一調，黃氏詞與李珣調同。所謂徐文長重訂楊升菴夫人詞曲收入此詞是不錯的，因爲書名是「詞曲」，不僅僅是曲。但任訥輯錄楊升菴夫婦散曲（商務版）也收入此詞入卷三百二，那就是錯誤了。我以爲此書重版時，此詞應該刪去。查曲目韻編北曲「七虞」部分並無以「巫」爲首字的調名，南曲「七虞」部分也只有「巫山十二峯」可見這個名稱根本不是散曲中所應有的了。

至於楊慎的陶情樂府卷二百六起有調笑白話，雖仿詩詞相間的「轉踏」體，歸入散曲，却是不錯的。曲共八組，分詠崔徽、秦娘、盼盼、文君、灼灼、鶯鶯、苕子以及好好。這樣的「轉踏」如樂府雅詞中無名氏的調笑集句、鄭彥能的調笑、晁无咎的調笑、毛滂東堂詞的調笑、洪适盤洲樂章的番出調笑以及秦觀淮海詞的

調笑令，均是同類。（參看王易詞曲史）楊慎的調笑明書「隱括翠民（毛滂字）詞」可見他是用毛滂原意改作的。東堂詞和陶情樂府的調笑詩句全同，調曲則換韻，稍加更易，謹舉張好好一例，以概其餘：

相望楚江上，縈水繚雲開妙唱。龍沙醉眼看花浪。正要風將月傍，雲車瑤珮成惆悵。衰柳白鬢相嚮。

（毛滂）

相望楚江頭，響穿雲聽雪謳。龍沙醉眼花枝瘦，纖腰一縷，宮鞋半兜，相逢漫道人依舊，減風流。白鬢衰柳相對怎禁秋！（楊慎）

按南曲無調笑令。北曲的調笑令，與楊慎的調笑完全是兩樣的，與毛滂的相近似，錄李玉北詞廣正譜越調調笑令（一名含笑花）云：

得寬且盤桓，袖着手誰彈貢禹冠？興亡人漁樵斷。把將軍素書休翫，春秋謾將王霸纂。請先生史筆休撥！

楊慎的調笑，實際上是散曲黃鶯兒，所以歸入散曲集中，並不能夠算錯。野馬跑得遠了，就此打住。黃夫人詩詞均非所長，她的拿手戲還是散曲。下面便專談她的散曲。

與寄外一樣，她的散曲（有任訥輯本楊夫人曲，收入楊升菴夫婦散曲）可注意的部分該是懷念遠戍的丈夫的幾首。最先到的是梧葉兒四首：

雲和雨，雨和雪，雪兒雨兒無休歇。隴驛傳梅隔，池塘夢花怯，窗案燈花謝，難打熬無如今夜。

衾如鐵，信似金，玉漏靜沉沉。萬水千山夢，三更半夜心，獨枕孤眠分。這愁懷那人爭信？

元宵近，燈火稀，冷落似寒食，歲月淹歸計。干戈有是非，烽火無消息。曉來時帶減征衣。

金爐畔，玉案前，記得當年鵲立通明殿。翦綵宮梅片，青煙御柳篇，明月傳柑宴，幾曾經瘴雨蠻煙？

最後一首替楊慎設想，給人的印象尤爲鮮明。捲簾雁兒落寫她自己的孤零云：

難離別，情萬千。眠孤枕，愁人伴。閑庭小院深，關河傳信遠。魚和雁天南，看明月中腸斷。

水仙子帶過折桂令的感情尤爲熱烈，她是多麼的懷念着，相思着她的慎呵：

不明不暗唱陽關，無語無言倚畫闌，多情多恨空腸斷。那人兒甚日還？相思担其實難担。獨樹山頭

路，辜橋渡口船，眼睜睜面北眉南。眼睜睜面北眉南，拋閃得隻鳳孤鸞。都只爲燕兩鶯三。好個人

人，從他去去，鬼病懨懨。常想着臨上馬淚拋珠點，蹙雙蛾鬢亂花尖，鹽也般鹹，醋也般酸。你也休愁，

我也休愁！

據南宮詞紀、詞林逸響、堯山堂外紀等書，則下列的黃鶯兒也是楊夫人的憶遠之作：

積雨釀輕寒，看繁花樹樹殘，泥途滿眼登臨倦。雲山幾盤？江流幾灣？天涯寂寞空腸斷，寄書難。無情征鴈，飛不到滇南。

此下三首，均非楊夫人作，乃楊慎作。任訥註云：『堯山堂外紀四首，均屬楊夫人』誤。按該書原文云：『楊又別和三詞，俱不能勝。』下即抄列三首原文，可以爲證。又羅江怨四首，譚正璧、梁乙真均認爲楊夫人之作；但據堯山堂外紀，這四首實乃楊慎所作。『楊用修有羅江怨四闋，押四熱字，最妙。其詞曰：「離亭月影斜……世情休問涼和熱！」』

一方面楊夫人想念楊慎，一方面楊慎也時有故園之思，像庾信似的，唱出他的懷鄉病。落梅風第二、三首云：

扶病起，送春餘，送春歸恨他風雨，百般歸都歸到家居。我試問春家何處？

思鄉淚，遠戍人，夜更長砌成幽恨，四年餘瘴海愁春夢兒中上林花信。

楊慎的玉嬌枝二、三首云：

刺桐花底，嘆天涯年光如水，看江芳幾換綠陰移。西風搖落堪悲！長安浮雲一片飛。故鄉明月三千

里，問歸來猶未有期。放開懷且拚沈醉！

鷓鴣啼起，一聲聲桄榔林裏，夢回時提起故園思。南雲目斷徘徊，海邊孤舟似去時。衡陽回雁無留意，問歸來猶未有期。放開懷且拚沈醉！

下面的一封書似是楊慎謫戍三年後之作：

風光入眼新，芳草殘紅鋪錦茵。隨流水，踏軟塵，痛飲何須算酒巡！吹盡東園桃與李，浪蕊浮花怎當春！望歸雲，黯銷魂，三度傷春萬里身。

下面的傍粧臺（四首錄一）似是楊慎謫戍二十年後之作：

遠行人，何用浮名絆此身！想人生會有相逢處，南北東西若比鄰。一辭故國三千里，獨戍遐荒二十春。尋蒼鴈，覓錦鱗，相思莫厭寄書勤！

折桂令二首寄同時謫戍二公寫蠻荒之苦，還不十分親切；最令人感到逼真而且印象深刻的是楊慎的仙呂點絳脣套數：

萬里雲南九層天。棧千盤險，一髮中原，回望青霄遠。

〔混江龍〕自離了蓬萊閬苑，曉風殘月掛秋帆。江籬漠漠，水荇田田。落日山川虎兇號，長風洲渚

蛟龍戰。鴻雁池頭，鯉魚山下，鷓鴣堰底，鸚鵡洲邊。揚舫常恨水雲遲，授衣又早寒暄變。恰似萍流蓬轉，幾曾飽繫藤牽。

〔油葫蘆〕白雪江陵古渡邊，解征帆，上征鞍，楚寒霜寒楓葉丹。沅澧波香蘭芷蕝，武陵春老桃花怨。千里望雲心，九疊悲秋辯。又不是南征馬援，壺頭山愁望飛鸞。

〔天下樂〕瘦馬凌兢蝶夢殘，霧倦風倏。怎消遣！斷角殘鐘，幾度孤城晚。回首送衡陽去鴈，忍淚聽瀘溪斷猿，亂雲堆何處，是西川？

〔哪吒令〕怕見他盤江河毒瘴愁烟，關索嶺冰梯雪巘，香爐峯瘴寨苗川，千尋井下坡難，萬丈梯登山倦，硬黃泥污盡舊青衫。

〔鵲踏枝〕一封書意懸懸，萬里路恨綿綿。誰信道東下昆池，又勝如西出陽關，但得他平安兩字，休問他何日歸年。

〔寄生草〕空彈劍，頻倚闌，比朝陽山水多鄉縣，比江州月夜無絃管，比夜郎春夏饒風霰，今日箇聞雞曉度碧雞關，怎記得鳴鑾晚值金鑾殿！

〔么〕難縮壺中地，休尋屏上船，五華臺望望愁心遠，雙洱河渺渺波濤險，七星巒疊疊雲嵐嵌，琵琶

琵琶亭下淚偏多，鷓鴣嶺畔腸先斷。

〔金盞兒〕風兒酸，雨兒寒，雨霽風清擡望眼，見西樓明月幾回圓。辭家衣線綻，去國履痕穿。道是愁來傾竹葉，不信說米盡折花鈿。

〔賺尾〕且聽滄浪吟，休誦卜居篇，愛碧山石磴紅泉，策杖行歌興渺然。醒來時對陶令無絃，醉來時學蘇晉逃禪。不似他憔悴騷人澤畔，任蒼狗白衣屢變。笑蛙聲紫色爭妍，浮名與我無縈絆，再休尋無事散神仙。

他是自比於韓愈之貶潮陽，白居易之貶江州，李太白之長流夜郎的。這套數是多麼的動人呵！

王世貞藝苑卮言寫他貶謫後的放蕩生活云：

用修在瀘州，嘗醉，胡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舁之，諸妓捧燭，遊行城市，了不爲忤。

曲海總目提要云：

苗蠻以精曲綾作褌，遺諸伎服之，酒間乞書，醉墨淋漓。苗蠻輒購歸裝潢成卷。嘗語人曰：「老顛欲裂風景，聊以耗壯心，遺餘年耳！」

這兩件事都被沈自徵編成雜劇，簪花髻，見在盛明雜劇初集中。我們在陶情樂府裏也能看到楊慎有

折桂令贈美妓和南呂一枝花贈妓明時秀（並收入雍熙樂府，字句無甚差異）可見他是縱情花酒，放誕不羈的。唯其如此，這風聲傳到楊夫人的耳朵裏，便不得不引起她的憤慨了。皂羅袍云：

爲相思瘦損卿卿，守空房細數長更。梧桐金井葉兒零，愁人又遇淒涼景。錦衾獨旦，銀燈半明，紗窗人靜，羅幃夢驚；你成雙丟得咱孤零。

折桂令也是她的憤激之詞：

寄與他三負心那個喬人，不念我病榻連宵，不念我癢海愁春，不念我剩枕殘衾，不念我亂山空館，不念我寡宿孤辰。茶不茶飯不飯全無風韻，死不死活不活有甚精神！阻隔音塵，那個緣因，好事多磨，天也生噴！

鴈兒落帶得勝令也收入青樓韻語廣集，似是戲代妓女作，用的是妓女的口吻，並非自己寫恨。（譚梁均誤）否則「我這裏冷清清獨守鶯花寨」和「老虔婆惡狠狠做一場」使解不通。老虔婆是指妓女的假母，想請她幫忙來出一口氣，並不是自指爲老虔婆，根本老虔婆是沒有被愛的資格的。因爲這個原故，這一首小令我便不在此地繁舉了。

楊夫人除了憶遠之作以外，罵玉郎帶過感恩採茶歌，仕女圖也被論者一致的讚賞。

一個摘薔薇刺挽金釵落，一個拾翠羽，一個撚鮫綃，一個畫屏側身斜靠，一個竹影遮，一個柳色潛，一個槐陰罩。

一個綠寫芭蕉，一個紅摘櫻桃，一個背湖山，一個臨盆沼，一個步亭臯，一個管吹鳳簫，一個絃撫鸞膠，一個倚闌恁，一個登樓眺，一個隔簾瞧。

一個愁眉霧鎖，一個醉臉霜嬌，一個映水勻紅粉，一個假花整翠翹，一個弄青梅攀折短牆梢，一個蹴起秋千出林杪，一個折回羅袖把做扇兒招。

陸侃如等中國詩史稱此乃「奇麗」之作，爲陶情樂府所無。梁乙真元明散曲小史云：「通曲二十四句，卽用二十四個「一個」寫二十四個人，別無一個重複，雖散文記敘體中也是難能，而乃見於韻曲，豈非創格！」任訥曲譜誤書「二十三句」，並云：「倘所記皆係實境，則亦無多別趣。好在爲畫圖寫照，便覺人物歷歷生動，恍在目前也。古文家初不必好詞曲，不然，必曰退之畫記乃亦於此中傳家法耶！余謂明人蘭亭觴詠圖記等篇之好處，却亦不過爾爾。雍熙樂府內有四十個仕女遊春一套，內梁州罵玉郎二曲卽多因襲於此。」我以爲黃淳耀的李龍眠畫羅漢記也是屬於這一類的。

附帶要說的，是楊升庵夫人詞曲鬧了一個笑話，把著名的元喬吉的揚州夢第一折也當作楊夫人作的維揚風月了。任訥楊升庵夫婦散曲也照樣誤收，似應在重版時刪去。又陸侃如等中國詩史也說到維揚風月是楊夫人作的，最好也能刪去。謹將所謂楊夫人的維揚風月與揚州夢校勘如下。我用臧晉叔的元曲選（簡稱臧）郭勳的雍熙樂府（簡稱郭）以及丁氏合訂的元明雜劇（姑簡稱丁）來合校：

〔仙呂點絳脣〕錦纜龍舟，可憐空有隋堤柳，千古閑愁。（郭下有和他，臧丁下有我則怕）春（臧丁下有光）老瓊花瘦。

〔混江龍〕江山如舊，竹西歌吹（丁作憶昔歌舞）古揚州。二（臧郭作三）分明月，十里紅樓。人倚雕闌（臧作綠水芳塘，丁作綠水朱闌）品玉簫（臧作浮玉榜）手捲珠簾（臧丁作珠簾繡幕）上玉（臧郭丁均作金）鈎。維揚（郭丁作淮南）風月景（丁作無比景）天下最爲頭。（丁作最高樓）罷干戈，無士馬，太平時（丁作之）世；省刑罰，薄稅斂，民庶優遊。（郭作民物悠悠，丁作富貴之秋）（臧本無以上四句）列一百二十行經商買賣（臧丁作財貨）透八萬四千（郭作四萬八千）門（臧丁作戶）人物風流。平山堂，竹西閣（臧丁作觀音閣）蟠花膩葉，（臧郭丁均作閒花野草）九曲池，小金山，白鷺沙鷗（臧丁作浴鷺眼鷗）銀行街（臧作馬市

街，丁作猪市街，米市街（丁作馬市街）如龍馬驛（臧丁作聚）禪智寺（臧郭丁均作天寧寺）山光寺（郭作雍熙寺，臧丁作咸寧寺）似蟻人稠（郭下有文章客傲王侯，峨冠博帶，豪傑，士蕩風埃，肥馬輕裘二句）丁本傑作俠，風作塵，茶房內，泛松風，香酥鳳髓，酒樓裏（臧丁作上，郭作內）歌，白，雪（臧丁作桂月）檀板鶯喉，接前庭（臧丁作廳）通後院（臧郭丁作閣）魚鱗，砌瓦（臧丁作馬蹄階砌，郭作馬銀階砌）遶竹閣（郭作遶朱闌，臧丁作近雕闌）近綺戶（臧丁作穿玉戶）龜背球樓，金盤露，瓊花露，釀成佳醞（丁作酒）錦纏羊（臧郭丁均作大官羊）柳羔（蒸）羊包一饌（臧丁作饌列）珍羞，看官場，愛（臧丁作慣）嬋袖，垂肩蹴踘，休（郭作體，臧丁作喜）教坊慣（臧丁作善）清歌，妙舞俳優（臧下有大都來一個個，丁下有一個個）著輕紗，穿（臧丁作籠）異錦，齊臻臻（臧下有有的）按（丁下有冬夏）春秋奏（臧丁作理）繁絃，吹急管，鬧炒炒（臧下有有的）無昏晝，將（郭作拚，臧丁作棄）數萬兩（臧丁下有赤資資，丁無數字）黃金買笑，費幾千段（郭作散幾百段，臧丁作拚百段大設設）紅錦纏頭。

〔油葫蘆〕爲甚的（郭作麼，臧丁無此三字）月底籠燈花下遊，將飲（臧丁作閒將佳）興酬。

我問（臧丁無此二字）綺羅隊裏（此二字臧郭丁均作叢）封作（臧丁作封我做）醉鄉侯。

斟着〔臧丁作酌幾盃〕錦橙漿，渣〔臧丁作洗〕盡談天口。折取〔臧丁作一枝〕口〔碧〕桃花，〔臧丁作春〕搭住〔臧丁作占定〕拿雲手。〔郭下有且〕打疊起國子監的酸，〔郭作太學〕斑，〔臧丁作翰林中猛性子挺〕拽扎起〔郭作了〕翰林院的縐。〔郭作翰苑傷，臧丁作太學內體〕樣傷兒〕趁看〔臧丁下有這〕錦封未拆〔臧丁作破〕香先透，渴時節飲〔臧丁作吸〕盡洞庭秋。

〔天下樂〕尙兀自〔臧丁作端的是〕一盞〔臧丁作醉〕能消萬斛〔臧丁作古〕愁，三杯〔郭作甌〕扶起頭，我只待〔臧丁作向那，郭作待〕紅裙會中尊第〔郭無第字，臧丁作了〕二籌。飲酒啊灌得咳嗽，〔臧丁作醉休〕看花啊沁〔臧丁作致〕成症候，也強似〔郭作都不如，臧丁作我則待〕假惺惺真出醜！〔臧郭丁作勝簪花常帶酒〕

〔那吒令〕倒金瓶鳳頭，捧瓊漿玉甌；豔〔臧丁作蹴〕金蓮鳳頭，顯〔臧丁作並〕凌波玉鉤；整金釵鳳頭，露春尖〔纖〕玉手，若還〔臧丁無此二字〕天有情天也老，春有恨〔意〕春先〔臧丁作須〕瘦，山有眉〔郭作情呵〕山也顰皺。〔郭作頻愁，此七字臧丁作雲無心雲也生愁〕

〔鵲踏枝〕花比他少〔臧丁作不〕風流，玉比他欠〔臧丁作不〕溫柔，端的是燕也銷魂，鶯也

藏羞赤緊的櫻桃閉口，（郭作看蜂與蝶是花間四友，臧無看與是二字）呆打孩豈透藏（稍頭）。

〔寄生草〕我空（臧無此字）央及到（郭作央及，臧作央了）十個千歲，他剛嚙了三個半口，險污（臧作澆）了內家裝束紅鸞（臧作鴛，此下凡臧異文均不註明，僅將異字寫出；郭本則註明）袖，越顯出（的，郭下有些）宮腰體態（嬈娜）纖楊柳到（無此字）口（添）出（上）些芙蓉顏色嬌皮肉，白處梨花粧冷（擎露）粉酥凝（郭作香）紅處似海棠暈暖（過雨）胭脂透。

〔么篇〕鐵磨角烏犀冷，點霜毫玉兔秋。對明窗滄海龍蛇走，蘸端溪石硯（金星端硯）雲煙透，拂羅（銀，郭作鸞）牋湘水波文（玻璃）溜（皺，郭同）投至得（比及賞）吳宮花草二十年，費了些（先索費）翰林風月三千首。

〔後庭花〕（增他那里）應答得俏心兒（語話，郭作意思兒）投（增我這里）笑談得局面兒熟，拚了我（準備看）月夜（夜月，郭同）攜紅袖，不覺的春風到玉樓（倒玉甌）這酒呵（無此三字）怎生嚙下（下我）咽喉動（無此字）勞（增你個，郭同）田文生受氣（志）昂昂

才（無才字）包今古（古今，郭同）吞（膽）宇宙，焰（氣）騰騰吐虹霓射（貫）斗牛。寬綽綽（飄飄袖）拂袖（無此字）紅雲出（登）鳳樓，興悠悠騰（無此字）駕蒼龍遍九州。樂陶陶（嬌滴滴）醉（無此字）賞瓊花雙玉甌，（頭）（此下增鳳玉樓，遊廣寒八月秋，樂陶陶倩春風散客愁，濕浸浸錦橙漿潤紫裘，急煎煎想韋娘不自由，虛飄飄恨彩雲容易收）香拂拂（馥馥）斟一杯花露酒。

〔青歌〕兒呀，（無此字）央及殺（休央及）偷香偷香韓壽，不（怕）驚回兩行紅袖。感謝文章（多情）賢太守，（丁作體數周）我是（增個放浪）江海俊（無此字，郭作裏）儒流，傲（增慢）宰相王侯。咱（既然）賓主相留，（酬）（增閒）鼓筆硯交游，會詩酒（對酒）綢繆。（增交錯觥籌，銀甲輕搗，金縷低謳，則爲）他悶倚（倚着）紅樓（雲兜，郭同）擺（我，郭作緊）控（增着，郭同）驂騑。（丁下有差，似有冤讎）絲繫（郭作觴賦）蘭舟，潯陽江水悠悠，蘆花楓葉颼颼。紅蓼汀洲，白芷林丘，（郭作白鷺沙鷗）話不相投。（此六句作四句云：又不是司馬江州，商婦蘭舟，煙水悠悠，楓葉颼颼，丁下又有四句：沙渚汀洲，宿鷺眠鷗，話不相投，心去難留）不爭聽徹（我聽撥）琵琶楚江頭，休（愁）淚濕了（賊無了字）青衫袖。

〔尾聲〕比及客散畫（錦）堂中，不隄防（準備）人約黃昏後。這花啊（此三字作他）不比
泛常（尋常間）牆花路柳，這場事（臧作這公事，丁作我）怎肯癡心兒干索休（此六字作甘
心便索休）引惹得人（無此四字）強風情酒病花愁。（增這的是釣詩鈞，我醉則醉常在心頭，
丁本這的是作你的話）掃愁帚強（爭，郭同）如捧（奉）箕手。（帚）者磨（郭作者麼，臧作
遮莫，丁作折末，均爲同音異書，方言也）的（你，郭同）頭鬢上鬢角（邊，郭作鬢邊廂）霜華漸
稠，衫袖上酒痕依舊會（正是，郭作只我這會）風流（郭下有）到老也風流。

大約因爲杜牧的行事與楊慎相近，都是『簪花強殢酒』的，都是所謂風流放誕的，所以便張冠李戴，
把這當作楊夫人的套數了。也許編者是故意作偽的，否則第四句何必刪去「我則怕」末句何必刪去「只
我這」呢？

跋

文既寫定，偶然看見讀書展望上盧冀野的明曲大家楊夫人別傳云：「夫人諱峨，字秀眉……隆慶己
巳卒。夫人少慎十歲，後慎卒十年，年俱七十二也。」她是一四九八年生的，一五六九年死的，也許冀野是根

據吳縣潘氏所藏的明刊本玲瓏唱和楊夫人樂府徐文長的一序吧？

雍熙樂府卷九南呂一枝花四十個仕女遊春頗多與楊夫人罵玉郎帶過感皇恩採茶歌相似的句子：
『（梁州）一個強整烏雲貼翠翹，（罵玉郎）一個薔薇刺挽金釵落，一個彩扇燃鮫綃，一個櫻桃樹下身斜靠……一個手摘鮮桃……一個眼偷瞧……一個蹴起鞦韆出林梢，一個摺回衫袖把做扇兒招。』（字相同者以圈識之）

雍熙樂府探原

一九三四年一月商務影印嘉靖足本雍熙樂府二十卷行世，真是研究曲學者值得慶幸的一件事。任訥曲譜云：『雍熙樂府一書，郭勛輯……十餘年前，市價纔二十金；五六年前在都城琉璃廠，已索價二百金；二三年前在海上，略有闕損者，亦不過七八十金，而今則海上書賈於此書，非出二三百金者不樂與周旋論價也。矜奇羨異，至於如此，能不令措大興嗟，而寒酸歛手歟！』現在商務本只售十二元，使得喜愛曲學的人可以買得起，實是令人高興的。不過雍熙樂府『削去作者名字，令人無從捉摸，雖間有及之者，才百一耳。』所以有了這一部書，仍舊不能知道各篇的作者姓名及作品的來源。我因為喜歡這部書，兩三年來，時常翻閱，比勘他書，遇有所得，即行註出：到現在差不多雍熙樂府的來源，知道了大半。

雍熙樂府較重刊增益詞林摘豔晚出。我曾詳細對照過，詞林摘豔北曲套數三百七十五套，未被雍熙樂府採用的，僅四十四套，其餘三百三十一套完全都收到雍熙樂府裏去了。

雍熙樂府除了以詞林摘豔（重刊增益本實際上連盛世新聲裏的套數也收羅了不少在內）為底

本外，其來源還有下列數種：

雜劇：(1)元明雜劇之已刊者，(2)元明雜劇之遺佚者，(3)王實甫的西廂記，(4)明初朱有燾的誠齋樂

府。(奢摩他室曲叢本)

套數：(5)太平樂府，(元楊朝英輯，四部叢刊本)，(6)陽春白雪，(元楊朝英輯，散曲叢刊本)

諸宮調：(7)天寶遺事諸宮調，(元王伯成)

以上所舉，以北曲爲限。茲除詞林摘豔以外，不揣譎陋，把雍熙樂府各篇作品，按上列諸種來源，一一舉出，以爲讀此書者一得之助。(每篇各錄題名，以曲線標明，無者錄首句二三字，無曲線標明，以示分別。題上數字爲頁碼，雜劇題下數字爲第幾折數)

一 元明雜劇之已刊者

〔卷一〕15 霸王戰英布 (尚仲賢氣英布四)，28 榮歸 (鄭光祖倩女離魂四)，47 滿腹陰陰 (孟漢卿

魔合羅二) 〔卷二〕3 趙太祖雪夜幸趙普 (羅貫中風雲會三)，29 秋夜梧桐雨 (白樸梧桐雨四)。

〔卷四〕22 文人逆志 (無名氏赤壁賦一)，29 杜牧之醉寫揚州夢 (喬吉揚州夢一)，39 書劍生涯 (喬吉

金錢記一) 45 書喪秦贏 (鄭光祖搗梅香一) 47 花遮翠擁 (賈仲名金安壽一) (卷五) 74 太極初分
(宮大用范張雞黍一) 77 別卻蓬壺 (谷子敬戒南柳一) 78 王粲 (鄭光祖王粲登樓一) (卷六) 13
楊妃舞翠盤 (白樸梧桐雨二) (卷七) 43 泣楊妃 (馬致遠漢宮秋四) (卷八) 45 花溪音樂喧 (曹
仲名金安壽二) (卷九) 3 叔寶不伏老 (尚仲賢三奪柳二) 43 抱粧盒 (無名氏抱粧盒二) 48 范張
雞黍 (宮大用范張雞黍二) 81 也不唱韓元帥 (無名氏貨郎旦) (卷十一) 29 昭君出塞 (馬致遠漢
宮秋三) 34 恨天涯 (金仁傑追韓信一) (卷十二) 47 陳林抱粧盒 (無名氏抱粧盒三) 59 十七換頭
(李直夫虎頭牌三) 62 十三換頭 (王實甫麗春堂四) (卷十三) 4 人去陽台 (鄭光祖倩女離魂二)
60 玳筵夙會 (喬吉兩世姻緣三) (卷十四) 6 雞黍約 (宮大用范張雞黍三) 18 兩世姻緣 (喬吉兩
世姻緣二) (卷十五) 3 搗梅香翰林風月 (鄭光祖搗梅香二) 7 風吹羊角 (馬致遠黃梁夢三)

二 元明雜劇之遺佚者

〔卷一〕16 春思 (朱仲誼鴛鴦塚二) (卷二) 12 馬踐楊妃 (岳伯川夢斷楊貴妃) 32 御溝紅葉 (白
樸) 〔卷四〕2 麗情 (王實甫芙蓉亭) 31 蘇子瞻風雪貶黃州 (費唐臣貶黃州一) (卷五) 64 歸隱

〔王仲文張良辭朝〕〔卷六〕17 遠行（無名氏畧畧旦）22 蘇武牧羊（周文質蘇武還鄉）54 射雙
鵬（白樸箭射雙鵬）〔卷七〕28 思怨（王實甫販茶船）〔卷八〕57 柳拖烟（朱仲誼鴛鴦塚）〔卷
十二〕27 冬景（劉東生世間配偶四）30 蘇武還鄉（周文質蘇武還鄉）32 范蠡歸湖（趙明道范蠡歸
湖）37 王妙妙死哭秦少游（鮑天祐王妙妙）41 王魁負桂英（尚仲賢負桂英）〔卷十二〕44 樂巴嘸
酒（李取進樂巴嘸酒）〔卷十四〕12 翫江樓（戴善甫翫江樓）88 貪慌忙（無名氏刀劈史鴉霞）

三 王實甫的西廂記

〔卷二〕9 碧雲天（十六）〔卷三〕44 不念法華經（六）〔卷五〕7 遊藝中原（一）8 懨懨瘦
損（五）11 相國行祠（十）13 竚立閑階（十四）〔卷七〕5 不做周方（二）8 半萬賊兵（七）10
風靜簾閑（十一）13 從到京師（十九）〔卷十二〕2 梵王宮殿（四）3 若不是（八）6 晚風寒峭
（十二）8 望蒲東（十七）10 玉鞭驕馬（廿一）〔卷十三〕11 玉宇無塵（三）12 雲歛晴空（九）
14 綵筆題詩（十三）16 則看你（十五）18 賣弄你（二十）〔卷十四〕63 雖離了（十八）

四 明初朱有燾的誠齋樂府

「卷一」42 賞春（牡丹品三）49 征方臘（仗義疎財五）50 元日（仙官慶壽四）「卷二」26 雲淡
 淡（牡丹園三）57 恰移得（常椿壽三）61 我子見（牡丹品三）「卷三」3 芸窗下（曲江池二）6
 學唱紫芝歌（半夜朝元二）8 全昧了（辰鉤月二）10 我將（悟真如二）13 恰金線（慶湖堂二）15
 湖風寒（桃源景四）17 描畫得（仗義疎財三）19 休道我（八仙慶壽二）20 我恰纔（復落娼三）23
 綠羅巖（小桃紅三）46 我問那（蟠桃會二）48 奉職在（仙官慶會二）50 我常在（喬斷鬼四）52 我
 子見（豹子和尙三）「卷五」5 寶殿朱扉（牡丹品一）22 雨約雲情（半夜朝元一）24 花下迎逢（悟
 真如一）26 團圓夢（團圓夢一）28 香囊怨（香囊怨一）30 仙官慶會（仙官慶會一）32 獲鶻虞（獲
 鶻虞一）34 黑旋風仗義疎財（仗義疎財一）35 蟠桃會（蟠桃會一）40 常椿壽（常椿壽一）41 十長
 生（十長生）43 八仙慶壽（八仙慶壽一）神仙會（神仙會）46 慶湖堂（慶湖堂一）48 桃源景（桃
 源景一）50 復落娼（復落娼一）52 李亞仙曲江池（曲江池一）53 每日家（煙花夢一）55 牡丹仙（牡
 丹仙一）57 十美人慶牡丹（慶牡丹一）58 踏雪尋梅（踏雪尋梅一）67 金谷名園（辰鉤月一）「卷
 六」44 虞伯生詠十花仙（牡丹仙三）「卷七」3 踏雪尋梅（踏雪尋梅三）32 仗義疎財（仗義疎財
 二）34 慶湖堂（慶湖堂三）36 煙花夢（煙花夢三）38 辰鉤月（辰鉤月三）41 眼力昏花（悟真如四）

- 〔卷八〕27 丹爐日月進（半夜朝元三）28 六塵無患月（小桃紅二）30 春思（桃源景二）32 慶壽（十長生）33 歡賞（牡丹仙二）35 喬斷鬼（喬斷鬼二）55 春歸柳眼舒（香囊怨三）55 收拾了（烟花夢二）〔卷十一〕44 踏雪尋梅（踏雪尋梅四）93 牡丹亭上（牡丹園四）〔卷十二〕12 風月牡丹仙（牡丹仙四）13 小桃紅（小桃紅四）14 半夜朝元（半夜朝元四）15 辰鉤月（辰鉤月四）17 仙官慶會（仙官慶會三）18 慶賀（得騎虞四）20 仗義疎財（仗義疎財四）22 曲江池（曲江池五）23 烟花夢（烟花夢四）25 常春壽（常春壽四）26 十長生（十長生）27 蟠桃會（蟠桃會四）28 八仙慶壽（八仙慶壽四）39 神仙會（神仙會）31 慶湖堂（慶湖堂四）33 繼母大賢（繼母大賢三）34 團圓夢（團圓夢四）36 香囊怨（香囊怨四）38 慶壽（靈芝慶壽）40 慶壽（海棠仙）42 顏良（義勇辭金）〔卷十三〕19 看了這（牡丹園三）21 悟真如（悟真如三）24 桃源景（桃源景三）26 猛聽得（降獅子）27 斬顏良（義勇辭金）〔卷十四〕65 曲江池（曲江池四）68 喬斷鬼（喬斷鬼三）70 金安壽得仙（金安壽得仙三）83 獲騎虞（獲騎虞二）

五 太平樂府

〔卷二〕57 元宵憶舊（曾瑞卿） 〔卷二〕30 集雜劇名詠情（孫季昌） 34 自序（曾瑞卿） 42 問花
 （商政叔） 50 樂道（鄧學可） 〔卷四〕10 子弟收心（原名省悟，趙彥暉） 78 閨怨（貫雲石） 78 四友
 爭春（顧君澤） 80 中秋月（朱庭玉） 80 詠梅（朱庭玉） 81 閨怨（關漢卿） 81 閨思（朱庭玉） 82 道
 情（朱庭玉） 〔卷六〕71 擬淵明（李致遠） 72 蘇卿訴苦（王氏） 74 集曲名題秋怨（王仲元） 76 集
 曲名題情（王仲元） 77 道情（王仲元） 78 牛訴冤（姚守中） 80 閱世（無名氏） 〔卷七〕55 莊家不
 識勾欄（杜善夫） 56 喻情（杜善夫） 51 借馬（馬致遠） 59 西湖（睢玄明） 61 稍刷行院（無名氏）
 66 硬謁（董君瑞） 67 高祖還鄉（睢景臣） 70 羊訴冤（曾褐夫） 72 村居（曾褐夫） 73 古鏡（曾瑞卿）
 74 思鄉（曾瑞卿） 76 知休（楊立齋） 77 贈張玉富（馬致遠） 81 楊妃肚腰（曾瑞卿） 〔卷九〕1 初
 夏（無名氏） 41 棄職（原題辭官，李羅御史） 74 妓門庭（朱庭玉） 75 射雁（喬吉） 〔卷十〕6 杭州
 景（關漢卿） 20 不伏老（關漢卿） 21 醜齋自述（鍾嗣成） 23 買笑（曾褐夫） 24 行樂（趙顯宏） 25
 竹夫人（趙顯宏） 26 蚊虫（宋方壺） 26 惜春（馬致遠） 27 惜春（無名氏） 27 白蓮（呂天用） 28 儒
 （原題遭張伯元，周德清） 29 秋蝶（呂天用） 29 安慶湖雪夜（沙正卿） 30 方士（原題送人人道，李致
 遠） 36 孤悶（李致遠） 31 女怨（朱庭玉） 32 合箏（喬吉） 33 雜情（喬吉） 34 省悟（原題悔悟陸仲

- 良，) 35 東湖 (原題東湖任則明，) 36 湖上歸 (張可久，) 57 私情 (喬吉，) (卷十二) 15 春思 (原題
 思憶周仲彬，) 59 辭退 (原題辭官張雲莊，) 83 皇都元日 (貫雲石，) 83 離別 (李致遠，) 84 閨麗 (喬吉，)
 (卷十三) 7 寄別 (李邦基，) 8 風情 (曾瑞卿，) 9 歌姬 (喬吉，) 9 蹴鞠 (原題女校尉，關漢卿，)
 80 憶別 (貫雲石，) 81 佳偶 (貫雲石，) 82 壽筵 (童童學士，) 82 送別 (宋方壺，) 83 閨情 (沙正卿，) 84
 雙陸 (周德清，) 86 贈小玉帶 (周德清，) 86 妓好睡 (無名氏，) 87 霞冷霜寒 (王仲誠，) 88 題情 (趙明
 道，) 88 詠小卿 (周仲彬，) (卷十五) 10 收心 (睢景臣，) 11 鞦韆 (朱庭玉，) 12 詠雪 (白樸，) 12 歸隱
 (朱庭玉，) 13 詠梅 (朱庭玉，) 14 送別 (朱庭玉，) 15 思情 (關漢卿，) 15 騁懷 (曾瑞卿，或云關漢卿，)
 16 惜春 (吳仁卿，) 16 閨情 (吳仁卿，) 17 姻緣 (馬致遠，) 18 悟迷 (馬致遠，) 18 元宵 (周仲彬，)

六 陽春白雪

- (卷一) 61 蘇卿二首 (無名氏，) 62 如病弱 (無名氏，) (卷二) 46 趕蘇卿 (無名氏，) (卷四) 44
 退休 (原題辭朝，不忽麻，) (卷五) 82 秋水粼粼 (楊西庵，) 82 水到湍頭 (楊西庵，) 82 花點蒼蒼 (楊
 西庵，) 83 情淚流香 (李子中，) 83 香逕泥融 (關志學，) 83 香蕪龍涎 (高安道，) 84 臥枕着牀 (無名氏，)

84 麗日和風（楊西庵），85 捫乳（無名氏），85 春夜沉沉（無名氏），85 江天暮雪（鮮于伯機），89 春閨夢好（王修甫），87 天涯羈旅（石子章），88 平生放蕩（彭壽之），88 盃中酒冷（無名氏），89 芳菲過眼（無名氏），89 鶯穿細柳（楊西庵），90 老來多病（呂止菴），91 華亭江上（無名氏），〔卷十一〕78 世無伯樂（劉時中），94 聽樓頭（蒲察善長），95 鳳凰台上（無名氏），〔卷十二〕55 大明開放（無名氏），56 楚台雲雨（關漢卿），91 贈小脚鞋（原題詠金蓮，呂止軒），94 半生花柳（呂止菴），95 翠樓紅袖（無名氏），〔卷十三〕6 棄職休官（無名氏），7 雪豔霜姿（無名氏），10 半世飄蓬（無名氏），33 雨意雲情（無名氏），34 玉笛愁聞（無名氏），43 太平筵宴（原無題，吳仁卿），54 離思傷秋（原無題，無名氏），61 美春（原無題，無名氏），65 遊春（王伯成），74 元宵（無名氏）。

七 天寶遺事諸宮調

〔卷一〕55 楊妃出浴，55 明皇告代楊妃死，57 楊妃上馬嵬坡，56 祿山戲楊妃，60 楊妃病酒，60 楊妃乞罪。〔卷二〕42 玄宗幸蜀。〔卷四〕73 明皇遊月宮，74 明皇哀告葉靖，75 十美人賞月，77 明皇哀告陳玄禮，82 明皇望長安，83 明皇喜月宮，83 明皇擊梧桐，84 楊妃澡浴，84 太真鬧酒，85 楊妃上馬嬌，85 貶祿山漁陽，86 埋楊妃，87

哭香囊，89天寶遺事引，90楊妃藏鉤會，91天寶遺事。〔卷五〕81祿山叛，81明皇夢楊妃，90餞楊妃，91明皇遊

月宮。〔卷七〕45哭楊妃，47力士泣楊妃，55祿山泣楊妃，79祿山偷楊妃，80遺事引。〔卷十〕47楊妃剪足，48

楊妃梳粧，49玄宗捫乳，49楊妃捧硯，50長生殿慶七夕，51祿山謀反，52玄禮駭赦，53楊妃繡鞋，54楊妃翠荷葉。

〔卷十一〕87憶楊妃，89祿山憶楊妃，92祿山夢楊妃。〔卷十二〕87明皇寵楊妃，87明皇哀詔，93祿山憶楊

妃。〔卷十四〕59祭楊妃，60楊妃訴恨。〔卷十五〕1楊妃，2遊月宮，9楊妃勒死，11懣歎楊妃。

上面所輯只限於十五卷內，亦只限於上列七種，此外當然還有別的來源，依據較少，茲不縷列。所輯看
看像只是鈔胥之勞，實際上是曾經費了許多天搜索比勘的工夫的。現在略加論述如次：

第一，元人雜劇之已刊者，大多保存於元曲選一書中，元曲選序於萬歷丙辰（一六一六）雍熙樂府
序於嘉靖丙寅（一五六六）可見雍熙樂府成書比元曲選早五十年。臧晉叔編元曲選妄以己意刪改是
有名的，現在有了雍熙樂府，互相比較，便可看出臧晉叔所改的是些什麼地方了。

第二，元明雜劇之未刊者，現今搜集很難。舊存古本，非普通一般讀者所能看到，如今有了這部雍熙樂
府，雖不能窺見全豹，然亦略勝於無了。

第三，這書裏的王實甫西廂記也是最古的，（黎錦熙和孫楷第曾編有輯雍熙樂府本西廂記曲文由

立達書局刊行）西廂記刊本均萬歷崇禎間者，現在雍熙樂府刊行於嘉靖年間，自然極有價值了。

第四、明初未有戲的誠齋樂府，通行只有吳梅奢摩他室曲叢本。其中如河嵩神靈芝慶壽、南極星度脫、海棠仙、文殊菩薩降獅子、東華仙、二度十長生、呂洞賓花月神仙會等，均僅原刻本中有之，吳梅本未收，我們能夠在雍熙樂府裏看到一部分，也是頗爲高興的。

第五、王伯成的天寶遺事諸宮調，聞有任訥輯本，交給開明書店，惟現今尙未出版；倉石武四郎也有輯本，也不會出版。但有了此處的目錄，也就差不多了。所缺少的，不過九宮大成譜中的祿山別楊妃而已。

詞林摘豔與雍熙樂府

久聞詞林摘豔之名，未得一見。前幾天借到一部鍾靈打字機印行的重刊增益詞林摘豔，便拿雍熙樂府來比勘，方知詞林摘豔十卷的北散曲的部分，（即卷三至卷十）有十分之九是被遲出二十幾年的雍熙樂府搜採進去了。詞林摘豔中北曲套數三百七十五首，未被雍熙樂府搜採的，僅四十四首而已。現在就將這四十四首的首行及其作者開列在下面，這對於輯編散曲的工作或者可以有一點幫助。（阿刺伯號碼係指在卷中的次第）

卷三 中呂粉蝶兒

1. 萬里翱翔（題金陵景元天門山胡用和）
3. 皓月澄澄（無名氏雜劇鄭月蓮秋夜雲窗夢第三折）
4. 驕馬金鞭（贈妓元楚蘭房）（房字當爲芳字之誤）
6. 執手臨歧（鄭德輝倩女離魂第三折）

7. 守道窮經度日（哨遍莊子歎骷髏明呂景儒寧齋添二曲）

19. 殿閣生涼

27. 瑞靄祥雲環禁闈

卷四 仙呂點絳脣

3. 楊柳絲柔（無名氏雜劇夜月杜鵑啼第一折）

4. 淑氣融融柳吐煙（春景題情明恆軒老人）

5. 月朗風清（月下聽琴明丘汝晦）

6. 紅雨紛紛（元石子章黃貴孃秋夜竹窗雨第一折）

7. 驕馬吟鞭（無名氏雜劇鄭月蓮秋夜雲窗夢第一折）

卷五 雙調新水令

1. 燕山行勝出皇都（題西山景明徐知府）

3. 枕痕一線印香腮（春恨元劉庭信）

4. 新夢青樓一操琴（青樓詠妓元劉庭信）

7. 紫簫聲斷彩雲低（思情無名氏）

8. 有石奇峭自天成（翻集菖蒲歌吳江張祿集）

9. 酒社詩壇（題情無名氏）

10. 朝也相思（題情陳鐸）

15. 綠水青山（步步嬌）

37. 燕語鶯啼

40. 和氣春風滿面郎

卷六 正宮端正好

15. 佳期百禎集（南北汲沙尾）（期應作節）

卷七 商調集賢賓

3. 剔團圓月明天似洗（中秋應制明賈如晦）

6. 碧天晴暑殘秋漸交（七夕無名氏）

7. 倚蓬窗慘傷秋暮早（代友秋感明張茅亭）

卷八 南呂一枝花

3. 風流誰可知（麗情無名氏）（知應作如）
4. 袞香綿柳絮輕（春景元張小山）
5. 薔薇滿院香（夏景元張小山）
6. 金風凋楊柳衰（秋景元張小山）
7. 青山失翠微（冬景元張小山）
9. 不禁愁腸柳眉（題半身美人寧齋老人）
10. 左右兩壁山（元胡用和）
38. 心如明月懸
56. 鴻鈞轉管葶
57. 三春和暖天
63. 草廈低茅庵小

卷九 黃鍾醉花陰

1. 春初透花正結（元楚蘭芳）

5. 春意融和鳳城裏（明……齋）（所缺者當爲寧字）

7. 冬天易曉（閨情王和卿）

27. 問別阻離又經久

29. 畫角聲催報春早

卷十 越調鬥鶴鶉

11. 講燕趙風流（金蕉葉怨別）（目次失載）

從上表看來，只有四折雜劇是最值得注意的。張小山的南呂一枝花四首已被任訥補入小山樂府，此外則元僅王和卿一套，劉庭信胡用和楚蘭芳各兩套，明僅陳鐸呂景儒恆軒老人徐知府張茅亭張祿各一套，寧齋老人丘汝晦各兩套，無名氏十八套而已。還有一套是鄭德輝的倩女離魂第三折，足資比勘。任訥在曲譜裏說，參合詞林摘豔、雍熙樂府，或可得到一兩種完全的四折雜劇逸文，那是想當然的話。因爲雍熙所有，大半是抄錄摘豔的；雍熙本身並沒有多少另外的逸文。

上面一個表，編訂起來也不很容易。因爲詞林摘豔編得不大好，雖然有好多是依首句的，但也有好多

是割裂首二句的，這就不容易與雍熙樂府比勘。例如，月下吹簫訴別的首二句是：『支楞的斷了冰絃，擊玎的分開鸞鏡。』依照首句爲題的例，當然應該是『支楞的斷了冰絃。』我們只能就檢查便利設想，不能像學究似的認『支楞的』，『了』，『擊玎的』，『開』都是襯字，而簡書作『斷冰絃分鸞鏡。』詞林摘豔就愛來這個，牠在目次上印着『斷冰絃鸞鏡。』你一大意，保你不會覺察這就是『支楞的斷了冰絃。』同樣的例是『翠幃屏鮫綃帳。』（詞林摘豔）就是『香塵暗翠幃屏。』（雍熙樂府）詞林摘豔有時還把首句頭上幾個字截去，當然張祿仍有他一貫的主張，他所以去掉頭上幾個字，就爲了牠是襯字，這樣的例更多，照錄如次；凡括弧內之字均爲詞林摘豔所無而由雍熙樂府增加者：

〔仙呂點絳脣〕

（正遇着）太平時序

（正值着）麗人天氣

（向）水邊林下

〔中呂粉蝶兒〕

（他生的）如月如花

（描不上）小扇輕羅

（這些時）意懶心慵（這

些時）浪靜風恬

〔越調鬪鶴鶉〕

（看了這）寶殿金門

（操一曲）流水高山

（我和這）蔓笠做交遊

（往常伴了些）珠履瓊簪

〔商調集賢賓〕

（猛聽的）透簾櫳賣花聲喚起

在這一點上，我偏向於雍熙樂府，認為牠給了我們更多的便利。

不過，雍熙樂府不大寫出作者姓名或出處，却是不及詞林摘豔的。惟詞林摘豔平均每卷三十套以上，僅最前十套左右是註明出處的，不知何以如此的不統一。現在且將雍熙樂府未註出處的各套，據詞林摘豔補註如下：

黃鍾醉花陰

羞對鶯花綠窗掩

春思

鶯鶯塚第二折

破鏡重圓帶重結

復歡

陳鐸

窗外芭蕉戰春雨

秋懷

陳鐸

正宮端正好

一枕夢魂驚

自序

曾瑞卿

墨點柳眉顰

憶美妓

吳昌齡

正團圓成孤另

玄宗幸蜀

王伯成

仙呂點絳脣

走將來涎涎瞪瞪

嘲妓華文秀

王元鼎

爲照芳妍

十美人賞月

王伯成

中呂粉蝶兒

江景蕭疎

蘇卿訴苦

歌妓王氏

南呂一枝花

絲絲楊柳風

春

劉庭信

金風送晚涼

秋

劉庭信

鸞台寶鏡分

離恨

劉庭信

雙調新水令

碧桃花外一聲鐘

憶情

陳鐸

翠簾深護小房櫺

冬景

劉東生月下老問世間配偶第四折

越調鬪鶴鶉

百歲光陰

寄別

李邦基

良友曾題

憶別

貫雲石

燕燕鶯鶯

題情

趙明遠

商調集賢賓

憶吹簫玉人何處也

秋懷

陳鐸

瑣窗寒井梧秋到早

秋憶

陳鐸

詞林摘豔每將南曲列入北曲，這樣的錯誤，雍熙樂府全都改正了。以下四套，在雍熙樂府是都收在卷十六南曲套數裏的：

首句	原見卷次	應收入南曲	首句	原見卷次	應收入南曲
四海昇平	卷十越調	繡停針	景消索	卷七商調	二郎神
喜得功名遂	卷十越調	合笙	迤邐秋來到	卷七商調	喜梧桐

此外則九轉貨郎兒、詞林摘豔入正宮，雍熙樂府則入南呂，「走將來涎涎鄧鄧」是河西後庭花，詞林摘豔入商調，雍熙樂府則入仙呂。有趣得很，詞林摘豔愛把南曲硬拉到北曲裏面去；雍熙樂府也未能免俗，同樣有這毛病，牠把南畫眉序入了黃鍾，又把一封書入了南呂。

我這一篇文章簡直不像文章，我的目的只是爲了詞林摘豔索價奇昂，得見者少；鍾靈打字機本，只有六冊，也要十八元；把牠與雍熙樂府對照，聊以安慰未備詞林摘豔者，藉此略當大嚼，並以自慰。幸虧沒有上當！不然，花十八塊錢，只看到四十幾套散曲，未免太不值得了！（卷二南曲未細搜，卷一南北小令僅有南小令〔註〕陳乃乾另有鉛排單行本）盛世新聲也是詞林摘豔的改頭換面，因此每一套散曲，至少可以編在三部書裏，像這樣編來編去，讀者在經濟和時間上都要大受損失；因此我們希望全元曲之類的書能夠早日完成，讓我們少看一點重複的散曲。

〔註〕詞林摘豔比南北小令多了五分之二，計春從天上來一首，二犯江兒水四首，倚馬待風雲十一首，一封書二十首，雲飛八首，一江風十二首，美櫻桃二十首，四朝元四首，懶畫眉四首，鎖南枝一首；共計八十五首，連原來一百二十首，合共

辯白樸非豪放派

任中敏散曲概論頁三五說：「白樸……豪放之尤者。」

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卷下面一二七九說：「白樸……雖也有以豪放名的作品，如歡飲漁父詞諸作，但究以俊爽秀美者爲多。」

鄭振鐸中國文學史第四冊面九九〇說：「他的散曲，俊逸有神，小令尤爲清雋。」

我對於後二書的論斷有大部分的同意，而對於前一書的論斷則持反面的意見。

任中敏所輯元四家散曲，其中白樸有小令三十六首，套數四首，倘若仔細分析每一首散曲，則可以算作豪放派的。除了陸馮所舉的歡飲和漁父詞外，也只有慶東原第一首，陽春曲知幾四首（即這曲子，陸馮且以爲「似豪放而實深婉」）佳人臉上黑痣和對景各一首，一共只有九首，還不到全部散曲的四分之一。所以因這極少數的豪放散曲而斷定白樸爲豪放派，是不妥的。

其餘三十一首都可以歸入清麗一派。其實，我們即使說他是詠物詩人也未嘗不可。他的散曲大都是

無病呻吟之作，很不自然的拈出一些題目來吟詠。我們在這些散曲裏大部分看不出作者生活的反映，題詠春夏秋冬每季一首，竟很有興致的歌吟了三次，一共十二首，吹彈歌舞也各寫一首，題情六首，詠雪一首——詠物的散曲這裏已經有了二十三首。（還有豪放類的佳人臉上黑痣也是詠物的，清麗類的小石調惱煞人詠蘇卿和豪放類的沉醉東風詠漁父這兩首也是客觀的敘述）這二十三首以及慶東原第二三首、德勝令四首、仙呂點絳脣、小石調惱煞人等都是清麗一派。卽就這些風花雪月的題目看來，我們也可以知道在這樣的題材裏是寫不出豪放的曲詞來的，何況又大都是客觀的不動情感的寫景詠物之作呢！莫說豪放之情難以抒寫，就是婉約之情恐怕也難以抒寫吧？

任氏或者是受了王國維的暗示，我想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元劇之文章中說：「仁甫似蘇東坡」也是同樣不恰當的。卽以戲曲而論，白樸傳世之作如梧桐雨、牆頭馬上等也都屬於清麗派而不屬於豪放派。

喬吉與李楚儀

元代作家，事蹟多不可考。偶讀任輯夢符散曲，以爲作者喬吉曾與妓女李楚儀有過熱戀，似不僅於是「風流調笑」。（李中麓評語）謹將臆測，就正方家。

我疑心惺惺道人樂府是喬吉的初輯本或他人代輯本（本來這裏面一百三十六首小令都是樂府羣玉所搜集的）文湖州集詞則是喬吉的較晚的選本，刪定本或自輯本；這兩個結集之不同，猶之歐陽修的醉翁琴趣外篇和六一詞，也就是說，惺惺道人樂府會大膽的詳細記錄他對於李楚儀的戀情；到了文湖州集詞，就把這些詞都刪去了，至少在曲題上是隱約其詞，使我們不能再見到李楚儀甚至其他妓女的名字。我們只要看下列曲題之不同，便可恍然：

惺惺道人樂府	文湖州集詞
歌者爲豪奪（小令下有云「扣舷自歌鄰舟皆笑」）	遊嘉禾南湖
越樓見姬梳洗已倚立嬌困若不勝情因記	越樓所見
秋日湖山借白子瑞葦燕集賦以俾歌者赴拍侑尊	秋日借白子泛湖
紅指甲贈孫蓮哥時客吳江	紅指甲

從這個表看來，可知惺惺道人樂府裏的「歌者」、「姬」、「孫蓮哥」等，在文湖州集詞裏全都刪去了。爲妓女而作的曲變成高人雅士爲遊山玩水而作的曲；有所指的贈妓曲也變成一般的詠物曲。這大約是喬吉晚年立意修德，所以纔這樣刪削的吧？鍾嗣成說他「以威嚴自飭，人敬畏之」（見錄鬼簿）可是這「自飭」呵，喬公恐怕靈肉衝突不止一次，纔有這痛苦犧牲的結局和令譽吧？

倘若我們看他兩次的自述，也可以看出這種轉變的痕跡來。在惺惺道人樂府裏的自述有兩篇，其中重複的字很多，以雙圈識別之：

不占龍頭選，不入名賢傳，時時酒聖，處處詩禪。烟霞狀元，江湖醉仙。笑談便是編修院，留連，批風切月。四十年。（綠么遍自述）

龍祥鳳瑞，酒聖詩禪。不應舉江湖狀元，不思凡風月神仙。（折桂令自述）

總之，當時他主要的生活是「批風切月」；但是這樣浪漫頹廢的生活似乎後來都淨化了，到了文湖州集詞，「風月神仙」竟一變而爲高人逸士，風月的字眼一掃而空：

「斗牛邊纜住山槎，辦酒甕詩瓢，小隱烟霞。厭行李程途，虛花世態，老草生涯。酒腸渴，柳陰中，揀雲頭剖瓜；詩句香，梅梢上掃雪片烹茶，萬事從他。雖是無田，勝似無家。」（天香引自絃）

從「老草生涯」這四個字也可以說這小令是晚年所作。他看破了「世態」都是「虛花」的，所以他不再做「風月神仙」；雖是窮困，吟「詩」喝「酒」，「烹茶」「剖瓜」，倒也極盡樂趣。從上面所說的看來，二本所選，懸殊過甚，可知我的假設總有幾分是處；至少，文湖州集詞也該是一個不相干的道學先生選輯的。因此，我們要知道喬吉怎樣與李楚儀戀愛，也就可以拋去文湖州集詞不管，專在惺惺道人樂府裏找例證。

喬吉是杜牧的崇拜者和摹仿者，曾爲杜牧寫過雜劇杜牧之詩酒揚州夢；折桂令並有云：「文章杜牧風流……老我江湖，少年談笑，薄倖名留。」（頁四）他自己所過的確是杜牧一般的生活，除了李楚儀以外，他曾寫曲題贈過的有張天香（贈張氏天香）、瞿子成（簾內佳人瞿子成索賦）、崔秀卿（苕溪七夕飲會贈崔秀卿李總管索賦）、周士宜（毗陵張師明席上贈歌伎周士宜者）、王玉蓮（仲明同知坦然齋集蘇老琵琶吳國良簫歌者王玉蓮）、江雲（贈江雲）、王柔卿（贈柔卿王氏）、朱阿嬌、李玉真（贈姑蘇朱阿嬌會玉真李氏樓、贈朱阿嬌）、常鳳哥（贈常鳳哥）、朱翠英（贈朱翠英）、顧觀音（贈顧觀音）、孫梅哥（贈孫梅哥）、郭蓮兒（贈郭蓮兒）、劉牙兒（贈劉牙兒）……隨意寫來，他所題贈過的妓女已超出十二金釵之數，他的生活之浪漫，也就可以想見了。

不過，他對於這些妓女猶之雲煙過眼，並不留戀，所贈的小令除了朱阿嬌外，大多只有一首。而楚儀可就不同了，單就明書姓字的來講，依次寫來，就有以下諸曲：

- (1) 賈侯席上贈李楚儀（頁四）
- (2) 會州判文從周自維揚來道楚儀李氏意（頁四）
- (3) 席上賦李楚儀歌以酒送維揚賈侯（頁八）
- (4) 楚儀贈香囊賦以報之（頁九）
- (5) 嘲楚儀（頁一〇）
- (6) 楚儀來因戲贈之（頁一六）
- (7) 別楚儀（頁一六）

我疑心還有些不曾明書姓字的也是爲楚儀而發。現在姑且就這七個小令，嘗試一下他們倆戀愛經過的鉤稽。

詩人喬吉在維揚賈侯席上見到一個亭亭「玉立」的可人兒，便覺「劣燕嬌鶯」盡皆「穴穴」下品，惟有楚儀是「雪色芙蓉」，「楚楚儀容」這時他的靈魂，已被楚儀勾攝去了，所謂「五百年風流孽冤」

是也。(1)從此兩人卿卿我我，大有相見恨晚之慨。楚儀贈他香囊，尤其是熱戀的表現。「芳心偷付檀郎，懷兒裏放，枕袋裏藏，夢繞龍香，」真是一場芳馨旖旎的夢。(4)誰知好事多磨，賈侯竟奪其所歡，（這是我大膽的假設）要把楚儀帶到揚州去，而楚儀也像李亞仙蘇小卿似的，爲金錢所屈伏。喬吉一面替賈侯餞行，一面心中異常的不歡。他卽席賦了一曲贈給賈侯，表面上好像是稱頌賈侯，其實是罵賈侯不該「滿樹梨花壓海棠。」所以「鴛鴦一世不知愁，何事年來白盡頭……老死也風流」的骨子裏的意思是：「你這樣年老，還是放手吧，不要占盡玉堂春了！」(3)楚儀臨走的時候，他更說出這樣可憐的話來：「從今別卻文章士。至如小子，十分不是，好處也想些兒！」(7)可是，楚儀雖是「侯門一入深如海，」還是望着陌路的蕭郎的，她託文從周州判（或許所謂文湖州集詞就是文從周這個湖州判所集的詞吧）來致意。(2)以後也會來看過喬吉兩次，喬吉雖嘲笑的問到她的丈夫：「殢酒人歸未……今夜何如？」(5)恐怕心兒裏是苦悶到了極點吧？這恐怕是他的強作歡笑或是含淚的微笑吧？後來他也有些憤慨了，覺得自己是「空守風流志，」於是冷冷的說：「慇懃謝伊……來探了兩遭兒！」(6)一次給楚儀以嘲笑，一次則給楚儀以冷淡，而他所受的刺激之深，也就可以於此想見。

後來情緒激動，甚至神經錯亂，有了迫害狂。歌者爲豪奪雖未明指「歌者」就是李楚儀，「豪」就是

「賈侯」但其他歌者實不值得喬吉如此的憤慨，所以這歌者是舍李楚儀莫屬，而爲侯者也恰合豪者的身分。大約因爲畏懼賈侯之勢，所以不敢明寫。他自註：「扣舷自歌，鄰舟皆笑。」可以想見當時他是如何的心神恍惚。他愈是看見那些「畫鼓清簫，紅雲蘭棹」愈是「冷笑」恐怕這冷笑的背後就是熱淚呢！

像這樣既「無田」地，又窮到「江湖間四十年，欲刊所作，竟無成事者」（鍾嗣成錄鬼簿）的人，戀愛失敗大約是資本經濟形態下的當然結果。我寫這篇小文也只是闡發這「散曲中的李白」生涯之一端，藉供文學史家參攷和研討而已。

雙漸和蘇卿

長夏無俚，取散曲叢刊來閱覽，發見元人的套數和小令談到雙漸和蘇卿戀愛的故事很多，不亞於張君瑞和鶯鶯。可是這故事的來源却不曾找到。王實甫的西廂記影響了許多散曲作家，同人的蘇小卿月夜販茶船却祇留下鬪鷓鴣一個斷片在北詞廣正譜裏。（註：雍熙樂府中有全套，作此文時未曾見到）至於同名的永樂大典戲文那是更加找不到了。鬪鷓鴣原文是：

『則有分淚眼愁眉，無福受金花翠鬢。我這裏按不住長吁，搵不乾淚點。誰承望半路里將人廝棄，嫌恩情似水底鹽。他罵我做路柳牆花，顧不的桃腮杏臉。』

在散曲方面，最詳細的自然要算是王曄和朱凱合作的小令組成的黃肇退狀。（又名雙漸小青問答）現在選錄幾節較重要的在下面：

『（問蘇卿）是愛馮魁？是愛雙生？』

『（答）平生恨落風塵。虛度年華，減盡精神。月枕雲窗，錦衾繡褥，柳戶花門。一個將百十引江茶

問肯，一個將數十聯詩句求親。心事紛紜，待嫁了茶商，怕誤了詩人……

『（招）書生俊俏却無錢，茶客村虔倒有緣。孔方兄教得俺心窄變，胡蘆提過遺。如今是走上茶舡，拜辭了吳黃肇，上覆那雙解元，休怪咱不赴臨川……

『（蘇媽媽答）有錢問甚紙糊銖。沒鈔由他古定刀。是誰俊俏誰村拗，俺老人家不性索。馮員外將響鈔掖着，雙生咷休乾鬧，黃肇喋且莫焦，價高的俺便成交。』樂府羣玉卷二頁二五至二八

此外套數裏面全曲詠此事的要算無名氏的正宮月照庭，寫蘇卿做夢，情景如繪：

『（么）古岸蒼蒼，寂寞漁村數家。茶船上那個嬌娃，擁鴛衾，倚珊瑚枕，情緒如麻，愁難盡，悶轉加。

『（六么序）記當時，枕前話，各指望永同歡洽。事到如今兩離別，褪羅裳憔悴因他。休休自家緣分淺，上心來淚搵濕羅帕。想薄情鎖日迷歌酒，近新來頓阻鱗鴻，京師裏戀煙花。

『（么）哭啼啼自呪罵，知他是憶念人麼？幕開船上撫琴聲，遣蘇卿無語嗟呀。分明認得雙解元，出蘭舟繡鞋忙屣。乍相逢欲訴別離話，惡恨酒醒馮魁，驚夢杏天涯。

『（鴛鴦兒煞）覺來時痛恨半雲，夢魂兒依舊在蓬窗下。故人不見，滿江明月浸蘆花。』（陽春

白雪後三頁一）

從上面所錄的這兩篇看來，我們大約可以鈎稽出這樣一個故事來：蘇媽媽有女名小卿，營賣笑生涯，識雙漸解元，兩情繾綣。會有茶商馮魁者，以重金聘小卿。小卿及蘇媽媽均貪其財，許之。小卿嫁後，憶念前情，忽悔，欲與雙漸一面，而雙漸遭此挫折，落拓不得意，遂貪戀煙花，實行其慢性自殺。這樣的情節，與李娃傳有些相似：李娃也是先棄書生，後來在雪地裏用繡襦把他裹回房中的。還有一個詠此事的全曲，是無名氏的黃鐘願成雙。現在也摘錄幾節在下面：

「〔出隊子〕佳人薄倖，沒福消受雙縣令；老娘無賴，放過書生，秀士多魔，遇着柳青；妾守馮魁似胥下病。

「〔么〕到如今剗地無形影，教奴家怒越增。半江秋影月偏明，滿腹愁煩心自哽，一雁哀鳴水雲冷。

「〔尾〕不少你個雙生莫傲倖，休埋怨這不得已蘇卿；先向豫章城下等。」（陽春白雪後五頁一二）

這一篇無論在環境上，人稱上，時間上都與正宮月照庭相合；換一句話說，這兩篇所描寫的是同時，同地，並且同是用蘇卿的口吻說出來的。不過，我們對於這故事又多知道了一點：此時雙漸已做了縣令，所謂「戀

煙花』是戀的柳青；叫雙生『先向豫章城下等。』還有，並非蘇卿有心拋撇雙漸，而是出於『不得已。』

此外套數裏便祇有些零碎片斷了，都一一寫在下面：

(一) 越調鬪鸚鵡：『他有蘇卿般才貌，我學雙漸真誠，望博個美滿姻緣。』(後四頁八)

(二) 雙調風入松：『假做蘇卿伴侶，被馮魁已早圖謀。』(後五頁二)

(三) 雙調新水令：『閑爭奪鼎沸了麗春園。』(頁五)

(四) 同調：『一扇兒畫着雙通叔到豫章城。』(頁六)

(五) 同調：『黃詔奢豪……雙郎窮薄。』(頁七)

(六) 黃鐘願成雙：『若把我雙郎見時節，向三婆行訴不盡喉舌，祇道是思量得小卿成病也。』(頁一)

(二) (以上均見陽春白雪)

(七) 馬致遠商調集賢賓：『金山寺可觀東大海，遊客鎮常齋。恰恨他來看玩，殿閣齊開，誰知是金斗郡蘇卿，嫁得個江洪茶員外，便似洛伽山觀自在，行行裏道娘狠毒害。眼流江上水，裙拂徑中苔。(么篇)玉容裏帶些寂寞色，隨喜罷無可安排。俗子先登旅岸，佳人尚立僧街。向椒紅壁上題詩，去伽藍廟裏述懷。更俄延又恐怕他左猜，那村漢多時孤待。酷吟得詩句穩，忙寫得字兒歪。(隨調煞)出山門長老行啼哭着拜，僧歸

藜杖懶，風送畫船開。留後語，盼多才，也做了長江販茶客。若到豫章城相見，抵多少月明千里故人來。」（凍灘樂府）

以上七條，又給了我們一點光明，同時也給了我們一點糊塗。雙漸字通叔；三婆想即蘇媽媽；蘇卿是金斗郡人氏；黃詔即黃肇，大約是個掬水木梢的，冒充是蘇卿的丈夫，以免馮魁來奪；雙漸或曾憶念蘇卿成病，並且到過豫章城。雙蘇姻緣結果是美滿的——這些都使我們多知道了一點。同時馮致遠的殘存套數却使我們迷惑起來。依他所說，則茶商不叫馮魁，而叫江洪。金山寺的和尙是討厭遊客的；後來見是蘇卿，使用『誰知是』三字，以形容其驚喜之狀；分別時又『啼哭着拜』，甚至歸來『藜杖懶』，吹皺一池春水，底事干卿；一個和尙又何必這樣的關心呢？細觀上下文，似乎這和尙就是雙生；難道他不高興做縣令，爲了情場失意，竟至遁入空門了麼？從最後蘇卿的叮嚀告語看來，彷彿她知道和尙就是雙漸，那末，她又何必活見鬼，不當面說一番情話，反倒題起詩來了呢？這些都是我們所不能了解的。但因此知道蘇卿也會做詩，是個才女，倒也不算完全無益。

在小令裏面，也可以得到九篇：

（一）張小山寨兒令妓怨：『馮員外買斷蘇卿。』（吳鹽頁一四）

(二) 貫雲石 塞鴻秋代人作：『祇被這俏蘇卿拋閃煞窮雙漸。』(《酸甜樂府上卷頁七)』

(三) 徐再思 蟾宮曲贈粉英：『花下蘇卿。』(同書下卷頁二)』

(四) 徐再思 陽春曲 雙漸：『蘇卿倦織回文錦，雙漸空懷賣笑金，風流一點海棠心。不聽琴，祇是不知音。』

(同書下卷頁九)』

(五) 楊西菴 賞花時：『不是雙生自專，小卿緊勸，祇休教花殘鶯老。』(《麗春園》陽春白雪後二頁四)』

(六) 無名氏 普天樂：『憶多情，憶多情，直趕到豫章城，販茶船險逼煞馮魁命。兀的不風流浪子蘇卿也，

不由甄外劣柳青，無媒證，直嫁與個臨川令。知他是雙生愛我，我愛雙生。』(同書補集頁八)』

(七) 周仲彬 一半兒：『多承蘇氏肯憐才，終是雙生不在口。羞禁嫵媚嗔面色，耍開懷，一半兒央及一半

兒買。』(《樂府萃玉卷三頁四)』

(八) 吳克齋 卜小樓題小卿 雙漸：『蘇卿告覆，金山題句，行笑行啼，行想行思，行寫行讀。白應舉，赴帝都，

雙郎何處？又隨將販茶人去。』(同書卷四頁四)』

(九) 王鼎撥不斷胖夫妻：『一個胖雙郎，就了個胖蘇娘。』(《散曲概論卷二頁二一引)』

在詞裏面，則有下面一篇：

(一〇)徐再思和張炎清平樂『舟中應有蘇卿』(酸甜樂府後記引汪芻珊瑚網名畫題跋)

從上面十篇看來，又可以多得到一點：(一)雙漸做縣令是在臨川，那末黃肇退狀中的『休怪咱不赴臨川』是知道所指爲何了。(二)蘇卿還會織錦。(三)金山題句似確有其事，因爲吳克齋也有同樣的敘述。(四)柳青後嫁與雙漸。不過蘇卿之對於雙漸，究竟還是矢志不移呢？還是先拋後悔呢？仍是很難斷定；因爲在這十篇裏就有兩篇是說蘇卿拋棄雙漸的：『俏蘇卿拋閃煞窮雙漸』和『蘇卿倦織回文錦，雙漸空懷買笑金』。現在我再大膽的勉強依據這整整二十篇散曲捏造出一個故事來：

『蘇卿又名小卿，金斗郡人氏，美容儀，善織錦，通文墨。卜居帝都。其母蘇媽媽三婆命其爲娼，識雙漸解元，兩情繾綣。雙漸字通叔，能琴，所謂風流才子也。詎知好事多磨，有茶商馮魁（或云江洪）者，爲蘇卿美色所惑，以重金聘之；雖姨夫黃肇冒充蘇卿之夫，亦無效。小卿嫁後，渴念雙生，每於月明之下，坐茶船中，俛首歎息，似聞雙生琴聲，登舟相會，又恐驚醒馮魁，醒時方知是夢。後茶船泊金山，馮魁偕蘇卿入寺進香。馮魁先歸，蘇卿憶念雙生不已，題詩於壁。雙漸既爲蘇卿所棄，落拓不得意，益放蕩，識柳青於風塵中。赴臨川縣任時，偕柳青往，儼然夫婦。及雙生見題壁詩，乃急往豫章，得與蘇卿重晤焉。』

雍熙樂府有趕蘇卿，惜我無從購得此書讀之；卽有此書，也是我所買不起的。至於久佚的庾天錫的蘇小卿，麗春園更是無從談起了。雖是寫了一段四不像的情節述略，總情念着，能夠看見什麼筆記就好。這故事彷彿是失去的小女孩，海內博雅君子，如有見者，盼望因風報知，不勝感謝之至。

這篇短文剛寫好，又買了任二北的元人散曲三種，其中的元四家散曲輯錄，關白馬、鄭四家，除馬外，其餘三家的輯錄，都是散曲叢刊中所沒有的。讀過以後，知道他們四家，簡直沒有一個不會吟詠到這個故事，謹依次照錄於後：

(一) 關漢卿的小令碧玉簫：『黃召，風虔，蓋下麗春園；員外心堅，使了販茶船；金山寺心事傳，豫章城人月圓，蘇氏賢，嫁了雙知縣；天，趁了他風流願。』

(二) 關漢卿的小令大德歌：『綠楊堤，畫船兒，正掃着一番風趕上水。馮魁吃的醺醺醉，怎想着金山寺壁上詩！醒來不見了姝麗，冷清清空載月明歸。』

(三) 白樸的套數小石調惱煞人：『伊州遍，爲憶小卿，牽腸割肚，恹恹悄然無底末。受盡平生苦，天涯海角，身心無個歸著。恨馮魁趨恩奪愛，狗行狼心，全然不怕天折挫。到如今剗地喫耽擱，禁不過，更那堪晚

來，暮雲深鎖。』（五節錄一）

（四）鄭光祖小令折桂令（？）『飄飄泊泊船纜定沙汀，悄悄冥冥，江樹碧熒熒。半明不滅，一盞漁燈，冷冷清清，瀟湘景。晚風生，昔留昔零，暮雨初晴，皎皎潔潔，照檣篷。別留團圓月明……見希彪，胡都茶客微醒。細尋思，尋思，雙生，雙生！你可閃下蘇卿。』

——以上四篇，鄭光祖的小令是可以題作蘇卿自歎的，與正宮月照庭和黃鐘願成雙同是詠蘇卿在月下趁馮魁睡時憶念雙生的獨白。白樸則寫的是雙生在月下憶念蘇卿。『故人杳杳，長江風送……一輪皓月朗……雙生無語淚雙落。』照這情形看來，鄭寫的是江中月明，蘇卿想雙生，白寫的是江中月明，雙生想蘇卿，恐怕這是這故事的接筭處，大關鍵或所謂 Climax 吧？兩人同到金山，彼此不知，由於蘇卿的題詩，雙生便如撥雲霧而見青天一般，便去『趕蘇卿』，直趕到豫章，這是可能的。結果便如關漢卿所說，蘇卿趁此便逃了，祇落得馮魁冷清清的空載月明歸，而蘇卿『嫁了雙知縣，趁了他風流願』了。除了這四篇以外，還有元周德清作詞十法裏所引的無名氏的凭闌人章臺行：『花陣鼠餘隨縵生，桃扇炎涼逐世情。雙郎空藏瓶，小卿一塊冰。』任訥註云：『小說演雙漸欲娶名妓蘇卿，而為茶商馮魁所奪。』似曾見此小說。曹聚仁錄本改名元人曲論，稱『宋小說』。『散曲叢刊本作詞十法疏證則祇稱小說。如此說來，恐亦未見原書，故晚出的

本子將「宋」字刪去。水滸傳第五十回也祇說白秀英曾說過書，名叫豫章城雙漸趕蘇卿而已。然則尋人之舉，仍不可緩；還是要請明達指教。

一九三三，七，六。

寫過了跋，又因蟄存和萬曼的指示，知道北平圖書館月刊三卷一號也有一文討論此事。幸虧上海富晉書社還存有一九二九年的這本書，便急忙買來吞讀。這篇文章，就是趙萬里的水滸傳雙漸趕蘇卿故事考。看完以後，知道自己的歸納還沒有什麼錯誤，這是足以自慰的。另外，我應該修正一個地方，就是盛世新聲內收有王實甫月夜泛茶船一全折，鬪鴿鶉也在內，共有曲子十一支，成了一個完整的套數，我說僅存鬪鴿鶉是不對的。另外，他所舉的套數宋元壺趕蘇卿、無名氏趕蘇卿二篇，又蘇卿訴苦、蘇卿題恨、白仁甫套數、劉庭信小令等，除了白仁甫的我已有了以外，其餘都是我不會寫上去的；因為他所根據的是我所不會見到的盛世新聲和雍熙樂府。但我所舉的二十五個散曲和小令，除了白仁甫一條以外，也是趙萬里先生所完全不會稱引的。因此我這暗中摸索的文章還是不妨讓牠存在；可以藉此考見元人散曲詠到這故事的是如何盛行。我所找尋的小女孩也算找到了，雖然不是宋人的，就是明梅禹金的清泥蓮花記「蘇小卿，廬

州娼也。與書生雙漸交昵，情好甚篤。漸出外久之，不還。小卿守志待之，不與他狎。其母私與江右茶商馮魁定計，賣與之。小卿在茶船，月夜彈琵琶甚怨。過金山寺，題詩於壁，以示漸云：「憶昔當年折鳳皇，至今消息兩茫茫。蓋棺不作橫金婦，入地常尋折桂郎。」彭澤曉烟迷宿夢，瀟湘夜雨斷愁腸。新詩寫記金山寺，高掛雲帆上豫章。」漸後成名，經官論之，復還爲夫婦。『趙萬里起初還不敢決定蘇小卿月夜泛茶船是否指雙漸蘇卿戀愛事，這是因爲他所舉的七篇套數和小令，都敘的是故事的頂點，不是故事的開端；並且，雜劇似說雙漸負心，而散曲却說的是蘇媽媽奪志。此外還有說蘇卿自己負心的。所以共有三個異說：

(一) 雙漸負心——王實甫泛茶船，梅禹金筆記。

(二) 蘇卿負心——王暉等黃肇退狀，徐再思雙漸，貫雲石代人作。

(三) 蘇媽媽奪志——黃鐘願成雙等等。

第一和第三是不衝突的，一方面雙漸負心，音信毫無，別戀煙花；一方面蘇媽媽又愛鈔，硬要蘇卿嫁與馮魁。至於二、三兩點，那就矛盾了。究竟是蘇媽媽奪志呢？還是蘇卿也肯呢？這故事本是莫須有的事，似可不必多加討論；惟爲完成美滿的羅曼司起見，爲使這故事更動聽起見，我們是不如相信第三說的。又最使我高興的是我的假設『雙生見題壁詩，乃急往豫章，得與蘇卿重晤焉』竟有了下面的證明：

(一)宋方壺走蘇卿：『直趕到金山不見影，空門下臨川縣多情雙縣令。我這裏叉手躬身將禮數迎，請禪師細說叮嚀。他道有一個女娉婷，迴廊下壁上題名。猛抬頭恰定睛，正是俺可意多情，他訴衷腸表志誠。喚梢公忙答應，休要意擗，誰敢道是半雲消停，直趕到豫章城。碧天雲淨，綠波風定。銀蟾皎潔，猛然見俺多情薄倖。俺兩個付耳言，低聲語，攜手行。呀，下水舡如何覓影。說與你個馮魁耐心聽，俺兩個喜孜孜悄語低聲，你在那藍橋下細尋思慢慢等。』(節)

(二)無名氏趕蘇卿：『岸口將船繫，早行到山門這裏。走一回，看一回，見西廊壁上有詩題。看仔細，問的實，這新詩誰寫好躑躅，念罷了淚珠垂。便告回，那一直，到船邊立定心慘感。日落西，月漸起，那些煩惱好傷悲，獨自受孤栖。船兒上將冰絃慢理，江岸邊星前月底。見了容儀，兩意徘徊。撇了馮魁，怎想到今宵相會。解纜休遲，岸口慌離，趁風力到江心一似飛。馮魁酩酊昏沈睡，不計較蘇卿見識，一個金山岸醒後痛傷悲，一個臨川縣團圓慶賀喜。』(節)

這兩個套數，詳細說來，也有兩點不同：一、題壁詩前者說是禪師指示的，後者說是自己看到的；二、前者說雙漸從金山趕蘇卿直到豫章，後者說即在金山相會。後一條相異點尤為重要。這故事的轉變，仔細研究其先後，倒是極有趣的。我希望有人續做這個工夫，我這篇文章幾乎僅於是供給材料而已。

王實甫泛茶船現存的大約是第三折的曲文，第四折使團圓了。此折絳蘇卿在舟中罵雙漸負心，因為雙漸趕考中舉，都是小卿的幫助。所以她說：『賣發的他應舉求官。』此外大半是我們所已知的，不贅錄。

一九三三，七，九。

最近讀太平樂府，又看到十餘處關於雙漸和蘇卿的吟詠。先錄小令：

(一) 盧摯雙調蟾宮曲小卿：『暮雲遮，野寺山城。渡口風來，一葉帆輕。宿鴈驚飛，冷清清敗葦寒汀。吳江闊澄波萬頃，楚天遙明月三更。金斗蘇卿，一首新詩，萬古離情。』

(二) 無名氏雙調水仙子雜詠：『麗春園蘇氏棄了雙生。』

(三) 喬吉雙調水仙子嘲友人愛姬爲人所奪：『豫章城錦片鳳鸞交，臨川縣花枝翡翠巢。販茶船牌板雅青鈔，問婆婆那件好？紙糊鍬一下撇着，村馮魁拈得上，俏蘇卿將去了，雙漸吒吒。』

(四) 雙調柳營曲風月擔：『可憐蘇卿，不識雙生，把太行山錯認做豫章城。』麗春園攢戰的雙生，豫章城豹子蘇卿。

以上四個小令，除第一個是專詠以外，其餘四個都祇是借喻。現在再錄套數：

(五)馬致遠仙呂賞花時長江風送客：『馮客蘇卿先配成，愁殺風流雙縣令。撲簌簌淚如傾，淒涼愁損，相伴着短檠燈。(么)愁恨厭厭魂夢驚，兩處相思一樣情，風送片帆輕。天涯隱隱，帆去似馭雲行。(賺煞)碧波清，江天靜。既解纜，如何住程。滅燭掀簾風越緊，轉回頭又到山城。過沙汀煙水澄澄，千里洪波良夜永。蛾眉月明，恰才風定，猛擡頭觀見豫章城。』

(六)顧君澤仙呂點絳脣四友爭春：『雙生雖俊風聲衆，蘇卿缺鈿情腸痛，馮魁不語機謀中。』

(七)孫季昌正宮端正好集雜劇名詠情：『指望似多情雙漸憐蘇小。』

(八)朱庭玉正宮夜行船春曉：『而今縱有雙秀才，誰是蘇卿。』

(九)無名氏越調鬪鶴鶯：『茶舡上小卿着昏。』

(一〇)唯景臣六國朝收心：『由蘇氏放翻雙漸。』

(一一)周仲彬雙調新水令思憶：『蘇卿偏識臨川令，俏心腸忒志誠。』

(一二)周仲彬越調鬪鶴鶯詠小卿：『因觀金斗遺文，故造綠窗新語。蘇娘娘本貪也欲也，馮員外既與之求之，雙解元怎羨乎嗟乎！那其間美女樓着村夫，怎做得賢愚不並居，使休提有女顏如玉，偏那雙通叔不者也之乎！他也曾懸頭刺股，將經史讀，他幾曾尋得個落雁沉魚。雙漸正瑤琴自撫，馮魁正紅袖雙扶，雙漸正

彈成滿江腸斷曲，馮魁正倒金壺飲芳醕；雙漸正眉不疎，馮魁正興未足；雙漸正悶隨江水恨吞吳，馮魁正樂有餘；雙漸正愁怎除，馮魁正寫成今世不休書；雙漸正嫌殺影兒孤。（節）

（一三）會瑞卿越調鬪鶴鶉風情：『蘇卿不嫁窮雙漸。』

（一四）趙顯宏南呂一枝花行樂：『堪笑多情老雙漸，江洪茶價添。且馮魁正忺兒個，年小的蘇卿望風兒閃。』

（一五）趙明道越調鬪鶴鶉名姬：『蘇小卿到底嫁雙郎，因為和樂章，動官長。』

（一六）無名氏般涉調耍孩兒拘刷行院：『待呼小卿不姓蘇。』

（一七）大都行院王氏寄情人：『把一封正家書，改做詐休書。馮魁不覩，是將我來娶。知他是身跳龍門，首登虎榜，想這故人何處。……想俺愛錢娘喬爲做，不分些好弱，不卞（辨）賢愚。娘啊！你好下得好下得忒狠毒忒狠毒，全沒些子母情腸肚。』（全篇約七八百字，可題作蘇卿題壁自歎。現僅錄二節，讀者可翻閱太平樂府卷八頁一三至一四）

以上十三篇五、一二、一七，都是全篇的，其餘祇是一二句而已。又一二和一二三均責蘇卿負心，一七則說是蘇媽媽奪志。

今天再讀小山樂府，又看到兩個小令：

(二八) 張小山慶東原越山卽事：『馮魁硬鏹，雙生緊趕。』

(二九) 張小山醉太平失題：『村馮魁割捨得柱兒類，遠鄉了秀才。』

一連拖了三個尾巴，除了『吾家』萬里所舉的八個例外，我一共找到四十二個例，『重頭』不計。(共小令十九，套數二十二，詞一)懶得從新組織，諸君就把這當作讀書劄記看吧。

跋散曲三種

一 元人小令集

陳乃乾先生所輯集的這本書，對於研究散曲的人，是很有用處的。在十年以前，普通最易得到的元代散曲集，只是一部商務所覆印的元刊本朝野新聲太平樂府，雖是元刊本的真相，字跡却極粗略，排得密密札札的，讀起來使人不快。並且人名的重見和曲調的誤收，都容易領人到錯誤的路上去。例如開端的太平樂府姓氏，既收劉時中，又收劉通齋；既收吳仁卿，又收吳克齋；既收曾瑞卿（即曾瑞）又收曾揭夫；既收王愛山，又收王敬甫。這樣把一個人當作兩個人的錯誤，在元人小令集裏是沒有的。劉時中沒有小令，其他如吳仁卿、曾瑞、王愛山等都只稱其名，不會把他們分身化為兩人。

在曲調方面，太平樂府亦多錯誤。例如盧摯的節節高，太平樂府卷五入仙呂，元人小令集則入黃鍾；醉太平，太平樂府卷五入南呂，元人小令集則入正宮；關漢卿的白鶴子，太平樂府卷三入雙調，元人小令集則入正宮；一半兒，太平樂府卷五入黃鍾，元人小令集則入仙呂；賣花聲，太平樂府卷二入雙調，元人小令集則

入中呂。查董康的曲目韻編（當係據九宮大成譜等書編輯者）都是元人小令集的對，而太平樂府的錯。賣花聲的第二格雖入雙調，但太平和小令集所收的徐德可失題四首，喬吉的孩兒香茶，張可久的席上，偶題懷古，四詩樂興和客况，却都是用的正格或第一格。李元玉的北詞廣正譜卷五中呂宮就收有張可久懷古的第二首，益可證明這七七四四七的格調，是賣花聲的正格，應該屬於中呂，不屬於雙調了。

任訥的散曲概論（散曲叢刊第十四種）用調第五列小令專用五十調，小令套曲兼用者六十九調，帶過曲調式三十四調，共計一百五十三調。元人小令集所收僅九十九調，却有好幾種是任訥所未收的，例如正宮脫布衫、仙呂哪吒令、鶻踏枝、青哥兒、四季花、中呂醉春風、商調百子知秋令、雙調一錠銀等。最奇怪的，是任書有脫布衫帶小涼州而無脫布衫；有哪吒令帶鶻踏枝而無哪吒令和鶻踏枝；有後庭花帶青哥兒而無青哥兒。任書把賣花聲列入雙調，節節高列入仙呂，大約是上了太平樂府的當。

元人小令集把六么遍列入仙呂，也是很妥當的。原曲僅喬吉的一首自述：

不占龍頭選，不入名賢傳。時時酒聖，處處詩禪。煙霞狀元，江湖醉仙。笑談便是編修院，留連，批風切月四十年。

北詞廣正譜卷三仙呂宮六么遍所舉的例是朱庭玉的可愛中秋：

爛銀盤湧冰輪動，（輒）玻璃萬頃，無轍無蹤。今宵最好，來夜怎同？留戀嫦娥相陪奉，天公莫教清影轉梧桐。

與喬吉的自述幾乎完全相同；所不同的，祇是第一句，喬吉爲十字二句，朱庭玉爲七字一句，這不過是加了襯字而已。可見喬吉的六么遍確應歸入仙呂。任書把六么遍列入正宮，那另是一曲，別名叫做柳梢青。元人小令集附有人名索引，計九十三家；按調編列，共九十九調；這使我們知道元人作小令的有多少，常用的調子有多少，一覽便知元人小令的概況。

所可惜的，元人小令集沒有一個輯錄時所用書的目錄，我希望他能夠在再版時增補。同時我更熱望陳先生能繼元人小令集之後再編一部元人套數集來完成這「全元曲」的工作。

二 北曲拾遺

據說這是天一閣所藏的明鈔本，共套數二十七，小令五十四。任訥序云：「景世珍、虞味蔗、洗塵、湖西主人，他書皆無所見……誤入天臺與虎頭牌兩套，與元曲選所載不同，足資參校。倘書生斷酒色財氣一名，極類雜劇，又恰有四套，且宮調各異，疑卽一劇中之四套也。自來劇目中未見有此，尙待考……二十七套中見

於雍熙者七，茲已略相校訂。」

這篇序是考證性質的，我且就他所說，拈出三點來談談：一、虎頭牌的校勘是否精密；二、西色財氣是否雜劇名；三、見於雍熙樂府者是否僅有七套。

關於第一點，我們應該原諒任先生，因為他本來不過是「略」相校訂，但他對於曲牌的分合甚為注意，在這上面的疎忽似乎是不應該有的。例如，他指出北曲拾遺不應將山石榴與醉娘子合為一調，可為注重曲牌分合之證。但慢金盞原有六短句，北曲拾遺誤將後面的四短句別題為忽都白，任先生就不曾指出，又不拜門的前一首也有題作相公愛的。醉娘子、雍熙作醉也、糜婆，根據北詞廣正譜說，二調其實不同。虎頭牌第二折校勘起來，可以得到好幾種不同的本子，如元曲選、雍熙樂府、北詞廣正譜、北曲拾遺等。最有趣的是聯套。北曲拾遺缺最後的離亭宴，而多出前面的早鄉兒，其他各書則缺早鄉兒，而多出離亭宴。照理應該二者都有的。茲以北詞廣正譜目次後所附聯套次序開列於後，並參校其他三書（以元字代元曲選，雍字代雍熙樂府，北字代北曲拾遺）

五供養 落梅風 早鄉詞（北作早鄉兒，元雍俱無） 阿納忽 慢金盞（北分作慢金盞與

忽都白） 石竹子 大拜門 山石榴（北同，元雍均分作山石榴與醉娘子） 小拜門（北

同，元雍均分作相公愛與不拜門）也不羅 小喜人心（元雍北均作喜人心）醉娘子（北同，元雍均作醉也麼婆）月兒彎 風入松（元雍北均作風流體，北詞廣正譜風流體第一格）示例即爲虎頭牌，目次中又稱作風入松，其前後自相矛盾也如此）忽都白 倘兀夕 離亭宴帶歇指煞（北無，元雍俱作離亭宴煞）

平時不會十分注意這一折，校勘閱讀以後，感到異國情調十分濃厚，新鮮的氣息撲人眉宇，例如澆奠不對天，而要「望着太陽澆奠」，這句子多麼的可愛！其他如竹箭、藍緜繡襖、刺古笛兒、鼉皮鼓，甚至「銀盆也似龐兒着膩粉妝，墨錠也似鬚髻着絨繩兒纏」也都別有一種風味。這是閒話，表過不提。

關於第二點，我的答案是否定的，這只要看這四套的語氣就可以知道，牠完全是由一個人在那兒嘖嘖。在元曲裏，似乎還找不到京劇拾黃金那樣獨腳戲的例子。用酒色財氣作爲戲劇的，我們可以看到焦循劇說卷五所引的四大癡：「山水隣四大癡傳奇，酒癡爲姜應詔得不義之財，遂以酒敗家；色癡爲莊子扇墳，其妻劈棺事；財癡爲臧盧員外一文錢事；氣癡爲黃巢以不第造反事。酒癡一名酒懂，爲武林李逢時撰。一文錢亦刻名家雜劇中，稱破慳道人作。」當然這與俏書生斷酒色財氣完全不相干。財癡即一文錢，本身已有六齣之多，見盛明雜劇初集，四大痴恐怕至少在二十齣以上，決不是四折可以容納的。北曲拾遺的編者似

乎很喜歡酒色財氣的分咏，像鏡花緣的作者李汝珍那樣。他在同書裏又鈔下四首分咏酒色財氣的出隊子（頁四三）又鈔下一首合咏酒色財氣的雁兒落帶過得勝令（頁四七）

關於第三點，我也感到任先生稍有疎忽。除他所舉出的正宮端正好大打圍商調集賢賓述懷村裏遊鼓，南呂一枝花贈英國，仙呂點絳脣（景世珍作），南呂一枝花開阻這七套以外，我們還可以舉出兩套來，即一、頁二十一，金殿喜重重，見於雍熙樂府卷二頁三十七、二頁二十八，南呂一枝花，見於雍熙樂府卷十頁十三。任先生所以不會看出這兩套來，我想是有原因的，即一、雍熙卷二，他只注意正宮端正好的總題目，不會注意到其中還有一部分不是端正好，例如金殿喜重重、番馬舞西風、脫布衫、一剪梅、月照庭等；二、雍熙卷八，到卷十，這三本都是南呂一枝花爲主，他只檢查首句完全相同的句子，看看沒有「一年老似一年」就算了，不知「今年老似去年」就是「一年老似一年」的異文，因此一眼滑過。

還有，任訥序稱皂旗兒用調新奇，但此調第一首「坑暖窗明草舍低」在北詞廣正譜裏已經著錄，並非十分罕見的。

商務四部叢刊三編裏面有一本梨園按試樂府新聲，是元刊本的散曲選集，頗爲難得。卷首有黃蘗園的印，將終有毛晉的印。凡三卷，除上卷爲套數外，中下兩集均爲小令。這些小令十有八九是在別的書上看不到的。現在先把這兩卷的目錄抄在下面：

卷中

滿庭芳 水仙子 小梁州（貫酸齋四景） 十棒鼓 折桂令（盧疎齋） 殿前歡 沉醉
東風 落梅風 天淨沙 山坡裏羊（陳草庵） 梧葉兒 喜春來 賣花聲（張小山）
凭欄人 慶宣和 慶東原 叨叨令 塞鴻秋 一半兒

卷下

朱履曲 朝天曲 步步嬌 四換頭 西番經 一錠銀 十二月過堯民歌 沾美酒過快活
年 沾美酒過太平令 清江引 醉太平 齊天樂過紅衫兒 寨兒令 普天樂（滕玉霄）
罵玉郎過感皇恩探茶歌 雁兒落過德勝令 小桃紅（盍西村） 快活年 醉中天 寄
生草 四塊玉（馬致遠） 青歌兒 迎仙客 梧葉兒

據上面所列看來，可知其編制不按宮調，極爲紊亂；梧葉兒既見於卷中，復見於卷下；除了七個調子註出作

者以外，其餘均未註出。盧前跋云：「作者之名，彌半闕失。」但也有一些是可以找出來的，錄如下：

喜春來	天淨沙			落梅風		沈醉東風				殿前歡		滿庭芳	
	笑將紅袖遮銀燭	門前六出狂飛	庭前落盡梧桐	枯藤老樹昏鴉	有酒紅雙臉	(前八首)	漁得魚平生願足	銀燭冷秋光滿屏	舞低簇春風絳紗	避炎暑賴移竹榻	怕秋來	怕相逢	風波幾場
白樓	朱庭玉	朱庭玉	馬致遠	姚燧	馬致遠	胡祇適	盧摯	盧摯	盧摯	貫雲石	貫雲石	張可久	
西番經				步步嬌			一半兒	慶東原	凭欄人				
紫檀敲寒玉	擔挑山頭月	絮添蘆花雪	夜來秋風力	海棠秋千架	太平誰能見	帶月披星耽驚怕	小小鞋兒連根繡	只恐怕窗間人瞧見	鴛鴦般雲鬢似刀裁	雲輕散	鶯羽金衣舒晚風	遠水晴天明落霞	江水澄澄江月明
吳仁卿	馬致遠	馬致遠	馬致遠	吳仁卿	吳仁卿	商挺	商挺	商挺	王和卿	劉致	張可久	張可久	張可久

清江引	西村日長人事少	馬致遠	雁兒落	韓侯一將壇	庾天錫
	東籬本是風月主	馬致遠		名將斷棺纏	庾天錫
醉太平 (前四首)	潛身且入無何	張可久	快活年	荒荒時務難	陳天錫
	面皮兒黃紺紺	張可久		閒來乘興訪漁樵	陳天錫
齊天樂 帶紅衫兒	長江遠水秋光淡	曾瑞	青歌兒 (全十二首)	(最後五首)	馬致遠
	才郎遠送秋江岸	曾瑞			虛擊
罵玉郎	無情杜宇開淘氣	曾瑞	梧葉兒		

以上計考出六十六首，其他均不可攷。倘若當時編者能一一註出作者，那該是多麼便利的事；其中一定還有不少是出於名家之手的。中下卷的分列似略以單純的小令與合組的小令爲別。故中卷大半是獨立的小令，而下卷則多重頭與帶過也。

樂府新聲校記云：「多不明之字，」但也有可補的；今略補如次：

〔中〕六

前一

口越吞吳

棲

八

前十

帽口烏紗

覆

九

前十四

望將後代兒孫口

詒

九

後十七

白蓮陶令口

社

〔下〕

一

前十六

祆廟口口着皮肉

火燙

十二

前一

口紅馥馥小桃

取

十二

後十七

高哉范蠡口舟去

乘

十四

後十四

我如何口恁麼

育

我希望這兩種校勘對於讀曲者能夠有一點幫助。

掛枝兒

掛枝兒又名卦真兒，是明末的小曲名，牠與打棗竿實是一物的兩名。白華通書局印行了四十一首的掛枝兒，松竹書店又印行掛枝兒夾竹桃合刊以來，此種曲調遂較普遍的爲人所知。後者序云：『會浮白主人持掛枝兒、夾竹桃二卷，索余評語，』這浮白主人又作浮白齋主人，就是馮夢龍的別名，雅諒亦署此號。這四十一首掛枝兒與白雪遺音的比較，已有鄭振鐸和婁子匡做過，（見中國文學論集和中國新書月報）惟婁舉贈瓜子的比較雖頗近似，還有比瓜子磕更近似的，即滿江紅調的瓜子仁是，（見白雪遺音續選面一三〇）茲並舉如次：

瓜仁兒本不是個希奇貨，汗巾兒包裹了送與我親哥。一個個都在我舌尖上過。禮輕人意重，好物不須多。多拜上我親哥也，休要忘了我！（掛枝兒）

瓜子仁本不是稀奇之貨，紙兒包，汗巾裏，送與奴情哥。好的不用多，一顆敵一顆。一顆顆都在奴的舌尖上過。勸情哥吃下去，切莫忘懷了我，切莫忘懷了我！（白雪遺音）

還有罵杜康和恨將起來也很相近：

俏娘兒指定了杜康罵；你因何造下酒，醉倒我冤家進門來一交，跌在奴懷下。那管人瞧見，——幸

遇我丈夫不在家。好色貪盃的冤家也，把性命兒當做耍。（掛枝兒）

恨將起來把杜康罵；造下了美酒，醉壞了冤家。醉的他胡言胡話將奴罵，站不住一頭撞在奴懷下。

喜我的兒夫無有在家；若在家，這個亂子比天還大。叫情人，打個燈籠回去吧。（白雪遺音）

除了這四十一首掛枝兒以外，我們還能在別的書上看到一點同題的小曲。創作方面，可舉劉效祖的詞樹（盧前刻本）其中有掛枝兒八首，前四首是典雅的，後四首則頗近似民歌，語氣貫串，其實只是一首。謹引如下文：

我教你叫我聲，只是不應；不等說，就叫我，纔是真情。背地裏，只你我，推甚麼佯羞佯性，你口兒裏不肯叫，想是心兒裏不疼。你若有我的心兒也，如何開口難得緊？

我心裏，但見你就要你叫；你心裏，怕聽見的向外人學。纔待叫，又不叫，只是低着頭兒笑。一面低低叫，一面又把人瞧。叫的雖然艱難也，意思兒其實好。

俏冤家，但見我，就要我叫；一會家，不叫你，你就心焦。我疼你，那在乎叫與不叫！叫是提在口，疼是心

想着。我若有你的真心也，就不叫也是好！

俏冤家，非是我，好教你叫；你叫聲兒，無福的，也自難消。你心不順，怎肯便把我來叫叫的這聲音兒，俏聽的往心髓裏澆。就是假意見的勒索，也比不叫到底好！

以上第一、二節爲男唱，第三節爲女答，第四節又爲男唱。男要女叫聲親熱的，女偏不肯叫，男則節節進逼，女則步步解釋，層層如剝蕉，別有樸素和真實的風趣。後二節首句均爲「俏冤家」，這是掛枝兒中所最常見的。卽在馮夢龍的掛枝兒中，便有四首是這「俏冤家」三字開端者：

俏冤家，扯奴在窗兒外。（調情二）

俏冤家，人面前瞧奴怎地？（咳嗽）

俏冤家，進門來緣何不坐？（是非）

俏冤家，一去了無音無耗。（黑心）

同樣，在馮夢龍所編的醒世恆言中的賣油郎獨占花魁裏也有以「俏冤家」起首的掛枝兒：

俏冤家，須不是串花街的子弟，你是個做經紀的本分人兒。那知你會溫存，能軟款，知心知意。料你不是個使性的，料你不是個薄情的，幾番待放下思量也，又不覺思量起。

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中的趙縣君喬送黃柑裏也有以「俏冤家」起首的掛枝兒：

俏冤家，你當初纏我怎的？到今日又丟我怎的？丟我時頓忘了纏我意。纏我又丟我，丟我又纏誰？似你怎般樣的丟人也，少不得也有人來丟了你。

酌元亭主人的照世盃中的掘新坑慳鬼成財主也有一首掛枝兒，惟無「俏冤家」三字：

吊牌的人終日把牌來吊，費精神有甚麼下梢！四十張打劫人，真強盜。頭家要現來，贏家不肯饒。悶懨懨的回來，哥哥，還有個妻兒妙。

如再仔細搜尋，當能在別處找到不少。



© 1997 by the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ystem